

The background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. It features a large, gnarled pine tree in the foreground on the left. In the middle ground, a group of people in traditional attire are gathered on a path. To the right, there are traditional Chinese buildings with tiled roofs. The background shows misty mountains. The entire scene is rendered in a classic style with a muted color palette.

倚天屠龍記

## 金庸作品集“三联版”序

我在小学时就爱读课外书。低年级时看《儿童画报》、《小朋友》、《小学生》，后来看内容丰富的“小朋友文库”，再似懂非懂地阅读各种各样章回小说。到五六年级时，就开始看新文艺作品了。到现在，我还是喜爱古典文学作品多于近代或当代的新文学。那是个性使然。有很多朋友，就只喜欢新文学，不爱古典文学。

现代知识当然必须从当代的书报中去寻求。小学时代我得益最多、记忆最深的，是我爸爸和哥哥所购置的邹韬奋先生所撰的《萍踪寄语》、《萍踪忆语》等世界各地旅行记，以及他所主编的《生活周报》（新的和旧的）。在童年时代，我已深受邹先生和生活书店之惠。生活书店是三联书店的主要组成部分，十多年前，香港三联书店就和我签了合同，准备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我的小说，后因事未果。这次重行筹划，由三联书店独家出版中国大陆地区的简体字本，我不但感到欣慰，回忆昔日，心中充满了温馨之意。

撰写这套总数三十六册的《作品集》，是从一九五五年到七二年，前后约十三、四年，包括十二部长篇小说，两篇中篇小说，一篇短篇小说，一篇历史人物评传，以及若干篇历史考据文字。出版的过程很奇怪，不论在香港、台湾、海外地区，还是中国大陆，都是先出各种各样翻版盗印本，然后再出版经我校订、授权的正版本。在中国大陆，在这次“三联版”出版之前，只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一家，是经我授权而出版了《书剑恩仇录》。他们校印认真，依足合同支付版税。我依足法例缴付所得税，余数捐给了几家文化机构及支助围棋活动。这是一个愉快的经验。除此之外，完全是未经授权的。

不付版税，还在其次。许多版本粗制滥造，错讹百出。还有人借用“金庸”之名，撰写及出版武侠小说。写得好的，我不敢掠美；至于充满无聊打斗、色情描写之作，可不免令人不快了。也有些出版社翻印香港、台湾其他作家的作品而我笔名出版发行。我收到过无数读者的来信揭露，大表愤慨。相信“三联版”普遍发行之后，可以制止这种种不讲道义的行为。侠义小说的主旨是要讲是非、讲道义，可不能太过份吧。

有些翻版本中，还说我和古龙、倪匡合出了一个上联“冰比冰水冰”征对，真正是大开玩笑了。汉语的对联有一定规律，上联的末一字通常是仄声，以便下联以平声结尾，但“冰”字属蒸韵，是平声。我们不会出这样的上联征对。大陆地区有许许多多读者寄了下了联给我，大家浪费时间心力。

为了使得读者易于分辨，我把我十四部长、中篇小说书名的第一个字凑成一副对联：“飞雪连天射白鹿，笑书神侠倚碧鸳”。我写第一部小说时，根本不知道会不会再写第二部；写第二部时，也完全没有想到第三部小说会用什么题材，更加不知道会用什么书名。所以这副对联当然说不上工整，“飞雪”不能对“笑书”，“白”与“碧”都是仄声。但如出一个上联征对，用字完全自由，总会选几个比较有意义而合规律的字。

有不少读者来信提出一个同样的问题：“你所写的小说之中，你认为哪一部最好？最喜欢哪一部？”这个问题答不了。我在创作这些小说时有一个愿望：“不要重复已经写过的人物、情节、感情，甚至是细节。”限于才能，这愿望不见得能达到，然而总是朝着这方向努力，大致来说，这十五部小说是各不相同的，分别注入了我当时的感情和思想，主要是感情。我喜爱每部小说中的正面人物，为了他们的遭遇而快乐或悲伤，有时会非常悲伤。至于

写作技巧，后期比较有些进步。但技巧并非最重要，所重视的是个性和感情。

这些小说在香港、台湾都曾拍摄为电影和电视连续集，有的还拍了三、四个不同版本，此外有话剧、京剧、粤剧等。跟着来的是第二个问题：“你认为哪一部电影或电视剧改编演出得最成功？剧中的男女主角哪一个最符合原著中的人物？”电影和电视的表现形式和小说根本不同，很难拿来比较。电视的篇幅长，较易发挥；电影则受到更大限制。再者，阅读小说有一个作者和读者共同使人物形象化的过程，许多人读同一部小说，脑中所出现的男女主角却未必相同，因为在书中的文字之外，又加入了读者自己的经历、个性、情感和喜憎。你会在心中把书中的男女主角和自己的情人融为一体，而别人的情人肯定和你的不同。电影和电视却把人物的形象固定了，观众没有自由想像的余地。

武侠小说继承中国古典小说的长期传统。中国最早的武侠小说，应该是唐人传奇中的《虬髯客传》、《红线》、《聂隐娘》、《昆仑奴》等精彩的文学作品。其后是《水浒传》、《三侠五义》、《儿女英雄传》等等。现代比较认真的武侠小说，更加重视正义、气节、舍己为人、锄强扶弱、民族精神、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。读者不必过份推究其中某些夸张的武功描写，有些事实上不可能，只不过是传统中国武侠小说的传统。聂隐娘缩小身体潜入别人的肚肠，然后从他口中跃出，谁也不会相信是真事，然而聂隐娘的故事，千余年来一直为人所喜爱。

我初期所写的小说，汉人皇朝的正统观念很强。到了后期，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，那是我的历史观比较有了些进步之故。这在《天龙八部》、《白马啸西风》、《鹿鼎记》中特别明显。韦小宝的父亲可能是汉、满、蒙、回、藏任何一族之人。即使在第一部小说《书剑恩仇录》中，主角陈家洛后来也皈依于回教。每一个种族、每一门宗教、某一项职业中都有好人坏人。有坏的皇帝，也有好皇帝；有很坏的大官，也有真正爱护百姓的好官。书中汉人、满人、契丹人、蒙古人、西藏人……都有好人坏人。和尚、道士、喇嘛、书生、武士之中，也有各种各样的个性和品格。有些读者喜欢把人一分为二，好坏分明，同时由个体推论到整个群体，那决不是作者的本意。

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，要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看。宋辽之际、元明之际，明清之际，汉族和契丹、蒙古、满族等民族有激烈斗争；蒙古、满人利用宗教作为政治工具。小说所想描述的，是当时人的观念和心态，不能用后世或现代人的观念去衡量。我写小说，旨在刻画个性，抒写人性中的喜愁悲欢。小说并不影射什么，如果有所斥责，那是人性中卑污阴暗的品质。政治观点、社会上的流行理念时时变迁，人性却变动极少。

小说写成后曾有过不少改动和增删，但失误和不足之处不免仍旧很多。我把每一位读者都当是朋友。朋友们的指教自然永远是欢迎的。

金庸

一九九四年一月

只见一个白衣男子正在弹琴，身周树上停满了鸟雀，与琴声应和。过了一会，空中振翼之声大作，四下里又飞来无数鸟雀，毛羽缤纷，蔚为奇观。

## 一 天涯思君不可忘

“春游浩荡，是年年寒食，梨花时节。白锦无纹香烂漫，玉树琼苞堆雪。静夜沉沉，浮光霭霭，冷浸溶溶月。人间天上，烂银霞照通彻。

浑似姑射真人，天姿灵秀，意气殊高洁。万蕊参差谁信道，不与群芳同列。浩气清英，仙才卓犖，下土难分别。瑶台归去，洞天方看清绝。”

作这一首《无俗念》词的，乃南宋末年一位武学名家，有道之士。此人姓丘，名处机，道号长春子，名列全真七子之一，是全真教中出类拔萃的人物。《词品》评论此词道：“长春，世之所谓仙人也，而词之清拔如此”。这首词诵的似是梨花，其实同中真意却是赞誉一位身穿白衣的美貌少女，说她“浑似姑射真人，天姿灵秀，意气殊高洁”，又说她“浩气清英，仙才卓犖”，“不与群芳同列”。词中所颂这美女，乃古墓派传人小龙女。她一生爱穿白衣，当真如风拂玉树，雪裹琼苞，兼之生性清冷，实当得起“冷浸溶溶月”的形容，以“无俗念”三字赠之，可说十分贴切。长春子丘处机和她在终南山上比邻而居，当年一见，便写下这首词来。

这时丘处机逝世已久，小龙女也已嫁与神雕大侠杨过为妻。在河南少室山山道之上，却另有一个少女，正在低低念诵此词。

这少女十八九岁年纪，身穿淡黄衣衫，骑着一头青驴，正沿山道缓缓而上，心中默想：“也只有龙姊姊这样的人物，才配得上他。”这一个“他”字，指的自然是神雕大侠杨过了。她也不拉僵绳，任由那青驴信步而行，一路上山。过了良久，她又低声吟道：“欢乐趣，离别苦，就中更有痴儿女。君应有语，渺万里层云，千山暮雪，只影向谁去？”

她腰悬短剑，脸上颇有风尘之色，显是远游已久；韶华如花，正当喜乐无忧之年，可是容色间却隐隐有懊闷意，似是愁思袭人，眉间心上，无计回避。

这少女姓郭，单名一个襄字，乃大侠郭靖和女侠黄蓉的次女，有个外号叫做“小东邪”。她一驴一剑，只身漫游，原想排遣心中愁闷，岂知酒入愁肠固然愁上加愁，而名山独游，一般的也是愁闷徒增。

河南少室山山势颇陡，山道却是一长列宽大的石级，规模宏伟，工程着实不小，那是唐朝高宗为临幸少林寺而开凿，共长八里。郭襄骑着青驴委折而上，只见对面山上五道瀑布飞珠溅玉，奔泻而下，再俯视群山，已如蚁蛭。顺着山道转过一个弯，遥见黄墙碧瓦，好大一座寺院。

她望着连绵屋宇出了一会神，心想：“少林寺向为天下武学之源，但华山两次论剑，怎地五绝之中并无少林寺高僧？难道寺中和尚自忖没有把握，生怕堕了威名，索性便不去与会？又难道众僧侣修为精湛，名心尽去，武功虽高，却不去和旁人争强赌胜？”

她下了青驴，缓步走向寺前，只见树木森森，荫着一片碑林。石碑大半已经毁破，字迹模糊，不知写着些甚么。心想：“便是刻凿在石碑上的字，年深月久之后也须磨灭，如何刻在我心上的，却是时日越久反而越加清晰？”瞥眼只见一块大碑上刻着唐太宗赐少林寺僧的御札，嘉许少林寺僧立功平乱。碑文中说唐太宗为秦王时，带兵讨伐王世充，少林寺和尚投军立功，最著者共一十三人。其中只昙宗一僧受封为大将军，其余十二僧不愿为官，唐太宗各赐紫罗袈裟一袭。她神驰想象：“当隋唐之际，少林寺武功便已名驰天下，数百年来精益求精，这寺中卧虎藏龙，不知有多少好手。”

郭襄自和杨过、小龙女夫妇在华山绝顶分手后，三年来没得到他二人半点音讯。她心中长自记挂，于是禀明父母，说要出来游山玩水，实则是打听杨过的消息，她倒也不一定要和他夫妇会面，只须听到一些杨过如何在江湖上行侠的讯息，也便心满意足了。偏生一别之后，他夫妇从此便不在江湖上露面，不知到了何处隐居，郭襄自北而南，又从东至西，几乎踏遍了大半个中原，始终没听到有人说起神雕大侠杨过的近讯。

这一日她到了河南，想起少林寺中有一位僧人无色禅师是杨过的好友，自己十六岁生日之时，无色瞧在杨过的面上，曾托人送来一件礼物，虽然从未和他见过面，但不妨去问他一问，说不定他会知道杨过的踪迹，这才上少林寺来。

正出神间，忽听得碑林旁树丛后传出一阵铁链当啷之声，一人诵念佛经：“是时药叉共王立要，即于无量百千万亿大众之中，说胜妙伽他曰：由爱故生忧，由爱故生怖；若离于爱者，无忧亦无怖……”郭襄听了这四句偈言，不由得痴了，心中默默念道：“由爱故生忧，由爱故生怖；若离于爱者，无忧亦无怖。”只听得铁链拖地和念佛之声渐渐远去。

郭襄低声道：“我要问他，如何才能离于爱，如何能无忧无怖？”随手将驴缰在树上一绕，拨开树丛，追了过去。只见树后是一条上山的小径，一个僧人挑了一对大桶，正缓缓往山上走去。郭襄快步跟上，奔到距那僧人七八丈处，不由得吃了一惊，只见那僧人挑的是一对大铁桶，比之寻常水桶大了两倍有余，那僧人颈中、手上、脚上，更绕满了粗大的铁链，行走时铁链拖地，不停发出声响。这对大铁桶本身只怕便有二百来斤，桶中装满了水，重量更是惊人。郭襄叫道：“大和尚，请留步，小女子有句话请教。”

那僧人回过头来，两人相对，都是一愕。原来这僧人便是觉远，三年以前，两人在华山绝顶曾有一面之缘。郭襄知他虽然生性迂腐，但内功深湛，不在当世任何高手之下，便道，“我道是谁，原来是觉远大师。你如何变成了这等模样？”觉远点了点头，微微一笑，合十行礼，并不答话，转身便走。郭襄叫道：“觉远大师，你不认得我了么？我是郭襄啊。”觉远又是回首一笑，点了点头，这次更不停步。郭襄又道：“是谁用铁链绑住了你？如何这般虐待你？”觉远左掌伸到脑后摇了几摇，示意她不必再问。

郭襄见了这等怪事，如何肯不弄个明白？当下飞步追赶，想抢在他面前拦住，岂知觉远虽然全身带了铁链，又挑着一对大铁桶，但郭襄快步追赶，始终抢不到他身前。郭襄童心大起，展开家传轻功，双足一点，身子飞起，伸手往铁桶边上抓去，眼见这一下必能抓中，不料落手时终究还是差了两寸。郭襄叫道：“大和尚，这般好本事，我非追上你不可。”但见觉远不疾不徐的迈步而行，铁链声当啷当啷有如乐音，越走越高，直至后山。

郭襄直奔得气喘渐急，但仍和他相距丈余，不由得心中佩服：“爹爹妈妈在华山之上，便说这位大和尚武功极高，当时我还不大相信，今日一试，才知爹妈的话果然不错。”

只见觉远转身走到一间小屋之后，将铁桶中的两桶水都倒进了一口井中。郭襄大奇，叫道：“大和尚，你莫非疯了，挑水倒在井中干么？”觉远神色平和，只摇了摇头。郭襄忽有所悟，笑道：“啊，你是在练一门高深的武功。”觉远又摇了摇头。

郭襄心中着恼，说道：“我刚才明明听得你在念经，又不是哑了，怎地不答我的话？”觉远合十行礼，脸上似有歉意，一言不发，挑了铁桶便下山

去。郭襄探头井口向下望去，只见井水清澈，也无特异之处，怔怔望着觉远的背影，心中满是疑窦。

她适才一阵追赶，微感心浮气躁，于是坐在井栏圈上，观看四下风景，这时置身处已高于少林寺所有屋宇，但见少室山层崖刺天，横若列屏，崖下风烟飘渺，寺中钟声随风送上，令人一洗烦俗之气。郭襄心想：“这和尚的弟子不知在哪里，和尚既不肯说，我去问那个少年便了。”当下信步落山，想去找觉远的弟子张君宝来问。走了一程，忽听得铁链声响，觉远又挑了水上来。郭襄闪身躲在树后，心想：“我暗中瞧瞧他到底在捣甚么鬼。”

铁链声渐近，只见觉远仍是挑着那对铁桶，手中却拿着一本书，全神贯注的轻声诵读。郭襄待他走到身边，猛地跃出，叫道：“大和尚，你看甚么书？”

觉远失声叫道：“啊哟，吓了我一跳，原来是你。”郭襄笑道：“你装哑巴装不成了罢，怎么说话了？”觉远微有惊色，向左右一望，摇了摇头。郭襄道：“你怕甚么？”

觉远还未回答，突然树林中转出两个灰衣僧人，一高一矮。那瘦长僧人喝道：“觉远，不守戒法，擅自开口说话，何况又和庙外生人对答，更何况又和年轻女子说话？这便见戒律堂首座去。”觉远垂头丧气，点了点头，跟在那两个僧人之后。

郭襄大为惊怒，喝道：“天下还有不许人说话的规矩么？我识得这位大师，我自跟他说话，干你们何事？”那瘦长僧人白眼一翻，说道：“千年以来，少林寺向不许女流擅入。姑娘请下山去罢，免得自讨没趣。”郭襄心中更怒，说道：“女流便怎样？难道女子便不是人？你们干么难为这位觉远大师？既用铁链捆绑他，又不许他说话？”那僧人冷冷的道：“本寺之事，便是皇帝也管不着。何劳姑娘多问？”

郭襄怒道：“这位大师是忠厚老实的好人，你们欺他仁善，便这般折磨于他，哼哼，天鸣禅师呢？无色和尚、无相和尚在哪里？你去叫他们出来，我倒要问问这个道理。”

两个僧人听了都是一惊。天鸣禅师是少林寺方丈，无色禅师是本寺罗汉堂首座，无相禅师是达摩堂首座，三人位望尊崇，寺中僧侣向来只称“老方丈”、“罗汉堂座师”、“达摩堂座师”，从来不敢提及法名，岂知一个年轻女子竟敢上山来大呼小叫，直斥其名。

那两名僧人都是戒律堂首座的弟子，奉了座师之命，监视觉远，这时听郭襄言语莽撞，那瘦长僧人喝道：“女施主再在佛门清净之地滋扰，莫怪小僧无礼。”

郭襄道：“难道我还怕了你这和尚？你快快把觉远大师身上的铁链除去，那便算了，否则我找天鸣老和尚算帐去。”

那矮僧听郭襄出言无状，又见她腰悬短剑，沉着嗓子道：“你把兵刃留下，我们也不来跟你一般见识，快下山去罢。”郭襄摘下短剑，双手托起，冷笑道：“好罢，谨遵台命。”

那矮僧自幼在少林寺出家，一向听师伯、师叔、师兄们说少林寺是天下武学的总源，又听说不论名望多大、本领多强的武林高手，从不敢携带兵刃走进少林寺山门。这年轻姑娘虽然未入寺门，但已在少林寺范围之内，只道她真是怕了，乖乖交出短剑，于是伸手便去接剑。他手指刚碰到剑鞘，突然间手臂剧震，如中电掣，但觉一股强力从短剑上传了过来，推得他向后急仰，

立足不定，登时摔倒。他身在斜坡之上，一经摔倒，便骨碌碌的向下滚了数丈，好容易硬生生的撑住，这才不再滚动。

那瘦长僧人又惊又怒，喝道：“你吃了狮子心豹子胆，竟到少林寺撒野来啦！”转过身来，踏上一步，右手一拳击出，左掌跟着在右拳上一搭，变成双掌下劈，正是“闯少林”第二十八势“翻身劈击”。

郭襄握住剑柄，连剑带鞘向他肩头砸去。那僧人沉肩回掌，来抓剑鞘。觉远在旁瞧得惶急，大叫：“别动手，别动手！有话好说。”便在此时，那僧人右手已抓注剑鞘，正却运劲里夺，猛觉手心一震，双臂隐隐酸麻，只叫得一声：“不好！”郭襄左腿横扫，已将他踢下坡去。他所受的这一招比那矮僧重得多，一路翻滚，头脸上擦出不少鲜血，这才停住。

郭襄心道：“我上少林寺来是打听大哥哥的讯息，平白无端的跟他们动手，当真好没来由。”眼见觉远愁眉苦脸的站在一旁，当即抽出短剑，便往他手脚上的铁链削去。这短剑虽非稀世奇珍，却也是极锋锐的利器，只听得当啷啷几声响，铁链断了三条。觉远连呼：“使不得，使不得！”郭襄道：“甚么使不得？”指着正向寺内奔去的高矮二僧说道：“这两个恶和尚定是奔去报讯，咱们快走。你那个姓张的小徒儿呢？带了他一起走罢！”觉远只是摇手。忽听得身后一人说道：“多谢姑娘关怀，小的在这儿。”

郭襄回过头来，只见身后站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，粗眉大眼，身材魁伟，脸上却犹带稚气，正是三年前曾在华山之巅会过的张君宝。比之当日，他身形已高了许多，但容貌无甚改变。郭襄大喜，说道：“这里的恶和尚欺侮你师父，咱们走罢。”张君宝摇头道：“没有谁欺侮我师父啊。”郭襄指着觉远道：“那两个恶和尚用铁链锁着你师父，连一句话也不许他说，还不是欺侮？”觉远苦笑摇头，指了指山下，示意郭襄及早脱身，免惹事端。

郭襄明知少林寺中武功胜过她的人不计其数，但既见了眼前的不平之事，决不能便此撒手不顾；可是却又担心寺中好手出来截拦，当下一手拉了觉远，一手拉了张君宝，顿足道：“快走快走，有甚么事，下山去慢慢说不好么？”两人只是不动。

忽见山坡下寺院边门中冲出七八名僧人，手提齐眉木棍，吆喝道：“哪里来的野姑娘，胆敢来少林寺撒野？”张君宝提起嗓子叫道：“各位师兄不得无礼，这位是……”

郭襄忙道：“别说我名字。”她想今日的祸事看来闯得不小，说不定闹下去会不可收拾，可别牵累到爹爹妈妈，又补上一句：“咱们翻山走罢！千万别提我爹爹妈妈和朋友的姓名。”只听得背后山顶上吆喝声响，又涌出七八名僧人来。

郭襄见前后都出现了僧人，秀眉深蹙，急道：“你们两个婆婆妈妈，没点男子汉气概！到底走不走？”张君宝道，“师父，郭姑娘一片好意……”

便在此时，下面边门中又窜出四名黄衣僧人，飕飕的奔上坡来，手中都没兵器，但身法迅捷，衣襟带风，武功颇为了得。郭襄见这般情势，便想单独脱身亦已不能，索性凝气卓立，静观其变。当先一名僧人奔到离她四丈之处，朗声说道：“罗汉堂首座尊师传谕：着来人放下兵刃，在山下一茅亭中陈明详情，听由法谕。”

郭襄冷笑道：“少林寺的大和尚官派十足，官腔打得倒好听。请问各位大和尚做的是大宋皇帝的官儿呢，还是做蒙古皇帝的官？”

这时淮水以北，大宋国土均已沦陷，少林寺所在之地自也早该归蒙古管，

只是蒙古大军连年进攻襄阳不克，忙于调兵遣将，也无余力来理会丛林寺观的事，因此少林寺一如其旧，与前并无不同。那僧人听郭襄讥刺之言甚是厉害，不由得脸上一红，心中也觉对外人下令传谕有些不妥，合十说道：“不知女施主何事光临敝寺，且请放下兵刃，赴山下一苇亭中奉茶说话。”

郭襄听他语转和缓，便想乘此收篷，说道：“你们不让我进寺，我便希罕了？哼，难道少林寺中有宝，我见一见便沾了光么？”向张君宝使个眼色，低声道：“到底走不走？”

张君宝摇摇头，嘴角向觉远一努，意思说是要服侍师父。郭襄朗声道：“好，那我不管啦，我走了。”拔步便下坡去。

第一名黄衣僧侧身让开。第二名和第三名黄衣僧却同时伸手一拦，齐声道：“且慢，放下了兵刃。”郭襄眉毛一扬，手按剑柄。第一名僧人道：“我们也不敢留着女施主的兵刃。女施主一到山下，我们立即将宝剑送上，这是少林寺千年来的规矩，还请包涵。”

郭襄听他言语有礼，心下踌躇：“倘若不留短剑，势必当场争斗，我孤身一人，如何是阖寺僧众的敌手？但若留下短剑，岂不将外公、爹爹、妈妈、大哥哥、龙姊姊的面子一古脑儿都丢得干净？”

她一时沉吟未决，蓦地里眼前黄影晃动，一人喝道：“到少林寺来既带剑，又伤人，世上焉有是理？”跟着劲风飒然，五只手指往剑鞘上抓下来。这僧人若不贸然出手，郭襄一番迟疑之后，多半便会将短剑留下。她和乃姊郭芙的性子大不相同，虽然豪爽，却不鲁莽，眼前处境既极度不利，便会暂忍一时之气，日后再去和外公、爹妈商量，回头找这场子。但对方突然逞强，岂能眼睁睁的让他将剑夺去？

那僧人的擒拿手法既狠且巧，一抓住剑鞘，心想郭襄定会向里回夺，一个和尚跟一个年轻女子拉拉扯扯，大是不雅，当下运劲向左斜推，跟着抓而向右。郭襄被他这么一推一抓，果然已拿不牢剑鞘，当即握住剑柄，刷的一声，寒光出匣。那僧人右手将剑鞘夺了过去，左手却有两根手指被短剑顺势割断，剧痛之下，抛下剑鞘，往旁退开。

众僧人见同门受伤，无不惊怒，挥杖舞棍，一齐攻来。郭襄心想：“一不做二不休，反正今日已不能善罢。”当下使出家传的“落英剑法”，便往山下冲去。众僧人排成三列，仰面挡住。

那“落英剑法”乃黄药师从“落英掌法”的路子中演化来，虽不若“玉箫剑法”的精妙，却也是桃花岛的一绝，但见青光激荡，剑花点点，便似落英缤纷，四散而下，霎时间僧人中又有两人受伤。但背后数名僧人跟着抢到，居高临下的夹攻。按理郭襄早已抵挡不住，只是少林僧众慈悲为本，不愿伤她性命，所出招数都非杀手，只求将她打倒，训诫一番，扣下兵刃，将她逐下山去。可是郭襄剑光错落，却也不易攻近身去。

众僧初时只道一个妙龄女郎，还不轻易打发？待见她剑法精奇，始知她若非名门之女，便是名师之徒，多半得罪不得，出招时更有分寸，一面急报罗汉堂首座无色禅师。

正斗之间，一个身材高瘦老年僧人缓步走近，双手笼在袖中，微笑观斗。两名僧人走到他身前，低声禀告了儿句。郭襄已斗得气喘吁吁，剑法凌乱，大声喝道：“说甚么天下武学之源，原来是十多个和尚一拥而上，倚多为胜。”

那老僧便是罗汉堂首座无色禅师，听她这么说，便道：“各人住手！”众僧人立时罢手跃开。无色禅师道：“姑娘贵姓，令尊和令师是谁？光临少

林寺，不知有何贵干？”

郭襄心道：“我爹娘的姓名不能告诉你。我到少林寺来是为了打听大哥的讯息，那也不能当众述说。眼下已闹成这等模样，日后爹娘和大哥知道了定要怪我，不如悄悄的溜了罢。”说道：“我的姓名不能跟你说，我不过见山上风景优美，这便上来游览玩耍。原来少林寺比皇宫内院还要厉害，动不动便要扣人家兵刃。请问大师，我进了贵寺的山门没有？当日达摩祖师传下武艺，想来也不过教众僧侣强身健体，便于精进修为，想不到少林寺名头越大，武功越高，恃众逞强的名头也越来越响。好，你们要扣我兵刃，这便留下，除非将我杀了，否则今日之事江湖上不会无人知晓。”

她本来伶牙俐齿，这件事也并非全是她的过错，一席话只将无色禅师说得哑口无言。郭襄鉴貌辨色，心想：“这番胡闹我固怕人知晓，看来少林寺更加不愿张扬。十多个和尚围斗一个年轻姑娘，说出去有甚么好听？”当下哼的一声，将短剑往地下一掷，举步便行。

无色禅师斜步上前，袍袖一拂，已将短剑卷起，双手托起剑身，说道：“姑娘既不愿见示家门师承，这口宝剑还请收回，老衲恭送下山。”

郭襄嫣然一笑，道：“还是老和尚通达情理，这才是名家的风范呢。”她既占到便宜，随口便赞了无色一句，当下伸手拿剑，一提之下，不禁一惊。原来对方掌心生出一股吸力，她虽抓住剑柄，却不能提起剑身。她连运三下劲，始终无法取过短剑，说道：“好啊，你是显功夫来着。”突然间左手斜挥，轻轻拂向他左颈“天鼎”“巨骨”两穴。无色心下一凛，斜身闪避，气劲便此略松，郭襄应手提起短剑。

无色道：“好俊的兰花拂穴手功夫！姑娘跟桃花岛主怎生称呼？”

郭襄笑道：“桃花岛主吗？我便叫他作老东邪。”桃花岛主东邪黄药师是郭襄的外公，他性子怪僻，向来不遵礼法。他叫外孙女儿“小东邪”，郭襄便叫他“老东邪”，黄药师非但不以为忤，反而欢喜。

无色少年时出身绿林，虽在禅门中数十年修持，佛学精湛，但往日豪气仍是不减，否则怎能与杨过结成好友？见这小姑娘不肯说出师承来历，偏要试她出来，当下朗声笑道：“小姑娘接我十招，瞧老和尚眼力如何，能不能说出你的门派？”

郭襄道：“十招中瞧不出，那便如何？”无色禅师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姑娘若是接得下老衲十招，那还有甚么说的，自是唯命是听。”郭襄指着觉远道：“我和这位大师昔年曾有一面之缘，要代他求一个情。倘若十招中你说不出我的师父是谁，你须得答应我，可不能再难为这位大师了。”

无色甚是奇怪，心想觉远迂腐腾腾，数十年来在藏经阁中管书，从来不与外人交往，怎会识得这个女郎？说道：“我们本来就没为难他啊。本寺僧众犯了戒律，不论是谁，均须受罚，那也不算是甚么难为。”郭襄小嘴一扁，冷笑道：“哼，说来说去，你还是混赖。”

无色双掌一击，道：“好，依你，依你。老衲若是输了，便代觉远师弟挑这三千一百零八担水。姑娘小心，我要出招了。”

郭襄跟他说话之时，心下早已计议定当，寻思：“这老和尚气凝如山，武功了得，倘若由他出招，我竭力抵御，非显出爹爹妈妈的武功不可。不如我占了机先，连发十招。”听他说到“姑娘小心，我要出招了”这两句话，不待他出掌抬腿，嗤的一声，短剑当胸直刺过去，使的仍是桃花岛“落英剑法”中的一招，叫作“万紫千红”，剑尖刺出去时不住颤动，使对手瞧不定

剑尖到底攻向何处。无色知道厉害，不敢对攻，当即斜身闪开。

郭襄喝道：“第二招来了！”短剑回转，自下而上倒刺，却是全真派剑法中一招“天绅倒悬”。无色道：“好，是全真剑法。”郭襄道：“那也未必。”短剑一刺落空，眼见无色反守为攻，伸指径来拿自己手腕，暗吃一惊：“这老和尚果然了得，在这如此凶险的剑招之下，居然赤手空拳的还能抢救。”眼见他手指伸到面门，短剑晃了几晃，使的竟是“打狗棒法”中的一招“恶犬拦路”，乃属“封”字诀。

她自幼和丐帮的前任帮主鲁有脚交好，喝酒猜拳之余，有时便缠着他比试武艺。丐帮中虽有规矩，打狗棒法是镇帮神技，非帮主不传，但鲁有脚使动之际，郭襄终于偷学了一招半式。何况先任帮主黄蓉是她母亲，现任帮主耶律齐是她姊夫，这打狗棒法她看到的次数着实不少，虽然不明其中诀窍，但猛地依样葫芦的使出一招来，却也骇人耳目。

无色的手指刚要碰到她手腕，突然白光闪动，剑锋来势神妙无方，险些儿五根手指一齐削断，总算他武功卓绝，变招快速，百忙中急退两步，但嗤嗤声响，左袖已给短剑划破了一条长长的口子。无色禅师变色斜睨，背上惊出了一阵冷汗。

郭襄大是得意，笑道：“这是甚么剑法？”其实天下根本无此剑术，她只不过偷学到一招打狗棒法，用在剑招之中，只因那打狗棒法过于奥妙，她虽使得似是而非，却也将一位大名鼎鼎的少林高僧吓得满腹疑团，瞠目不知所对。

郭襄心想：“我只须再使得几招打狗棒法，非杀得这老和尚大败亏输不可，只可惜除了这一下子，我再也不会了。”不待无色缓过气来，短剑轻扬，飘身而进，姿态飘飘若仙，剑锋向无色的下盘连点数点，却是从小龙女处学来的一招玉女剑法“小园艺菊”。

那玉女剑法乃当年女侠林朝英所创，不但剑招凌厉，而且讲究丰神脱俗，姿态娴雅，众僧人从所未见，无不又惊又喜。少林的“达摩剑法”、“罗汉剑法”等等走的均是刚猛路子，那“玉女剑法”绝少现于江湖，本质与少林派的诸路剑术又截然相反，其实以剑法而论，也未必真的胜于少林各路剑术，只是一眼瞧来，实在美绝丽绝，有如佛经中云，“容仪婉媚，庄严和雅，端正可喜，观者无厌。”

无色禅师见了如此美妙的剑术，只盼再看一招，当下斜身闪避，待她再发。

郭襄剑招斗变，东趋西走，连削数剑。张君宝在旁看得出神，忽地“噫”的一声。原来郭襄这一招却是“四通八达”，三年前杨过在华山之巅传授张君宝，郭襄在旁瞧在眼中，这时便使了出来。当年杨过所授的乃是掌法，这时郭襄变为剑法，威力已减弱了几成，但剑术之奇，却已足使无色暗暗心惊。

屈指数来，郭襄已连使五招，无色竟瞧不出丝毫头绪。他盛年时纵横江湖，阅历极富，十余年来身任罗汉堂首座，更精研各家各派的武功，以与本寺的武功相互参照比较，而收截长补短、切磋攻错之效。因此他自信不论是何方高人，数招中必能瞧出他的来历，和郭襄约到十招，已留下极大余地。岂知郭襄的父母师友尽是当代第一流高手，她在每人的武功中截出一招，东拉西扯的一番杂拌，只瞧得无色眼花撩乱，哪里说得出甚么名目。

那“四通八达”的四剑八式一过，无色心念一动：“我若任她出招，只怕她怪招源源不绝，别说十招，一百招也未必能瞧出甚么端倪。只有我发招

猛攻，她便非使出本门武功拆解不可。”当即上身左转，一招“双贯耳”，双拳虎口相对，划成弧形，交相撞击。

郭襄见他拳势劲力奇大，不敢挡架，身形一扭，竟从双掌之间溜了过去。她当年在黑龙潭中见瑛姑与杨过相斗，弱不敌强，使“泥鳅功”溜开，这时便依样葫芦。她功力身法自均不及瑛姑，但无色禅师也并不真下杀手，任由她轻轻溜开。

无色喝彩道：“好身法，再接我一招。”左掌圈花扬起，屈肘当胸，虎口朝上，正是少林拳中的“黄莺落架”。他是少林寺的武学大师，身分不同，虽然所会武功之杂犹胜郭襄，但每一招每一式使的均是纯正本门武功。少林拳门户正大，看来平平无奇，练到精深之处，实是威力无穷。他这左掌圈花一扬，郭襄但觉自己上半身已全在掌力笼罩之下，当即倒转剑柄，以剑作为手指，使一招从武修文处学来的“一阳指”，径点无色手腕上“腕骨”、“阳谷”、“养老”三穴。她于“一阳指”点穴法实只学到一点儿皮毛，肤浅之至，但一指点三穴的手法，却正是一阳指功夫的精要所在。

一灯大师的一阳指功夫天下驰名，无色禅师自然识得，斗见郭襄出此一招，一惊之下，急忙缩手变招。其实无色若不缩手，任她连撞三处穴道，登时可发觉这“一阳指”功夫并非货真价实，但双方各出全力搏斗之际，他岂肯轻易以一世英名冒险相试？

郭襄嫣然一笑，道：“大和尚倒识得厉害！”无色哼了一声，击出一招“单凤朝阳”，这一招双手大开大阖，宽打高举，劲力到处，郭襄手中短剑拿捏不住，脱手落地。

她明知对方不会当真狠下杀手，当下也不惊惶，双拳交错，若有若无，正是老顽童周伯通得意杰作七十二路空明拳中第五十四路“妙手空空”。

这路拳法是周伯通所自创，江湖上并未流传，无色虽然渊博，却也不识，当下双掌划弧，发出一招“偏花七星”，双掌如电，一下子切到了郭襄掌上，她若不出内力相抗，手掌便须向后一拗而断。这一招少林派基本功夫“偏花七星”似慢实快，似轻实重，虽是“闯少林”的姿式，意劲内力却出自“神化少林”的精奥。

郭襄手掌被制，心想：“难道你真能折断我的掌骨不成？”顺手一挥，使出一招“铁蒲扇手”，以掌对掌，反击过去。这一招她是从武修文之妻完颜萍处学来，是当年铁掌水上飘裘千仞传下来的心法。这铁掌功在武学诸派掌徒之中向称刚猛第一，无色禅师精研掌法，如何不知？眼见这女郎猛地里使出这招铁掌帮的看家掌法，不禁吓了一跳，若是硬拚掌力，一来不愿便此伤她，二来却也真的对铁掌功夫有三分忌惮。他是个忠厚豪迈之人，但见郭襄每一招都使得似模似样，一时之间却设想到若要精研这许多门派的武功，岂是这二十岁不到的少女就能办到，当下急忙收掌，退开半丈。

郭襄嫣然一笑，叫道：“第十招来了，你瞧我是甚么门派？”左手一扬，和身欺上，右手伸出，便去托拿无色的下颚。

无色和旁观众僧情不自禁的都是一声惊呼。这一招“苦海回头”，正是少林派正宗拳艺罗汉拳中的一招，却是别派所无。这一招的用意是左手按住敌人头顶，右手托住敌人下颚，将他头颈一扭，重则扭断敌人头颈，轻则扭脱关节，乃是一招极厉害的杀手。

无色禅师见她竟然使到这一招罗汉拳，当真是孔夫子面前读孝经，鲁班门口弄大斧，不由得又是好气，又是好笑。这路拳法他在数十年前早已拆得

滚瓜烂熟，一碰上便是不加思索，随手施应，即令是睡着了，遇到这路招式只怕也能对拆，当下斜身踏步，左手横过郭襄身前，一翻手，已扣住她右肩，右手疾如闪电，伸手到她颈后。这一招叫做“挟山超海”，原是拆解那招“苦海回头”的不二法门，双手一提，便能将敌人身子提得离地横起。郭襄接下去本可用“盘肘”式反压他的手肘，既能脱困，又可反制敌人，但无色禅师这一招实在来得太快，眼睛一瞬，身子便已提起，她双足离地，还能施展甚么功夫，自然是输了。

无色禅师随手将郭襄制住，心中一怔：“糟糕！我只顾取胜，却没想到辨认她的师承门派。她在十招中使了十门不同的拳法，那是如何说法？我总不能说她是少林派！”

郭襄用力挣扎，叫道：“放开我！”只听得铮的一声响，从她身上掉下了一件物事。郭襄又叫道：“老和尚，你还不放我？”

无色禅师眼中看出众生平等，别说已无男女之分，纵是马牛猪犬，他也一视同仁，笑道：“老衲这一大把年纪，做你祖父也做得，还怕甚么？”说着双手轻轻一送，将她抛出二丈之外。

这一番动手，郭襄虽然被制，但无色在十招之内终究认不出她的门派，正要出言服输，一低头，忽见地下黑黝黝的一团物事，乃是两个小小的铁铸罗汉。

郭襄落地站定，说道：“大和尚，你可认输了罢？”

无色抬起头来，喜容满面，笑道：“我怎么会输？我知道令尊是大侠郭靖，令堂是女侠黄蓉，桃花岛黄岛主是你外公。郭二小姐的芳名，是一个襄阳的‘襄’字。令尊学兼江南七怪、桃花岛、九指神丐、全真派各家之长。郭二小姐家学渊源，身手果然不凡。”

这一番话只把郭襄听得瞠目结舌，半晌说不出话来，心想：“这老和尚当真邪门，我这十招乱七八糟，他居然仍然认了出来。”

无色禅师见她茫然自失，笑吟吟的抬起那对铁铸小罗汉，说道：“郭二姑娘，老和尚不能骗你小孩子，我认出你来，全凭着这对铁罗汉。杨大哥可好，你可有见到他么？”

郭襄一怔之下，立时恍然，说道：“啊，你便是无色禅师，这对铁罗汉是你送给我的生日礼物，自然认得。你可有见到我大哥哥和龙姊姊？我上宝刹来，便是想见你，来打听他二人的下落。啊，你不知道，我说的大哥哥和龙姊姊，便是杨过杨大侠夫妇了。”

无色道：“数年之前，杨大侠曾来敝寺盘桓数日，跟老和尚很说得来。后来他在襄阳抗敌，老衲奉他之召，也曾去稍效微劳。不知他刻下是在何处？”

他二人均欲得知杨过音讯，你问一句，我问一句，却是谁也没回答对方的问话。

郭襄呆了半晌，说道：“你也不知我大哥哥到了哪里。可有谁知道啊？”她定了定神，说道：“你是我大哥哥的好朋友，怪不得武功如此高明。嗯，我还没谢过你送给我的生日礼物，今日得谢谢你啦。”无色笑道：“咱们当真是打不相识。你见到杨大哥时，可别说老和尚以大欺小。”郭襄望着远处山峰，自言自语：“几时方能见着他啊。”

当郭襄十六岁生日那天，杨过忽发奇想，柬邀江湖同道，群集襄阳给她庆贺生辰。一时白道黑道上无数武林高手，冲着杨过的面子，都受邀赶到祝

寿，即使无法分身的，也都赠送珍异贺礼。无色禅师请人带去的生日礼物，便是这一对精铁铸成的罗汉。这对铁罗汉肚腹之中装有机括，扭紧弹簧之后，能对拆一套少林罗汉拳。那是百余年前少林寺中一位异僧花了无数心血方始制成，端的是灵巧精妙无比。郭襄觉得好玩，便带在身边，想不到今日从怀中跌将出来，终于给无色禅师认出了她的身分。她适才最后所使的一招少林拳法，便是从这对铁罗汉身上学来。

无色笑道：“格于敝寺历代相传的寺规，不能请郭二姑娘到寺中随喜，务请包涵。”郭襄黯然道：“那没甚么，我要问的事，反正也问过了。”无色又指觉远道：“至于这位师弟的事，我慢慢再跟你解释。这样罢，老和尚陪你下山去，咱们找一家饭铺，让老和尚作个东道，好好喝一天酒，你说怎样？”无色禅师在少林寺中位份极高，竟对这样一个妙龄女郎如此尊敬，要亲自送她下山，隆重款待，众僧侣听了，无不暗暗称奇。

郭襄道：“大师不必客气。小女子出手不知轻重，得罪了几位大和尚，还请代致歉意，这便别过，后会有期。”说着施了一礼，转身下坡。

无色笑道：“你不要我送，我也要送。那年姑娘生日，老和尚奉杨大侠之命烧了南阳蒙古大军的草料、火药之后，便即回寺，没来襄阳道贺，心中已自不安，今日光临敝寺，若再不恭送三十里，岂是相待贵客之道？”郭襄见他一番诚意，又喜他言语豪爽，也愿和他结个方外的忘年之交，于是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走罢！”

二人并肩下坡，走过一苇亭后，只听得身后脚步声响，回首一看，只见张君宝远远在后跟着，却不敢走近。郭襄笑道：“张兄弟，你也来送客下山吗？”张君宝脸上一红，应了一声：“是！”

便在此时，只见山门前一个僧人大步奔下，他竟全力施展轻功，跑得十分匆忙。无色眉头一皱，说道：“大惊小怪的干甚么？”那僧人奔到无色身前，行了一礼，低声说了几句。无色脸色忽变，大声道：“竟有这等事？”那僧人道：“方丈请首座去商议。”

郭襄见无色脸上神色为难，知他寺中必有要事，说道：“老禅师，朋友相交，贵在知心，这些俗礼算得了甚么？你有事便请回去。他日江湖相逢，有缘邂逅，咱们再喝酒论武，有何不可？”无色喜道：“怪不得杨大侠对你这般看重，你果然是人中英侠，女中丈夫，老和尚交了你这个朋友。”郭襄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你是我大哥哥的朋友，早就已是我的朋友了。”当下两人施礼而别。无色回向山门。

郭襄循路下山，张君宝在她身后，相距五六步，不敢和她并肩而行。郭襄问道：“张兄弟，他们到底干甚么欺侮你师父？你师父一身精湛内功，怕他们何来？”张君宝走近两步，说道：“寺中戒律精严，僧众凡是犯了事的都须受罚，倒不是故意欺侮师父。”

郭襄奇道：“你师父是个正人君子，天下从来没有这样的好人，他又犯了甚么事？我瞧他定是代人受过，要不，便是甚么事弄错了。”

张君宝叹道：“这事的原委姑娘其实也知道的，还不是为了那部《楞伽经》。”郭襄道：“啊，是给潇湘子和尹克西这两个家伙偷去的经书么？”张君宝道：“是啊。那日在华山绝顶，小人得杨过大侠的指点，亲手搜查了那两人全身，一下华山之后，再也找不到这两人的踪迹了。我师徒俩无奈，只得回寺禀报方丈。那部《楞伽经》是达摩祖师亲手所书，戒律堂首座责怪我师父经管不慎，以致失落这般无价之宝，重加处罚，原是罪有应得。”

郭襄叹了口气，道：“那叫做晦气，甚么罪有应得？”她比张君宝只大几岁，但俨然以大姊姊自居，又问：“为了这事，便罚你师父不许说话？”张君宝道：“这是寺中历代相传的戒律，上镣挑水，不许说话。我听寺里老禅师们说，虽然这是处罚，但对受罚之人其实也大有好处。一个人一不说话，修为自是易于精进，而上镣挑水，也可强壮体魄。”

郭襄笑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你师父非但不是受罚，反而是在练功了，倒是我的多事。”张君宝忙道：“姑娘一番好心，师父和我都十分感激，永远不敢忘记。”

郭襄轻轻叹了口气，心道：“可是旁人却早把我忘记得一干二净了。”

只听得树林中一声驴鸣，那头青驴便在林中吃草。郭襄道：“张兄弟，你也不必送我啦。”呼哨一声，招呼青驴近前，张君宝颇为依依不舍，却又没甚么话好说。

郭襄将手中那对铁铸罗汉递了给他，道：“这个给你。”张君宝一怔，不敢伸手去接，道：“这……这个……”郭襄道：“我说给你，你便收下了。”张君宝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”郭襄将铁罗汉塞在他的手上，纵身一跃，上了驴背。

突然山坡石级上一人叫道：“郭二姑娘，且请留步。”正是无色禅师又从寺门中奔了出来。郭襄心道：“这个老和尚也忒煞多礼，何必定要送我？”无色行得甚快，片刻间便到了郭襄身前。他向张君宝道：“你回寺中去，别在山里乱走乱闯。”

张君宝躬身答应，向郭襄凝望一眼，走上山去。

无色待他走开，从袖中取出一张纸笺，说道：“郭二姑娘，你可知是谁写的么？”

郭襄下了驴背，接过一看，见是一张诗笺，笺上墨沈淋漓，写着两行字道：“少林派武功，称雄中原西域有年，昆仑三圣前来一并领教。”笔势挺拔遒劲。郭襄问道：“昆仑三圣是谁啊，这三个人的口气倒大得紧。”

无色道：“原来姑娘也不识得他们。”郭襄摇摇头道：“我不识得他们。连‘昆仑三圣’的名字也从没听爹爹妈妈说过。”无色道：“奇便奇在这儿。”郭襄道：“甚么奇怪啊？”

无色道：“姑娘和我一见如故，自可对你实说。你道这张纸笺是在哪里得来的？”郭襄道：“是昆仑三圣派人送来的么？”无色道：“若是派人送来，也就没甚么奇怪。常言道树大招风，我少林寺数百年来号称天下武学之源，因此不断有高手到寺中来挑战较艺。每次有武林中人到来，我们总是好好款待，说到比武较量，能够推得掉的便尽量推辞。我们做和尚的，讲究勿嗔勿怒，不得逞强争胜，倘若天天跟人家打架，还算是佛门子弟么？”郭襄点头道：“那也说得是。”

无色又道：“只不过武师们既然上得寺来，若是不显一下身手，总是心不甘服。少林寺的罗汉堂，做的便是这门接待外来武师的行当。”郭襄笑道：“原来大和尚的专职是跟人打架。”无色苦笑道：“一般武师，武功再强，本堂的弟子们总能应付得了，倒也不必老和尚出手。今日因见姑娘身手不凡，我才自己来试上一试。”郭襄笑道：“你倒挺瞧得起我。”

无色道：“你瞧我把话扯到哪里去啦。实不相瞒，这张纸笺，是在罗汉堂上降龙罗汉佛像的手中取下来的。”郭襄奇道：“是谁放在佛像手中的？”无色搔头道：“便是不知道啊。我少林寺僧众数百，若有人混进寺来，岂能

无人见到？这罗汉堂经常有八名弟子轮值，日夜不断。刚才有人见到这张纸笺，飞报老方丈，大家都觉得奇怪，因此召我回寺商议。”

郭襄听到这里，已明其意，说道：“你疑心我和那甚么昆仑三圣串通了，我在寺外捣乱，那三个家伙便混到罗汉堂中放这纸笺。是也不是？”

无色道：“我既和姑娘见了面，自是决无疑心。但也是事有凑巧，姑娘刚离寺，这张纸笺便在罗汉堂中出现。方丈和无相师弟他们便不能不错疑到姑娘身上。”郭襄道：“我不认得这三个家伙。大和尚，你怕甚么？十天之后他们倘若胆敢前来，跟他们见个高下便了。”无色道：“害怕嘛，自然不怕。姑娘既跟他们没有干系，我便不用担心了。”

郭襄知他实是一番好意，只怕昆仑三圣是自己相识，动手之际便有许多顾忌，唯恐得罪了好朋友，说道：“大和尚，他们客客气气来切磋武艺，那便罢了，否则好好给他们吃些苦头。这张字条上的口气可狂妄得很呢。甚么叫做‘一并领教’？难道少林派七十二项绝艺，这三个家伙要‘一并领教’么？”

她说到这里，忽然想起一事，说道：“说不定寺中有谁跟他们勾结了，偷偷放上这样一张字条，也没甚么希奇。”无色道：“这事我们也想过了，可是决计不会。降龙罗汉的手指离地有三丈多高，平时扫除佛身上灰尘，必须搭起高架。有人能跃到这般高处，轻功之佳，实所罕有。寺中纵有叛徒，料来也不会有这样好的功夫。”

郭襄好奇心起，很想见见这昆仑三圣到底是何等样的人物，要瞧他们和少林寺僧众比试武艺，结果谁胜谁负，但少林寺不接待女客，看来这场好戏是不能亲眼得见了。

无色见她侧头沉思，只道她是在代少林寺筹策，说道：“少林寺千年来经历了不知多少大风大浪，至今尚在，这昆仑三圣倘若决意跟我们过不去，少林寺也总当跟他们周旋一番。郭姑娘，半月之后，你在江湖上当可听到音讯，且看昆仑三圣是否能把少林寺挑了。”说到此处，壮年时的豪情胜概不禁又勃然而兴。

郭襄笑道：“大和尚勿嗔勿怒，你这说话的样子，能算是佛门子弟么？好，半月之后，我伫候好音。”说着翻身上了驴背。两人相视一笑。

郭襄催动青驴，得得下山，心中却早打定主意，非瞧一瞧这场热闹不可。

她心想：“怎生想个法儿，十天后混进少林寺中去瞧一瞧这场好戏？”又想：“只怕那昆仑三圣未必是有甚么真才实学的人物，给大和尚们一击即倒，那便热闹不起来。只要他们有外公、爹爹、或是大哥哥一半的本事，这一场‘昆仑三圣大闹少林寺’便有些看头。”

想到杨过，心头又即郁郁，这三年来到处寻寻觅觅，始终落得个冷冷清清，终南山古墓长闭，万花拗花落无声，绝情谷空山寂寂，风陵渡凝月冥冥。她心头早已千百遍的想过了：“其实，我便是找到了他，那又怎地？还不是重添相思，徒增烦恼？他所以悄然远引，也还不是为了我好？但明知那是镜花水月一场空，我却又不能不想，不能不找。”

任着青驴信步所之，在少室山中漫游，一路向西，已入嵩山之境，回眺少室东峰，苍苍峻拔，沿途山景，观之不尽。如此游了数日，这一天到了三休台上，心道：“三休，三休！却不知是哪三休？人生千休万休，又岂止三休？”

折而向北，过了一岭，只见古柏三百余章，皆挺直端秀，凌霄托根树旁，

作花柏顶，灿若云茶。郭襄正自观赏，忽听得山拗后隐隐传出一阵琴声，心感诧异：“这荒僻之处，居然有高人雅士在此操琴。”她幼受母教，琴棋书画，无一不会，虽均不过粗识皮毛，但她生性聪颖，又爱异想天开，因此和母亲论琴、谈书，往往有独到之见，发前人之所未发。这时听到琴声，好奇心起，当下放了青驴，循声寻去。

走出十余丈，只听得琴声之中杂有无数鸟语，初时也不注意，但细细听来，琴声竟似和鸟语互相应答，间间关关，宛转啼鸣，郭襄隐身花木之后，向琴声发出处张去，只见三株大松树下一个白衣男子背向而坐，膝上放着一张焦尾琴，正自弹奏。他身周树木上停满了鸟雀，黄莺、杜鹃、喜鹊、八哥，还有许多不知其名的，和琴声或一问一答，或齐声和唱。郭襄心道：“妈说琴调之中有一曲《空山鸟语》，久已失传，莫非便是此曲么？”

听了一会，琴声渐响，但愈到响处，愈是和醇，群鸟却不再发声，只听得空中振翼之声大作，东南西北各处又飞来无数雀鸟，或止歇树巅，或上下翱翔，毛羽缤纷，蔚为奇观。那琴声平和中正，隐然有王者之意。

郭襄心下惊奇：“此人能以琴声集鸟，这一曲难道竟是《百鸟朝凤》？”心想可惜外公不在这里，否则以他天下无双的玉箫与之一和，实可称并世双绝。

那人弹到后来，琴声渐低，树上停歇的雀鸟一齐盘旋飞舞。突然铮的一声，琴声止歇，群鸟飞翔了一会，慢慢散去。

那人随手在琴弦上弹了几下短音，仰天长叹，说道：“抚长剑，一扬眉，清水白石何离离？世间苦无知音，纵活千载，亦复何益？”说到此处，突然间从琴底抽出一柄长剑，但见青光闪闪，映照林间。郭襄心想：“原来此人文武全才，不知他剑法如何。”

只见他缓步走到古松前的一块空地上，剑尖抵地，一划一划的划了起来，划了一画又是一画。郭襄大奇：“世间怎会有如此奇怪的剑法？难道以剑尖在地下乱划，便能克敌制胜？此人之怪，真是难以测度。”

默数剑招，只见他横着划了十九招，跟着变向纵划，一共也是一十九招。剑招始终不变，不论纵横，均是平直的一划。郭襄依着他剑势，伸手在地下划了一遍，随即险些失笑，他使的哪里是甚么怪异剑法，却是以剑尖在地下画了一张纵横各一十九道的棋盘。

那人划完棋盘，以剑尖在左上角和右下角圈了一圈，再在右上角和左下角画了个交叉。郭襄既已看出他画的是一张围棋棋盘，自也想到他是在四角布上势子，圆圈是白子，交叉是黑子。跟着见他在左上角距势子三格处圈了一圈，又在那圆圈下两格处画了一叉，待得下到第十九着时，以剑拄地，低头沉思，当是决不定该当弃子取势，还是力争边角。

郭襄心想：“此人和我一般寂寞，空山抚琴，以雀鸟为知音；下棋又没对手，只得自己跟自己下。”

那人想了一会，白子不肯罢休，当下与黑子在左上角展开剧斗，一时之间妙着纷坛，自北而南，逐步争到了中原腹地。郭襄看得出神，渐渐走近，但见白子布局时棋输一着，始终落在下风，到了第九十三着上遇到了个连环劫，白势已然岌岌可危，但他仍在勉力支撑。常言道：“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”郭襄棋力虽然平平，却也看出白棋若不弃子他投，难免在中腹全军覆没，忍不住脱口叫道：“何不径弃中原，反取西域？”

那人一凛，见棋盘西边尚自留着一大片空地，要是乘着打劫之时连下两

子，占据要津，即使弃了中腹，仍可设法争取个不胜不败的局面。那人得郭襄一言提醒，仰天长笑，连说：“好，好！”跟着下了数子，突然想起有人在旁，将长剑往地下一掷，转身说道：“哪一位高人承教，在下感激不尽。”说着向郭襄藏身处一揖。

郭襄见这人长脸深目，瘦骨棱棱，约莫三十岁左右年纪。她向来脱略，也不理会男女之嫌，从花丛中走了出来，笑道：“适才听得先生雅奏，空山鸟语，百禽来朝，实深钦佩。又见先生画地为局，黑白交锋，引人入胜，一时忘形，忍不住多嘴，还祈见谅。”

那人见郭襄是个妙龄女郎，大以为奇，但听她说到琴声，居然丝毫不错，很是高兴，说道：“姑娘深通琴理，若蒙不弃，愿闻清音。”

郭襄笑道：“我妈妈虽也教过我弹琴，但比起你的神乎其技，却差得远了。不过我既已听过你的妙曲，不回答一首，却有点说不过去。好罢，我弹便弹一曲，你却不许取笑。”那人道：“怎敢？”双手捧起瑶琴，送到郭襄面前。

郭襄见这琴古纹斑斓，显是年月已久，于是调了调琴弦，弹了起来，奏的是一曲《考槃》。她的手法自没甚么出奇，但那人却颇有惊喜之色，顺着琴音，默想词句：“考槃在涧，硕人之宽，独寐寤言，永矢勿谖。”这词出自《诗经》，是一首隐士之歌，说大丈夫在山涧之间游荡，独往独来，虽寂寞无侣，容色憔悴，但志向高洁，永不改变。那人听这琴音说中自己心事，不禁大是感激，琴曲已终，他还是痴痴的站着。

郭襄轻轻将瑶琴放下，转身走出松谷，纵声而歌：“考槃在陆，硕人之轴，独寐独宿，永矢勿告。”招来青驴骑上了，又往深山林密之处行去。

她在江湖上闯荡三年，所经异事甚多，那人琴韵集禽、画地自弈之事，在她也只是如过眼云烟，风萍聚散，不着痕迹。

又过两天，屈指算是她闯闹少林寺的第十天，便是昆仑三圣约定要和少林僧较量武艺的日子。郭襄想不出如何混入寺中看这场热闹，心道：“妈妈甚么事儿眼睛一转，便想到了十七八条妙计。我偏这么蠢，连一条计策也想不出来。好罢，不管怎样，先到寺外去瞧瞧再说，说不定他们应付外敌时打得紧急，便忘了拦我进寺。”

胡乱吃了些干粮，骑着青驴又往少林寺进发，离寺约莫十来里，忽听得马蹄声响，左侧山道上三乘马连骑而来。三匹马步子迅捷，转眼间便从郭襄身侧掠过，直上少林寺而去。马上三人都是五十来岁的老者，身穿青布短衣，马鞍上都挂着装兵刃的布囊。

郭襄心念一动：“这三人身负武功，今日带了兵刃上少林寺，多半便是昆仑三圣了。我若迟了一步，只怕瞧不到好戏。”伸手在青驴臀上一拍，青驴昂首一声嘶叫，放蹄疾驰，追到了三乘马的身后。

马上乘客挥鞭催马，三乘马疾驰上山，脚力甚健，顷刻间将郭襄的青驴抛得老远，再也追赶不及。一个老者回头望了一眼，脸上微现诧异之色。

郭襄纵驴又赶了二三里地，三骑马已影踪不见，青驴这一程快奔，却已喷气连连，颇有些支持不住。郭襄叱道：“不中用的畜生，平时尽爱闹脾气，发蛮劲，姑娘当真要用你时，却又赶不上人家。”眼见再催也是无用，索性便在道旁一座石亭中憩息片刻，让青驴在亭子旁的溪水中喝一个饱。过不多时，忽听得马蹄声响，那三乘马转过山拗，奔了回来。郭襄大奇：“怎地这三人一上去便回了转来，难道竟如此不堪一击？”

三匹马奋鬣扬蹄，直奔进石亭中来，三个乘客翻身下马。郭襄瞧那三人时，见一个矮老者脸若朱砂，一个酒糟鼻子火也般红，笑眯眯的颇为温和可亲；一个竹竿般身材的老者脸色铁青，苍白之中隐隐泛出绿气，似乎终年不见天日一般，这两人身形容貌，无一不是截然相反。第三个老者相貌平平无奇，只是脸色蜡黄，微带病容。

郭襄好奇心起，问道，“三位老先生，你们到了少林寺没有？怎地刚上去便回下来啦？”青脸老者横了她一眼，似怪她乱说乱问。那酒糟鼻的红脸矮子笑道：“姑娘怎知我们是到少林寺去？”郭襄道：“从此上去，不到少林寺却往何处？”红脸老者点头道：“这话倒也不错。姑娘却又往何处去？”郭襄道：“你们去少林寺，我自然也去少林寺。”青脸老者道，“少林寺向来不许女流踏进山门一步，又不许外人携带兵刃进寺。”说话语气傲慢，他身形甚高，眼光从郭襄头顶上瞧了过去，向她望也不望上一眼。

郭襄心下着恼，说道：“你们怎又携带兵刃？那马鞍旁的布囊之中，放的难道不是兵器么？”青脸老者冷冷的道：“你怎能跟我们相比？”郭襄冷笑一声：“你们三个又怎样？难道便这般横？昆仑三圣跟少林寺的老和尚们交过手了么？谁胜谁败啊？”

三个老者登时脸色微变。红脸老者问道：“小姑娘，你怎知道昆仑三圣的事？”郭襄道：“我自然知道。”青脸老者突然踏前一步，厉声道：“你姓甚么？是谁的门下？到少林寺来干甚么？”郭襄俏脸一扬，道：“你管得着么？”

青脸老者脾气暴躁，手掌一扬，便想给她一个耳光，但跟着便想到大欺小、男欺女甚不光彩，自己是何等身分，怎能跟姑娘家一般见识？身形微晃，伸手便摘下郭襄腰间悬着的短剑。这一下出手之快实是难以形容，郭襄但觉凉风轻飏，人影闪动，佩剑便给他抢了过去。

她猝不及防，猛地里着了人家的道儿，实是她行走江湖以来从所未有的事。其实以她武功阅历，要在江湖间闯荡原是大大不够，但武林中十之八九都知她是郭靖、黄蓉的女儿，自经杨过传柬给她庆贺生辰之后，旁门左道之士几乎也是无人不晓，就算不碍着郭靖、黄蓉的面子，也得碍着杨过的面子。兼之她人既美丽，又豪爽好客，即是市井中引车卖浆，屠狗负贩之徒，她也一视同仁，往往沽了酒来请他们共饮一杯。因此江湖间虽然风波险恶，她竟履险如夷，逢凶化吉，从来没吃过大亏。此刻这青脸老者蓦然间夺了她的剑去，竟使她一时不知所措，若是上前相夺，自忖武功远远不及，但如就此罢休，心下又岂能甘？

青脸老者左手中指和食指挟着短剑的剑鞘，冷冰冰的道：“你这把剑，我暂且扣下了。你胆敢对我这等无礼，自是父母和师长少了管教。你要他们来向我取剑，我会跟他们好好说一说，教你父母师长多留上一点神。”

这番话真把郭襄气得满脸通红，听此人说话，直是将她当作了一个没家教的顽童，心想：“好哇！你骂了我，也骂了我外公和爹娘，你真有通天的本事，这般天不怕地不怕的乱逞威风？”她定了定神，强忍一口怒气，说道：“你叫甚么名字？”

青脸老者哼了一声，道：“甚么‘你叫甚么名字’？我教你，你该这么问：‘不敢请教老前辈尊姓大名？’”

郭襄怒道：“我偏要问你叫甚么名字。你不说便不说罢，谁又希罕了？这把剑又值得甚么？你为老不尊，偷人抢人的东西，我也不要了。”说着转

过身子，便要走出石亭。

忽然间眼前红影一闪，那红脸矮子已挡在她身前，笑咪咪的道：“女孩儿家脾气不可这般大，将来到婆家去做媳妇儿，难道也由得你使小性儿么？好，我便跟你说，我们是师兄弟三人，这几天万里迢迢的刚从西域赶来中原……”

郭襄小嘴一扁，道：“你不说我也知道，我们神州中原，本是没你三个的字号。”

三个老者相互望了一眼。红脸老者道：“请问姑娘，尊师是哪一位？”郭襄在少林寺中不肯说父母的名字，这时心下真的恼了，说道：“我爹爹姓郭，单名一个‘靖’字。我妈妈姓黄，单名一个‘蓉’字。我没师父，就是爹爹妈妈胡乱教一些儿。”

三个老者又互相望了一眼。青脸老者喃喃的道：“郭靖？黄蓉？他们是哪一门哪一派的？是谁的弟子？”

郭襄这一气当真非同小可，心想我父母名满天下，别说武林中人，便是寻常百姓，又有谁不知义守襄阳的郭大侠？但瞧那三个老者的神色，却又不似假装不知。她心念一动，当即恍然：“这昆仑三圣远处西域，从来不履中土。以这般高的武功，爹妈却从来没提过他们的名头，那么他们真的不知爹爹妈妈，也不足为奇的了。想必他们在昆仑山深处隐居，勤练武功，对外事从来不闻不问。”想到这里，登时释然，怒气便消，她本不是爱使小性儿的小器姑娘，说道：“我姓郭名襄，是襄阳城这个‘襄’字。好啦，我已对你们说了。请问你们三位老先生尊姓大名啊？”

红脸老者笑嘻嘻的道：“是啊，小女娃儿很乖，一教便会，这才是尊敬长辈的道理。”指着那黄脸老者道：“这位是我们的大师哥，他姓潘，名字叫天耕。我是二师兄，姓方，叫方天劳。”手指青脸老者道：“这位是三师弟，姓卫，名叫天望。我们师兄弟三个，排行中都有一个‘天’字。”

郭襄“嗯”了一声，默记一遍，问道：“你们到底上不上少林寺去？你们跟那些和尚们比过武么？却是谁的武功强些？”

青脸老者卫天望“咦”的一声，厉声道：“怎地你甚么都知道了？我们要跟少林寺和尚试试武艺，天下没几人知道，你怎么得知？快说，快说！”说着直逼到郭襄身前，右手捏紧了拳头，恶狠狠的瞪着她。

郭襄暗想：“我岂能受你的威吓？本来跟你说了也不打紧，但你越恶，我越是不说。”向着他也瞪了一眼，冷然道：“你这个名字不好，为甚么不改作‘天恶’？”卫天望怒道：“甚么？”郭襄道：“如你这般凶神恶煞的人物，当真少见，抢了我的东西，还这么狠霸霸的，这不是天上的天恶星下凡么？”卫天望喉头胡胡几声，发出犹似兽嚎般的声响，胸脯突然间胀大了一倍，似乎头发和眉毛都竖了起来。

红脸老者方天劳急叫：“三弟，不可动怒！”拉着郭襄手臂往后一扯，将她扯后数尺，自己身子已隔在两人之间。

郭襄见卫天望这般情状，他若猛然出手，其势定不可当，不由得也暗生惧意。

卫天望右手拔剑出鞘，左手两根手指平平挟住剑刃，劲透指节，喀的一声，剑刃登时断为两截，跟着将半截断剑还入剑鞘，说道：“谁要你这把不中用的短剑了？”

郭襄见他指上劲力如此厉害，更是骇然。

卫天望见她变色，甚是得意，抬头哈哈大笑，这笑声刺人耳鼓，直震得石亭上的瓦片也格格而响。

蓦地里喀喇一声，石亭屋顶破裂，掉下一大块物事来。众人都吃了一惊，连卫天望也是大出意料之外，他运足内力，发出笑声，方能震动屋瓦，其实这笑声中殊无欢愉之意，只不过是运功发劲，大叫几声“哈哈、哈哈”而已，居然能震破屋顶，不由得惊喜交集，想不到近来不知不觉之中，内功竟然大进。再看那掉下来的物事时，更是一惊，只见一个身穿白衣的中年汉子，双手抱着一张瑶琴，躺在地下，兀自闭目沉睡。

郭襄喜道：“喂，你在这儿啊！”原来此人正是数日前她在山坳中遇见的那个抚琴自弈的男子。

那人听到郭襄说话，跳起身来，说道：“姑娘，我到处找你，却不道又在此间邂逅。”郭襄道：“你找我干甚么？”那人道：“我忘了请教姑娘尊姓大名。”郭襄道：“甚么尊姓大名？文诌酸溜溜的，我最不爱听。”那人一怔，笑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！越是闹虚文，摆架子，越是没真才实学，这种人去混骗乡巴老儿，那就最妙不过。”说罢双眼瞪看卫天望，嘿嘿冷笑。郭襄大喜，想不到此人如此知趣，这般帮着自己。

卫天望给他这双眼一瞪，一张铁青的脸更加青了，冷冷的道：“尊驾是谁？”

那人竟不理他，对郭襄道：“姑娘，你叫甚么名字？”郭襄道：“我姓郭，单名一个襄字。”那人鼓掌道：“啊，当真有眼不识泰山，原来便是四海闻名的郭大姑娘。令尊郭靖郭大侠，令堂黄蓉黄女侠，除了无知无识之徒、不明好歹之辈，江湖上谁人不知，哪人不晓？他二人文武双全，刀枪剑戟，拳掌气功，琴棋书画，诗词歌赋，无一不是凌驾古今，冠绝当时。哈哈，偏有一干妄人，竟尔不知他二位响当当的名头。”

郭襄心中一乐：“原来你躲在石亭顶上，早听到了我和这三人的对答。看来你也不知我爹娘是何等样人。我行二，却叫我郭大姑娘，又说我爹爹会得琴棋书画、诗词歌赋，真是笑话奇谈了。”笑问：“那你叫甚么名字啊？”

那人道：“我姓何，名字叫作‘足道’。”郭襄笑道：“何足道！何足道哉？这个名字倒谦逊得很。”何足道说道：“比之天甚么、地甚么的大言不惭、妄自尊大的小子，区区的名字还算不易令人作呕。”

何足道一直对卫天望等三人不绝口的冷嘲热讽。那三人见他压破亭顶而下，显非寻常，初时尚且忍耐，要瞧瞧这个白衣怪客到底是甚么来历。但听他言语愈来愈刻薄，卫天望再也按捺不住，反手一掌，便往他左颊打去。

何足道头一低，从他手臂底下钻过。卫天望只觉左腕上微微一麻，手中持着的短剑已给他挟手夺去。卫天望抢夺郭襄的短剑之时，身法奇快，令人无法看清，但何足道这一下却是飘然而过，轻描淡写的便将短剑随手取了过来，身法手势，均无甚么特异之处。

卫天望一惊，抢步而上，出指如钩，往他肩头抓落。何足道斜身略避，这一抓从他身侧擦过。潘天耕和方天劳突然间倒跃出亭。卫天望左拳右掌，风声呼呼，霎时之间打出了七八招。何足道左闪右避，竟连衣角也没给带到半点。他手中捧着短剑。

对敌人犹如暴风骤雨般的拳招始终不招不架，只微微一侧身，卫天望的拳招便即落空。

郭襄限于年岁，武功虽不甚精，但她亲友中不少是当世第一流的武学高

手，见识是极高的，见何足道举重若轻，以极巧妙身法，闪避极刚猛敌招，这等武功身法另成一家，和中土各家各派著名的武学均自不同，不由得越看越奇。

卫天望连发二十余招，兀自不能逼得对方出手，猛地一声低噪，拳法忽变，出招迟缓，但拳力却凝重强劲。郭襄站在亭中，渐觉拳风压体，于是一步步的退到亭外。

这时何足道也不敢再只闪避而不还招，将短剑插入腰带，双足稳稳站定，喝道：“你会硬功，难道我便不会么？”待卫天望双掌推到，左手反击一掌，以硬功对硬功，砰的一声，卫天望身子一晃，倒退了两步。何足道却站在原地不动。

卫天望自恃外门硬功当世少有敌手，岂知对方硬碰硬的反击，毫不借势取巧，竟以硬功将自己震退。他心中不服，吸一口气，大喝一声，又是双掌劈出。何足道也是一声猛喝，反击一掌，喀喇喇响声过去，只震得亭子顶上的破洞中泥沙乱落。

卫天望退了四步，方始拿桩站住。他对了这两掌后，头发蓬乱，双睛突出，模样甚是可怖，双手抱着丹田，呼呼呼的运了几口气，胸口凹陷，肚胀如鼓，全身骨节格格乱响，一步步的向何足道缓缓走来。

何足道见了他这等声势，便也不敢怠慢，调匀真气，以待敌势。

卫天望走到离敌人身前四五尺之处，本该发招，可是仍不停步，又向前走了两步，直到两人面对而立，几乎呼吸相接，这才双掌骤起，一掌击向敌人面门，另一掌却按向对方小腹。

这一次他双掌错击，要令对手力分而散。招势掌力，俱是凌厉已极。

何足道也是双掌齐出，交叉着左掌和他左掌相接，但掌力之中却分出了一刚一柔。卫天望只觉击向对方小腹的一掌如打在空处，击他面门的右掌却似碰到了铜墙铁壁，甫觉不妙，猛地里一股巨力撞来，已将他身子直送出石亭之外。

这一下仍是硬碰硬的以力对力，力弱者伤，中间实无丝毫回旋余地，不论卫天望拿桩站定，或是一交摔倒，他自己的掌力反击回来，再加上何足道的掌力，定须迫得他口喷鲜血。潘天耕和方天劳齐声叫道：“出手！”两人同时跃起，分别抓住卫天望的手臂向上急提，这才消去了何足道刚猛的掌力。卫天望虽未受伤，但五脏翻动，全身骨骼如欲碎裂，一口气缓不过来，登时委顿不堪。那红脸矮子方天劳见师弟吃了这般大的苦头，暗自惊怒，脸上仍是笑嘻嘻的说道：“阁下掌力之强，真乃世所少见，佩服佩服。”

郭襄心想：“说到掌力的刚猛浑厚，又有谁能及得爹爹的降龙十八掌？你们这昆仑三圣僻处荒山，井底观天，夜郎自大，总有一日叫你们见识见识中土人物。”她言念及此，心中蓦地一酸，原来这时她想到要方天劳等见识的中土人物，竟不是她父亲，而是杨过。

只听方天劳又道：“小老儿不才，再来领教领教阁下的剑法。”何足道道：“方兄对郭姑娘很是客气，在下可没怪你，咱们不用比了。”

郭襄一怔，“你给那姓卫的吃这番苦头，原来为了他对我不客气？”

方天劳走到坐骑之旁，从布囊中取出一柄长剑，刷的一响，拔剑出鞘，伸指在剑身上一弹，嗡嗡之声，良久不绝。他一剑在手，笑容忽敛，左手捏个剑诀，平推而出，诀指上仰，右手剑朝天不动，正是一招“仙人指路”。

何足道道：“方兄既然定要动手，我就拿郭姑娘这短剑跟你试几招。”

说着抽出半截短剑。那短剑本不过二尺来长，给卫天望以指截断后，剑刃只余下七八寸，而且平头无锋，连匕首也不像。他左手仍然握着剑鞘，右手举起半截断剑，斗然抢攻。

这一下出招快极，方天劳眼前白影一闪，何足道已连攻三招，虽因断剑太短，伤不着他，但方天劳已自暗暗心惊，心想：“这三招来得好快，当真难以招架，那是甚么剑法？他手中拿的若是长剑，只怕此刻我已血溅当场。”

何足道三招过后，向旁窜开，凝立不动。方天劳展开剑法，半守半攻，猿身抢上。何足道闪身相避，只不还手，突然间快攻三招，逼得方天劳手忙足乱，他却又已纵身跃开。方天劳一柄剑使将开来，白光闪闪，出手甚是迅捷。

郭襄心道：“这老儿招数刚猛狠辣，和那姓卫的掌法是同一条路子，只是带了三分灵动之气，却更加厉害些……”正想到此处，忽听得何足道喝道，“小心了！”一个“了”字刚脱口，左手剑鞘一举，快逾电光石火，扑的一声轻响，已用剑鞘套住了方天劳长剑的剑头，右手断剑跟着递出，直指他的咽喉。

方天劳长剑不得自由，无法回剑招架，眼睁睁的瞧着断剑抵向自己咽喉，只得撒下长剑，就地一滚，才闪开了这一招。他尚未跃起，人影一闪，潘天耕已纵身过来，抓住长剑剑柄，一抖一抽，脱出剑鞘。何足道与郭襄同时喝道，“好身法！”这脸有病容的老头始终不发一言，武功竟是三人之首。

何足道道：“阁下好功夫，在下甚是佩服。”回头向郭襄道：“郭姑娘，自从日前得聆姑娘雅奏，我作了一套曲子，想请你品评品评。”郭襄道：“甚么曲子啊？”何足道盘膝坐下，将瑶琴放在膝上，理弦调韵，便要弹琴。

潘天耕道：“阁下连败我两个师弟，姓潘的还欲请教。”

何足道摇乎道：“武功比试过了，没甚么余味。我要弹琴给郭姑娘听。这是一首新曲。你们三位爱听，便请坐着，若是不懂，尚请自便。”左手按节捻弦，右手弹了起来。

郭襄只听了几节，不由得又惊又喜。原来这琴曲的一部分是自己奏过的《考槃》，另一部分却是秦风中的《蒹葭》之诗，两曲截然不同的调子，给他别出心裁的混和在一起，一应一答，说不出的奇妙动听，但听琴韵中奏着：“考槃在涧，硕人之宽。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，所谓伊人，在天一方……硕人之宽，硕人之宽……溯回从之，道阻且长，溯游从之，宛在水中央……独寐寤言，永矢勿谖，永矢勿谖……”郭襄心中蓦地一动：“他琴中说的‘伊人’，难道是我么？这琴韵何以如此缠绵，充满了思慕之情？”想到此处，不由得脸上微微一红。只是这琴曲实在编得巧妙，《考槃》和《蒹葭》两首曲子的原韵丝毫不失，相互参差应答，却大大的丰瞻华美起来。她一生之中，从未听到过这样的乐曲。

潘天耕等三人却半点不懂。他们不知何足道为人疏狂，颇有书呆子的痴气，既编了一首新曲，便巴巴的赶来要郭襄欣赏，何况这曲子也确是为她而编，登时将别事尽皆抛在脑后。但见他凝神弹琴，竟没将自己三人放在眼里，显是对自己轻视已极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？潘天耕长剑一指，点向何足道左肩，喝道：“快站起来，我跟你比划比划。”

何足道全心沉浸在琴声之中，似乎见到一个狷介的狂生在山泽之中漫游，远远望见水中小岛站着个温柔的少女，于是不理会山隔水阻，一股劲儿的过去见她……忽然间左肩上一痛，他登时惊觉，抬起头来，只见潘天

耕手中长剑指着他肩头，轻轻刺破了一点儿皮肤，如再不招架，只怕他便要挺剑伤人，但琴曲尚未弹完，俗人在旁相扰，实在大煞风景，当下抽出半截断剑，当的一声，将潘天耕长剑架开，右手却仍是抚琴不停。

这当儿何足道终于显出了生平绝技，他右手弹琴，左手使剑，无法再行按弦，于是对着第五根琴弦聚气一吹，琴弦便低陷下去，竟与用手按捺一般无异，右手弹奏，琴声高下低昂，无不宛转如意。

潘天耕急攻数招，何足道顺手应架，双眼只是凝视琴弦，惟恐一口气吹的部位不合，乱了琴韵。潘天耕愈怒，剑招越攻越急，但不论长剑刺向何方，总是给他轻描淡写的挡开。

郭襄听着琴声，心中乐音流动，对潘天耕的挺剑疾攻也没在意，只是双剑相交之声扰乱了琴音。她双手轻击，打着节拍，皱眉对潘天耕道：“你出剑快慢全然不合，难道半点不懂音韵吗？喏，你听这节拍出剑，一拍一剑，夹在琴声之中就不会难听。”

潘天耕如何理她？眼见敌人坐在地下，单掌持着半截断剑，眼光凝视琴弦，自己却兀自奈何不了他，更是焦躁起来，斗然间剑法一变，一轮快攻，兵刃相交的当当之声登时便如密雨。这繁弦急管一般的声音，和那温雅缠绵的琴韵绝不谐和。

何足道双眉一挑，劲传断剑，铮的一响，潘天耕手中的长剑登时断为两截，但就在此时，七弦琴上的第五弦也应声崩断。

潘天耕脸如死灰，一言不发，转身出亭。三人跨上马背，向山上急驰而去。

郭襄甚是奇怪，说道：“咦，这三人打了败仗，怎地还上少林寺去？当真是要死缠到底么？”回过头来，却见何足道满脸沮丧，手抚断琴，似乎说不出的难受。郭襄心想：“断了一根琴弦，又算得甚么？”当下接过瑶琴，解下半截断弦，放长琴弦，重行绕柱调音。

何足道摇头叹息，说道：“枉自多年修为，终究心不能静。我左手鼓劲断他兵刃，右手却将琴弦也弹断了。”

郭襄这才明白，原来他是懊丧自己武功未纯，笑道：“你想左手凌厉攻敌，右手舒缓抚琴，这是分心二用之法，当今之世只有三人能够。你没练到这个地步，那也用不着沮丧啊。”何足道问道：“是哪三位？”郭襄道：“第一位老顽童周伯通，第二位便是我爹爹，第三位是杨夫人小龙女。除他三人之外，就算我外公桃花岛主、我妈妈、神雕大侠杨过等武功再高之人，也不能够。”何足道道：“世间居然有此奇人，几时你给我引见引见。”

郭襄黯然道：“要见我爹爹不难，其余两位哪，可不知到何处去找了。”但见何足道惘然出神，兀自想着适才断弦之事，安慰他道：“你一举击败昆仑三圣，也足以傲视当世了，何必为了崩断琴弦的小事郁郁不乐？”

何足道瞿然而惊，问道：“昆仑三圣？你说甚么？你怎么知道？”

郭襄笑道：“那三个老儿来自西域，自是昆仑三圣了。他们的武功果然有独到之处，只是要向少林寺挑战，却未免太自不量力……”只见何足道惊讶的神色愈来愈盛，不自禁的住口不言，问道：“有甚么奇怪？”

何足道喃喃的道，“昆仑三圣，昆仑三圣何足道，那便是我啊。”

郭襄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你是昆仑三圣？那么其余两个呢？”

何足道道：“昆仑三圣只有一人，从来就没三个。我在西域闯出了一点小小名头，当地的朋友说我琴剑棋三绝，可以说得上是琴圣、剑圣、棋圣。

因我长年住于昆仑山中，是以给了我一个外号，叫作‘昆仑三圣’。但我想这个‘圣’字，岂是轻易称得的？虽然别人给我脸上贴金，也不能自居不疑，因此上我改了自己的名字，叫作‘足道’，联起来说，便是‘昆仑三圣何足道’。人家听了，便不会说我狂妄自大了。”

郭襄拍手笑道：“原来如此。我只道既是昆仑三圣，定是三个人。那么刚才这三个老儿呢？”何足道道：“他们么？他们是少林派的。”

郭襄更是奇怪，道：“原来这三个老头反而是少林弟子。嗯，他们的武功果然是刚猛一路。不错，不错，那红脸老头使的可不是达摩剑法？对啦，那个黄脸病夫最后一轮急攻，却不是韦陀伏魔剑？只是他加了许多变化，我一时之间没瞧出来。怎么他们又是从西域来？”

何足道说道：“这件事说起来有个缘故。去年春天，我在昆仑山惊神峰绝顶弹琴，忽听得茅屋外有殴击之声，出去一看，只见两个人扭作一团，已各受致命重伤，却兀自竭力拚斗。我喝他们住手，两人谁也不肯罢休，于是我将他们拆解开来。其中一人白眼一翻，登时死了，另一个却还没断气。我将他救回屋中，给他服了一粒少阳丹，救治了半天，终于他受伤太重，灵丹无法续命。他临死之时，说他名叫尹克西……”

郭襄“啊”的一声，说：“那个跟他殴斗的莫非是潇湘子？那人身形瘦长，面容便似僵尸一般，是么？”何足道奇道：“是啊，怎地你甚么都知道？”郭襄道：“我也见过他们的，想不到这对活宝，最后终于互斗而死。”

何足道道：“那尹克西说，他一生作恶多端，临死之时，懊悔却也已迟了。他说他和潇湘子从少林寺中盗了一部经书出来，两人互相防范，谁也不放心让对方先看，深怕对方学强了武功，便下手将自己除去，独霸这部经书。两人同桌而食，同床而睡，当真是寸步不离，但吃饭时生怕对方下毒，睡觉时担心对方暗算，提心吊胆，魂梦不安；又怕少林寺的和尚追索，于是远远逃向西域。到得惊神峰上之时，两人已然筋疲力尽，都知这般下去，终究会活生生的累死，终于出手打了起来，尹克西说，那潇湘子武功本来在他之上，哪知虽是潇湘子先动手打了他一掌，结果反而是他略占上风。后来他才想起，潇湘子曾在华山受了重伤，元气始终不复。否则的话，若不是两人各有所忌。也挨不到昆仑山上了。”

郭襄听了这番话，想象那二人一路上心惊肉跳，死挨苦缠的情景，不由得惻然生悯，叹道：“为了一部经书，也不值得如此啊！”

何足道道：“尹克西说了这番话，已然上气不接下气，他最后求我来少林寺走一遭，要我跟寺中一位觉远和尚说，说甚么经书是在油中。我听得奇怪，甚么经书在油中？却待再问详细，他已支持不住，晕了过去。我准拟待他好好睡上一觉，醒过来再问端详，哪知道他这一睡就没再醒。我想莫非那部经书包在油布之中？但细搜二人身边，却踪影全无。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，我平生足迹未履中土，正好乘此游历一番，于是便到少林寺来啦。”

郭襄道：“那你怎地又到寺中去下战书，说要跟他们试试武艺。”

何足道微笑道：“这事却是从适才这三人身上了。这三个人是西域少林派的俗家弟子，据西域武林中的人说，他们都是‘天’字辈，和少林寺的方丈天鸣禅师是同辈。好像他们的师祖从前和寺中的师兄弟闹了意见，一怒而远赴西域，传下了少林派的西域一支。本来嘛，少林派武功是达摩祖师自天竺传到中土，再从中土分到西域，也没甚么稀奇。这三个人听到了我‘昆仑三圣’的名头，要来跟我比划比划，一路上扬言说甚么少林派武功天下无

敌，我号称琴圣、棋圣，那也罢了，这‘剑圣’两字，他们却万万容不得，非逼得我去这名头不可。只可‘二圣’，‘三圣’便不行。正好这时我碰上尹克西，心想反正要上少林寺来，两番功夫一番做，于是派人跟他们约好了在少林寺相见，便自行来到中原。这三位仁兄脚程也真快，居然前脚接后脚的也赶到了。”

郭襄笑道：“此事原来如此，可教我猜岔了。三个老儿这时候回到了少林寺，不知说些甚么？”

何足道道：“我跟少林寺的和尚素不相识，又没过节，所以跟他们订约十天，原是要待这三个老儿赶到，这才动手。现下架也打过了，咱们一齐上去，待我去传了句话，便下山去罢。”郭襄皱眉道：“和尚们的规矩大得紧，不许女子进寺。”何足道道：“呸！甚么臭规矩了？咱们偏偏闯进去，还能把人杀了？”

郭襄虽是个好事之人，但既已和无色禅师订交，对少林寺已无敌意，摇头笑道：“我在山门外等你，你自进寺去传言，省了不少麻烦。”

何足道点头道：“就是这样，刚才的曲子没弹完，回头我好好的再弹一遍给你听。”

觉远侧过铁桶，将郭襄和张君宝分别兜入桶中。他连转七八个圈子，一对大铁桶给他浑厚无比的内力挥将开来，犹如流星锤一般。达摩堂众弟子纷纷闪避。

## 二 武当山顶松柏长

两人缓步上山，直走到寺门外，竟不见一个人影。

何足道道：“我也不进去啦，请那位和尚出来说句话就是了。”朗声说道：“昆仑山何足道造访少林寺，有一言奉告。”这句话刚说完，只听得寺内十余座巨钟一齐鸣了起来，当当之声，只震得群山皆应。

突见寺门大开，分左右走出两行身穿灰袍的僧人，左边五十四人，右边五十四人，共一百零八人，那是罗汉堂弟子，合一百零八名罗汉之数。其后跟出来十八名僧人，灰袍罩着淡黄袈裟，年岁均较罗汉堂弟子为大，是高一辈的达摩堂弟子。稍隔片刻，出来七个身穿大块格子僧袍的老僧。七僧皱纹满面，年纪少的也已七十余岁，老的已达九十高龄，乃是心禅堂七老。然后天鸣方丈缓步而出，左首达摩堂首座无相禅师，右首罗汉堂首座无色禅师。潘天耕、方天劳、卫天望三人跟随其后。最后则是七八十名少林派俗家弟子。

那日何足道悄入罗汉堂，在降龙罗汉手中留下简帖，这份武功已令方丈及无色、无相等大为震惊。数日后潘天耕等自西域赶到，说起约会比武，寺中高僧更增戒心。西域少林一支因途程遥远，数十年来极少和中州少林互通音问，但寺中众高僧均知，当年远赴西域开派的那位师叔祖苦慧禅师武功上实有惊人造诣，他传下的徒子徒孙自亦不同凡响。听潘天耕等言语中对昆仑三圣丝毫不敢轻视，料想善者不来，来者不善，寺中便即加紧防范。方丈并传下法旨，五百里以内的僧俗弟子，一律归寺听调。

初时众僧也道昆仑三圣乃是三人，后来听潘天耕等说了，方知只是一人，至于容貌年纪，潘天耕等也不甚了然，只知他自负琴剑棋三绝而已。弹琴、弈棋两道，驰心逸性，大为禅宗所忌，少林寺众僧向来不理，但寺中所有精于剑术的高手却无不加紧磨练，要和这个号称“剑圣”的狂人一较高下。

潘天耕师兄弟自忖此事由自己身上而起，当由自己手里了结，因此每日骑了骏马，在山前山后巡视，一心要拦住这个自称“琴棋剑三圣”的家伙，打得他未进寺门，先就倒爬着回去，然后再回寺来和众僧侣较量一下，要令西域少林派压得中原少林派从此抬不起头来。哪知石亭中一战，何足道只出半力，已令三人铩羽而遁。

天鸣禅师一得到讯息，心知今日少林寺已面临荣辱盛衰的大关头，但估量自己和无色、无相的武功，未必能强于潘天耕等三人多少，这才不得不请出心神堂七老来押阵。只是心禅七老的武功到底深到了何等地步，谁也不知，是否真能在紧急关头出手制得住这昆仑三圣，在方丈和无色、无相三人心中，也只是胡乱猜测罢了。

老方丈天鸣禅师见到何足道和郭襄，合十说道：“这一位想是号称琴剑棋三圣的何居士了。老僧未能远迎，还乞恕罪。”何足道躬身行礼，说道：“晚生何足道，‘三圣’狂名，何足道哉！滋扰宝刹，甚是不安，惊动众位高僧出寺相迎，更何以克当？”

天鸣心道：“这狂生说话倒也不狂啊。瞧他不过三十岁左右年纪，怎能一举而败潘天耕等三人？”说道：“何居士不用客气，请进奉茶。这位女居士嘛……”言下颇有为难之色。

何足道听他言中之意显是要拒郭襄进寺，狂生之态陡然发作，仰天大笑，说道：“老方丈，晚生到宝刹来，本是受人之托，来传一句言语。这句话一说过，原想拍手便去，但宝刹重男轻女，莫名其妙的清规戒律未免太多，晚

生却颇有点看不过眼。须知佛法无边，众生如一，妄分男女，心有滞碍。”

天鸣方丈是有道高僧，禅心明澈，宽博有容，听了何足道之言，微笑道：“多谢居士指点。我少林寺强分男女，倒显得小气了。如此请郭姑娘一并光降奉茶。”

郭襄向何足道一笑，心道：“你这张嘴倒会说话，居然片言折服老和尚。”见天鸣方丈向旁一让，伸手肃客，正要举步进寺，忽见天鸣左首一个干枯精瘦的老僧踏进一步，说道：“单凭何居士一言，便欲我少林寺舍弃千年来的规矩，虽无不可，却也要瞧说话之人是否当真大有本事，还是只不过浪得虚名。何居士请留上一手，让众僧开开眼界，也好令合寺心服，知道本寺行之千年的规矩，是由谁而废。”这人正是达摩院首座无相禅师。他说话声音宏亮，显见中气充沛，内力深厚。

潘天耕等三人听了，脸上都微微变色。无相这几句话中，显然含有瞧不起他三人之意，谓何足道虽然击败三人，却也未必便真有过人的本领。

郭襄见无色禅师脸带优容，心想这位老和尚为人很好，又是大哥哥的朋友，倘若何足道和少林僧众为了我而争斗起来，不论哪一方输了，我都要过意不去，于是朗声说道：“何大哥，我又不是非进少林寺不可。你传了那句话，这便去罢。”指着无色道：“这位无色禅师是我的好朋友，你们两家不可伤和气。”

何足道一怔，道：“啊，原来如此。”转向天鸣道：“老方丈，贵寺有一位觉远禅师，是哪一位？在下受人之托，有句话要转告于他。”

天鸣低声道：“觉远禅师？”觉远在寺中地位低下，数十年来隐身藏经阁，没没无闻，从来没人在他法名下加上“禅师”两字，是以天鸣一时竟没想到。他呆了一呆，才道：“啊，看守《楞伽经》失职的那人。何居士找他，可是与《楞伽经》一事有关么？”何足道摇头道：“我不知道。”天鸣向一名弟子道：“传觉远前来见客。”那弟子领命匆匆而去。

无相禅师又道：“何居士号称琴剑棋三圣，想这‘圣’之一字，岂是常人所敢居？何居士于此三者自有冠绝天人的造诣。”

日前留书敝寺，说欲显示武功，今日既已光降，可肯不吝赐教，得让我辈瞻仰绝技！”

何足道摇头道：“这位姑娘既已说过，咱两家便不可伤了和飞。”

无相怒气勃发，心想你留书于先，事到临头，却来推托，千年以来，有谁敢对少林寺如此无礼？何况潘天耕等三人败在你手下，江湖上传言出去，说是少林派的大弟子输了给你，这“剑圣”两字，岂不是叫得更加响了？看来一般弟子也不是他的对手，非亲自出马不可，当下踏上两步，说道：“比武较量，也不是伤了和气，何居士何必推让？”回头向达摩堂的弟子喝道：“取剑！咱们领教领教‘剑圣’的剑术，到底‘圣’到何等地步？”

寺中诸般兵刃早已备妥，只是列队迎客之际不便取将出来，以免徒显小气。那弟子听到无相吩咐，转身进寺，取了七八柄长剑出来，双手横托，送到何足道身前，说道：“何居士使自携的宝剑？还是借用敝寺的寻常兵刃？”

何足道不答，俯身拾起一块尖角石子，突然在寺前的青石板上纵一道、横一道的画了起来，顷刻之间，画成了纵横各一十九道的一张大棋盘。经纬线笔直，犹如用界尺界成一般，每一道线都是深入石板半寸有余。这石板乃以少室山的青石铺成。坚硬如铁，数百年人来人往，亦无多少磨耗，他随手以一块尖石挥划，竟然深陷盈寸，这份内功实是世间罕有，只听他笑道：“比

剑嫌霸道，琴音无法比拚。大和尚既然高兴，咱们便来下一局棋如何？”

他这手划石为局的惊人绝技一露，天鸣、无色、无相以及心禅堂七老无不面面相觑，心下骇然。天鸣方丈知道此人这般浑雄的内力寺中无一人及得，他心地光风霁月，正要开口认输，忽听得铁链拖地之声，叮当而来。

只见觉远挑着一对大铁桶走到跟前，后面随着一个长身少年。觉远左手扶着铁扁担，右手单掌向天鸣行礼，说道：“谨奉老方丈呼召。”天鸣道：“这位何居士有话要跟你说。”

觉远回过身来，一看何足道，却不相识，说道：“小僧觉远，居士有何吩咐？”

何足道画好棋局，棋兴勃发，说道：“这句话慢慢再说不迟。哪一位大和尚先跟在下对弈一局？”他倒不是有意炫示功夫，只是生平对琴剑棋都是爱到发痴，兴之所到，连天塌下来都是置之度外，既想到弈棋，便只求有人对局，早忘了比试武功之事。

天鸣禅师道：“何居士划石为局，如此神功，老衲生平未见，敝寺僧众甘拜下风。”

觉远听了天鸣之言，再看了看石板上的大棋局，才知此人竟是来寺显示武功，当下挑着那担大铁桶，吸了一口气，将毕生所练功力都下沉双腿，在那棋局的界线上一步步的走了过去。

只见他脚上铁链拖过，石板上便现出一条五寸来宽的印痕。何足道所划的界线登时抹去。众僧一见，忍不住大声喝彩。天鸣、无色、无相等更是惊喜交集，哪想得到这个痴痴呆呆的老僧竟有这等深厚内功，和他同居一寺数十年，却没瞧出半点端倪。天鸣等自知一人内力再强，欲在石板上踏出印痕，也决无可能，只因觉远挑了一对大铁桶，桶中装满了水，总共何止四百余斤之重，这几百斤巨力从他肩头传到脚上的铁链，向前拖曳，便如一把大凿子在石板上敲凿一般，这才能铲去何足道所划的界线，倘若觉远空身而行，那便万万不能了。但虽有力可惜，终究也是罕见的神功。

何足道不待他铲完纵横一共三十八的界线，大声喝道：“大和尚，你好深厚的内功，在下可不及你！”

觉远铲到此时，丹田中真气虽愈来愈盛，但两腿终是血肉之物，早已大感酸痛，听他这么一喝，当即止步，微笑吟道：“一枰袖手将置之，何暇为渠分黑白？”

何足道道：“不错！这局棋不用下，我已然输了。我领教领教你的剑法。”说着刷的一声响，从背负的瑶琴底下抽出一柄长剑，剑尖指向自己胸口，剑柄斜斜向外，这一招起手式怪异之极，竟似回剑自戕一般，天下剑法之中，从未见有如此不通的一招。

觉远道：“老僧只知念经打坐，晒书扫地，武功一道可一窍不通。”

何足道却哪里肯信？嘿嘿冷笑，纵身近前，长剑斗然弯弯弹出，剑尖直刺觉远胸口，出招之快真乃为任何剑法所不及。原来这一招不是直刺，却是先聚内力，然后蓄劲弹出。但觉远的内功实已到随心所欲、收发自如的境界。何足道此剑虽快，觉远的心念却动得更快，意到手到，身意合一，他右手一收，扁担上的大铁桶登时荡了过来，挡在身前，当的一声，剑尖刺在铁桶之上。剑身柔韧，弯成了个弧形。何足道急收长剑，随手挥出，觉远左手的铁桶横过，又挡开了。

何足道心想：“你武功再高，这对铁桶总是笨重之极，焉能挡得住我的

快攻？倘若你空手对招，我反而有三分忌惮。”伸指在剑身上一弹，剑声嗡嗡，有若龙吟，叫道：“大和尚，可小心了！”长剑颤处，前后左右，瞬息之间攻出了四四一十六招。

但听得当当当当一十六下响过，何足道这一十六手“迅雷剑”竟尽数刺在铁桶之上。旁观众人见觉远手忙脚乱，左支右继，显得狼狈之极，果是不会半分武功，但何足道这一十六下神妙无方的剑招，却全给觉远以极笨拙、极可笑的姿式以铁桶挡开了。

无色、无相等都不禁担心，齐叫：“何居士剑下留情！”郭襄也道：“休下杀手！”

众人都瞧出觉远不会武功，但何足道身在战局中，竭尽全力施展，竟尔奈何不了对方半分，哪会想到他其实从未学过武功，所以能挡住剑招，全仗他在不知不觉中练成了上乘内功所致。何足道快击无功，斗然间大喝一声，寒光闪动，挺剑向觉远小腹上直刺过去。觉远叫声：“啊哟！”百忙中双手一合，当的一声巨响，两只铁桶竟将长剑硬生生的挟住了。何足道使劲回夺，哪里动得半毫？他应变奇速，右手撤剑，双手齐推，一股排山倒海的掌力，直扑觉远面门。

这时觉远已分不出手去抵挡，眼见情势十分危急，张君宝师徒情深，纵身扑上，使出杨过昔年所教那招“四通八达”，挥掌斜击何足道肩头。便在此时，觉远的劲力已传到铁桶之中，两道水住从桶中飞出，也扑向何足道的面门。掌力和水柱一撞，水花四溅，泼得两人满身是水，何足道这双掌力便就此卸去。

何足道正自全力与觉远比拚，顾不得再抵挡张君宝这一掌，噗的一下，肩头中掌。岂知张君宝小小年纪，掌法既奇，内力竟也大为深厚，何足道立足不定，向左斜退三步。

觉远叫道：“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何居士饶了老僧罢！这几剑直刺得我心惊肉跳。”说着伸袖抹去脸上水珠，急忙避在一边。

何足道怒道：“少林寺卧虎藏龙之地，果真非同小可，连一个小小少年竟也有这等身手。好小子，咱们来比划比划，你只须接得我十招，何足道终身不履中土。”

无色、无相等均知张君宝只是藏经阁中一个打杂小厮，从未练过功夫，刚才不知如何阴差阳错的推了他一掌，若要当真动武，别说十招，只怕一招便会丧生于他掌底。无相昂然道：“何居士此言差矣！你号称昆仑三圣，武学震古烁今，如何能和这烹茶扫地的小厮动手？若不嫌弃，便由老僧接你十招。”

何足道摇头道：“这一掌之辱，岂能便此罢休？小子，看招！”说着呼的一掌，便向张君宝胸口打去。这一拳去势奇快，他和张君宝站得又近，无色、无相等便欲救援，却哪里来得及？

众人刚自暗暗叫苦，却见张君宝两足足跟不动，足尖左磨，身子随之右转，成右引左箭步，轻轻巧巧的便卸开了他这一拳，跟着左掌握拳护腰，右掌切击而出，正是少林派基本拳法的一招“右穿花手”。这一招气凝如山，掌势之出，有若长江大河，委实是名家耆宿的风范，哪里是一个少年人的身手？

何足道自肩上受了他一掌，早知道这少年的内力远在潘天耕等三人之上，但自忖十招之内定能将他击败，见这招“右穿花手”虽是少林拳的入门

功夫，但发掌转身之际，劲力雄浑。身形沉稳，当真无懈可击，忍不住喝了声彩：“好拳法！”

无相心念一动，向无色微笑道：“恭喜师兄暗中收了个得意弟子！”无色摇头道：“不是……”但见张君宝“拗步拉弓”、“单凤朝阳”、“二郎担衫”，连续三招，法度之严，劲力之强，实不下于少林派的一流高手。

天鸣、无色、无相以及心禅七老见张君宝这几招少林拳打得如此出色，无不相顾骇然。无相道：“他拳法如此法度严谨，也还罢了，这等内劲……”

说话之际，何足道已出了第六招，心想：“我连这黄口少年尚且对付不了，竟敢到少林寺来留简挑战，岂不教天下英雄笑掉了牙齿？”突然滴溜溜的转身，一招“天山雪飘”，掌影飞舞，霎时之间将张君宝四面八方都裹住了。

张君宝除了在华山绝顶受过杨过指点四招之外，从未有武师和他讲解武功，陡然间见到这般奇幻百端、变化莫测的上乘掌法，哪里能够拆解？危急之中，身腰左转成寒鸡势，双掌举过额角，左手虎口与右手虎口遥遥相对，却是少林拳中的一招“双圈手”。这一招凝重如山，敌招不解自解。不论何足道从哪一方位进袭，全在他“双圈手”笼罩之下。

猛听得达摩堂、罗汉堂众弟子轰雷也似的喝一声彩，尽对张君宝这一招衷心钦佩，赞他竟以少林拳中最平淡无奇的拳招，化解了最繁复的敌招。

喝彩声中，何足道一声清啸，呼的一拳，向张君宝当胸猛击过去。这一拳竟然也是自巧转拙，却是劲力非凡。张君宝应以一招“偏花七星”，双切掌推出。拳掌相交，只听得砰的一声，何足道身子一晃，张君宝向后退了三步。何足道“哼”的一声，拳法不变，却抢上了两步，发拳猛硬击狠打。张君宝仍以一招“偏花七星”，双切掌向前平推。砰的一声巨响，张君宝这次退出五步。何足道身子向前一撞，脸上变色，喝道：“只剩下一招了，你全力接着。”踏上三步，坐稳马步，一拳缓缓击出。

这时少林寺前数百人声息全无，人人皆知这一拳是何足道一生英名之所系，自是竭尽了全力。

张君宝第三次再使“偏花七星”，这番拳掌相交，竟然无声无息，两人微一凝持，各催动内力相抗。说到武功家数，何足道比之张君宝何止胜过百倍？但一经比拚内力，张君宝曾自“九阳真经”学得心法，内力绵绵密密，浑厚充溢。顷刻之间，何足道便知并无胜他把握，当即纵身跃起，让张君宝的拳力尽皆落空，反掌在他背上轻轻一推。张君宝仆跌在地，一时站不起来。

何足道右手一挥，苦笑道：“何足道啊何足道，当真是狂得可以。”向天鸣掸师一揖到地，说道：“少林寺武功扬名千载，果然非同小可，今日令狂生大开眼界，方知盛名之下，实无虚士。佩服，佩服！”说着转过身来，足尖一点，已飘身在数丈之外。

他停了脚步，回头对觉远道：“觉远大师，那人叫我转告一句话，说道‘经书是在油中’。”话声甫歇，他足尖连点数下，远远的去，身法之快，实所罕见。

张君宝慢慢爬起，额头脸上尽是泥尘。他虽破何足道打倒，但众高手皆知何足道只是取巧，飘然远去，话中之意已说明不敌少林寺的神功。

心禅七老中一个精瘦骨立的老僧突然说道：“这个弟子的武功是谁所授？”他说话声音极是尖锐，有若寒夜泉鸣，各人听在耳里，都是不自禁的打个寒噤。天鸣、无色、无相等心中均早存有这个疑问，一齐望着觉远和张

君宝。觉远师徒却呆呆站着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天鸣道：“觉远内功虽精，未学拳法。那少年的少林拳，却是何人所授？”

达摩堂和罗汉堂众弟子均想，万料不到今日本寺遭逢危难，竟是由这个小厮出头赶走强敌，老方丈定有莫大的赏赐，而授他内功拳法的师父，也自必盛蒙荣宠。

那老僧见张君宝呆立不动，斗然间双眉竖起，满脸杀气，厉声道：“我在问你，你的罗汉拳是谁教的？”

张君宝从怀中取出郭襄所赠的那对铁罗汉，说道：“弟子照着这两个铁罗汉所使的套子，自己学上几手，实在是无人传授弟子武功。”

那老僧踏进一步，声音放低，说道：“你再明明白白的说一遍：你的罗汉拳并非本寺哪一位师父所授，乃是自己学的。”他语音虽低，话中威吓之意却又大增。

张君宝心中坦然，自忖并未做过甚么坏事，虽见那老僧神态咄咄逼人，却也不惧，朗声道：“弟子只在藏经阁中扫地烹茶，服侍觉远师父，本寺并没哪一位师父教过弟子武功。这罗汉拳是弟子自己学的，想是使得不对，还请老师父指点。”

那老僧目光中如欲喷出火来，狠狠盯着张君宝，良久良久，一动也不动。

觉远知道这位心禅堂的老僧辈分甚高，乃是方丈天鸣禅师的师叔，见他对张君宝如此声色俱厉，大为不解，但见他眼色之中充满了怨毒，脑海中忽地一闪，疾似电光石火般，想起了不知哪一年在藏经阁上偶然看到过一本小书。

那是薄薄的一册手抄本，书中记载着本寺的一桩门户大事：距此七十余年之间，少林寺的方丈是苦乘禅师，乃是天鸣禅师的师祖。这一年中秋，寺中例行一年一度的达摩堂大校，由方丈及达摩堂、罗汉堂两位首座考较合寺弟子武功，查察在过去一年中有何进境。众弟子献技已罢，达摩堂首座苦智禅师升座品评。

突然间一个带发头陀越众而出，大声说道，苦智禅师的话狗屁不通，根本不知武功为何物，竟然妄居达摩堂首席之位，甚是可耻。众僧大惊之下，看这人时，却是香积厨中灶下烧火的一个火工头陀。达摩堂诸弟子自是不等师父开言，早已齐声呵叱。

那火工头陀喝道：“师父狗屁不通，弟子们更加不通狗屁。”说着涌身往堂中一站。众弟子一一上前跟他动手，都被他三拳两脚便击败了。本来达摩堂中过招，同门较艺，自是点到即止，人人手下留情。这火工头陀却出手极是狠辣，他连败达摩堂九大弟子，九个僧人不是断臂便是折腿，无不身受重伤。

首座苦智禅师又惊又怒，见这火工头陀所学全是少林派本门拳招，并非别家门派的高手混进寺来捣乱，当下强忍怒气，问他的武功是何人所传。

那火工头陀说道：“无人传过我武功，是我自己学的。”

原来这头陀在灶下烧火。监管香积厨的僧人性子极是暴躁，动不动提拳便打，他身有武功，出手自重。那火工头陀三年间给打得接连吐血三次，积怨之下，暗中便去偷学武功。少林寺弟子人人会武，要偷学拳招，机会良多，他既苦心孤诣，又有过人之智，二十余年间竟练成了极上乘的武功。但他深藏不露，仍是不声不响的在灶下烧火，那监厨僧人拔拳相殴，他也总不还手，只是内功已精，再也不会受伤了。这火工头陀生性阴鸷，直到自忖武功已胜

过合寺僧众，这才在中秋大校之日出来显露身手。数十年来的郁积，使他恨上了全寺的僧侣，一出手竟然毫不留情。

苦智禅师问明原委，冷笑三声，说道：“你这份苦心，委实可敬！”当下离座而起，伸手和他较量。苦智禅师是少林寺高手，但一来年事已高，那火工头陀正当壮年，二来苦智手下留情，火工头陀使的却是招招杀手，因此竟斗到五百合外，苦智方稳操胜券。两人拆到一招“大缠丝”时，四条手臂扭在一起，苦智双手却俱已按上对方胸口死穴，内力一发，火工头陀立时毙命，已然无拆解余地。苦智爱惜他潜心自习，居然有此造诣，不忍就此伤了他性命，双掌一分，喝道：“退开罢！”

岂知那火工头陀会错了意，只道对方使的是“神掌八打”中的一招。这“神掌八打”是少林武功中绝学之一，他曾见达摩堂的大弟子用过，双掌劈出，打断一条木桩，劲力非同小可。火工头陀武功虽强，毕竟全是偷学，未得名师指点，少林武功博大精深，他只是暗中窥看，时日虽久，又岂能学得全了？苦智这一招其实是“分解掌”，借力卸力，双方一齐退开，乃是停手罢斗之意。火工头陀却错看成“神掌八打”中的第六掌“裂心掌”，心想：“你要取我性命，却没如此容易。”飞身扑上，双拳齐击。

这双拳之力如排山倒海般涌了过来，苦智禅师一惊之下，急忙回掌相抵，其势却已不及，但听得喀喇喇数声，左臂臂骨和胸前四根肋骨登时断裂。

旁观众僧惊惶变色，一齐抢上救护，只见苦智气若游丝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原来内脏已被震得重伤。再看火工头陀时，早已在混乱中逃得不知去向。当晚苦智便即伤重逝世。合寺悲戚之际，那火工头陀又偷进寺，将监管香积厨和平素和他有隙的五名僧人一一使重手打死。合寺大震之下，派出几十名高手四下追索，但寻遍了江南江北，丝毫不得踪迹。

寺中高辈僧侣更为此事大起争执，互责互咎。罗汉堂首座苦慧禅师一怒而远走西域，开创了西域少林一派。潘天耕、方天劳、卫天望等三人，便是苦慧禅师的再传弟子。

经此一役，少林寺的武学竟尔中衰数十年。自此定下寺规，凡是不得师授而自行偷学武功，发现后重则处死，轻则挑断全身筋脉，使之成为废人。数十年来，因寺中防范严密，再也无人偷学武功，这条寺规众僧也渐渐淡忘了。

这心禅堂的老僧正是当年苦智座下的小弟子，恩师惨死的情景，数十年深印心头。此时见张君宝又是不得师传而偷学武功，触动前事，自是悲愤交集。

觉远在藏经阁中管书，无书不读，猛地里记起这桩旧事，霎时间满背全是冷汗，叫道：“老方丈，这……这须怪不得君宝一言未毕，只听得达摩堂首座无相禅师喝道：“达摩堂众弟子一齐上前，把这小厮拿下了。”达摩堂十八弟子登时抢出，将觉远和张君宝四面八方团团围住。十八弟子占的方位甚大，连郭襄也围在中间。

那心禅堂的老僧厉声高喝：“罗汉堂众弟子，何以不并力上前！”罗汉堂一百零八名弟子暴雷也似的应了声：“是！”又在达摩堂十八弟子之外围了三个圈子。

张君宝手足无措，还道自己出手打走何足道，乃是犯了寺规，说道：“师父，我……我……”

觉远十年来和这徒儿相依为命，情若父子，情知张君宝只要一被擒住，

就算侥幸不死，也必成了废人。但听得无相禅师喝道：“还不动手，更待何时？”达摩堂十八弟子齐宣佛号，踏步而上。觉远不暇思索，蓦地里转了个圈子，两只大铁桶舞了开来，一般劲风逼得众僧不能上前，跟着挥桶一抖，铁桶中清水都泼了出来，侧过双桶，左边铁桶兜起郭襄，右边铁桶兜起张君宝。他连转七八个圈子，那对大铁桶给他浑厚无比的内力使将开来，犹如流星锤一般，这股千斤之力，天下谁能挡得？达摩堂众弟子纷纷闪避。

觉远健步如飞，挑着张君宝和郭襄踏步下山而去。众僧人呐喊追赶，只听得铁链拖地之声渐去渐远，追出七八里后，铁链声半点也听不到了。

少林寺的寺规极严，达摩堂首座既然下令擒拿张君宝，众僧人虽见追赶不上，还是鼓勇疾追。时候一长，各僧脚力便分出了高下，轻功稍逊的渐渐落后。追到天黑，领头的只剩下五名大弟子，眼前又出现了几条岔路，也不知觉远逃到了何方，此时便是追及，单是五僧，也决非觉远和张君宝之敌，只得垂头丧气的回寺复命。

觉远一担挑了两人，直奔出数十里外，方才止步，只见所到处是一座深山之中。暮蔼四合，归鸦阵阵，觉远内力虽强，这一阵舍命急驰，却也已筋疲力竭，一时之间，再也无力将铁桶卸下肩来。

张君宝与郭襄从桶中跃出，各人托起一只铁桶，从他肩头放下。张君宝道：“师父，你歇一歇，我去寻些吃的。”但眼见四下里长草齐膝，在这荒野山地，哪里有甚吃的，张君宝去了半日，只采得一大把草莓来。三人胡乱吃了，倚石休息。

郭襄道：“大和尚，我瞧少林寺那些僧人，除了你和无色禅师，都有点儿古里古怪。”觉远“嗯”了一声，并不答话。郭襄道：“那个昆仑三圣何足道来到少林寺，寺中无人能敌，全仗你师徒二人将他打退，才保全了少林寺的令誉。他们不来谢你，反而恶狠狠的要捉拿张兄弟，这般不分是非黑白，当真好没来由。”

觉远叹了口气，道：“这事须也怪不得老方丈和无相师兄，少林寺有一条寺规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一口气提不上来，咳嗽不止。郭襄轻轻替他捶背，说道：“你累啦，且睡一忽儿，明儿慢慢再说不迟。”觉远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不错，我也真的累啦。”

张君宝拾些枯柴，生了个火，烤干郭襄和自己身上的衣服。

三人便在大树之下睡了。

郭襄睡到半夜，忽听得觉远喃喃自语，似在念经，当即从朦胧中醒来，只听他念道：“……彼之力方碍我之皮毛，我之意已入彼骨里。两手支撑，一气贯通。左重则左虚，而右已去，右重则右虚，而左已去……”郭襄心中一凛：“他念的并不是甚么‘空即是色、色即是空’的佛经啊。甚么左重左虚、右重右虚，倒似是武学拳经。”

只听他顿一顿，又念道：“……气如车轮，周身俱要相随，有不相随处，身便散乱，其病于腰腿求之……”郭襄听到“其病于腰腿求之”这句话，心下更无疑惑，知他念的自是武学要旨，暗想：“这位大和尚全然不会武功，只是读书成痴，凡是书中所载，无不视为天经地义。昔年在华山绝顶初次和他相逢，曾听他言道，达摩老祖在亲笔所抄的楞伽经行缝之间又写着一部九阳真经，他只道这是强身健体之术，便依照经中所示修习。他师徒俩不经旁人传授，不知不觉间竟达到了天下一流高手的境界。那日潇湘子打他一掌，他挺受一招，反而使潇湘子身受重伤，如此神功，便是爹爹和大哥也未必

能够。今日他师徒俩令何足道悄然败退，自又是这部九阳真经之功。他口中喃喃念诵的，莫非便是此经？”

她想到此处，生怕岔乱了觉远的神思，悄悄坐起，倾听经文，暗自记忆，自忖：“倘若他念的真是九阳真经，奥妙精微，自非片刻之间能解。我且记着，明儿再请他指教不迟。”只听他念道：“……先以心使身，从人不从己，从身能从心，由己仍从人。由己则滞，从人则活。能从人，手上便有方寸，秤彼劲之大小，分厘不错；权彼来之长短，毫发无差。前进后退，处处恰合，工弥久而技弥精……”

郭襄听到这里，不自禁的摇头，心中说道：“不对不对。爹爹和妈妈常说，临敌之际，须当制人而不可受制于人。这大和尚可说错了。”只听觉远又念道：“彼不动，己不动，彼微动，己已动。劲似宽而非松，将展未展，劲断意不断……”

郭襄越听越感迷惘，她自幼学的武功全是讲究先发制人、后发制于人，处处抢快，着着争先。觉远这时所说的拳经功诀，却说甚么“由己则滞，从人则活”实与她平素所学大相径庭，心想：“临敌动手之时，双方性命相搏，倘若我竟舍己从人，敌人要我东便东、要我西便西，那不是听由挨打么？”

便这么一迟疑，觉远说的话便溜了过去，竟是听而不闻，月光之下，忽见张君宝盘膝而坐，也在凝神倾听，郭襄心道：“不管他说的对与不对，我只管记着便是了。这大和尚震伤潇湘子、气走何足道，乃是我亲眼目睹。他所说的武功法门，总是大有道理的。”于是又用心暗记。

觉远随口背诵，断断续续，有时却又夹着几段楞伽经的经文，说到佛祖在楞伽岛上登山说法的事。原来那九阳真经夹书在楞伽经的字旁行间，觉远读书又有点泥古不化，随口背诵之际，竟连楞伽经也背了出来。那楞伽经本是天竺文字，觉远背的却是译文，更加缠夹不清。郭襄听着，愈是摸不着头脑，幸好她生来聪颖，觉远所念经文虽然颠三倒四，却也能记得了二三成。

冰轮西斜，人影渐长，觉远念经的声音渐渐低沉，口齿也有些模糊不清。郭襄劝道：“大和尚，你累了一整天，再睡一忽儿。”

觉远却似没听到她的话，继续念道：“……力从人借，气由脊发。胡能气由脊发？气向下沉，由两肩收入脊骨，注于腰间，此气之由上而下也，谓之合。由腰展于脊骨，布于两膊，施于手指，此气之由下而上也，谓之开。合便是收，开便是放。能懂得开合，便知阴阳……”他越念声音越低，终于寂然无声，似已沉沉睡去。

郭襄和张君宝不敢惊动，只是默记他念过的经文。

斗转星移，月落西山，暮地里乌云四合，漆黑一片。又过一顿饭时分，东方渐明，只见觉远闭目垂眉，静坐不动，脸上微露笑容。

张君宝一回头，突见大树后人影一闪，依稀见到黄色袈裟的一角。他吃了一惊，喝道：“是谁？”只见一个身材瘦长的老僧从树后转了出来，正是罗汉堂首座无色禅师。

郭襄又惊又喜，说道：“大和尚，你怎地苦若不舍，还是追了来？难道非擒他们师徒归寺不可么？”无色道：“善哉，善哉！老僧尚分是非，岂是拘泥陈年旧规之人？老僧到此已有半夜，若要动手，也不等到此时了。觉远师弟，无相师弟率领达摩堂弟子正向东追寻，你们快快往西去罢！”却见觉远垂首闭目，兀自不醒。

张君宝上前说道：“师父醒来，罗汉堂首座跟你说话。”觉远仍是不动。

张君宝惊慌起来，伸手摸他额头，触手冰冷，原来早已圆寂多时了。张君宝大悲，伏地叫道：“师父，师父！”却那里叫他得醒？

无色禅师合十行礼，说偈道：“诸方无云翳，四面皆清明，微风吹香气，众山静无声。今日大欢喜，舍却危脆身，无嗔亦无忧，宁不当欣庆？”说罢，飘然而去。

张君宝大哭一场，郭襄也流了不少眼泪。少林寺僧众圆寂，尽皆火化，当下两人捡些枯柴，将觉远的法身焚化了。

郭襄道：“张兄弟，少林寺僧众尚自放你不过，你诸多小心在意。咱们便此别过，后会有期。”张君宝垂泪道：“郭姑娘，你到哪里去？我又到哪里去？”

郭襄听他问自己到哪里，心中一酸，说道：“我天涯海角，行踪无定，自己也不知道到哪里去。张兄弟，你年纪小，又无江湖上的阅历。少林寺的僧众正在四处追捕于你，这样罢。”从腕上褪下一只金丝镯儿，递了给他，道：“你拿这镯儿到襄阳去见爹爹妈妈，他们必能善待于你。只要在我爹妈跟前，少林寺的僧众再狠，也不能来难为你。”

张君宝含泪接了镯儿。郭襄又道：“你跟我爹爹妈妈说，我身子很好，请他们不用记挂。我爹爹最喜欢少年英雄，见你这等人才，说不定会收了你做徒儿。我弟弟忠厚老实，一定跟你很说得来。只是我姊姊脾气大些，一个不对，说话便不给人留脸面，但你只须顺着她些儿，也就是了。”说着转身而去。

张君宝但觉天地茫茫，竟无安身之处，在师父的火葬堆前呆立了半日，这才举步。走出十余丈，忽又回身，挑起师父所留的那对大铁桶，摇摇晃晃的缓步而行。荒山野岭之间，一个瘦骨棱棱的少年黯然西去，凄凄惶惶，说不尽的孤单寂寞。

行了半月，已到湖北境内，离襄阳已不很远。少林寺僧却始终没追上他。原来无色禅师暗中眷顾，故意将僧众引向东方，以致反其道而行，和他越来越远。

这日午后，来到一座大山之前，但见郁郁苍苍，林木茂密，山势甚是雄伟。一问过路的乡人，得知此山名叫武当山。

他在山脚下倚石休息，忽见一男一女两个乡民从身旁山道上经过，两人并肩而行，神态甚是亲密，显是一对少年夫妻。那妇人唠唠叨叨，不住的责备丈夫。那男子却低下了头，只不作声。

但听那妇人说道：“你一个男子汉大丈夫，不能自立门户，却去依傍姐姐和姐夫，没来由的自己讨这场羞辱。咱们又不是少了手脚，自己干活儿自己吃饭，青菜萝卜，粗茶淡饭，何等逍遥自在？偏是你全身没根硬骨头，当真枉为生于世间了。”那男子“嗯、嗯”数声。那妇人又道：“常言道得好：除死无大事。难道非依靠别人不可？”那男子给妻子这一顿数说，不敢回一句嘴，一张脸胀得猪肝也似的成了紫酱之色。

那妇人这番话，句句都打进了张君宝心里：“你一个男子汉大丈夫，不能自立门户……没来由的自己讨这场羞辱……常言道得好，除死无大事，难道非依靠别人不可？”他望着这对乡下夫妻的背影，呆呆出神，心中翻来覆去，尽是想那农妇这几句当头棒喝般的言语。只见那汉子挺了挺腰板，不知说了几句甚么话，夫妻俩大声笑了起来，似乎那男子已决意自立，因此夫妻俩同感欢悦。

张君宝又想，“郭姑娘说道，她姊姊脾气不好，说话不留情面，要我顺着她些儿。我好好一个男子汉，又何必向人低声下气，委曲求全？这对乡下夫妇尚能发奋图强，我张君宝何必寄人篱下，瞧人眼色？”

言念及此，心意已决，当下挑了铁桶，便上武当山去，找了一个岩穴，渴饮山泉，饥餐野果，孜孜不歇的修习觉远所授的九阳真经。

数年之后，便即悟到：“达摩祖师是天竺人，就算会写我中华文字，也必文理粗疏。这部九阳真经文字佳妙，外国人决计写不出，定是后世中土人士所作。多半便是少林寺中的僧侣，假托达摩祖师之名，写在天竺文字的楞伽经夹缝之中。”这番道理，却非拘泥不化，尽信经书中文字的觉远所能领悟。只不过并无任何佐证，张君宝其时年岁尚轻，也不敢断定自己的推测必对。

他得觉远传授甚久，于这部九阳真经已记了十之五六，十余年间竟然内力大进，其后多读道藏，于道家练气之术更深有心得。某一日在山间闲游，仰望浮云，俯视流水，张君宝若有所思，在洞中苦思七日七夜，猛地里豁然贯通，领会了武功中以柔克刚的至理，忍不住仰天长笑。

这一番大笑，竟笑出了一位承先启后、继往开来的大宗师。他以自悟的拳理、道家冲虚圆通之道和九阳真经中所载的内功相发明，创出了辉映后世、照耀千古的武当一派武功。

后来北游宝鸣，见到三峰挺秀，卓立云海，‘于武学又有所悟，乃自号三丰，那便是中国武学史上不世出的奇人张三丰。

眼前突然光亮耀眼，一股热气扑面而来，只见厅心是一只用岩石砌成的大炉子，火焰升腾，炉旁分站三人，分拉三只大风箱向炉中煽火。炉中横架着一柄三尺来长、乌沉沉的单刀。三宝刀百炼生玄光花开花落，花落花开。少年子弟江湖老，红颜少女的鬓边终于也见到了白发。

这一年是元顺帝至元二年，宋朝之亡至此已五十余年。

其时正当暮春三月，江南海隅，一个三十来岁的蓝衫壮士，脚穿草鞋，迈开大步，正自沿着大道赶路，眼见天色向晚，一路上虽然桃红柳绿，春色正浓，他却也无心赏玩，心中默默计算：“今日三月廿四，到四月初九还有一十四天，须得道上丝毫没有耽搁，方能及时赶到武当山，祝贺恩师他老人家九十岁大寿。”

这壮士姓俞名岱岩，乃武当派祖师张三丰的第三名弟子。这年年初奉师命前赴福建诛杀一个戕害良民、无恶不作的剧盗。那剧盗听到风声，立时潜藏隐匿，俞岱岩费了两个多月时光，才找到他的秘密巢穴，上门挑战，使出师传玄虚刀法，在第十一招上将他杀了。本来预计十日可完的事，却耗了两个多月，屈指算来，距师父九十大寿的日子已经颇为逼促，因此上急急自福建赶回，这日已到浙东钱塘江之南。

他迈着大步急行一阵，路径渐窄，靠右近海一面，常见一片片光滑如镜的平地，往往七八丈见方，便是水磨的桌面也无此平整滑溜。俞岱岩走遍大江南北，见闻实不在少，但从未见过如此奇异的情状，一问土人，不由得哑然失笑，原来那便是盐田。当地盐民引海水灌入盐田，晒干以后，刮下含盐泥土，化成卤水，再逐步晒成盐粒。俞岱岩心道，“我吃了三十年盐，却不知一盐之成，如此辛苦。”

正行之间，忽见西首小路上一行二十余人挑了担子，急步而来。俞岱岩一瞥之间，便留上了神，但见这二十余人一色的青布短衫裤，头戴斗笠，担

子中装的显然都是海盐。他知当政者暴虐，收取盐税极重，因之虽是滨海之区，寻常百姓也吃不起官盐，只有向私盐贩子购买私盐。这批人行动剽悍，身形壮实，看来似是一帮盐枭，奇的是每人肩头挑的扁担非竹非木，黑黝黝的全无弹性，便似一条条铁扁担。各人虽都挑着二百来斤的重物，但行路甚是迅速。俞岱岩心想：“这帮盐枭个个都有武功。听说江南海沙派贩卖私盐，声势极大，派中不乏武学名家，但二十余个好手聚在一起挑盐贩卖，决无是理。”若在平时，便要去探视究竟，这时念着师父的九十岁大寿，不能因多管闲事而再有耽误，当下放开脚步赶路。

傍晚时分来到余姚县的庵东镇。由此过钱塘江，便到临安，再折向西北行，经江西、湖南省才到湖北武当。晚间无船渡江，只得在庵东镇上找家小客店宿了。

用过晚饭，洗了脚刚要上床，忽听得店堂中一阵喧哗，一群人过来投宿。听那些人说的是浙东乡音，但中气充沛，显然是会家子，探头向门外一瞧，便是途中所遇那群盐枭。俞岱岩也不在意，盘膝坐在床上，练了三遍行功，便即着枕入睡。

睡到中夜，忽听得邻房中喀喀轻响，俞岱岩登时便醒了。只听得一人低声道：“大家悄悄走罢，莫惊动了邻房那客人，多生事端。”余人轻轻推开房门，走到了院子中。俞岱岩从窗缝中向外张望，只见那群盐枭挑着担子出门，想起那人那句话：“莫惊动了邻房那个客人，多生事端。”暗想：“这群私枭鬼鬼祟祟，显是要去干甚么歹事，既教我撞见了，可不能不管。若能阻止他们伤天害理，救得一两个好人，便是误了恩师的千秋寿诞，他老人家也必喜欢。”将藏着兵刃暗器的布囊往背上一缚，穿窗而出，跃出墙外。

耳听得脚步声往东北方而去，他展开轻身功夫，悄悄追去。

当晚乌云满天，星月无光，沉沉黑夜之中，隐约见那二十余名盐枭挑着担子，在田膛上飞步而行，心想：“私枭黑夜赶路，事属寻常。但这干人身手不凡，若要作些非法勾当，别说偷盗富室，就是抢劫仓库，官兵又哪里阻挡得住，何必偷偷摸摸的贩卖私盐，赚此微利？料来其中必有别情。”

不到半个时辰，那帮私枭已奔出二十余里，俞岱岩轻功了得，脚下无声无息，那帮私枭又似有要事在身，贪赶路程，竟不回顾，因此并没发觉。这时已行到海旁，波涛冲击岩石，轰轰之声不绝。

正行之间，忽听得领头的一人一声低哨，众人都站定了脚步。领头的人低声喝问：“是谁？”黑暗中一个嘶哑的声音说道：“三点水旁的朋友么？”领头那人道：“不错。阁下是谁？”俞岱岩心丁嘀咕：“三点水旁的朋友，那是甚么？”一转念，登时省悟：“嗯，果然是海沙派，‘海沙派’这三个字都是水旁的。”那嘶哑的声音道：“屠龙刀的事，我劝你们别插手啦。”领头那人道：“尊驾也是为屠龙刀而来？”语音中颇有惊怒之意。那嗓子嘶哑的人一声冷笑，黑夜中但听他“嘿嘿嘿”几声，却不答话。

俞岱岩隐身于海旁岩石之后，绕到前面，只见一个身材高瘦的男子拦在路中。黑暗中瞧不清他的面貌，只见他穿一袭白袍，夜行人而身穿白衣，则显然于自己武功颇为自负。

只听海沙派的领头人道：“这屠龙刀已归本派，既给宵小盗去，自当索回。”那白袍客又是“嘿嘿嘿”三声冷笑，仍是大模大样的拦在路中。那领头人身后一人厉声喝道：“快些让开，恶狗拦路，你不是自己找死……”他话声未毕，突然“啊”的一声惨叫，往后便倒。众人一惊，但见黑暗中白袍

晃了几晃，拦路恶客已然不见。

海沙派众私臬瞧那跌倒的同伴时，但见他蜷成一团，早已气绝。各人又惊又怒，有几人放下担子向白袍客去路急追，但那人奔行如飞，黑暗之中哪里还寻得到他的踪影。

俞岱岩心道：“这白袍客出手好快，这一抓是少林派的‘大力金钢抓’，但黑暗之中，却不大瞧得清楚。听这人的口音腔调，显是来自西北塞外。江南海沙派结下的仇家可远得很哪！”他缩身在岩石之中，一动也不敢动，生怕给海沙派的帮众发见了，没来由的招惹祸端。只听那领头人道：“将老四的尸首放在一旁，回头再来收拾，将来总查究得出。”众人答应了，挑上担子，又向前飞奔。

俞岱岩待他们去远，走近尸身察看，但见那人喉头穿了两个小孔，鲜血兀自不住流出，伤口显是以手指抓出，他觉此事大是蹊跷，当下加快脚步，再跟踪那帮盐梟。

一行人又奔出数里，那领头人一声呼哨，二十余人四下散开，向东北一座大屋慢慢逼近。俞岱岩心想：“他们说的甚么屠龙刀，难道便是在这屋中么？”只见那大屋的烟囱中一柱浓烟冲天而起，久聚不散。众盐梟放下了担子，各人拿起一只木杓，在箩筐中抄起甚么东西，四下撒播。俞岱岩见所撒之物如粉如雪，显然便是海盐，心道：“在地下撒盐干甚么？当真古怪，日后说给师兄弟们知道，他们定是不信。”

但见他们撒盐时出手既轻且慢，似乎生怕将盐粒溅到身上，俞岱岩登时恍然，知道盐上含有剧毒，这批人用毒盐围屋，当是对屋中人阴谋毒害。暗想：“我固不知双方谁是谁非，但这批人如此捣鬼，太不光明。无论如何须得通知屋中之人，好教他不致为宵小所害。”眼见海沙派众盐梟尚在屋前撒盐，于是兜个大圈子绕到屋后，轻轻跳进围墙。

大屋前后五进，共有三四十间，屋内黑沉沉的没一处灯火。

俞岱岩心想：“浓烟从中间一进屋中冒出，该处想必有人。”抬头认明浓烟喷出之处，快步走去，只听得厅中传出火焰猛烈燃烧的毕剥之声。他转过一道照壁，跨步进了正厅，突然光亮耀眼，一股热气扑面而来，只见厅心一只岩石砌成的大炉子，火焰升腾，炉旁分站三人，分拉三只大风箱，向炉中搨火。炉中横架着一柄四尺来长、乌沉沉的单刀。

那三人都是六十来岁老者，一色的青布袍子，满头满脸都是灰土，袍子上点点斑斑，到处是火星溅开来烧出的破洞。只见那三人同时鼓风，火焰升起来五尺高，绕着单刀，嗤嗤声响。

俞岱岩站立之处和那炉子相距数丈，已然热得厉害，炉中之热。

可想而知，但见火焰由红转青，由青转白，那柄单刀却始终黑黝黝地，竟没起半点暗红之色。

便在此时，屋顶上忽有个嘶哑的声音叫道：“损毁宝刀，伤天害理，快住手！”

俞岱岩一听，知道途中所遇的那个白袍客到了。那三个鼓风炼刀的老者却恍若无闻，只是鼓风更急。但听得屋顶“嘿嘿嘿”三声冷笑，檐前一声响，那白袍客已闪身而进。

这时厅中炉火正旺，俞岱岩瞧得清楚，见这白袍客四十左右年纪，脸色惨白，隐隐透出一股青气，他双手空空，冷然说道：“长白三禽，你们想得屠龙宝刀，那也罢了，却何以胆敢用炉火损毁这等宝物？”说着踏步上前。

三名老者中西首一人探身而前，左手倏出，往白袍客脸上抓去。白袍客侧首避过，抢上一步。东首那位老者见他逼近身来，提起炉子旁的大铁锤，呼的一声，向他头顶猛击下去。白袍客身子微侧，铁锤击空，砰的一声响，火星四溅，原来地下铺的不是寻常青砖，却是坚硬异常的花冈石。西首老者自旁夹攻，双手犹如鸡爪，上下飞舞，攻势凌厉。

俞岱岩见那白袍客的武功根基无疑是少林一派，但出手阴狠歹毒，与少林派刚猛正大的名门手法殊不相同。斗了数合，那使铁锤的老者大声喝道：“阁下是谁？便要此宝刀，也得留个万儿。”白袍客冷笑三声，只不答话。猛地里一个转身，两手抓出，喀喀两响，西首老者双腕齐折，东首老者铁锤脱手。大铁锤向上疾飞，穿破屋顶，直堕入院中，响声猛恶之极。这老者当即俯身提起一柄火钳，便向炉中去挟那单刀。

站在南首的老者手中扣着暗器，俟机伤敌，只是白袍客转身迅速，一直没找着空子，这时眼见东首老者用火钳去挟宝刀，突然伸手入炉，抢先抓住刀柄，提了出来，一握住刀柄，一股白烟冒起，各人鼻中闻到一阵焦臭，他手掌心登时烧焦。但他兀自不放，提着单刀向后急跃，跟着一个踉跄，便要跌倒。他左手伸上，托住了刀背，这才站定身子，似乎那刀太过沉重，单手提不起一般，但这么一来，左手手掌心也烧得嗤嗤声响。

余人皆尽骇然，一呆之下，但见那老者双手捧着单刀，向外狂奔。

白袍客冷笑道：“有这等便宜事？”手臂一长，已抓住了他背心。那老者顺手回掠，将宝刀挥了过来。刀锋未到，便已热气扑面，白袍客的鬓发眉毛都卷曲起来。他不敢挡架，手上劲力一送，将老者连人带刀掷向洪炉。

俞岱岩本觉得这干人个个凶狠悍恶，事不关己，也就不必出手。斯时见老者命在顷刻，只要一入炉中，立时化成焦炭，终究救命要紧，当即纵身高跃，一转一折，在半空中伸下手来，抓住那老者的发髻一提，轻轻巧巧的落在一旁。

白袍客和长白三禽早见他站在一旁，一直无暇理会，突然见他显示了这手上乘轻功，尽皆吃惊。白袍客长眉上扬，问道：“这一手便是闻名天下的‘梯云纵’么？”

俞岱岩听他叫出了自己这路轻功的名目，先是微微一惊，跟着不自禁的暗感得意：“我武当派功夫名扬天下，声威远播。”说道：“不敢请教尊驾贵姓大名？在下这点儿微末功夫，何足道哉？”

那白袍客道：“很好很好，武当派的轻功果然是有两下子。”口气甚是傲慢。

俞岱岩心头有气，却不发作，说道：“尊驾途中一举手而毙海沙派高手，这份功夫神出鬼没，更令人莫测高深。”

那人心头一凛，暗想：“这事居然叫你看见了，我却没瞧见你啊。不知你这小子当时躲在何处？”淡淡的道：“不错，我这门武功，旁人原是不易领会，别说阁下，便是武当派掌门人张老头儿，也未必懂得。”

俞岱岩听那白袍客辱及恩师，这口气如何忍得下去？可是武当派弟子自来讲究修心养性的功夫，心想：“他有意挑衅，不知存着甚么心？此人功夫怪异，不必为了几句无礼的言语为本门多树强敌。”当下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天下武学无穷无尽，正派邪道，千千万万，武当派所学原只沧海一粟。如尊驾这等功夫，似少林而非少林，只怕本师多半不识。”这句话虽说得客气，骨子中含义，却是说武当派实不屑懂得这些旁门左道的武功。那人听到他“似

少林而非少林”那七字，脸色立变。

他二人言语针锋相对。那南首老者赤手握着一柄烧得炽热的单刀，皮肉焦烂，几已烧到骨骼，东首西首两个老者躬身蓄势，均想俟机夺刀。突然间呼的一声响，南首那老者挥动单刀。向外急闯。他这一刀在身前挥动，不是向着何人而砍，但俞岱岩正站在他身前，首当其冲。他没料到自己救了这老者的性命，此人竟会忽施反噬，急忙跃起，避过刀锋。

那老者双手握住刀柄，发疯般乱砍乱挥，冲了出去。白袍客和其余两个老者忌惮刀势凌厉，不敢硬挡，连声呼叱，随后追去。那提刀老者跌跌撞撞的冲出了大门，突然间脚下一个踉跄，向前仆跌，跟着一声惨呼，似乎突然身受重伤。

白袍客和另外两个老者一齐纵身过去，同时伸手去抢单刀，但不约而同的叫了出来，似乎猛地里被甚么奇蛇毒虫所咬中一般。那白袍客只打个跌，跟着便跃起身来，急向外奔，那三个老者却在地下不住翻滚，竟尔不能站起。

俞岱岩见了这等惨状，正要跃出去救人，突然一凛，想起海沙派在屋外撒盐的情景，此时屋周均是毒盐，自己也无法出去了，游目四顾，见大门内侧左右各放着一张长凳，当即伸手抓起，将两凳竖直，一跃而上，双脚分别勾着一只长凳，便似踩高跷一般踏着双凳走了出去。但见三个老者长声惨叫，不停的滚来滚去。俞岱岩扯下一片衣襟裹在手上，长臂抓起了那怀抱单刀的老者后心，脚踩高跷，向东急行。

这一下大出海沙派众人意料之外，眼见便可得手，却斜刺里杀出个人来将宝刀抢走，众人纷纷涌出，大声呼叱，钢镖袖箭，十余般兵器齐向俞岱岩后心射去。

俞岱岩双足使劲，在两张长凳上一蹬，向前窜出丈许，暗器尽皆落空。他脚上勾了长凳，双足便似加长了四尺，只跨出四五步，早将海沙派诸人远远抛在后面，耳听得各人大呼追来，俞岱岩提着那老者纵身跃起，双足向后反踢，两张长凳飞了出去。但听得砰砰两响，跟着三四人大声呼叫，显是为长凳击中。就这么阻得一阻，俞岱岩已奔出十余丈外，手中虽提着一人，却越奔越远，海沙派诸人再也追不上了。

俞岱岩急赶一阵，耳听得潮声澎湃，后面无人追来，问道：“你怎样了？”那老者哼了一声，并不回答，跟着呻吟一下。俞岱岩寻思：“他身上沾满毒盐。先给他洗去要紧，”于是走到海边，将他在浅水处浸了下去。海水碰上他手中烫热的单刀，嗤嗤声响，白烟冒起。那老者半昏半醒，在海水中浸了一阵，爬不起来。俞岱岩正要伸手去拉他，忽然一个大浪打来，将那老者冲上了沙滩。

俞岱岩道：“现下你已脱险，在下身有要事，不能相陪，咱们便此别过。”那老者撑起身来，说道：“你……怎地……不抢这把宝刀？”俞岱岩一笑，道：“宝刀纵好，又不是我的，我怎能横加抢夺？”那老者心下大奇，不能相信，道：“你……你到底有何诡计，要怎样炮制我？”俞岱岩道：“我跟你无怨无仇，炮制你干么？我今夜路过此处，见你中毒受伤，因此出手相救。”那老者摇了摇头，厉声道，“我命在你手，要杀便杀。若想用甚么毒辣手段加害，我便是死了，也必化成厉鬼，放你不过。”

俞岱岩知他受伤后神智不清，也不去跟他一般见识，只是微微一笑，正要举步走开，海中又是一个大浪打上海滩。那老者呻吟一声，伏在海水之中，只是发颤。

俞岱岩心想，救人须救彻，这老者中毒不轻，我若于此时舍他而去，他还得葬身海底，于是伸手抓住他背心，提着他走上一个小丘，四下眺望，见东北角一块突出的山岩之上有一间屋子，瞧模样似是一所庙宇，当下抱着那老者奔了过去，凝目看屋前扁额，隐约可见是“海神庙”三字。推门进去，见这海神庙极是简陋，满地尘土，庙中无庙祝。

于是将那老者放在神像前的木拜垫上，他怀中火折已被海水打湿，当下在神台上摸索，找到火绒火石，燃点了半截蜡烛，看那老者时，只见他满面青紫，显是中毒已深，从怀中取出一粒“天心解毒丹”来，说道：“你服了这粒解毒丹药。”

那老者本来紧闭双目，听他这么说，睁眼说道：“我不吃你害人的毒药。”

俞岱岩脾气再好，这时也忍不住了，长眉一挑，说道：“你道我是谁？武当门下岂能干害人之事？这是一粒解毒丹药，只是你身中剧毒，这丹药也未必能够解救，但至少可延你三日之命。你还是将这把刀送去给海沙派，换得他们的本门解药救命罢。”

那老者斗然间站起身来，厉声道：“谁想要我的屠龙刀，那是万万不能。”俞岱岩道：“你性命也没有了，空有宝刀何用？”那老者颤声道：“我宁可不要性命，屠龙刀总是我的。”说着将刀牢牢抱着，脸颊贴着刀锋，当真是说不出的爱惜，一面却将那粒“天心解毒丹”吞入了肚中。

俞岱岩好奇心起，想要问一问这刀到底有甚么好处，但见这老者双眼之中充满着贪婪凶狠的神色，宛似饥兽要择人而噬，不禁大感厌恶，转身便出。忽听得那老者厉声喝道：“站住！你要到哪里去？”俞岱岩笑道：“我到哪里去，你又管得着么？”说着扬长便走。

没行得几步，忽听那老者放声大哭，俞岱岩转过头来，问道：“你哭甚么了？”那老者道：“我千辛万苦的得到了屠龙宝刀，但转眼间性命不保，要这宝刀何用？”俞岱岩“嗯”了一声，道：“你除了以此刀去换海沙派的独门解药，再无别法。”那老者哭道：“可是我舍不得啊，我舍不得啊。”这神态在可怖之中带着三分滑稽。

俞岱岩想笑，却笑不出来，隔了一会，说道：“武学之士，全凭本身功夫克敌制胜，仗义行道，显名声于天下后世。宝刀宝剑只是身外之物，得不足喜，失不足悲，老丈何必为此烦恼？”

那老者怒道：“‘武林至尊，宝刀屠龙，号今天下，莫敢不从！’这话你听见过么？”

俞岱岩哑然失笑，道：“这几句话我自然听见过，下面还有两句呢，甚么‘倚天不出，谁与争锋？’那说的是几十年前武林中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又不是真的说甚么宝刀。”那老者问道：“甚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？”

俞岱岩道：“那是当年神雕大侠杨过杀死蒙古皇帝蒙哥，大大为我汉人出了一口胸中恶气。自此杨大侠有甚么号令，天下英雄‘莫敢不从’。‘龙’便是蒙古皇帝，‘屠龙’便是杀死蒙古皇帝。难道世间还真有龙之一物么？”

那老者冷笑道：“我问你，当年杨过大使甚么兵刃？”俞岱岩一怔，道：“我曾听师父说，杨大侠断了一臂，平时不用兵刃。”那老者道：“是啊，杨大侠怎生杀死蒙古皇帝的？”俞岱岩道：“他投掷石子打死蒙哥，此事天下皆知。”那老者大是得意，道：“杨大侠平时不用兵刃，杀蒙古皇帝用的又是石子，那么‘宝刀屠龙’四字从何说起？”

这一下问得俞岱岩无言可答，隔了片刻，才道：“那多半是武林中说得

顺口而已，总不能说‘石头屠龙’啊，那岂不难听？”那老者冷笑道：“强辞夺理，强辞夺理！我再问你，‘倚天不出，谁与争锋？’这两句话，却又作何解释？”

俞岱岩沉吟道：“我不知道。‘倚天’也许是一个人罢？听说杨大侠的武功学自他的妻子，那么‘倚天’或许便是他夫人的名字，又或是死守襄阳的郭靖郭大侠。”

那老者道：“是吗？我料你说不上来了，只好这么一阵胡扯。我跟你讲，‘屠龙’是一把刀，便是这把屠龙刀，‘倚天’却是一把剑，叫做倚天剑。这六句话的意思是说，武林中至尊之物，是屠龙刀，谁得了这把刀，不管发施甚么号令，天下英雄好汉都要听令而行。只要倚天剑不出，屠龙刀便是最厉害的神兵利器了。”

俞岱岩将信将疑，遣：“你将刀给我瞧瞧，到底有甚么神奇？”那老者紧紧抱住单刀，冷笑道：“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吗？想骗我的宝刀。”他中毒之后，本已神疲力衰，全仗服了俞岱岩的一粒解毒丹药，这才振奋了起来，这时一使劲，却又呻吟不止。俞岱岩笑道：“不给瞧便不给瞧，你虽得了屠龙宝刀，却号令得动谁？难道我见你怀里抱着这样一把刀，便非听你的话不可吗？当真是笑话奇谈。你本来好端端地，却去信了这些荒诞不经的鬼话，到头来枉自送了性命，还是执迷不悟。你既号令我不得，便可知这刀其实无甚奇处。”

那老者呆了半晌，做声不得，隔了良久，才道：“老弟，咱们来订个约，你救我性命，我将宝刀的好处分一半给你。”

俞岱岩仰天大笑，说道，“老丈，你可把我武当派瞧得忒也小了。扶危济困，乃是我辈分内之事，岂难道是贪图报答？你身上沾了毒盐，我却不知盐中放的是甚么毒药，你只有去求海沙派解救。”那老者道：“我这把屠龙刀，是从海沙派手中盗出来的，他们恨我切骨，岂肯救我？”俞岱岩道：“你既将刀交还，怨仇即解，他们何必伤你性命？”

那老者道：“我瞧你武功甚强，大有本事到海沙派去将解药盗来，救我性命。”俞岱岩道：“一来我身有要事，不能耽搁；二来你去偷盗人家宝刀，是你的不是，我怎能颠倒是非？老丈，你快快去找海沙派的人罢！再有耽搁，毒性发作起来，那便来不及了。”

那老者见他又是举步欲行，忙道，“好罢，我再问你一句话，你提着我身子之时，可觉到有甚么异样？”俞岱岩道：“我确有些儿奇怪，你身子瘦瘦小小，却有二百来斤重，不知是甚么缘故，又没见你身上负有甚么重物。”

那老者将屠龙刀放在地下，道：“你再提一下我的身子。”俞岱岩抓住他肩头向上一提，手中登时轻了，只不过八十来斤，心下恍然：“原来这小小一柄单刀，竟有一百多斤之重，确是有点古怪，不同凡品。”将老者放下，说道：“这把刀倒是很重。”

那老者忙又将屠龙刀牢牢抱住，说道：“岂仅沉重而已。老弟，你尊姓俞还是姓张？”俞岱岩道：“敝姓俞，草字岱岩，老丈何以得知？”那老者道：“武当派张真人收有七位弟子，武当七侠中宋大侠有四十来岁，殷莫两位还不到二十岁，余下的二三两侠姓俞，四五两侠姓张，武林中谁人不知。原来是俞三侠，怪不得这么高的功夫。武当七侠威震天下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”俞岱岩年纪虽然不大，却也是老江湖了，听他这般当面谄谀，知他不过有求于己，心中反生厌恶之感，说道：“老丈尊姓大名？”

那老者道：“小老儿姓德，单名一个成字，辽东道上的朋友们送我一个外号，叫作海东青。”那海东青是生于辽东的一种大鹰，凶狠鸷恶，捕食小兽，是关外著名的猛禽。

俞岱岩拱手道：“久仰，久仰。”抬头看了看天色。德成知他急欲动身，若非动以大利，不能求得他伸手救命，说道：“你不懂得那‘号令天下，谁敢不从’这八个字的含义，只道是谁捧着屠龙刀，只须张口发令，人人便得听从。不对，不对，这可全盘想错了。”

他刚说到这里，俞岱岩脸上微微变色，右手伸出一挥，噗的一声轻响，搯灭了神台上的蜡烛，低声道：“有人来啦！”德成内功修为远不如他，却没听见有何异声，正迟疑间，只听得远处几声呼哨，有人相互传呼，奔向庙来。德成惊道：“敌人追来啦，咱们快从庙后退走。”俞岱岩道：“庙后也有人来。”德成道：“不会罢……”俞岱岩道：“德老丈，来的是海沙派人众，你正好向他们讨取解药。在下可不愿赶这淌浑水了。”

德成伸出左手，牢牢抓住他的手腕，颤声道：“俞三侠，你万万不能舍我而去，你万万不能……”俞岱岩只觉他五根手指其寒如冰，紧紧嵌入了自己手腕肉里，当下手腕一翻，使半招“九转丹成”，转了个圈子，登时将他的五指甩落。

这时只听得一路脚步之声，直奔到庙外，跟着砰的一响，有人伸足踢开了庙门，接着刷刷声响，有甚么细碎物事从黑暗中掷了进来。俞岱岩身子一缩，纵到了海神菩萨的神像后面。但听得德成“啊”的一声低哼，跟着刷刷数声，暗器打中了他身上，接着又落在地下。那些暗器一阵接着一阵，毫不停留的撒进来。俞岱岩心想：“这是海沙派的毒盐。”接着听得屋顶上喀啦、喀啦几声，有人跃上屋顶揭开瓦片，又向下投掷毒盐。

俞岱岩曾眼见那白袍客和长白三禽身受毒盐之害，那白袍客武功着着实得，但一沾毒盐，立即惨呼逃走，可见此物极是厉害。毒盐在小庙中空飞扬，心知再过片刻，非沾上不可，情急之下，数拳击破神像背心，缩着身子溜进了神像肚腹之中，登时便如穿上了一层厚厚的泥上外衣，毒盐虽多，却已奈何他不得。

只听得庙外海沙派人众大声商议起来：“点子不出声，多半是晕倒了。”“那年轻的点子手脚好硬，再等一回，何必性急？”

“就怕他溜了，不在神庙里。”只听得有人喝道：“喂，吃横梁的点子，乖乖出来投降罢。”

正乱间，忽听得远处马蹄声响，十余匹快马急驰而来。蹄声中有人朗声叫道：“日月光照，鹰王展翅。”

庙外海沙派人众立时寂静无声，过了片刻，有人颤声道：“是天……天鹰教，大伙儿快走……”话犹未尽，马蹄声已止在庙外。海沙派有人悄声道：“走不了啦！”

只听得脚步声响，有数人走进庙来。俞岱岩藏身神像腹中，却也感到有点光亮，想是来人持有火把灯笼。过了一会，有人问道：“大家知道我们是谁了？”海沙派中数人同声答道：“是，是，各位是天鹰教的朋友。”那人道：“这位是天鹰教天市堂李堂主。他老人家等闲也不出来，今儿算你们运气好，见到他老人家一面。李堂主问你们，屠龙刀在哪里，好好献了出来，李堂主大发慈悲，你们的性命便都饶了。”

只听海沙派中一人道：“是他……他盗去了的，我们正要追回来，李……”

堂主……”

天鹰教那人道：“喂，那屠龙刀呢？”这句话显然是对着德成说的了，德成却不答话，跟着噗的一声响，有人倒在地下。几个人叫了起来：“啊哟！”

天鹰教那人道：“这人死了，搜他身边。”

但听得衣衫悉率之声，又有人体翻转之声。天鹰教那人道：“禀报堂主，这人身边无甚异物。”海沙派中领头的人颤声道：“李堂……堂主，这宝刀明明是……是他盗去的，我们决不敢隐瞒……”听他声音，显是在李堂主威吓的眼光之下，惊得心胆俱裂。

俞岱岩心想：“那把刀德成明明握在手中，怎地会不见了？”

只听天鹰教那人道：“你们说这刀是他盗去的，怎会不见？定是你们暗中藏了起来。这样罢，谁先把真相说了出来，李堂主饶他不死。你们这群人中，只留下一人不死，谁先说，谁便活命。”庙中寂静一片，隔了半晌，海沙派的首领说道：“李堂主，我们当真不知，是天鹰教要的物事，我们决不敢留……”李堂主哼了一声，并不答话，他那下属说道：“谁先禀报真相，就留谁活命。”过了一会儿，海沙派中无一人说话。

突然一人叫道：“我们前来夺刀，还没进庙，你们就到了。是你们天鹰教先进海神庙，我们怎能得刀？你既然一定不信，左右是个死，今日跟你拚了。这又不是天鹰教的东西，这般强横霸道，瞧你们……”一句话没说完，蓦地止歇，料是送了性命。

只听另一人颤声道：“适才有个三十岁左右的汉子，救了这老儿出来，那汉子轻功甚是了得，这会儿却已不知去向，那宝刀定是给他抢去了。”

李堂主道：“各人身上查一查！”数人齐声答应。只听得殿中悉率声响，料是天鹰教的人在众盐梟身上搜检。李堂主道：“多半便是那汉子取了去。走罢！”但听脚步声响，天鹰教人众出了庙门，接着蹄声向东北方渐渐远去。

俞岱岩不愿卷入这桩没来由的纠纷之中，要待海沙派人众走了之后这才出来，但等了良久，庙中了无声息，海沙派人众似乎突然间不知去向。他从神像后探头出来一望，只见二十余名盐梟好端端的站着，只是一动不动，想是都给点了穴道。

他从神像腹中跃了出来，这时地下遗下的火把兀自点燃，照得庙中甚是明亮，只见海沙派众人脸色阴暗可怖，暗想：“那天鹰教不知是甚么教派，怎地没听说过？这些海沙派的人众本来也都不是好相与的，一遇上天鹰教却便缚手缚脚。当真是恶人尚有恶人磨了。”伸手到身旁那人的“华盖穴”上一推，想替他解开穴道。

哪知触手僵硬，竟是推之不动，再一探他鼻息，早已没了呼吸，原来已被点中了死穴。他逐一探察，只见海沙派二十余条大汉均已死于非命，只一人委顿在地，不住喘气，自是最后那个说话之人，得蒙留下性命。俞岱岩惊疑不定：“天鹰教下毒手之时，竟没发出丝毫声息，这门手法好不阴毒怪异。”扶起那没死的海沙派盐梟来，问道：“天鹰教是甚么教派？他们教主是谁？”一连问了几句，那人只翻白眼，神色痴痴呆呆。俞岱岩一搭他手腕，只觉脉息紊乱，看来性命虽然留下，却已给人使重手震断了几处经脉，成了白痴。

这时他不惊反怒，心想：“何物天鹰派，下手竟这般毒辣残酷？”但想对方武功甚高，自己孤身一人，实非其敌，该当先赶回武当山请示师父，查明天鹰教的来历再说。

但见庙中白茫茫一片，犹似堆絮积雪，到处都是毒盐，心想：“迟早会

有不知情由的百姓闯了进来，非遭祸殃不可。毒盐和尸首收拾为难，不如放一把火烧了这海神庙，以免后患。”当下将那给震断了经脉之人拉到庙外，回进庙内，只见二十余具尸首僵立殿上，模样甚是诡异，却见神台边一尸俯伏，背上老大一滩血渍。俞岱岩微觉奇怪，抓住那尸体后领，想提起来察看，突然上身向前微微一俯，只觉这人身子重得出奇，但瞧他也只是寻常身材，并非魁梧奇伟之辈，却何以如此沉重？

提起他身子仔细看时，见他背上长长一条大伤口，伸手到伤口中一探，着手冰凉，掏出一把刀来，那刀沉甸甸的至少有一百来斤重，正是不少人拼了性命争夺的那把屠龙刀。一凝思间，已知其理：德成临死时连人带刀扑将下来，砍入海沙派一名盐枭的后心。此刀既极沉重，又是锋锐无比，一跌之下，直没入体。天鹰教教众搜索各人身边时，竟未发觉。

俞岱岩拄刀而立，四顾茫然，寻思：“此刀是否真属武林至宝，那也难说得很，看起来该算不祥之物，海东青德成和海沙派这许多盐枭都为它枉送了性命，眼下只有拿去呈给师父，请他老人家发落。”于是拾起地下火把，往神幔上点火，眼见火头蔓延，便即出庙。

他将屠龙刀拂拭干净，在熊熊大火之旁细看。但见那刀乌沉沉的，非金非铁，不知是何物所制，先前长白三禽鼓起烈火锻炼，但此刀竟丝毫无损，实是异物，又想：“此刀如此沉重，临敌交手之时如何施展得开？关王爷神力过人，他的青龙偃月刀也只八十一斤。”将刀包入包袱，向德成的葬身处默祝：“德老丈，我决非贪图此刀。但此刀乃天下异物，如落入恶人手中，助纣为虐，势必贻祸人间。我师父一秉至公，他老人家必有妥善处置。”

他将包袱负在背上，迈开步子，向北疾行。不到半个时辰，已至江边，星月微光照映水面，点点闪闪，宛似满江繁星，放眼而望，四下里并无船只。沿江东下，又走一顿饭时分，只见前面灯火门烁，有艘渔船在离岸数丈之处捕鱼。俞岱岩叫道：“打渔的大哥，费心送我过江，当有酬谢。”只是那渔船相距过远，船上的渔人似乎没听见他的叫声，毫不理睬。俞岱岩吸了一口气，纵声而呼，叫声远远传了出去。

过不多时，只见上流一艘小船顺流而下，驶向岸边，船上艄公叫道：“客官可是要过江么？”俞岱岩喜道：“正是，相烦艄公大哥方便。”那艄公道：“请上来罢。”俞岱岩纵身上船，船头登时向下一沉。那艄公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这般沉重，客官，你带着甚么？”俞岱岩笑道：“没甚么，是我身子蠢重，开船罢！”

那船张起风帆，顺风顺水，斜向东北过江，行驶甚速。航出里许，忽听远处雷声隐隐，轰轰之声大作。俞岱岩道：“艄公，要下大雨了罢？”那艄公笑道：“这是钱塘江的夜潮，顺着潮水一送，转眼便到对岸，比甚么都快。”

俞岱岩放眼东望，只见天边一道白线滚滚而至。潮声愈来愈响，当真是如千军万马一般。江浪汹涌，远处一道水墙疾推而前，心想：“天地间竟有如斯壮观，今日大开眼界，也不枉辛苦一遭。”正瞧之际，只见一艘帆船乘浪冲至，白帆上绘着一只黑色的大鹰，展开双翅，似乎要迎面扑来。他想起“天鹰教”三字，心下暗自戒备。

突然之间，那艄公猛地跃起，跳入江心，霎时间不见了踪影。小船无人掌舵，给潮水一冲，登时打起圈子来，俞岱岩忙抢到后梢去把舵，便在此时，那黑鹰帆船砰的一声，撞正小船。帆船的船头包以坚铁，一撞之下，小船船头登时破了一个大洞，潮水猛涌进来。俞岱岩又惊又怒：“你天鹰教好好！”

原来这艄公是你们的人，赚我来此。”眼见小船已不能乘坐，纵身高跃，落向帆船的船头。

这时刚好一个大浪涌到，将帆船一抛，凭空上升丈余。俞岱岩身在半空，帆船上升，他变成落到了船底，危急中提一口真气，左掌拍向船边，一借力，双臂急振，施展“梯云纵”轻功，跟着又上窜丈余，终于落上了帆船船头。

但见舱门紧闭，不见有人。俞岱岩叫道：“是天鹰教的朋友吗？”他连说两遍，船中无人答话。他伸手去推舱门，触手冰凉，那舱门竟是钢铁铸成，一推之下，丝毫不动。俞岱岩劲贯双臂，大喝一声，双掌推出，喀喇一响，铁门仍是不开，但铁门与船舱边相接的铰链却给他掌力震落了。铁门摇晃了几下，只须再加一掌，便能击开。

只听得舱中一人说道：“武当派梯云纵轻功，震山掌掌力，果然名下无虚。俞三侠，请你把背上的屠龙刀留下，我们送你过江。”话虽说得客气，语意腔调却十分傲慢，便似发号施令一般。俞岱岩寻思：“不知他如何知道我的姓名。”

那人又道：“俞三侠，你心中奇怪，何以我们知道你的大名，是不是？其实一点也不希奇，这梯云纵轻功和震山掌掌力，除了武当高手，又有谁能使得这般出神入化？俞三侠来到江南，我们天鹰教身为地主，沿途没接待招呼，还得多多担代啊。”俞岱岩倒觉不易回答，便道：“尊驾高姓大名，便请现身相见。”那人道：“天鹰教跟贵派无亲无故，没怨没仇，还是不见的好。请俞三侠将屠龙刀放在船头，我们这便送你过江。”

俞岱岩气往上冲，说道：“这屠龙刀是贵教之物吗？”那人道：“这倒不是。此刀是武林至尊，天下武学之士，哪一个不想据而有之。”俞岱岩道：“这便是了，此刀既落入在下手中，须得交到武当山上，听凭师尊发落，在下可作不得主。”那人细声细语说了几句话，声音低微，如蚊子叫一般，俞岱岩听不清楚，问道：“你说甚么？”

舱里那人又细声细气的说了几句话，声音更加低了。俞岱岩只听到甚么“俞三侠……屠龙刀……”几个字，他走上两步，问道：“你说甚么？”这时一个浪头打来，将帆船直抛了上去，俞岱岩胸腹间和大腿之上，似乎同时被蚊子叮了一口。其时正当春初，本来不该有蚊蚋，但他也不在意，朗声说道：“贵教为了一刀，杀人不少，海神庙中遗尸数十，未免下手太过毒辣。”

舱中那人道：“天鹰教下手向来分别轻重，对恶人下手重；对好人下手轻。俞三侠名震江湖，我们也不能害你性命，你将屠龙刀留下，在下便奉上蚊须针的解药。”

俞岱岩听到“蚊须针”三字，一震之下，忙伸手到胸腹间适才被蚊子咬过的处所一按，只觉微微麻痒，明明是蚊虫叮后的感觉，转念一想，登时省悟：“他适才说话声音故意模糊细微，引我走近，乘机发这细小的暗器。”想起海沙派众盐梟对天鹰教如此畏若蛇蝎，这暗器定是歹毒无比，眼下只有先擒住他，再逼他取出解药救治，当下低哼一声，左掌护面，右掌护胸，纵身便往船舱中冲了进去。

人未落地，黑暗中劲风扑面，舱中人挥掌拍出。俞岱岩右掌击出，盛怒之下，这一掌使了十成力。两人双掌相交，砰的一声，舱中人向后飞出，喀喇喇声响，撞毁不少桌椅等物。俞岱岩但觉掌中一阵剧痛。原来适才交了这掌，又已着了道儿，对方掌心暗藏尖刺利器，双掌一交，几根尖刺同时穿入他掌中。对方虽在他沉重掌力下受伤不轻，但黑暗中不知敌人多寡，不敢冒

险径自抢上擒人，又即跃回船头。

只听那人咳嗽了几下，说道：“俞三侠掌力惊人，果是不凡，佩服啊佩服。不过在下这掌心七垦钉也另有一功，咱们倒成了半斤八两，两败俱伤。”

俞岱岩急忙取几颗“天心解毒丹”服下，一抖包裹，取出屠龙宝刀，双手持柄，呼的一声，横扫过去，但听得擦的一下轻响，登时将铁门斩成了两截，这刀果然是锋锐绝伦。他横七竖八的连斩七八刀，铁铸的船舱遇着宝刀，便似纸糊草扎一般。舱中那人纵身跃向后梢，叫道：“你连中二毒，还发甚么威？”俞岱岩舞刀追上，拦腰斩去。

那人见来势凶猛，顺手提起一只铁锚一挡，擦的一声轻响，铁锚从中断截。那人向旁跃开，叫道，“要性命还是要宝刀？”俞岱岩道：“好！你给我解药，我给你宝刀。”这时他腿上中了蚊须针之处渐渐麻痒，料知“天心解毒丹”解不了这毒，这把屠龙刀他是无意中得来，本不如何重视，于是将刀掷在舱里，那人大喜，俯身拾起，不住的拂拭摩掌，爱惜无比。那人背着月光，面貌瞧不清楚，但见他只是看刀，却不去取解药。俞岱岩觉得掌中疼痛加剧，说道：“解药呢？”那人哈哈大笑，似乎听到了滑稽之极的说话。俞岱岩怒道：“我问你要解药，有甚么好笑？”

那人伸出左手食指，指着他脸，笑道：“嘻嘻！你这人怎地这般傻，不等我给解药，却将宝刀给了我？”俞岱岩怒道：“男儿一言，快马一鞭，我答应以刀换药，难道还抵赖不成？先给迟给不是一般？”那人笑道：“你手中有刀，我终是忌你三分。便说你打我不过，将刀往江中一抛，未必再捞得到。现下宝刀既入我手，你还想我给解药么？”

俞岱岩一听，一股凉气从心底直冒上来，自忖武当派和天鹰教无怨无仇，这人武功不低，也当是颇有身分之人，既取了屠龙刀，怎能说过的话不算话？他向来行事稳重，原不致轻易上当，只是此番一上来便失了先机，孤身陷于敌舟，料想对方既有备而来，舟中自必另行伏有帮手，又兼身中二毒，急欲换取解药，竟尔低估了对方的奸诈凶狡，当下沉住了气，哼了一声，问道：“尊驾高姓大名？”

那人笑道：“在下只是天鹰教中一个无名小卒，武当派要找天鹰教报仇，自有本教教主和众位堂主接着。再说，俞三侠今晚死得不明不白，贵教张三丰祖师便真有通天彻地之能，也未必能知俞三侠是死于何人之手。”他这般说，竟如当俞岱岩已然死了一般。

俞岱岩只觉得手掌心似有千万只蚂蚁同时咬噬，痛痒难当，当即伸手抓住了半截断锚，心想：“我今日便是不活，也当和你拼个同归于尽。”

但听那人唠唠叨叨，正自说得高兴，俞岱岩猛地里一声大喝，纵起身来，左手挥起断锚，右手推出一掌，往那人面门胸口，同时击了过去。

那人“啊哟”一声，横挥屠龙刀想来挡截，百忙中却没想到那刀沉重异常，他顺手一挥，只挥出半尺，手腕忽地一沉。以他武功，原非使不动此刀，只是运力之际没估量到这兵刃竟如此沉重，力道用得不足，那刀直堕下去，砍向他膝盖。那人吃了一惊，臂上使力，待要将刀挺举起来，只觉劲风扑面，半截断锚直击过来。这一下威猛凌厉，决难抵挡，当下双足使劲。一个筋斗，倒翻入江。

那人虽然避开了断锚的横扫，但俞岱岩右手那一掌却终于没有让过，这一掌正按在他小腹之上，但觉五脏六腑一齐翻转，扑通一声跌入潮水之中，已是人事不知。

俞岱岩吁了一口长气，见他虽然中掌，兀自牢牢的握住那屠龙刀不放，冷笑一声，心道：“你便是抢得了宝刀，终于葬身江底。”

暮地里白影闪动，一道白练斜入江心，卷住那人腰间，连人带刀一起卷上船来。俞岱岩吃了一惊，顺着白练的来路瞧去，只见船头站着个青衫瘦子，双手交替，急速扯动白练。俞岱岩待欲纵向船头击敌，身上毒性发作，倒在船梢，眼前一黑，登时昏了过去。

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睁开眼来时，首先见到的是一面镖旗，旗上绣着一尾金色鲤鱼，俞岱岩闭了闭眼，再睁开来时，仍是见到这面小小的镖旗。这旗插在一只青花碎瓷的花瓶之中，花绣金光闪闪，旗上的鲤鱼在波浪中腾身跳跃，心道：“这是临安府龙门镖局的镖旗啊。我到底怎么了？”其时脑子中兀自昏昏沉沉，一片混乱，没法多想，略一凝神，发觉自己是睡在一张担架之上，前后有人抬着，而所处之地似乎是在一座大厅，他想转头一瞧左右，岂知项颈僵直，竟然不能转动。

他大骇之下，想要跃下担架，但手足便似变成了不是自己的，空自使力，却一动也不能动了，这才想到：“我在钱塘江上中了七星钉和蚊须针的剧毒。”

只听得两个人在说话。一人声音宏大，说道：“阁下高姓？”另一人道：“你不用问我姓名，我只问你，这单镖接是不接？”俞岱岩心道：“这人声音娇嫩，似是女子！”

那声音宏大的人佛然道：“我们龙门镖局难道少了生意，阁下既然不肯见告姓名，那么清光顾别家镖局去罢。”那女子声音的人道：“临安府只龙门镖局还像个样子，别家镖局都比不上。你若作不得主，快去叫总镖头出来。”言下颇为无礼。那声音宏大的人果然很不高兴，说道：“我便是总镖头。在下另有别事，不能相陪，尊客请便罢。”

那女子声音的人说道：“啊，你便是多臂熊都大锦……”顿了一顿，才道：“都总镖头，久仰久仰，我姓殷。”都大锦胸中似略感舒畅，问道：“尊客有甚么差遣？”那姓殷的客人道：“我得先问你，你是不是承担得下。这单镖非同小可，却是半分耽误不得。”

都大锦强抑怒气，说道：“我这龙门镖局开设二十年来，官镖、盐镖，金银珠宝，再大的生意也接过，可从来没出过半点岔子。”

俞岱岩也听过都大锦的名头，知道他是少林派的俗家弟子，拳掌单刀，都有相当造诣，尤其一手连珠钢镖，能一口气连发七七四十九枚钢镖，因此江湖上送了他一个外号，叫作多臂熊。他这“龙门镖局”在江南一带也是颇有名声。只是武当、少林两派弟子自来并不亲近，因此虽然闻名，并不相识。

只听那姓殷的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我若不知龙门镖局名声不差，找上门来干么？都总镖头，我有一单镖交给你，可有三个条款。”都大锦道：“牵扯纠缠的镖我们不接，来历不明的镖不接，五万两银子以下的镖不接。”他没听对方说三个条款，自己先说了三个条款。

那姓殷的道：“我这单镖啊，对不起得很，可有点牵扯纠纷，来历也不大清白，值得多少银子，那也难说得很。我这三个条款也挺不容易办到。第一，要请你都总镖头亲自押送。第二，自临安府送到湖北襄阳府。必须日夜不停赶路，十天之内送到。第三，若有半分差池，嘿嘿，别说你总镖头性命不保，叫你龙门镖局满门鸡犬不留。”

只听得砰的一声，想是都大锦伸手拍桌，喝道：“你要找人消遣，也不能找到我龙门镖局来！若不是我瞧你瘦骨伶仃的，身上没三两肉，今日先叫

你吃些苦头。”

那姓般的“嘿嘿”两声冷笑，砰嘭砰嘭几下，将一些沉重的物事接连抛到了桌上，说道：“这里二千两黄金，是保镖的费用，你先收下了。”

俞岱岩听了，心下一惊：“二千两黄金，要值好几万两银子，做镖局的值百抽十，这几万两镖金，不知要辛苦多少年才挣得起。”

俞岱岩项颈不能转动，眼睁睁的只能望着那面插在瓶中的跃鲤镖旗，这时大厅中一片静寂，唯见营营青蝇，掠面飞过。只听得都大锦喘息之声甚是粗重，俞岱岩虽不能见他脸色，但猜想得到，他定是望着桌上那金光灿烂的二千两黄金，目瞪口呆，心摇神驰，料想他开设镖局，大批的金银虽然时时见到，但看来去，总是别人的财物，这时突然见到有二千两黄金送到面前，只消一点头，这二千两黄金就是他的，又怎能不动心？

过了半晌，听得都大锦道：“殷大爷，你要我保甚么镖？”那姓般的道：“我先问你。我定下的三个条款，你可能办到？”都大锦顿了一顿，伸手一拍大腿，道，“殷大爷既出了这等重酬，我姓都的跟你卖命就是了。殷大爷的宝物几时来？”

那姓般的道：“要你保的镖，便是躺在担架中的这位爷台。”

此言一出，都大锦固然“咦”的一声，大为惊讶，而俞岱岩更是惊奇无比，忍不住叫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”不料他张大了口，却不出声音，便似人在噩梦之中，不论如何使力，周身却不听使唤，此时全身俱废，仅余下眼睛未盲，耳朵未聋。只听都大锦问道：“是……是这位爷台？”

那姓般的道：“不错。你亲自护送，换车换马不换人，日夜不停的赶道，十天之内送到湖北襄阳府武当山上，交给武当派掌门祖师张三丰真人。”俞岱岩听到这句话，吁了一口长气，心中一宽，听都大锦道：“武当派？我们少林弟子，虽和武当派没甚么梁子，但是……但是，从来没甚么来往……这个……”

那姓般的冷冷的道：“这位爷台身上有伤，耽误片刻，万金莫赎。这单镖你接便接，不接便不接。大丈夫一言而决，甚么这个那个的？”

都大锦道：“好，冲着殷大爷的面子，我龙门镖局便接下那姓般的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好！今日三月廿九，到四月初九，你若不将这位爷台平平安安送上武当山，我叫你龙门镖局满门鸡犬不留！”但听得嗤嗤声响，十余枚细小的银针激射而出，钉在那只插着镖旗的瓷瓶之上，砰的一响，瓷瓶裂成数十片，四散飞进。

这一手发射暗器的功夫，实是骇人耳目。都大锦“啊哟”一声惊呼。俞岱岩也是心中一凛。只听那姓般的喝道：“走罢！”抬着俞岱岩的人将担架放在地上，一涌而出。

过了半晌，都大锦才定下神来，走到俞岱岩跟前，说道：“这位爷台高姓大名，可是武当派的么？”俞岱岩只是向他凝望，无法回答。但见这都总镖头约莫五十来岁年纪，身材魁伟，手臂上肌肉虬结，相貌威武，显是一位外家好手。

都大锦又道：“这位殷大爷俊秀文雅，想不到武功如此惊人，却不知是哪一家哪一派的？”他连问数声，俞岱岩索性闭上双眼，不去理他。都大锦心下嘀咕，他自己是发射暗器的好手，“多臂熊”的外号说出来也甚响亮，但这姓般的少年袖子一扬，数十枚细如牛毛的银针竟将一只大瓷瓶射得粉碎，这份功夫，实非自己所及。

都大锦主持龙门镖局二十余年，江湖上的奇事也不知见过多少，但以二千两黄金的镖金来托保一个活人，别说自己手里从未接过，只怕天下各处的镖行也是闻所未闻。当下收起黄金，命人抬俞岱岩入房休息，随即召镖局中各名镖头，套车赶马，即日上道。

各人饱餐已毕，结束定当，趟子手抱了镖局里的跃鲤镖旗，走出镖局大门，一展旗子，大声喝道：“龙门鲤三跃，鱼儿化为龙。”

俞岱岩躺在大车之中，心下大是感慨：“我俞岱岩纵横江湖，生平没将保镖护院的瞧在眼内，想不到今日遭此大难，却要他们护送我上武当山去。”又想：“救我的这位姓殷朋友不知是谁，听他声音娇嫩，似是个女子，那都总镖头又说他形貌俊雅，但武功卓绝，行事出人意表，只可惜我不能见他一面，更不能谢他一句。我俞岱岩若能不死，此恩必报。”

一行人马不停蹄的向西赶路，护镖的除了都、祝、史三个镖头外，另有四个年轻力壮的青年镖师。各人选的都是快马，真便如那姓殷的所说，一路上换车换马不换人，日夜不停的趲程赶路。

当出临安西门之时，都大锦满腹疑虑，料得到这一路上不知要有多少场恶斗，哪知道离浙江、过安徽、入鄂省，数日来竟是太平无事。这一日过了樊城，经太平店、仙人渡、光化县，渡汉水来到老河口，离武当山已只一日的路程。

次日未到午牌时分，已抵双井子，去武当山已不过数十里地，一路上虽然赶得辛苦，总算没误了那姓殷的客人所定的期限，刚好于四月初九抵达武当山。这些日来埋头赶路，大伙儿人人都担着极重的心事。直到此时，一众镖师方才心中大宽。

其时正当春末夏初，山道上繁花迎人，殊足畅怀。都大锦伸马鞭指着隐入云中的天柱峰，说道：“祝三弟，近年来武当派声势甚盛，虽还及不上我少林派，然而武当七侠名头响亮，在江湖上闯下了极煊赫的万儿。瞧这天柱峰高耸入云，常言道人杰地灵，那武当派看来当真有几下子。”祝镖头道：“武当派近年声威虽大，毕竟根基尚浅，跟少林派千余年的道行相比，那可万万不及了。就凭总镖头这二十四手降魔掌和四十九枚连珠钢镖，武当派中的人便决不能有如此精纯的造诣。”史镖头接口道：“是啊。江湖上的传言，多半靠不住。武当七侠的声名响是响的，但真实功夫到底如何，咱们都没见过。只怕是江湖上一些未见过世面的乡下佬加油添酱，将他们的本领吹上了天去。”

都大锦微微一笑，他见识可比祝史二人都高得多，心知武当七侠盛名决非幸致，人家定有惊人艺业，只是他走镖二十余年，罕逢敌手，对自己的功夫却也十分信得过，听祝史二人一吹一唱的替自己捧场，这些话已不知听了多少遍，仍是不自禁的得意。

行得一程，山道渐窄，三骑已不能并肩，史镖头勒马退后几步。祝镖头道：“总镖头，待会见到武当派张三丰老道，怎生见礼啊？”都大锦道：“大家不同门派，本来都是平辈。只是张老道快九十岁啦，当今武林之中数他年纪最长。咱们尊重他是武林前辈，向他磕几个头，也没甚么。”祝镖头道：“依我说嘛。咱们躬身说道：‘张真人，晚辈们跟你磕头啦！’他一定伸手拦住，说道：‘远来是客，不用多礼。’咱们这几个头便省下啦，”

都大锦微微一笑，心中却是在琢磨大车中躺着那人到底是甚么来历。这人十天来不言不动，饮食便溺全要镖行的趟子手照料。都大锦和众镖师谈

论了好几次，总是摸不准他的身分，到底他是武当派的弟子呢？是朋友呢？还是武当派的仇敌，给人擒住了这般送上山去？都大锦离武当山近一步，心中的疑虑便深一层，寻思不久便可见到张三丰，这疑团见面就可剖明，但不知是祸是福，却也不免惴惴。

正沉吟间，忽听得西首山道上马蹄声响，数匹马奔驰而至。祝镖头纵马冲上去察看，过不多时，只见斜刺里奔来六乘马，驰到离镖行人众十余丈处，突然勒马，三乘前，三乘后，拦在当路。都大锦心下嘀咕：“真不成到了武当山下，反而出事？”低声对史镖头道：“小心保护大车。”拍马迎上前去。趟子手将跃鲤镖旗一卷一扬，作个敬礼的姿势，叫道：“临安府龙门镖局道经贵地，礼数不周，请好朋友们原谅。”

都大锦看那拦路的六人时，见两人是黄冠道士，其余四人是俗家打扮。六人身旁都悬佩刀剑兵刃，个个英气勃勃，精神饱满。都大锦心念一动：“这六人岂非便是武当七侠中的六侠？”纵马上前，抱拳说道：“在下临安府龙门镖局都大锦，不敢请问六位高姓大名？”

前边三人中右首的是个高个儿，左颊上生着颗大黑痣，痣上留着三茎长毛，冷冷的道：“都兄到武当山来干甚么？”都大锦道：“敝局受人之托，送一位伤者上贵山来。要面见贵派掌门张真人。”那人道：“送一个伤者？那是谁啊？”

都大锦道：“我们受一个姓殷的客官所嘱，将这位身受重伤的爷台护送上武当山来。这位爷台是谁，如何受伤，中间过节，我们一概不知。龙门镖局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，至于客人们的私事，我们向来不加过问。”他闯荡江湖数十年，干的又是镖行，行事自然圆滑，这番话把干系推得干干净净，俞岱岩是武当派的朋友也好，仇人也好，都怪不到他头上。

那脸生黑痣之人向身旁两个同伴瞧了一眼，问道：“姓殷的客人？是怎样模样的人物？”都大锦道：“那是一位俊雅秀美的年轻客官，发射暗器的功夫大是了得。”那生黑痣之人问道：“你跟他动过手了？”都大锦忙道：“不，不，是他自行……”一句话没说完，拦在前面的一个秃子抢着问道：“那屠龙刀呢？是在谁的手中？”

都大锦愕然道：“甚么屠龙刀？便是历来相传那‘武林至尊，宝刀屠龙’么？”那秃子似乎性子暴躁，不耐烦多讲，突然翻身落马，抢到大车之前，挑开车帘，向内张望。

都大锦见他身手矫捷，一纵一落，姿势看来隐隐有些熟悉。心想：“武当创派祖师张三丰曾在我少林寺住过，他武当派功夫果然未脱我少林派的范围，说是独创，却也不见得。”当下更无怀疑，问道：“各位便是名播江湖的武当七侠么？哪一位是宋大侠？小弟久闻英名，甚是仰慕。”那面生黑痣的人道：“区区虚名，何足挂齿？都兄太谦了。”

那秃子回身上马，说道：“他伤势甚重，耽误不得，我们先接了去。”那脸生黑痣的人抱拳道：“都兄远来劳顿，大是辛苦，小弟这里谢过。”都大锦拱手还礼，说道：“好说，好说。”那人道：“这位爷台伤势不轻，我们先接上山去施救。”都大锦巴不得早些脱却干系，说道：“好，那么我们在这里把人交给武当派了。”那人道：“都兄放心，由小弟负责便是。都兄的余金已付清了么？”都大锦道：“早已收足。”

那人从怀中取出一只金元宝，约有二十两之谱，长臂伸出，说道：“这些茶资，清部兄赏给各位兄弟。”都大锦推辞不受，说道：“二千两黄金的

鏢金，说甚么部够了，都某并不是贪得无厌之人，”那人道：“嗯，给了二千两黄金！”他身旁二人纵马上在车后。

那面生黑痣的人手一扬，轻轻将金元宝掷到都大锦面前，笑道：“都兄不必客气，这便请回临安去罢！”都大锦见元宝掷到面前，只得伸子接住，待要送还，那人勒过马头，急驰而去。只见五乘马拥着一辆大车，转过山坳，片刻间去得不见了踪影。

都大锦看那金元宝时，见上面捏出了五个指印，深入数分。黄金虽较铜铁柔软得多，但如此指力，却也令人不胜骇异。都大锦呆呆的望着，心道：“武当七侠的大名，果然不是侥幸得来。我少林派中，只怕只有几位精研金刚指力的师伯叔方有如此功力。”

祝鏢头见他瞪视金锭上的指印呆呆出神，说道：“总鏢头，武当门下的子弟，未免太不明礼数，见了面也不通名道姓，咱们千里迢迢的赶来，到了武当山脚下，又不请上山去留膳留宿。

大家武林一脉，可太不够朋友啦。”

都大锦心中早就不满，只是没说出口，当下淡淡一笑，道：“省了咱们几步路，那不好么？少林子弟进了武当派的道观之中，原是十分尴尬。两位贤弟，打道回府去罢！”

这一趟走鏢，虽然没出半点岔子，但事事给人蒙在鼓里，而有意无意之间又是处处给人折辱，武当七侠连姓名也不肯说，显是丝毫没将他放在眼内，都大锦越想越是不忿，暗自盘算如何方能出这一口恶气。一行人众原路而回，都大锦心中不快，众鏢师和趟子手却人人兴高采烈，想起十天十夜辛苦，换来了二千两黄金的鏢金，总鏢头向来出手慷慨，弟兄们定可分到一笔丰厚的花红谢礼。

行到向晚，离双井于已不过十余里路，祝鏢头见都大锦神情郁郁，说道：“总鏢头，今日此事，那也不必介怀，山高水长，江湖上他年总有相逢之时，瞧武当七侠的威风又能使得几时？”都大锦叹道，“有一件事，我心中好生懊悔。”祝鏢头道：“甚么事？”

说到此处，忽听得身后马蹄声响，一乘马自后赶来，蹄声得得，行得甚是悠闲，但说也奇怪，那马却越追越近。众人回头瞧时，原来那马四腿特长，身子较之寻常马匹高了一尺有余，腿一长，自然走得快了。那马是匹青骢，遍体油毛。

祝鏢头赞了句：“好马！”又道：“总鏢头，咱们没甚么干得不对啊？”都大锦黯然道：“我是说二十五年前的事。那时我在少林寺学艺满师。恩师留我再学五年，把一套大韦陀掌学全了。

当时我年少气盛，自以为凭着当时的本事，已足以在江湖上行走，不耐烦再在寺中吃苦，不听恩师之言。唉，当年若能多下五年苦功，今日又怎会把甚么武当七侠放在眼内，也不致受他们这番羞辱了……”正说到此处，那青马从鏢队身旁掠过，马上乘者斜眼向都大锦和祝鏢头打量了几眼，脸上大有诧异之色。

都大锦见有生人行近，当即住口，见马上乘者是个二十一二岁的少年，面目俊秀，虽然略觉清癯，但神朗气爽，身形的瘦弱竟掩不住一股剽悍之意。那少年抱拳道：“借光，借光。”他胯下青骢马迈开长腿，越过鏢队，一直向前去了。

都大锦望着那人后影，道：“祝贤弟，你瞧这是何等样的人物？”祝鏢

头道：“他从山上下来，说不定也是武当派的弟子了。只是他没带兵刃，身子又这般瘦弱，似乎不是练家子的模样。”刚说了这句话，那少年突然圈转马头，奔了回来，远远抱拳道：“劳驾！小弟有句话动问，请勿见怪。”

都大锦见他说得客气，便勒马说道：“尊驾要问甚么事？”那少年望了望趟子手中高举着的跃鲤镖旗，道：“贵局可是临安府龙门镖局么？”祝镖头道：“正是！”那少年道：“请问几位高姓大名？贵局部总镖头可好？”祝镖头虽见他彬彬有礼，但江湖上人心难测，不能逢人便吐真言，说道：“在下姓祝。朋友贵姓？和敝局都总镖头可是相识？”

那少年翻身下鞍，一手牵缰，走上几步，说道：“在下姓张，贱字翠山。素仰贵局都总镖头大名，只是无缘得见。”

他这一报名自称“张翠山”，都大锦和祝、史二镖头都是一惊。张翠山在武当七侠中名列第五。近年来武林中多有人称道他的大名，均说他武功极是了得，想不到竟是这样一个文质彬彬、弱不禁风的少年。都大锦将信将疑，纵马上前，道：“在下便是都大锦，阁下可是江湖上人称‘银钩铁划’的张五侠么？”

那少年微笑道：“甚么侠不侠的，都总镖头言重了。各位来到武当，怎地过门不入？今日正是家师九十寿诞之期，倘若不耽误各位要事，便请上山去喝杯寿酒如何？”

都大锦听他说得诚恳，后想：“武当七侠人品怎地如此大不相同？那六人傲慢无礼，这位张五侠却十分的谦和可亲。”于是也跃下马来，笑道：“倘若令师兄也如张五侠这般爱朋友，我们这时早在武当山上了。”张翠山道：“怎么？总镖头见过我师兄了？是哪一个？”

都大锦心想：“你真会做戏，到这时还在假作痴呆。”说道：“在下今日运气不差，一日之间，武当七侠人人都会遍了。”张翠山“啊”的一声，呆了一呆，问道：“我俞三哥你也见到了么？”都大锦道：“俞岱岩俞三侠么？我可不知哪一位是俞三侠。只是六个人一起见了，俞三侠总也在内。”

张翠山道：“六个人？这可奇了？是哪六个啊？”都大锦佛然道：“你这几位师兄弟不肯通名道姓，我怎知道？阁下既是张五侠，那六位自然是宋大侠以至莫七侠六位了。”他说到每个“侠”字，都顿了一顿，声音拖长，颇含讥讽之意。

但张翠山正自思索，并没察觉，又问：“都总镖头当真见了？”都大锦道，“不但是我见了；我这镖行一行人数十对眼睛，齐都见了。”张翠山摇头道：“那决计不会，宋师哥他们今日一直在山上紫霄宫侍奉师父，没下山一步。师父和宋师哥见俞三哥过午还不上山，命小弟下山等候，怎地都镖头会见到宋师哥他们？”

都大锦道：“那位脸颊上生了一颗大黑痣；痣上有三茎长毛的，是宋大侠呢？还是俞二侠？”张翠山一楞，道：“我师兄弟之中，并无一人颊上有痣，痣上生毛。”

都大锦听了这几句话，一股凉气从心底直冒上来，说道：“那六人自称是武当六侠，既在武当山下现身，其中又有两个是黄冠道人，我们自然……”张翠山插口道：“我师父虽是道人，但他所收的却都是俗家弟子。那六人自称是‘武当六侠’么？”

都大锦回思适才情景，这才想起，是自己一上来便把那六人当作武当六侠，对方却并无一句自表身分的言语，只是对自己的误会没加否认而已，不

禁和祝史二镖头面面相觑，隔了半晌，才道：“如此说来，这六人只怕不怀好意，咱们快追！”说着翻身上马，拨过马头，顺着上坡的山路急驰。

张翠山也跨上了青骢马。那马迈开长腿，不疾不徐的和都大锦的坐骑并肩而行。张翠山道：“那六人混冒姓名，都兄便由得他们去罢！”都大锦气喘喘的道：“可是那人呢？俺受人重嘱，要将那人送上武当山来交给张真人。这六人假冒姓名，接了那个人去，只怕……只怕事情要糟……”张翠山道：“都兄送谁来给我师父？那六人接了谁去？”

都大锦催马急奔，一面将如何受人嘱托送一个身受重伤之人来到武当山之事说了，张翠山颇为诧异，问道：“那受伤之人是甚么姓名？年貌如何？”都大锦道：“也不知他姓甚名谁，他伤得不会说话，不能动弹，只剩下一口气了。这人约莫三十左右年纪。”跟着说了俞岱岩的相貌模样。

张翠山大吃一惊，叫道：“这……这便是我俞三哥啊。”他虽心中慌乱，但片刻间随即镇定，左手一伸，勒住了都大锦的马缰。

那马奔得正急，被张翠山这么一勒，便即硬生生的斗地停住，再也上前不得半步，嘴边鲜血长流，纵声而嘶。都大锦斜身落鞍，刷的一声，拔出了单刀，心下暗自惊疑，瞧不出此人身形瘦弱，这一勒之下，竟能立止健马。

张翠山道：“都大哥不须误会，你千里迢迢的护送我俞三哥来此，小弟只有感激，决无别意。”都大锦“嗯”了一声，将单刀刀头插入鞘中、右手仍是执住刀柄。

张翠山道：“我俞三哥怎会受伤？对头是谁？是何人请都大哥送他前来？”对这三句问话，都大锦却是一句也答不上来。张翠山皱起眉头，又问：“接了我俞三哥去的人是怎样？”史镖头口齿灵便，抢着说了。张翠山道：“小弟先赶一步。”一抱拳，纵马狂奔。

青骢马缓步而行，已然迅疾异常，这一展开脚力，但觉耳边风生，山道两旁树木不住倒退。武当七侠同门学艺，连袂行侠，当真情逾骨肉，张翠山听得师哥身受重伤，又落入了不明来历之人手中，心急如焚，不住的催马，这匹骏马便立时倒毙，那也顾不得了。

一口气奔到了草店，那是一处三岔口，一条路通向武当山，另一条路东北而行至郟阳。张翠山心想：“这六人若是好心送俞三哥上山，那么适才下山时我定会撞到。”双腿一挟，纵马向东北追了下去。

这一阵急奔，足有大半个时辰，坐骑虽壮，却也支持不住，越跑越慢，眼见天色渐渐黑了下來，这一带山上人迹稀少，无从打听，张翠山不住思索：“俞三哥武功卓绝，怎会被人打得重伤？但瞧那都大锦的神情，却又不是说谎？”眼看将至十偃镇，忽见道旁一辆大车歪歪的倒卧在长草之中。再走近几步，但见拉车的骡子头骨破碎，脑浆迸裂，死在地下。

张翠山飞身下马，掀开大车的帘子，只见车中无人，转过身来，却见长草中一人俯伏，动也不动，似已死去多时。张翠山心中怦怦乱跳，抢将过去，瞧后影正是三师兄俞岱岩，急忙伸臂抱起。暮色苍茫之中，只见他双目紧闭，脸如金纸，神色甚是可怖，张翠山又惊又痛，伸过自己脸颊去挨在他的脸上，感到略有微温，张翠山大喜，伸手摸他胸口，觉得他一颗心尚在缓缓跳动，只是时停时跳，说不定随时都能止歇。

张翠山垂泪道：“三哥，你……你怎么……我是五弟……五弟啊！”抱着他慢慢站起身来，却见他双手双足软软垂下，原来四肢骨节都已被人折断。但见指骨、腕骨、臂骨、腿骨到处冒出鲜血，显是敌人下手不久，而且是逐

一折断，下手之毒辣，实令人惨不忍睹。

张翠山怒火攻心，目眦欲裂，知道敌人离去不久，凭着健马脚力，当可追赶得上，狂怒之下，便欲赶去厮拚，但随即想起：“三哥命在顷刻，须得先救他性命要紧。君子报仇，十年未晚。”偏偏下山之际预拟片刻即回，身上没带兵刃药物，眼看着俞岱岩这等情景，马行颠簸，每一震荡便增加他一分痛楚。当下稳稳的将他抱在手中，展开轻功，向山上疾行。那青骢马跟在身后，见主人不来乘坐，似乎甚感奇怪。

这一日是武当派创派祖师张三丰的九十寿辰。当天一早，紫霄宫中便喜气洋洋，六个弟子自大弟子宋远桥以下，逐一向师父拜寿。只是七弟子之中少了个俞岱岩不到。张三丰和诸弟子知道俞岱岩做事稳重，到南方去诛灭的那个剧盗也不是如何厉害的人物，预计当可及时赶到。但等到正午，仍不见他人影。众人不耐起来，张翠山便道：“弟子下山接三哥去。”

哪知他这一去之后，也是音讯全无。按说他所骑的青骢马脚力极快，便是直迎到老河口，也该回转了，不料直到酉时，仍不见回山。大厅上寿筵早已摆好，红烛高烧，已点去了小半枝。众人都有些心绪不宁起来。六弟子殷梨亭、七弟子莫声谷在紫霄官门口进进出出，也不知已有多少遍。张三丰素知这两个弟子的性格，俞岱岩稳重可靠，能担当大事，张翠山聪明机灵，办事迅敏，从不拖泥带水，到这时还不见回山，定是有了变故。

宋远桥望了红烛，陪笑道：“师父，三弟和五弟定是遇了甚么不平之事，因之出手干预。师父常教训我们要积德行善，今日你老人家千秋大喜，两个师弟干一件侠义之事，那才是最好不过的寿仪啊。”张三丰一摸长须，笑道：“嗯嗯，我八十岁生日那天，你救了一个投井寡妇的性命，那好得很啊，只是每隔十年才做一件好事，未免叫天下人等得心焦。”五个弟子一齐笑了起来。张三丰生性诙谐，师徒之间也常说笑话。

四弟子张松溪道：“你老人家至少活到二百岁，我们每十年干桩好事，加起来也不少啦。”七弟子莫声谷笑道：“哈哈，就怕我们七个弟子没这么多岁数好活……”

他一言未毕，宋远桥和二弟子俞莲舟一齐抢到滴水檐前，叫道：“是三弟么？”只听得张翠山道：“是我！”声音中带着呜咽。只见他双臂横抱一人，抢了进来，满脸血污混着汗水，奔到张三丰面前一跪，泣不成声，叫道：“师父，三……三哥受人暗算……”

众人大惊之下，只见张翠山身子一晃，向后便倒。他这般足不停步的长途奔驰，加之心中伤痛，终于支持不住，一见到师父和众同门，竟自晕去。

宋远桥和俞莲舟知张翠山之晕，只是心神激荡，再加疲累过甚，三师弟俞岱岩却是存亡未卜，两人不约而同的伸手将俞岱岩抱起，只见他呼吸微弱，只剩下游丝般一口气。

张三丰见爱徒伤成这般模样，胸中大震，当下不暇询问。奔进内堂取出一瓶“白虎夺命丹”。丹瓶口本用白蜡封住，这时也不及除蜡开瓶，左手两指一捏，瓷瓶碎裂，取出三粒白色丹药，喂在俞岱岩嘴里。但俞岱岩知觉已失，哪里还会吞咽？

张三丰双手食指和拇指虚拿，成“鹤嘴劲”势，以食指指尖点在俞岱岩耳尖上三分处的“龙跃窍”，运起内功，微微摆动。以他此时功力，这“鹤嘴劲点龙跃窍”使将出来，便是新断气之人也能还魂片刻，但他手指直摆到二十下，俞岱岩仍是动也不动。

张三丰轻轻叹了口气，双手捏成剑诀，掌心向下，两手双取俞岱岩“颊车穴”。那“颊车穴”就在腮上牙关紧闭的结合之处，张三丰阴手点过，立即掌心向上，翻成阳手，一阴一阳，交互变换，翻到第十二次时，俞岱岩终于张开了口，缓缓将丹药吞入喉中。

殷梨亭和莫声谷一直提心吊胆，这时“啊”的一声，同时叫了出来。

但俞岱岩喉头肌肉僵硬，丹药虽入咽喉，却不至腹。张松溪便伸手按摩他喉头肌肉。张三丰随即伸指闭了俞岱岩肩头“缺盆”、“俞府”诸穴，尾脊的“阳关”、“命门”诸穴，让他醒转之后，不致因四肢剧痛而重又昏迷。

宋远桥和俞莲舟平素见师父无论遇到甚么疑难惊险大事，始终泰然自若，但这一次双手竟然微微发颤，眼神中流露出惶惑之色，两人均知三师弟之伤，实是非同小可。

过不多时，张翠山悠悠醒转，叫道：“师父，三哥还能救么？”张三丰不答，只道：“翠山，世上谁人不死？”

只听得脚步声响，一个小童进来报道：“观外有一干镖客求见祖师爷，说是临安府龙门镖局的都大锦。”

张翠山霍地站起，满脸怒色，喝道：“便是这厮！”纵身出去，只听得门外呛啷啷几声响，兵刃落地。殷梨亭和莫声谷正要抢出去相助师兄，只见张翠山右手抓住一条大汉的后心，提了进来，往地下重重一摔，怒道：“都是这厮坏的大事！”

莫声谷听是这人害得三师哥如此重伤，伸脚便往都大锦身上踢去。宋远桥低喝：“且慢！”莫声谷当即收脚。

只听得门外有人叫道：“你武当派讲理不讲？我们好意求见，却这般欺侮人么？”宋远桥眉头微皱，伸手在都大锦后肩和背心拍了几下，解开张翠山点了他的穴道，说道：“门外客人不须喧哗，请稍待片刻，自当分辨是非。”这两句话语气威严，内力充沛。祝史两镖头听了，登时气为之慑，只道是张三丰出言喝止，哪里还敢罗唆？

宋远桥道：“五弟，三弟如何受伤，你慢慢说，不用气急。”张翠山向都大锦狠狠瞪了一眼，才将龙门镖局如何受托护送俞岱岩来武当山、却给六个歹人冒名接去之事说了。宋远桥见都大锦这等功夫，早知决非伤害俞岱岩之人，何况既敢登门求见，自是心中不虚，当下和颜悦色的向都大锦询问经过。

都大锦一一照实而说，最后惨然道：“宋大侠，我姓都的办事不周，累得俞三侠遭此横祸，自是该死。我们临安满局子的老小，此时还不知性命如何呢。”

张三丰一直双掌贴着俞岱岩“神藏”“灵台”两穴，鼓动内力送入他体内，听都大锦说到这里，忽道：“莲舟，你带同声谷，立即动身去临安，保护龙门镖局的老小。”

俞莲舟答应了，心中一怔，但即明白师父慈悲之心，侠义之怀，那姓殷的客人既然说过，这件事中途若有半分差池，要杀得他们龙门镖局满门鸡犬不留，这虽是一句恫吓之言，但都大锦等好手均出外走镖，倘若镖局中当真有甚么危难，却是无人抵挡。

张翠山道，“师父，这姓都的糊涂透顶，三师哥给他害成这个样子，咱们不找他麻烦，也就是了，怎能再去保护他的家小？”张三丰摇了摇头，并不答话。宋远桥道：“五弟，你怎地心胸这般狭窄？都总镖头千里奔波，为

的是谁来？”张翠山冷笑道：“他还不是为了那二千两黄金。难道他对俞三哥还存着甚么好心？”

都大锦一听，登时满脸通红，但拊心自问，所以接这趟镖，也确是为了这笔厚酬。

宋远桥喝道：“五弟，对客人不得无礼，你累了半天，快去歇歇罢！”武当门中，师兄威权甚大，宋远桥为人端严，自俞莲舟以下，人人对他极是尊敬，张翠山听他这么一喝，不敢再作声了，但关心俞岱岩的伤势，却不去休息。宋远桥道：“二弟，师父有命，你就同七弟连夜动程，事情紧急，不得耽误。”俞莲舟和莫声谷答应了，各自去收拾衣物兵刃。

都大锦见俞莫二人要赶赴临安去保护自己家小，心中一股说不出的滋味，抱拳向张三丰道：“张真人，晚辈的事，不敢惊动俞莫二侠，就此告辞。”

宋远桥道：“各位今晚请在敝处歇宿，我们还有一些事请教。”他说话声音平平淡淡，但自有一股威严，教人无法抗拒。都大锦只得默不作声，坐在一旁。

俞莲舟和莫声谷拜别师父，依依不舍的望了俞岱岩几眼。下山而去。两人心头极是沉重，也不知道这一次是生离还是死别，不知日后是否还能和俞岱岩相见。

这时大厅中一片寂静，只听得张三丰沉重的喷气和吸气之声，又见他头顶热气缭绕，犹似蒸笼一般。约莫过了半个时辰，突然俞岱岩“啊”的一声大叫，声震屋瓦，都大锦吓了一跳，偷眼瞧张三丰时，见他脸上不露喜忧之色，无法猜测俞岱岩这一声大叫主何吉凶。

张三丰缓缓的道：“松溪、梨亭，你们抬三哥进房休息。”张松溪和殷梨亭抬了伤者进房，回身出来。殷梨亭忍不住问道：“师父，三哥的武功能全部复原吗？”张三丰叹了一口气，隔了半晌，才道：“他能否保全性命，要一个月后方能分晓，但手足筋断骨折，终是无法再续，这一生啊，这一生啊……”说着凄然摇头。殷梨亭突然哇的一声，哭了出来。

张翠山霍地跳起，拍的一声，便打了都大锦一个耳光。这一下出手如电，都大锦忙伸手挡格，但手臂伸出时，脸上早已中掌，张翠山怒气难以遏制，左时弯过。往他腰眼里撞去。这一下仍是极快，但张松溪伸掌在张翠山肩头一推，张翠山这时糙便落了空。都大锦向后一让，当的一声，一只金元宝从他怀中落下地来。

张翠山左足一挑，将金元宝挑了起来，伸手接住，冷笑道：“贪财无义之徒，人家送你一只金元宝，你便将我三哥送给人家作践……”话未说完，突然“咦”的一声，瞧着金元宝上所捏出的五个指印，道：“大师哥，这……这是少林派的金刚指功夫啊。”

宋远桥接过金元宝，看了片刻，递给师父。张三丰将金元宝翻来覆去看了几遍，和宋远桥对望一眼，均不说话。

张翠山大声道：“师父，这是少林派的金刚指功夫。天下再没有第二个门派会这门功夫。你说是不是，你说是不是啊？”

在这一瞬之间，张三丰想起了自己幼时如何在少林寺藏经阁中侍奉觉远禅师，如何和昆仑三圣何足道对掌，如何被少林僧众追捕而逃上武当，数十年间的往事，犹似电闪般在心头一掠而过。他脸上一阵迷惘，从那金元宝上的指印看来，明明是少林派的金刚指法，张翠山说得不错，方今之世，确是再无别个门派会这一项功夫。自己武当的功夫讲究内力深厚，不练这类碎金

裂石的硬功，而其余外家门派，尽有威猛凌厉的掌力、拳力、臂力、腿力，以至头槌、肘槌、膝槌、足槌，说到指力，却均无这般造诣。听得张翠山连问两声，若是说出真相，门下众弟子决不肯和少林派甘休，如此武林中领袖群伦的两大门派，相互间便要惹起极大风波了。

张翠山见师父沉吟不语，已知自己所料不错，又问：“师父，武林中是否有甚么奇人异士，能自行练成这门金刚指力？”

张三丰缓缓摇头，说道，“少林派累积千年，方得达成这等绝技，决非一蹴而至，就算是绝顶聪明之人，也无法自创。”他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我当年在少林寺中住过，只是未蒙传授武功，直到此时，也不明白寻常血肉之躯如何能练到这般指力。”

宋远桥眼中突然放出异样光芒，大声说道：“三弟的手足筋骨，便是给这金刚指力捏断的。”殷梨亭“啊”的一声，眼中泪光莹莹，忍不住又要流下泪来。

都大锦听说残害俞岱岩的人竟是少林派弟子，更是惊惶，张大了口合不拢来，过了一阵才道：“不……决计不会的，我在少林寺中学艺十余年，从未见过这个脸生黑痣之人。”

宋远桥凝视他双眼，不动声色的道：“六弟，你送都总镖头他们到后院休息，预备酒饭，嘱咐老王好好招呼远客，不可怠慢。”殷梨亭答应了，引导都大锦一行人走向后院。都大锦还想辩解几句，但在这情景之下，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。

殷梨亭安顿了众镖师后，再到俞岱岩房中去，只见三哥睁目瞪视，状如自痴，哪里还是平时英爽豪迈的模样，不由得一阵心酸，叫了声“三哥”，掩面奔出，冲入大厅，见宋远桥等都坐在师父身前，于是挨着张翠山肩侧坐下。

张三丰望着天井中的一棵大槐树出神，摇头道：“这事好生棘手，松溪，你说如何？”

武当七弟子中以张松溪最是足智多谋。他平素沉默寡言，但潜心料事，言必有中，自张翠山抱了俞岱岩上山，他虽心中伤痛，但一直在推想其中的过节，这时听师父问起，说道：“据弟子想，罪魁祸首不是少林派，而是屠龙刀。”

张翠山和殷梨亭同时“啊”的一声。宋远桥道：“四弟，这中间的事理，你必已推想明白，快说出来再请师父示下。”

张松溪道：“三哥行事稳健，对人很够朋友，决不致轻易和人结仇。他去南方所杀的那个剧盗，是个下三滥，为武林人物所不齿，少林派决不致为了此人而下手伤害三哥。”张三丰点了点头。张松溪又道：“三哥手足筋骨折断，那是外伤，但在浙江临安府已身中剧毒。据弟子想，咱们首先要去临安查询三哥如何中毒，是谁下的毒手？”

张三丰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岱岩所中之毒，异常奇特，我还没想出是何种毒药。岱岩掌心有七个小孔，腰腿间有几个极细的针孔。江湖之上，还没听说有哪一位高手使这般歹毒的暗器。”宋远桥道：“这事也真奇怪，按常理推想，发射这细小暗器而令三弟闪避不及，必是一流好手，但真正第一流的高手，怎又能在暗器上喂这等毒药？”

各人默然不语，心下均在思索，到底哪一门哪一派的人物是使这种暗器的？过了半晌，五人面面相觑，都想不起谁来。

张松溪道：“那脸生黑痣之人何以要捏断三哥的筋骨？倘若他对三哥有仇，一掌便能将他杀了，若是要他多受些痛苦，何不断他脊骨，伤他腰肋？这道理很明显，他是要逼问三哥的口供。他要问甚么呢？据弟子推想，必是为了屠龙刀。那都大锦说：那六人之中有一人问道：‘屠龙刀呢？是在谁的手中？’”

殷梨亭道：“‘武林至尊，宝刀屠龙，号令天下，莫敢不从。倚天不出，谁与争锋’，这句话传了几百年，难道时至今日，真的出现了一把屠龙刀？”

张三丰道：“不是几百年，最多不过七八十年，当我年轻之时，就没听过这几句话。”

张翠山霍地站起，说道：“四哥的话对，伤害三哥的罪魁祸首，必是在江南一带，咱们便找他去。只是那少林派的恶贼下手如此狠辣，咱们也决计放他不过。”

张三丰向宋远桥道：“远桥，你说目下怎生办理？”近年来武当派中诸般事务，张三丰都已交给了宋远桥，这个大弟子处理得井井有条，早已不用师父劳神。他听师父如此说，站起身来，恭恭敬敬的道：“师父，这件事不单是给三弟报仇雪恨，还关连着本派的门户大事，若是应付稍有不当，只怕引起武林中的一场大风波，还得请师父示下。”

张三丰道：“好！你和松溪、梨亭二人，持我的书信到嵩山少林寺去拜见方丈空闻禅师，告知此事，请他指示。这件事咱们不必插手，少林门户严谨，空闻方丈望重武林，必有妥善处置。”宋远桥、张松溪、殷梨亭三人一齐肃立答应。

张松溪心想：“倘若只不过送一封信，单是差六弟也就够了。师父命大师哥亲自出马，还叫我同去，其中必有深意，想是还防着少林寺护短不认，叫我们相机行事。”

果然张三丰又道：“本派与少林派之间，情形很是特殊。我是少林寺的逃徒，这些年来，总算他们瞧我一大把年纪，不上武当山来抓我回去，但两派之间，总是存着芥蒂。”说到这里莞尔一笑，又道：“你们上少林寺去，对空闻方丈固当恭敬，但也不能堕了本门的声名。”宋张殷三弟子齐声答应。

张三丰转头对张翠山道：“翠山，你明儿动身去江南，设法查询，一切听二师哥的吩咐。”张翠山垂手答应。

张三丰道：“今晚这杯寿酒也不用再喝了。一个月之后，大家在此聚集，岱岩倘若不治，师兄弟也可和他再见上一面。”他说到这里，不禁凄然，想不到威震武林数十载，临到九十之年，心爱的弟子竟尔遭此不幸。殷梨亭伸袖拭泪，抽抽噎噎的哭了起来。张三丰袍袖一挥，道：“大家去睡罢。”

宋远桥劝道：“师父，三师弟一生行侠仗义，积德甚厚，常言道吉人自有天相，老天爷有眼，总不该让他……让他夭折……”但说到后来，眼泪已滚滚而下，知道若再相劝，只有徒增师父伤感，于是和诸师弟向师父道了安息，分别回房。

注：据旧籍载，张三丰之七名弟子为宋远桥、俞莲舟、俞岱岩、张松溪、张翠山、殷利亨、莫声谷七人。殷利亨之名当取义于《易经》“元亨利贞”，但与其余六人不类，兹就其形似而改名为“梨亭”。

只见师父临空以手指书写，笔划渐长，手势却越来越慢，到后来纵横开阔，宛如施展拳脚一般。这二十四个字合在一起，分明是一套极高明的武功，每一字包含数招，便有数般变化。

#### 四 字作丧乱意仿惶

张翠山满怀伤痛恼怒，难以发泄，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时辰，悄悄起身，决意去打都大锦一顿出口气。他生怕大师兄、四师兄干预，不敢发出声息，将到大厅时，只见大厅上一人背负着双手，不停步地走来走去。

黑暗朦胧中见这人身长背厚，步履凝重，正是师父。张翠山藏身柱后，不敢走动，心知即令立刻回房，也必为师父知觉，他查问起来，自当实言相告，不免招一场训斥。

只见张三丰走了一会，仰视庭除，忽然伸出右手，在空中一笔一划的写起字来，张三丰文武兼资，吟诗写字，弟子们司空见惯，也不以为异，张翠山顺着他手指的笔划瞧去，原来写的是“丧乱”两字，连写了几遍，跟着又写“荼毒”两字。张翠山心中一动：“师父是在空临‘丧乱帖’。他外号叫做“银钩铁划”，原是因他左手使烂银虎头钩、右手使镔铁判官笔而起，他自得了这外号后，深恐名不副实，为文士所笑，于是潜心学书，真草隶篆，一一遍习。这时师父指书的笔致无垂不收，无往不复，正是王羲之“丧乱帖”的笔意。

这。“丧乱帖”张翠山两年前也曾临过，虽觉其用笔纵逸，清刚峭拔，总觉不及“兰亭诗序帖”、“十六帖”各帖的庄严肃穆，气象万千，这时他在柱后见师父以手指临空连书“羲之顿首：丧乱之极，先墓再离荼毒，追惟酷甚”这十八个字，一笔一划之中充满了拂郁悲愤之气，登时领悟了王羲之当年书写这“丧乱帖”时的心情。

王羲之是东晋时人，其时中原板荡，沦于异族，王谢高门，南下避寇，于丧乱之余，先人坟墓惨遭毒手，自是说不出满腔伤痛，这股深沉的心情，尽数隐藏在“丧乱帖”中。张翠山翩翩年少，无牵无虑，从前怎能领略到帖中的深意？这时身遭师兄存亡莫测的大祸，方懂得了“丧乱”两字、“荼毒”两字、“追惟酷甚”四字。

张三丰写了几遍，长长叹了口气，步到中庭，沉吟半晌，伸出手指，又写起字来。这一次写的字体又自不同。张翠山顺着他手指的走势看去，但看第一字是个“武”字，第二个写了个“林”字，一路写下来，共是二十四字，正是适才提到过的那几句话：“武林至尊、宝刀屠龙。号今天下，莫敢不从。倚天不出，谁与争锋？”想是张三丰正自琢磨这二十四个字中所含的深意，推想俞岱岩因何受伤？此事与倚天剑、屠龙刀这两件传说中的神兵利器到底有甚么关连？

只见他写了一遍又是一遍，那二十四个字翻来覆去的书写，笔划越来越长，手势却越来越慢，到后来纵横开阖，宛如施展拳脚一般。张翠山凝神观看，心下又惊又喜，师父所写的二十四个字合在一起，分明是套极高明的武功，每一字包含数招，便有数般变化。“龙”字和“锋”字笔划甚多，“刀”字和“下”字笔划甚少，但笔划多的不觉其繁，笔划少的不见其陋，其缩也凝重，似尺蠖之屈，其纵也险劲，如狡兔之脱，淋漓酣畅，雄浑刚健，俊逸处如风飘，如雪舞，厚重处如虎蹲，如象步。张翠山于目眩神驰之际，随即潜心记忆。这二十四个字中共有两个“不”字，两个“天”字，但两字写来形同而意不同，气似而神不似，变化之妙，又是另具一功。

近年来张三丰极少显示武功，殷梨亭和莫声谷两个小弟子的功夫大都是宋远桥和俞莲舟代授，因此张翠山虽是他的第五名弟子，其实已是他亲授武

功的关门弟子。从前张翠山修为未到，虽然见到师父施展拳剑，未能深切体会到其中博大精深之处。近年来他武学大进，这一晚两人更是心意相通，情致合一，以遭丧乱而悲愤，以遇荼毒而抑郁。张三丰情之所至，将这二十四个字演为一套武功。他书写之初原无此意，而张翠山在柱后见到更是机缘巧合。师徒俩心神俱醉，沉浸在武功与书法相结合、物我两忘的境界之中。

这一套拳法，张三丰一遍又一遍的翻覆演展，足足打了两个多时辰，待到月涌中天，他长啸一声，右掌直划下来，当真是星剑光芒，如矢应机，霆不暇发，电不及飞，这一直乃是“锋”字的最后一笔。

张三丰仰天遥望，说道：“翠山，这一路书法如何？”

张翠山吃了一惊，想不到自己躲在柱后，师父虽不回头，却早知道了，当即走到厅口，说道：“弟子得窥师父绝艺，真是大饱眼福。我去叫大师哥他们出来一齐瞻仰，好么？”

张三丰摇头道：“我兴致已尽，只怕再也写不成那样的好字了。远桥、松溪他们不懂书法，便是看了，也领悟不多。”说着袍袖一挥，进了内堂。

张翠山不敢去睡，生怕着枕之后，适才所见到的精妙招术会就此忘了，当即盘膝坐下，一笔一划、一招一式的默默记忆，当兴之所至，便起身试演几手。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才将那二十四字二百一十五笔中的腾挪变化尽数记在心中。

他跃起身来，习练一遍，自觉扬波搏击，雁飞雕振，延颈协翼，势似凌云，全身都是轻飘飘的，有如腾云驾雾一般，最后一掌直劈，呼的一响，将自己的衣襟扫下一大片来。张翠山，心下惊喜，蓦回头，只见日头晒在东墙。他揉了揉眼睛，只怕看错了，一定神之下，才知日已过午，原来潜心练功，不知不觉的己过了大半天。

张翠山伸袖抹额头汗水，奔至俞岱岩房中，只见张三丰双掌按住俞岱岩胸腹，正自运功替他疗伤。张翠山出来一问，才知宋远桥、张松溪、殷梨亭三人一早便去了，各人见他静坐默想，都不来打扰他用功。龙门镖局的一干镖师也已下山。张翠山这时全身衣履都浸湿了汗水，但急于师兄之仇，不及沐浴更衣，带了随身的兵刃衣服，拿了几十两银子，又至俞岱岩房中，说道：“师父，弟子去了。”张三丰点了点头，微微一笑，意示鼓励。

张翠山走近床边，只见俞岱岩满脸灰黑之气，颧骨高耸，双颊深陷，眼睛紧闭，除了鼻中尚在微微呼吸之外，直与死人无异。他心中酸痛，哽咽道：“三哥，我便粉身碎骨，也要为你报仇。”说着跪下向师父磕了个头，掩面奔出。

他骑了那匹长腿青骢马，疾下武当，这时天时已晚，只行了五十余里天便黑了。他刚投店，天空乌云密布，接着便下起倾盆大雨来。这一场雨越下越大，直落了一晚竟不停止。次日清晨起来，但见四下里雾气茫茫，耳中只听到杀杀雨声。张翠山向店家买了蓑衣笠帽，冒雨赶路，亏得那青骢马极是神骏，大雨之中，道路泥泞滑溜，但仍是奔驰迅捷。

赶到老河口过汉水时，但见黄浪混浊，江流滚滚，水势极是凶险，一过襄樊，便听得道路传言，说道下游水沟决了堤，伤人无数。这一日来到宜城，只见水灾的难民拖儿带女的逃了上来，大雨兀自未止，人人淋得极是狼狈。

张翠山正行之间，只见前面有一行人骑马赶路，镖旗高扬，正是龙门镖局的众镖师。张翠山催马上前，掠过了镖队，回马过来，拦在当路。

都大锦见是张翠山追到，心下惊惶，结结巴巴的道：“张……张五侠有

何见教？”张翠山道：“水灾的难民，都总镖头瞧见了么？”都大锦没料到他会问这句话，怔了一怔，道：“怎么？”张翠山冷笑道：“要请善长仁翁，拿些黄金出来救济灾民啊。”都大锦脸上变色，道：“我们走镖之人，在刀尖子上卖命混口饭吃，有甚么力量赈济救灾？”张翠山低沉着嗓子道：“你把囊中那二千两黄金，都给我拿出来。”都大锦手握刀柄，说道：“张五侠，你今日硬找上我姓都的了？”张翠山道：“不错，我吃定你啦。”

祝史两镖头各取兵刃，和都大锦并肩而立。张翠山仍是空着双手，嘿嘿冷笑，说道：“都总镖头，你受人之禄，可曾忠人之事？这二千两黄金，亏你有脸放在袋中。”

都大锦一张脸胀成了紫酱色，说道：“俞三侠不是已经到了武当山？当他交在我们手中之时，他早便身受重伤，这时候可也没死。”张翠山大怒，喝道：“你还强辩，我俞三哥从临安出来时，可是手足折断么？”都大锦默然。

史镖头插口道：“张五侠，你到底要怎样，划下道儿来罢。”张翠山道：“我要将你们的手骨脚骨折得寸寸断绝。”这句话一出口，倏地跃起，飞身而前，史镖头举棍欲击，张翠山左手一挥一掠，使出新学的那套武功，却是“天”字诀的一撇。史镖头棍棒脱手，倒撞下马。祝镖头待要退缩，却哪里来得及？张翠山顺手使出“天”字的一捺，手指扫中他腰肋，砰的一声，将他连人带鞍，摔出丈余。原来祝镖头双足牢牢钩在鞍镫之中，但张翠山这一捺劲道凌厉之极，马鞍下的肚带给他一扫迸断，祝镖头足不离镫，却跌得爬不起来。

都大锦见他出手如此矫捷，一惊之下，提缰催马向前急冲。张翠山转身吐气，左拳送出，却是“下”字诀的一直，拍的一声，已击中他的后心。都大锦身子一晃，他武功可比祝史二镖头高得多了，并不摔下马来，恼怒之下，正欲下马放对，突然间喉头一甜，哇的一声，喷出一口鲜血，他脚下一个踉跄，吸一口气，只觉胸口又有热血涌上，虽是要强，却也支持不住，双膝一软，坐倒在地。

镖行中其余三名青年镖师和众趟子手只惊得目瞪口呆，哪敢上前相扶？

张翠山初时怒气勃勃，原想把都大锦等一千人个个手足折断，出一口胸中恶气，待见自己随手一掌一拳，竟将三个镖师打得如此狼狈，都大锦更身受重伤，不禁暗暗惊异，自己事先丝毫没想到，这套新学的二十四字“倚天屠龙功”竟有如此巨大威力。心中这么一喜，便不想再下辣手，说道：“姓都的，今日我手下留情，打到你这般地步，也就够了。你把囊中的二千两黄金，尽数取将出来救济灾民。我在暗中窥探，只要你留下一两八钱，我拆了你的龙门镖局，将你满门杀得鸡犬不留。”最后这两句话是他听都大锦转述的，这时忽然想到，随口说了出来。

都大锦缓缓站起，但觉背心剧痛，略一牵动，又吐出一口鲜血。史镖头却只受了些皮肉外伤，自知决非张翠山的对手，嘴唇上再也不敢硬了，说道：“张五侠，我们虽然受了人家的镖金，但这一趟道中出了岔子，须得将金子还给人家。再说，那些金子存在临安府镖局子中，我们身在异乡，这当口哪里有钱来救济灾民啊。”

张翠山冷笑道：“你欺我是小娃娃吗？你们龙门镖局倾巢而出，临安府老家中没好手看守，这黄金自是随身携带。”他向镖队一行人瞧了几眼，走到一辆大车旁边，手起一掌，喀喇喇儿声响，车厢碎裂，跌出十几只金元宝

来。

众镖师脸上大变，相顾骇然，不知他何以竟知道这藏金之处。原来张翠山年纪虽轻，但随着众师兄行侠天下，江湖上的事见得多了。他见这辆大车在烂泥道中轮印最深，而三名青年镖师眼见都大锦中拳跌倒，并不上前救助，反而齐向这辆大车靠拢，可想而知车中定是藏着贵重之物，眼见黄金跌得满地。冷笑几声，翻身上马，径自去了。

适才这件事做得甚是痛快，料想都大锦等念着家中老小。不敢不将这二千两黄金拿来救济灾民。张翠山一面赶路，一面默想那二十四字中的招数变化。他在那天晚上依样模学，只觉得师父所使的招数奇妙莫测而已，岂知一经施展，竟具如斯神威，真比捡获了无价之宝还要快活十倍，然一想到俞岱岩生死莫测，不自禁的又是一声长叹。

大雨中连接赶了几日路，那青骢马虽然壮健，却也支持不住了。到得江西省地界，忽地口吐白沫，发起烧来，张翠山爱惜牲口，只得缓缓而行。这么一来，到得临安府时已是四月三十傍晚。

张翠山投了客店，寻思：“我在道上走得慢了，不知都大锦他们是否回了镖局？二哥和七弟不知落脚何处？我已跟镖局子的人破了脸，不便径去拜会，今晚且上镖局去一探。”

用过晚膳，向店伴一打听，得知龙门镖局坐落在里西湖畔。

他到街上买了一套衣巾，又买一把杭州城驰名天下的折扇，在澡堂中洗了浴，命待诏理发梳头，周身换得焕然一新，对镜一照，俨然是个浊世佳公子，却哪里像是个威扬武林的侠士？借过笔墨，想在扇上题些诗词，但一拿到笔，自然而然的便写下了那“倚天屠龙”的二十四字，一笔一划，无不力透纸背，写罢持扇一看，自觉得意，心道：“学了师父这套拳法之后，竟连书法也大进了。”轻摇折扇，踱着方步，径往里西湖而去。

此时宋室沦亡，临安府已陷入元人之手。蒙古人因临安是南宋都城，深恐人心思旧，民恋故君，特驻重兵镇压。蒙古兵为了立威，比在他处更是残暴，因此城中十室九空，居民泰半迁移到了别处。百年前临安城中户户垂杨、处处笙歌的盛况，早已不可复睹。

张翠山一路行来，但见到处是断垣残瓦，满眼萧索，昔年繁华甲于江南的一座名城已几若废墟。其时天未全黑，但家家闭户，街上稀见行人，唯见蒙古骑兵横冲直撞，往来巡逻。张翠山不欲多惹事端，一听到蒙古巡兵铁骑之声，便缩身在墙角小巷相避。

往昔一到夜晚，便是满湖灯火，但这时张翠山走上白堤，只见湖上一片漆黑，竟无一个游人。他依着店小二所言途径，寻觅龙门镖局的所在。

那龙门镖局是一座一连五进的大宅，面向里西湖，门口蹲着一对白石狮子，气象威武。张翠山远远便即望见，慢慢走近，只见镖局门外湖中停泊着一艘游船，船头挂着两盏碧纱灯笼，灯光下依稀见有一人据案饮酒。张翠山心道：“这人倒有雅兴！”

只见镖局外悬着的大灯笼中没点燃蜡烛，朱漆铜环的大门紧紧关闭，想是镖局中人都已安睡。

张翠山走到门前，心道：“一个月之前，有人送三哥经这大门而入，却不知那人是谁？”心中一酸，忽听得背后有人幽幽叹了口气。

这一下叹息，在黑沉沉的静夜中听来大是鬼气森森，张翠山霍地转身，却见背后竟无一人，游目环顾，除了湖上小舟中那个单身游客之外，四下里

寂无人影。张翠山微觉惊讶，斜脱舟中游客，只见他青衫方巾，和自己一样，也是作文士打扮，朦胧中看不清他的面貌，只见他侧面的脸色极是苍白，给碧纱灯笼一照，映着湖中绿波，寒水孤舟，冷冷冥冥，竟不似尘世间人。但见他悄坐舟中，良久良久，除了风拂衣袖，竟是一动也不动。

张翠山本想从黑暗处越墙而入镖局，但见了舟中那人，觉得夜逾人垣未免有些不够光明正大，于是走到镖局大门外，拿起门上铜环，当当当的敲了三下。静夜之中，这三下击门声甚是响亮，远远传了出去。隔了好一阵，屋内无人出来应门。张翠山又击三下，声音更响了些，可是侧耳倾听，屋内竟无脚步声。他大是奇怪，伸手在大门上一推，那门无声无息的开了，原来里面竟没上闩。他迈步而入，朗声道：“都总镖头在家么？”说着走进大厅。

行中黑沉沉地并无灯烛，便在此时，忽听得砰的一声响，大门竟然关上了。

张翠山心念一动，跃出大厅，只见大门已紧紧闭上，而且上了横闩，显是屋中有人。张翠山嘿嘿冷笑，心想：“闹甚么玄虚？”索性便大踏步闯进厅去。

一踏进厅门，只听得前后左右风声飒然，共有四人抢上围攻。张翠山斜身跃开。黑暗中白光微闪，见这四人手中部拿兵刃。他一个左拗步，抢到了西首，右掌自左向右平平横扫，拍的一声，打在一人的太阳穴上，登时将那人击晕，跟着左手自右上角斜挥左下角，击中了另一人的腰肋。这两下是“不”字诀的一横一撇。他两击得手，左手直钩，右拳砰的一“点”，四笔写成了一个“不”字，登时将四名敌人尽数打倒。

他不知暗伏厅中忽施袭击的敌手是何等样人，因此出手并不沉重，每一招都只使上了三分劲力。第四个给他一“点”中拳的敌人退出几步，喀喇一响，压碎了一张红木椅子，喝道：“你如此狠毒，下这等辣手，是男儿汉大丈夫便留下姓名。”张翠山笑道：“我若真施辣手，你哪里还有命在？在下武当张翠山便是。”那人“咦”的一声，似乎甚是惊异，说道：“你当真是武当派的张五……张五……银钩铁划张翠山？可不是冒名罢？”

张翠山微微一笑，伸手到腰间摸出兵刃，左手烂银虎头钩，右手镔铁判官笔，两件兵刃相交一击，呛啷啷一阵响亮，爆出几点火花。

这火花一闪之间，张翠山已看清眼前跌倒的四人身穿黄色僧衣，原来都是和尚。那四个僧人中有两个人面向着他，也见到了他的相貌。张翠山见这两个僧人满脸血污，眼光中流露出极度的怨毒，真似恨不得食己之肉、寝己之皮一般，奇道：“四位大师是谁？”

只听一个僧人叫道：“这血海深仇，非今日能报，走罢！”说着四僧站起身来，往外便走，其中一人脚步踉跄，走了几步，摔倒在地，想是给张翠山击得重了。两个僧人返身扶起，奔出厅外。

张翠山叫道：“四位慢走！甚么血海……”话未说完，四个僧人已越墙而出。

张翠山觉得今晚之事大是蹊跷，沉思半晌，想不出一个所以然来，怎么龙门镖局之中竟埋伏着四个和尚？自己一进门便忽施突袭，又说甚么“血海深仇”？心想：“此事只有询问镖局中人，方能释此疑团。”提声又问：“都总镖头在家么？都总镖头在家么？”大厅空旷，隐隐有回声传来，但镖局中竟无一人答应。

他心道：“决不能部睡得死人一般。难道是怕了我，都躲了起来？又难

道是人人出去避难，镖局中没了人？”当下从身边取出火折晃亮了，见茶几上放着一枝烛台，便点亮蜡烛，走向后堂、没走得几步，便见地下俯伏着一个女子，僵卧不动。张翠山叫道：“大姐，怎么啦？”那女子仍是不动。张翠山扳起她肩头，将烛台凑过去一照，不禁一声惊呼。

只见这女子脸露笑容，但肌肉僵硬，早已死去多时。张翠山手指碰到她肩头之时，已料到这女子或许已死，然而死人脸上竟是一副笑容，黑夜中斗然见到，禁不住吃了一惊。他站直身子，只见左前往子后又僵卧着一人，走过去一看，却是个仆役打扮的老者，也是脸露傻笑，死在当地。

张翠山心中大奇，左手从腰间拔出虎头钩，右手高举烛台，一步步的四下察看，但见东一个、西一个，里里外外，一共死了数十人，当真是尸横遍地，恁大一座龙门镖局，竟没留下一个活口。张翠山行走江湖，生平惨酷的事也见了不少，但蓦地里见到这等杀灭满门的情景，禁不住心下怦怦乱跳，只见自己映在墙上的影子不住抖动，原来手臂发战，烛火摇晃，映照得影子也颤栗起来。

他横钩悄立，心中猛地想起了两句话：“路上若有半分差池，我杀得你龙门镖局满门鸡犬不留。”眼前龙门镖局人人皆死，显是因都大锦护送俞岱岩不力之故，寻思：“那人下此毒手，皆因三哥而起，由此推想，他该当是三哥极要好的朋友。此人本领既高出都大锦甚多，又知此行途中可能会遇上凶险，然则他何不亲自送来武当？三哥仁侠正直，嫉恶如仇，又怎能和这等心如蛇蝎之人交上朋友？”越想疑团越多，举步从西厅走出烛光下只见两个黄衣僧人，背靠墙壁，瞪视着自己露齿而笑。

张翠山急退两步，按钩喝道：“两位在此何事？”只见两个僧人一动也不动，这才醒悟，原来两人也早死了，突然心下一凉，叫道：“啊哟，不好，血海深仇，血海深仇……”适才那四名僧人说甚么“你如此狠毒，下这等辣手，是男儿汉大丈夫便留下姓名。”又说：“这血海深仇，非今日能报。”看来龙门镖局这笔数十口的血债，都要写在自己头上了。当时自己不明就里，不但亲报姓名，还露出仗以成名的银钩铁划兵刃。那四名黄衣僧人却是甚么来历？

适才自己出手太快，只使了“不”字诀的四笔，便将四僧一一击倒，没来得及察看对方武功家数，但四僧扑击时劲力刚猛，显是少林派外家的路子。都大锦是少林子弟，这些少林僧多半是应龙门镖局之邀前来赴援的，却不知俞二哥和莫七弟到了何处，师父命他们前来保护龙门镖局的老小，怎地以二哥之能，还是给人下了手去？

张翠山沉吟半晌，解开了若干疑团，寻思：“这四名少林僧一去，少林派自非找上我不可，但此事总有水落石出的一日，真凶到底是谁，少林武当两派联手，决无访查不出之理。这里一切且莫移动，眼下是找到二哥和七弟要紧。”吹灭烛火，走到墙边，一跃而出。

人未落地，突听得呼的一声巨响，一件重兵刃拦腰横扫而来，跟着听得有人喝道：“张翠山，躺下了。”张翠山人在半空。无法闪避，敌人这一击又是既狠且劲，危急之中，伸左掌在敌人兵刃上一按，一借力，轻轻巧巧的翻上了墙头，这一招乃是“武”字诀中的一“戈”，正所谓“差池燕起，振迅鸿飞，临危制节，中险腾机”，当千钧一发之际，转危为安。他在无可奈何中行险侥幸，想不到新学的这套功夫重似崩石，轻如游雾，竟绝不费力的便化解了敌人雷霆般的一击。他左足踏上墙头，右手的判官笔已取在手中，

敌人适才这拦腰一击，刚猛劲狠，实是不可轻视的好手。

那出手袭击之人见张翠山居然能如此从容的避开，也是大出意料之外，忍不住“咦”的一声，喝道：“好小子，当真有两下子。”

张翠山左钩右笔，横护前心，钩头和笔尖都斜向下方，这一招叫做“恭聆教诲”，乃是与武林前辈对敌之时的谦敬表示。对方如此蓦地里出手，张翠山若不是无意间跟师父学了一套从书法中化出来的武功，早已腰断骨折，身受重伤，他心中虽然气恼，但谨守师训，对武林好手不敢失礼。

黑暗中但见墙下一左一右分站两名身穿黄袍的僧人，每人手中都执着一根粗大禅杖。左首那僧人将禅杖在地下一顿，当的一声巨响，说道：“张翠山，你武当七侠也算是江湖上的成名人物，如何行事这等毒辣？”

张翠山听他直斥己名，既不称“张五侠”，也不叫一声“张五爷”，心头有气，冷冷的道：“大师不问情由，不问是非，躲在墙下偷偷摸摸的忽施袭击，这也算是英雄好汉的行径吗？素闻少林派武功驰名天下，想不到暗算手段也另有独得之秘。”

那僧人怒吼一声，横挺禅杖，跃向墙头，人未到，杖头已然袭到。张翠山但觉一股劲风点至胸口，当下虎头钩一带，封住了禅杖的来势，判官笔疾点而出，当的一声，笔尖斜砸杖身。那僧人只觉手臂一震，竟尔站不上墙头，重又落在地下。但此招一交，张翠山只觉双臂发麻，原来这僧人膂力奇大，当下喝道：“两位是谁，请通法号！”

右首那僧人缓缓的道：“贫僧圆音，这是我师弟圆业。”张翠山倒垂钩笔，拱手道：“原来是少林派‘圆’字辈的两位大师，小可久仰清名，不知有何见教？”

圆音说话似乎有气没力，呼呼喘急，说道：“这事关少林武当两派的门户大事，贫僧师兄弟乃少林派的小辈，没份说甚么话，只是今日既撞上了这件事，只想请问，龙门镖局男女数十口，还有我两个师侄，都死在张五侠手下。常言人命关天，如何善后，要请张五侠的示下。”他说话似乎辞意谦抑，其实咄咄逼人，为人显是比圆业厉害得多。

张翠山冷笑道：“龙门镖局中的命案是何人所为，小可也正大感奇怪。大师一口咬定是小可下的毒手，可是大师亲眼所见么？”圆音叫道：“慧风，你来跟张五侠对质。”

树丛后走出四名黄衣僧人，正是适才在镖局中给张翠山一招，“不”字诀击倒的四僧。那法名慧风的僧人躬身道：“启禀师伯，龙门镖局数十口性命，还有慧通、慧光两位师弟，都是……这姓张的恶贼下的手。”圆音道：“你们可是亲眼所见？”慧风道：“确是亲眼所见，若不是弟子等四人逃得快，也都已死在这恶贼的手下。”圆音道：“佛门弟子可不能打诨，此事关连我少林和武当两大门派，你千万胡说不得。”慧风双膝跪地，合十说道：“我佛在上，弟子慧风所云，实是真情，决不敢欺蒙师伯。”圆音道：“你将眼见的情景，一一说来。”张翠山听到这里，从墙头上飘身而下。

圆业只道张翠山要加害慧风，挥动神杖疾向他头颈间扫去。张翠山头一低，抢步上前，已转到了慧风身后。圆业一击不中，按着这伏魔杖的招数，本当带转禅杖，回击张翠山的肩头，但他此时已站在慧风身后，禅杖若是回转，势须先击到慧风，一惊之下，硬生生的收住禅杖，喝道：“你待怎地？”

张翠山道：“我要仔仔细细的听一听，听他说怎生见到我杀害镖局中人。”

慧风眼见张翠山欺近自己身旁，相距不过两尺，他只须手中兵刃一动，

自己立时丧命，虽有两位师伯在旁，却也相救不及，但他心中愤怒，竟是凛然不惧，朗声说道：“圆心师叔在江北接到都大锦师兄求救告急的书信，当即派慧通、慧光两位师兄星夜启程赴援，其后又传来号令，命弟子带同三名师弟，赶来龙门镖局。我们一进镖局，慧光师兄就说今夜恐有强敌到来，命我们四人埋伏在东边照墙之下应敌，又说小心别中了敌人的调虎离山之计，不可随便走动。”圆音道：“后来怎样？说下去！”

慧风道：“天黑之后没多久，便听得慧通师兄呼叱喝骂，与人在后厅动手，接着他长声惨呼，似乎身受重伤。我忙奔过去，只见他……他……已然圆寂，这姓张的恶贼……”

他说到这里，霍地站起，伸着手指，直点到张翠山的鼻尖上。跟着道，“我亲眼见你一掌把慧光师兄推到墙上，将他撞死。我自知不是你这恶贼的敌手，便伏在窗上，只见你直奔后院杀人，接着镖局子的八个人从后院逃了出来，你跟踪追到，伸指一一点毙，直至镖局中满门老少给你杀得精光，你才跃墙出去。”

张翠山一动也不动的站住，慧风讲得口沫横飞，许多水珠都溅到他脸上。他既不闪避，也不出手，只冷冷的道：“后来怎样？”

慧风愤然道：“后来么？后来我回至东墙，和三位师弟商量，都觉得你武功太强，我们四人敌你不过。只有瞧瞧情形再说。哪知等不了多久，你居然又破门而入，这次却是指名道姓的找都总镖头来着。我们四人明知是送死，却也要跟你一拚。我问你姓名，你不是自报名号，叫做‘银钩铁划张翠山’么？我初时还不能相信，只道你名列‘武当七侠’，不该做出这等杀人不眨眼的邪恶勾当来，但你自露兵刃，那难道是假的么？”

张翠山道：“我自报姓名，露出兵刃，此事半点不假，你们四位确也是我出手打倒。但你再说一遍，这镖局中数十口的命案，确是你亲眼瞧见我姓张的所干！”

便在此时，圆音衣袖一挥，将慧风身子带起，推出数尺。森然道，“他便再说一遍，要教这位名震天下的张五侠无可抵赖。”他挥袖将慧风推开，是使他身离险地，免得张翠山恼怒之下，突然间杀人灭口，那可是死无对证了。

慧风道：“好，我便再说一遍，我亲眼目睹，见到你出掌击死慧光、慧通两位师兄，见到你出指点死镖局的八个人。”张翠山道：“你瞧清楚了我的面貌么？我是穿这一身衣服么？”说着晃亮火折，在自己脸上照一照。慧风瞪视着他的面容，狠狠地道：“你就是穿这身衣服，长袍方中，不错，你那时左手拿着一把折扇，这把折扇，现下你插在头颈里啦。”

张翠山恼怒如狂，不知他何以要诬陷自己，高举火折，走上两步，喝道：“你有种便再说一遍，杀人者便是我张翠山，不是旁人！”

慧风双眼中突然发出奇异的神色，指着他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你不……”猛地身子翻倒，横卧在地。圆音和圆业同声惊呼，一齐抢上扶起，只见他双目大睁，满脸惶惑惊恐之色，却已气绝而死。

圆音叫道：“你……你打死他了？”这一下变起仓卒，圆音和圆业固然惊怒交集，张翠山也大出意料之外，急忙回头，只见身后的树丛轻轻一动。张翠山喝道：“慢走！”纵身跃起，明知树丛中有人隐伏，窜下去极是危险，但势逼处此，若不擒住暗箭伤人的凶手，自己难脱干系。

哪知他身在半空，只听得身后呼呼两响，两柄禅杖分左右袭到，同时

听到两僧喝道：“恶贼休逃！”张翠山笔钩下掠，反手使出一记“刀”字诀，银钩带住圆业的禅杖杖头，判官笔的一撇在圆音掸杖一点，身子借势窜起，跃上了墙头，凝目瞧树丛时，只见树梢兀自轻晃，隐伏之人早已踪影不见。

圆业怪吼连连，挥动禅杖便要跃上墙来拚命。张翠山喝道：“追赶正凶要紧，两位休得阻拦。”圆音气喘喘的道：“你……你在我眼前杀人，还想抵赖甚么？”张翠山挥动虎头钩，逼得圆业无法上墙。

圆音道：“张五侠，咱们今日也不要你抵命，你抛下兵刃，随我们去少林寺罢。”张翠山怒道：“你二人阻手碍脚，放走了凶手，还在这里缠夹不清。我跟你们去少林寺干么？”圆音道：“去少林寺听由本寺方丈发落，你连害本寺三条人命，这样的大事，我也做不得主。”张翠山冷笑道：“枉你身为少林派‘圆’字辈好手，凶手在你眼前逃走，居然毫无知觉。”圆音道：“善哉，善哉！你伤害人命，决计不容你逃走。”

张翠山听他口口声声硬指自己是凶手，心下愈益恼怒，一面跟他斗口，一面和圆业见招拆招，斗得极是猛烈，冷笑道：“两位大师有本事便擒得我去！”

只见圆业掸杖在地下一撑，借力窜跃起来，张翠山跟着纵起，他的轻功可比圆业高得多了，凌空下击，捷若御风。圆业横杖欲挡，张翠山虎头钩一转，嗤的一声，圆业肩头中钩，鲜血长流，负痛吼叫，摔下地来。这一下还是张翠山手下留情，否则钩头稍稍一偏，钩中他的咽喉，圆业当场便得送命。

圆音叫道：“圆业师弟，伤得重吗？”圆业怒道：“不碍事！你还不出手，婆婆妈妈的干甚么？”圆音咳嗽一声，运杖上击。圆业极是悍勇，竟不裹扎肩头伤口，舞杖如风，双双夹击。张翠山见这两僧膂力甚强，使的又是极沉重的兵刃，倘若给他们跃上墙头，自己以一敌二，倒是不易取胜，当下门户守得极是严密，居高临下，两僧始终无法攻上。“慧”字辈的三僧武功低得多了，眼见两位师伯久战无功，虽欲上前相助，却怎有插手足处？

张翠山心道：“为今之计，须得查明真凶，没来由跟他们纠缠不清。”笔钩横交，封闭敌招来势，一声清啸，正要跃起，忽听得墙内一人纵声大吼，声若霹雳，跟着背后夸一股巨力推到。张翠山飘身下墙，只见一个身材魁梧的僧人翻过墙头，伸出两手，便来硬夺他手中兵刃。黑暗中瞧不清他的面貌，但见他十指如钩，硬抓硬夺，正是少林派中极厉害的“虎爪功”。圆业叫道：“圆心师兄，千万不能让这恶贼走了。”

张翠山自艺成以来，罕逢敌手，半月前学得“倚天屠龙功”，武功更高，此时见这少林僧来得威猛，反而起了敌忾之心，将虎头钩和判官笔往腰间一插，叫道，“你三个少林僧便联手齐上，我张翠山又有何惧？”眼见圆心的左手抓到，他右掌疾探，回指反抓，嗤的一声响，已撕下了他僧袍的一片衣袖。圆心手抓刚欲搭上他的肩头，张翠山左足飞起，正好踢中了他的膝盖。

岂知圆心的下盘功极是坚实，膝盖上受了这重重的一脚，只是身子一晃，却不跌倒，虎吼一声，右手跟着便抓了过来。同时圆音、圆业两条禅杖一点腰肋，一击头盖，同时袭到。那圆音说话气喘吁吁，似乎身患重病，其实三僧之中武功以他最高，一根数十斤重的精铜禅杖，在他使来竟如寻常刀剑一般灵便，点打挑拨，轻捷自如。

张翠山乍逢好手，寻思：“我武当和少林近年来齐名武林，到底谁高谁低，却始终没较量过，今日里正好一试少林高僧的手段。”当下展开一对肉掌，在两根禅杖、一对虎爪之间纵横来去，斩截擒拿、指点掌劈，虽是以一

敌三，反而渐渐占了上风。

少林和武当两派武功各有长短，武当派中出了一位盖世奇才张三丰，可是少林寺千余年的浸润传授，究竟非同小可，只不过张翠山此时功夫在武当派中已是第一等高手，而圆音、圆心、圆业三僧虽然武功也算颇为了得，在少林寺中总不过是二流角色。时候一长，张翠山越战越是神定气足，挥洒自如，蓦地里右手倏出，使个“龙”字诀中的一钩，抓住了圆业的禅杖，顺手一拉，往圆音的禅杖上碰了过去。这一下借力打力，但听得当的一下巨响，只震得各人耳中嗡嗡作响。圆音和圆业力气均大，再加上张翠山的力道，两人只震得虎口血流。圆心一惊之下，扑上相救。张翠山伸足一钩，反掌在他背心拍落，又是借力打力，便以他自己向前一扑的劲道，将他摔了一交。

张翠山冷笑道：“要擒我上少林寺去，只怕还得再练几年。”说着转身便行。圆心纵身跃起，叫道：“凶徒休逃！”跟着圆音和圆业也追了上来。张翠山心道：“这三个和尚纠缠不清，总不成将他们打死了。”提一口气，脚下展开轻功便奔。

圆心和圆业大呼赶来。他们轻功不及张翠山，只是大叫：“捉杀人的凶手啊！恶贼休得逃走！”沿着西湖的湖边穷追不舍。

张翠山暗暗好笑，心想你们怎追得上我？忽听得身后圆心和圆业不约而同的大叫一声：“啊哟！”圆音却闷哼一声，似乎也是身上受了痛楚。

张翠山一惊回头，只见三僧都伸手掩住了右眼，似乎眼上中了暗器，果然听到圆业大声骂道：“姓张的，你有种便再打瞎我这只左眼！”

张翠山更是一楞：“难道他的右眼已给人打瞎了？到底是谁在暗助我？”心念一动，叫道：“七弟，七弟，你在哪里？”武当七侠中以七侠莫声谷发射暗器之技最精，因此张翠山猜想是莫七弟到了。

他叫了几声，却无人答应。张翠山急步绕着湖边几株大柳树一转，也不见半个人影。

圆业一目被射瞎后，暴怒如狂，不顾性命的要扑上来再和张翠山死拼到底。但圆音知道便是双目完好，自己三人也不是他的敌手，忙拉住圆业，说道：“圆业师弟，报仇之事，何必急在一时？这事就算你我肯罢休，老方丈和两位师叔能放过么？”

张翠山见三僧不再追来，满腹疑团：“暗中隐伏之人出手助我，却不知是谁。”当下不敢在湖畔多所逗留，急步赶回客店，急奔出十余丈，只见湖边芦苇不住摆动。

此时湖上无风，芦苇自摆，定是藏得有人，张翠山轻轻走近，正要出声喝问，芦苇中猛地跃出一人，举刀向他当头疾砍，喝道：“不是你死，便是我亡！”

张翠山斜身出脚，踢在他的右腕，那人钢刀脱手，白光一闪，那刀扑通一声，落入了湖中，看那人时，僧袍光头，又是个少林僧。张翠山喝道：“你在这里干甚么？”只见芦苇丛中躺着三人，不知是死是伤。他见那少林僧武功平平，对他也不顾忌，走上几步俯身看时，只见躺着的三人却是龙门镖局的都大锦和祝史二镖头。

张翠山一惊，叫道：“都总镖头，你……你怎地……”一言未毕，都大锦倏地跃起，双手牢牢揪住了张翠山胸口衣服，咬牙切齿的道：“恶贼，我不过留下三百两黄金，你……你便下这毒手！”张翠山道：“你干甚么？”待要施擒拿法挣脱，只见他眼角边、嘴角上都是鲜血，此时虽在黑夜，但和

他相距不过半尺，看得甚是清楚，惊问：“你受了内伤么？”

都大锦向那少林僧叫道：“师弟，你认清楚了，这人叫作银钩铁划张翠山，便是……便是害人的凶手，你快走，快走，别要被追上……”突然间双手一紧，将额头往张翠山额头上猛撞过去，要跟他撞个头骨齐碎，同归于尽。

张翠山急忙双手翻转，在他臂上一推，只听得嗤的一声响，都大锦摔了出去，自己胸口衣襟却也被扯下了一大片，张翠山虽然大胆，但今晚迭见异事，都大锦的神情又大是令人生怖，不由得心中怦怦而跳，俯首看时，只见都大锦双眼翻白，已然气绝，自是早受极重的内伤，自己在他臂上这么轻轻一推，决不能就此杀了他。

那少林僧失声惊呼：“你……你又杀了都师兄……”转身没命的奔逃，又慌又急，只奔出数步，便摔了一交。

张翠山摇了摇头，见祝史两镖头双足浸在湖水之中，已死去多时。瞧着三具尸体，不禁恍然，他和都大锦并无交情，而龙门镖局护送俞岱岩出了差池，更一直恼恨在心，但眼见他忽而不明不白的死去，不免顿有伤逝之感，在湖畔悄立片刻，忽想：“都大锦说道：‘恶贼，我不过留下三百两黄金，你便下这毒手！’我叫他将二千两黄金都救济灾民，想是他舍不得，暗中留下了三百两。别说我并不知情，便是知道，也只一笑了之，岂有因此而跟你为难之理？”

一提都大锦的背囊，果然沉甸甸地，撕开包袱，囊中跌出几只金元宝，滚在都大锦的脸旁。便在这霎时之间，心中忽感人生无常，这总镖头一生劳累，千里奔波，在刀尖子上拚命，只不过为了一些黄金，眼前黄金好端端的便在他身旁，可是他却再也无法享用了。再想自己此刻力战少林三僧，大获全胜，固英雄一时，但百年之后，和都大锦也无所分别，想到此处，不由得叹了口气。

忽听得琴韵冷冷，出自湖中，张翠山抬起头来，只见先前在镖局外湖中所见的那个少年文士正在舟中抚琴。张翠山眼见脚下是三具尸体，游船若是摇近，给那人瞧见了声张起来，惊动蒙古巡兵，不免多惹麻烦。正要行开，忽听那文士在琴弦上轻拨三下，抬起头来，说道：“兄台既有雅兴子夜游湖，何不便上舟来？”说着将手一挥。后梢伏着的一个舟子坐起身来，荡起双桨，将小舟划近岸边。

张翠山心道：“此人一直便在湖中，或曾见到甚么，倒可向他打听打听。”于是走到水边，待小舟划近，轻轻跃上了船头。

舟中书生站起身来，微微一笑，拱手为礼，左手向着上首的座位一伸，请客人坐下。碧纱灯笼照映下，这书生手白胜雪，再看他相貌，玉颊微瘦，眉弯鼻挺，一笑时左颊上浅浅一个梨涡，远观之似是个风流俊俏的公子，这时相向而对，显是个女扮男装的妙龄丽人。

张翠山虽然倜傥潇洒，但师门规矩，男女之防守得极紧。武当七侠行走江湖，于女色上人人律己严谨，他见对方竟是个女子，一愕之下，登时脸红，站起身来，立时倒跃回岸，拱手说道：“在下不知姑娘女扮男装，多有冒昧。”

那少女不答。忽听得桨声响起，小舟已缓缓荡向湖心，但听那少女抚琴歌道：“今夕兴尽，来宵悠悠，六和塔下，垂柳扁舟。彼君子兮，宁当来游？”舟去渐远，歌声渐低，但见波影浮动，一灯如豆，隐入了湖光水色。

在一番刀光剑影、腥风血雨的剧斗后，忽然遇上这等缥缈旖旎的风光，

张翠山悄立湖畔，不由得思如潮涌，过了半个多时辰，这才回去客店。

次日临安城中，龙门镖局数十口人命的大血案已传得人人皆知。张翠山外貌蕴藉儒雅，自然谁也不会疑心到他身上。

午前午后，他在市上和寺观到处闲逛，寻访二师兄俞莲舟和七弟莫声谷的踪迹，但走了一天，竟找不到武当七侠相互连络的半个记号。

到得申牌时分，心中不时响起那少女的歌声：“今夕兴尽，来宵悠悠，六和塔下，垂柳扁舟。彼君子兮，宁当来游？”那少女的形貌，更在心头拭抹不去，寻思：“我但当持之以礼，跟她一见又有何妨？倘若二师哥和七师弟在此，和他二人同去自是更好，但此刻除了从她身上之外，更无第二处可去打听昨晚命案的真相。”

用过晚饭，便向钱塘江边的六和塔走去。

张翠山右足向前踢出，身子已然腾起，轻轻巧巧的便过了小沟，只听得舟中少女喝了声彩。张翠山转过头来，见她头上戴了顶斗笠，站在船头，风雨中衣袂飘飘。

## 五 皓臂似玉梅花妆

钱塘江到了六和塔下转一个大弯，然后直向东流。该处和府城相距不近，张翠山脚下虽快，得到六和塔下，天色也已将黑，只见塔东三株大柳树下果然系着一艘扁舟。钱塘江中的江船张有风帆，自比西湖里的游船大得多了，但桥头挂着两盏碧纱灯笼，却和昨晚所见的一般模样。张翠山心中怦怦而跳，定了定神，走到大柳树下，只见碧纱灯下，那少女独坐船头，身穿淡绿衫子，却已改了女装。

张翠山本来一意要问她昨晚的事，这时见她换了女子装束，却踌躇起来，忽听那少女仰天吟道：“抱膝船头，思见嘉宾，微风波动，惘焉若醒。”张翠山朗声道：“在下张翠山，有事请教，不敢冒昧。”那少女道：“请上船罢。”张翠山轻轻跃上船头。

那少女道：“昨晚乌云蔽天，未见月色，今天云散天青，可好得多了。”声音娇媚清脆，但说话时眼望天空，竟没向他瞧上一眼。张翠山道：“不敢请教姑娘尊姓。”那少女突然转过头来，两道清澈明亮的眼光在他脸上滚了两转，并不答话。张翠山见她清丽不可方物，为此容光所逼，登觉自惭，不敢再说甚么，转身跃上江岸，发足往来路奔回。

奔出十余丈，斗然停步，心道：“张翠山啊张翠山，你昂藏七尺，男儿汉大丈夫，纵横江湖，无所畏惧，今日却怕起一个年轻姑娘来？”侧头回望，只见那少女所坐的江船沿着钱塘江顺流缓缓而下，两盏碧纱灯照映江面，张翠山一时心意难定，在岸边信步而行。

人在岸上，舟在江上，一人一舟并肩而行。那少女仍是抱膝坐在船头，望着天边新升的眉月。

张翠山走了一会，不自禁的顺着她的目光一看，却见东北角上涌起一大片乌云。当真是天有不测风云，这乌云涌得甚快，不多时便将月亮遮住，一阵风过去，撒下细细的雨点来。江边一望平野，无可躲雨之处，张翠山心中惘然，也没想到要躲雨，雨虽不大，但时候一久，身上便已湿透。只见那少女仍是坐在船头，自也已淋得全身皆湿。

张翠山猛地省起，叫道：“姑娘，你进舱避雨啊。”那少女“啊”的一声，站起身来，不禁一怔，说道：“难道你不怕雨了？”说着便进了船舱，过不多时，从舱里出来，手中多了一把雨伞，手一扬，将伞向岸上掷来。

张翠山伸手接住，见是一柄油纸小伞，张将开来，见伞上画着远山近水，数株垂柳，一幅淡雅的水墨山水画，题着七个字道：“斜风细雨不须归。”杭州伞上多有书画，自来如此，也不足为奇，伞上的绘画书法出自匠人手笔，便和江西的瓷器一般，总不免带着几分匠气，岂知这把小伞上的书画竟然甚为精致，那七个字微嫌劲力不足，当是出自闺秀之手，但颇见清丽脱俗。

张翠山抬起了头看伞上书画，足下并不停步，却不知前面有条小沟，左足一脚踏下，竟踏了个空。若是常人，这一下非摔个大筋斗不可。但他变招奇速，右足向前踢出，身子已然腾起，轻轻巧巧的跨过了小沟。只听得舟上少女喝了声彩：“好！”张翠山转过头来，见她头上戴了顶斗笠，站在船头，风雨中衣袂飘飘，真如凌波仙子一般。

那少女道：“伞上书画，还能入张相公法眼么？”张翠山于绘画向来不加措意，留心的只是书法，说道：“这笔卫夫人名姬帖的书法，笔断意连，笔短意长，极尽簪花写韵之妙。”那少女听他认出自己的字体，心下甚喜，

说道：“这七字之中，那个‘不’字写得最不好。”张翠山细细凝视，说道：“这‘不’字写得很自然啊，只不过少了含蓄，不像其余的六字，余韵不尽，观之令人忘倦。”那少女道：“是了，我总觉这字写得不惬意，却想不出是甚么地方不对，经相公一说，这才恍然。”

她所乘江船顺水下驶，张翠山仍在岸上伴舟而行。两人谈到书法，一问一答，不知不觉间已行出里许。这时天色更加黑了，对方面目早已瞧不清楚。那少女忽道：“闻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，多谢张相公指点，就此别过。”她手一扬，后梢舟子拉动帆索，船上风帆慢慢升起，白帆鼓风，登时行得快了。张翠山见帆船渐渐远去，不自禁的感到一阵怅惘，只所得那少女远远的说道：“我姓殷……他日有暇，再向相公请教……”

张翠山听到“我姓殷”三个字，蓦地一惊：“那都大锦曾道，托他护送俞三哥的，是个相貌俊美的书生，自称姓殷，莫非便是此人乔装改扮？”他想至此事，再也顾不得甚么男女之嫌，提气疾追。帆船驶得虽快，但他展开轻功，不多时便已追及，朗声问道：“殷姑娘，你识得我俞三哥俞岱岩吗？”

那少女转过了头，并不回答。张翠山似乎听到了一声叹息，只是一在岸上，一在舟中，却也听不明白，不知到底是不是叹张翠山又道：“我心下有许多疑团，要请剖明。”那少女道：“又何必一定要问？”张翠山道：“委托龙门镖局护送我俞三哥赴鄂的，可就是殷姑娘么？此番恩德，务须报答。”那少女道：“恩恩怨怨，那也难说得很。”张翠山道：“我三哥到了武当山下，却又遭人毒手，殷姑娘可知道么？”那少女道：“我很难过，也觉抱憾。”

他二人一问一答，风势渐大，帆船越行越快。张翠山内力深厚，始终和帆船并肩而行，竟没落后半步。那少女内力不及张翠山，但一字一句，却也听得明白。

钱塘江越到下游，江面越阔，而斜风细雨也渐渐变成狂风暴雨。

张翠山问道：“昨晚龙门镖局满门数十口被杀，是谁下的毒手，姑娘可知么？”那少女道：“我跟都大锦说过，要好好护送俞三侠到武当，若是路上出了半分差池……”张翠山道：“你说要杀得他镖局中鸡犬不留。”那少女道：“不错。他没好好保护俞三侠，这是他自取其咎，又怨得谁来？”张翠山心中一寒，说道：“镖局中这许多人命，都是……都是……”那少女道：“都是我杀的！”

张翠山耳中嗡的一响，实难相信这娇媚如花的少女竟是杀人不眨眼的凶手，过了一会儿，说道：“那……那两个少林寺的和尚呢？”那少女道：“也是我杀的。我本来没想和少林派结仇，不过他们用歹毒暗器伤我在先，便饶他们不得。”张翠山道：“怎么……怎么他们又冤枉我？”那少女格格一声笑，说道：“那是我安排下的。”

张翠山气往上冲，大声道：“你安排下叫他们冤枉我？”那少女娇声笑道：“不错。”张翠山怒道：“我跟姑娘无怨无仇，何以如此？”

只见那少女衣袖一挥，钻进了船舱之中，到此地步，张翠山如何能不问个明白？眼见那帆船离岸数丈，无法纵跃上船，狂怒之下，伸掌向岸边一株枫树猛击，喀喀数声，折下两根粗枝。他用力将一根粗枝往江中掷去，左手提了另一根树枝，右足一点，跃向江中，左足在那粗枝上一借力，向前跃出，跟着将另一根粗枝又抛了出去，右足点上树枝，再一借力，跃上了船头，大声道：“你……你怎么安排？”

船舱中黑沉沉地寂然无声，张翠山便要举步跨进，但盛怒之下仍然颇有自制，心想：“擅自闯入妇女船舱，未免无礼！”正踌躇间，忽见火光一闪，舱中点亮了蜡烛。

那少女道：“请进来罢！”

张翠山整了整衣冠，收拢雨伞，走进船舱，登时不由得一怔，只见舱中坐着一个少年书生，方巾青衫，折扇轻摇，神态甚是潇洒，原来那少女在这顷刻之间又已换上了男装，一瞥之下，竟与张翠山的形貌极其相似。他问她如何安排使得少林派冤枉自己，她这一改装，不用答复，已使他恍然大悟，昏暗之际，谁都会把他二人混而为一，无怪少林僧慧风和都大锦都一口咬定是自己下的毒手。

那少女伸折扇向对面的座位一指，说道：“张五侠，请坐。”提起几上的细瓷茶壶斟了一杯茶，送到他面前，说道：“寒夜客来茶当酒，舟中无酒，未免有减张五侠清兴。”

她这么斯斯文文的斟一杯茶，登时张翠山满腔怒火发作不出来，只得欠身道：“多谢。”那少女见他全身衣履尽湿，说道：“舟中尚有衣衫，春寒料峭，张五侠到后梢换一换罢。”张翠山摇头道：“不用。”当下暗运内力，一股暖气由丹田升了起来，全身滚热，衣服上的水气渐渐散发。那少女道：“武当派内功甲于武林，小妹请张五侠更衣，真是井底之见了。”张翠山道：“姑娘是何门何派，可能见示么？”

那少女听了他这句话，眼望窗外，眉间登时罩上一层愁意。

张翠山见她神色间似有重忧，倒也不便苦苦相逼，但过了一会，忍不住又问：“我俞三哥到底为何人所伤，盼姑娘见示。”那少女道：“不单都大锦走了眼，连我也上了大当。我早该想到武当七侠英姿飒爽，怎会是如此险鸷粗鲁的人物。”

张翠山听她不答自己的问话，却说到“英姿飒爽”四字，显然当面赞誉自己的丰采，心头怦的一跳，脸上微微发烧，却不明白她说这几句话是甚么意思。

那少女叹了口气，突然卷起左手衣袖，露出白玉般的手臂来。张翠山急忙低下头来，不敢观看。那少女道：“你认得这暗器么？”

张翠山听到她说到“暗器”两字，这才抬头，只见她左臂上钉着三枚小小黑色钢镖，肤白如雪，中镖之处却深黑如墨。三枚钢镖尾部均作梅花形，镶身不过一寸半长，却有寸许深入肉里。张翠山吃了一惊，霍地站起，叫道：“这是少林派梅花镖，怎……怎地是黑色的？”那少女道：“不错，是少林派梅花镖，镖上喂得有毒。”

她晶莹洁白的手臂上钉了这三枚小镖，烛光照映之下又是艳丽动人，又是诡秘可怖，便如雪白的宣纸上用黑墨点了三点。

张翠山道：“少林派是名门正派，暗器上决计不许喂毒，但这梅花小镖除了少林弟子之外，却没听说还有哪一派的人物会使，你中镖多久了？快些设法解毒要紧。”

那少女见他神色间甚是关切，说道：“中镖已二十余日，毒性给我用药逼住了，一时不致散发开来，但这三枚恶镖却也不敢起下，只怕镖一拔出，毒性随血四走。”

张翠山道：“中镖二十余日再不起出，只怕……只怕……将来治愈后，肌肤上会有极大……极大的疤痕……”其实他本来想说：“只怕毒性在体内

停留过久，这条手臂要废。”

那少女泪珠莹然，幽幽地道：“我已经尽力而为……昨天晚上在那些少林僧身边又没搜到解药……我这条手臂是不中用了。”说着慢慢放下了衣袖。

张翠山胸口一热，道：“殷姑娘，你信得过我么？在下内力虽浅，但自信尚能相助姑娘逼出臂上的毒气。”那少女嫣然一笑，露出颊上浅浅的梨涡，似乎心中极喜，但随即说道：“张五侠，你心中疑团甚多，我须先跟你说明个明白，免得你助了我之后，却又懊悔。”张翠山昂然道：“治病救人，原是我辈当为之事，怎会懊悔？”

那少女道：“好在二十多天也熬过来啦，也不忙在这一刻。我跟你说，我将俞三侠交托给了龙门镖局之后，自己便跟在镖队后面，道上果然有好几起人想对俞三侠下手，都给我暗中打发了，可笑都大锦如在梦中。”张翠山拱手道：“姑娘大恩大德，我武当弟子感激不尽。”那少女冷然道：“你不用谢我，待会儿你恨我也来不及呢。”张翠山一呆，不明其意。

那少女又道：“我一路上更换装束，有时装作农夫，有时扮作商人，远远跟在镖队之后，哪知到了武当山脚下出了岔子。”张翠山咬牙道：“那六个恶贼，姑娘亲眼瞧见了？可恨都大锦懵懵懂懂，说不明白这六贼的来历。”

那少女叹了口气道：“我不但见了，还跟他们交了手，可是我也懵懵懂懂，说不明白他们的来历。”她拿起茶杯，喝了一口，说道：“那日我见这六人从武当山上迎下来，都大锦跟他们招呼，称之为‘武当六侠’，那六人也居之不疑。我远远望着，见他们将俞三侠所乘的大车接了去，心想此事已了，于是勒马道旁，让都大锦等一行走过，但一瞥之下，心中起了老大疑窦：‘武当七侠的同门师兄弟，情同骨肉，俞三侠身受重伤，他们该当一拥而上，立即看他伤势才是。但只有一人往大车中望了一眼，亲人非但并不理会，反而颇有喜色，大声唿哨，赶车而去，这可不是人情之常。’”

张翠山点头道：“姑娘心细，所疑甚是。”

那少女道：“我越想越觉不对，于是纵马迫赶上去，喝问他们姓名。这六人眼力倒也不弱，一见面就看出我是女子。我骂他们冒充武当子弟，劫持俞三侠存心不良。三言两语，我便冲上去动手。六人中出来一个三十来岁的瘦子跟我相斗，一个道士在旁掠阵，其余四人便赶着大车走了。那瘦子手底下甚是了得，三十余合中我胜他不得，突然间那道人左手一扬，我只感臂上一麻，无声无息的便中了这三枚梅花镖，手臂登时麻痒。那瘦子出言无礼，想要擒我，我还了他三枚银针，这才脱身。”说到这里，脸上微现红晕，想来那瘦子见她是个孤身的美貌少女，竟有非礼之意。

张翠山沉吟道：“这梅花小镖用左手发射？少林派门下怎地出现了道人，莫非也是乔装的？”那少女微笑道：“道士扮和尚须剃光头，和尚扮道上却容易得多，戴顶道冠便成。”张翠山点了点头，那少女道：“我心知此事不妙，但那瘦子我尚自抵敌不过，那道人似乎更厉害得多，何况他们共有六人？这可没了计较。”张翠山张口欲言，但终于忍住了。

那少女道：“我猜你是想问：‘干么不上武当山来跟我们说明？’是不是？我可不能上武当山啊，倘若我自己能出面，又何必委托都大锦走这趟镖呢？我傍徨无计，在道上闷走，恰好撞到你跟都大锦他们说话。后来见你去找寻俞三侠，我想武当七侠正主儿已接上了手，不用我再凑热闹，凭我这点微末本领，也帮不了甚么忙。那时我急于解毒，便即东还，不知俞三侠后来怎样了？”

张翠山当下说了俞岱岩受人毒害的情状。那少女长叹一声，睫毛微微颤动，说道：“但愿俞三侠吉人天相，终能治愈，否则……否则……”张翠山听她语气诚恳，心下感激，说道：“多谢姑娘好心。”说着眼眶微湿。那少女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我回到江南，叫人一看这梅花镖，有人识得是少林派的独门暗器，说道除非是发暗器之人的本门解药，否则毒性难除。临安府除了龙门镖局，还有谁是少林派？于是我夜入镖局，要逼他们给解药，岂知他们不但不给，还埋伏下了人马，我一进门便对我猛下毒手。”

张翠山“嗯”了一声，沉吟道：“你说故意安排，教他们认作是我？”那少女脸有腼腆之色，低下了头，轻轻的道：“我见你到衣铺去买了这套衣巾，觉得穿戴起来很是……很是好看，于是我跟着也买了一套。”张翠山道：“这便是了。只是你一出手便连杀数十人，未免过于狠辣，镖局中的人跟你又没怨仇。”

那少女沉下脸来，冷笑道：“你要教训我么？我活了一十九岁，倒还没听人教训过呢。张五侠大仁大义，这就请罢。我这般心狠手辣之辈，原没盼望跟你结交。”

张翠山给她一顿数说，不由得满脸通红，霍地站起，待要出舱，但随即想起已答应了助她治疗镖伤，说道：“请你卷起手袖。”那少女蛾眉微竖，说道：“你爱骂人，我不要你治了。”张翠山道：“你臂上之伤延误已久，再耽误下去只怕……只怕毒发难治。”

那少女恨恨的道：“送了性命最好，反正是你害的。”张翠山奇道：“咦，那少林派的恶人发镖射你，跟我有甚么相干？”那少女道：“倘若我不是千里迢迢的护送你三师哥上武当山，会遇上这六个恶贼么？这六人抢了你师哥去，我若是袖手旁观，臂上会中镖么？你倘若早到一步，助我一臂之力，我会中镖受伤么？”

除了最后两句有些强辞夺理，另外的话却也合情合理，张翠山拱手道：“不错，在下助姑娘疗伤，只是略报大德。”那少女侧头道：“那你认错了么？”张翠山道：“我认甚么错？”那少女道：“你说我心狠手辣，这话说错了。那些少林和尚、都大锦这干人、镖局中的，全都该杀。”张翠山摇头道：“姑娘虽然臂上中毒，但仍可有救。我三师哥身受重伤，也未毙命，即使当真不治，咱们也只找首恶，这样一举连杀数十人，总是于理不合。”

那少女秀眉一扬，道：“你说我杀错了人？难道发梅花镖打我的不是少林派的？难道龙门镖局不是少林派开的？”张翠山道：“少林门徒遍于天下，成千成万，姑娘臂上中了三枚镖，难道便要杀尽少林门下弟子？”

那少女辩他不过，忽地举起右手，一掌往左臂上拍落，着掌之处，正是那三枚梅花镖的所在，这一掌下去，三镖深入肉里，伤得可就更加重了。

张翠山万料不到她脾气如此怪诞，一言不合，便下重手伤残自己肢体，她对自身尚且如此，出手随便杀人自是不在意下了，待要阻挡，已然不及，急道：“你……你何苦如此？”只见她衫袖中渗出黑血。张翠山知道此时镖伤甚重，她内力已阻不住毒血上流，若不急救，立时便有性命之忧，当下左手探出，抓住了她的左臂，右手便去撕她衫袖。

忽听得背后有人喝道：“狂徒不得无礼！”呼的一声，有人挥刀向他背上砍来。张翠山知是船上舟子，事在紧急，无暇分辩，反腿一脚，将那舟子踢出舱去。

那少女道：“我不用你救，我自己爱死，关你甚么事？”说着拍的一声，

清脆脆的打了他一个耳光。她出掌奇快，张翠山事先又毫无防备，一楞之下，放开了她手臂。

那少女沉着脸道：“你上岸去罢，我再也不要见你啦！”张翠山给她这一掌打得羞怒交迸，道：“好！我倒没见过这般任性无礼的姑娘！”跨步走上船头。那少女冷笑道：“你没见过，今日便要给你见见。”

张翠山拿起一块木板，待要抛在江中，踏板上岸，但转念一想：“我这一上去，她终究性命不保。”当下强忍怒气，回进舱中，说道：“你打我一掌，我也不来跟你这不讲理的姑娘计较，快卷起袖来。你要性命不要？”

那少女嗔道：“我要不要性命，跟你有甚么相干？”张翠山道：“你千里送我三哥，此恩不能不报。”那少女冷笑道：“好啊，原来你不过是代你三哥还债来着。倘若我没护送过你三哥，我受的伤再重，你也见死不救啦。”

张翠山一怔，道：“那却也未必。”只见她忽地打个寒战，身子微颤，显是毒性上行，忙道：“快卷起袖子，你当真拿自己性命开玩笑。”那少女咬牙道：“你不认错，我便不要你救。”她脸色本就极白，这时娇嗔怯弱，更增楚楚可怜之态。

张翠山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好，算我说错了，你杀人没有错。”那少女道：“那不成，错便是错，有甚么算不算的。你为甚么叹了口气再认错，显然不是诚心诚意的。”

张翠山救命要紧，也无谓跟她多作口舌之争，大声道：“皇天在上，江神在下，我张翠山今日诚心诚意，向殷……殷……”说到这里，顿了一顿。那少女道：“殷素素。”张翠山道：“嗯，向殷素素姑娘认错。”

殷素素大喜，嫣然而笑，猛地里脚下一软，坐倒在椅上。张翠山忙从怀中药瓶里取出一粒“天心解毒丹”给她服下，卷起她衣袖，只见半条手臂已成紫黑色，黑气正自迅速上行。张翠山伸左手抓住她上臂，问道：“觉得怎样？”殷素素道：“胸口闷得难受。谁教你不快认错？倘若我死了，便是你害的。”

张翠山当此情景，只能柔声安慰：“不碍事的，你放心。你全身放松，一点也不用力运气，就当自己是睡着了一般。”殷素素白了他一眼，道：“就当我已经死了。”

张翠山心道：“在这当口，这姑娘还是如此横蛮刁恶，将来不知是谁做她丈夫，这一生一世可有苦头吃了。”想到此处，不由得心中怔然而动，脸上登时发烧，生怕殷素素已知觉了自己的念头，向她望了一眼。只见她双颊晕红，大是娇羞，不知正想到了甚么。两人眼光一触，不约而同的都转开了头去。

殷素素忽然低声道：“张五哥，我说话没轻重，又打了你，你……你别见怪。”

张翠山听她忽然改口，把“张五侠”叫作“张五哥”，心中更是怦怦乱跳，当下吸一口气，收摄心神，一股暖气从丹田中升上，劲贯双臂，抓住她手臂伤口的上下两端。

过了一会，张翠山头顶笼罩氤氲白气，显是出了全力，汗气上蒸。殷素素心中感激，知道这是疗毒的紧要关头，生恐分了他的心神，闭目不敢和他说话。忽听得波的一声，臂上一枚梅花小镖弹了出来，跃出丈余，跟着一缕黑血，从伤口中激射而出。黑血渐渐转红，跟着第二枚梅花镖又被张翠山的内力逼出。

便在此时，忽听得江上有人纵声高呼：“殷姑娘在这儿吗？朱雀坛坛主参见。”张翠山微觉怪异，但运力正急，不去理会。那人又呼了一声。却听自己船上的舟子叫道：“这里有个恶人，要害殷姑娘，常坛主快来！”那边船上的人大声喝道：“恶贼不得无礼，你只要伤了殷姑娘一根寒毛，叫你身受千刀万剐。”这人声若洪钟，在江面上呼喝过来，大是威猛。

殷素素睁开眼来，向张翠山微微一笑，对这场误会表示歉意。第三枚梅花镖给她一拍之下，入肉甚深，张翠山连运了三遍力道，仍是逼不出来。但听见桨声甚急，那艘船飞也似的靠近，张翠山只觉船身一晃，有人跃上船来，他只顾用力，却也不去理会。

那人钻进船舱，但见张翠山双手牢牢的抓住殷素素左臂，怎想得到他是在运功疗伤，急怒之下，呼的一掌便往张翠山后心拍去，同时喝道：“恶贼还不放手？”

张翠山缓不出手来招架，吸一口气，挺背硬接了他这一掌，但听嘭的一声，这一掌力道奇猛，结结实实的打中了他背心。张翠山深得武当派内功的精要，全身不动，借力卸力，将这沉重之极的掌力引到掌心，只听到波的一声响，第三枚梅花镖从殷素素臂上激射而出，钉在船舱板上，余势不衰，兀自颤动。

发掌之人一掌既出，第二掌跟着便要击落，见了这等情景，第二掌拍到半路，硬生生的收回，叫道：“殷姑娘，你……你没受伤么？”但见她手臂伤口喷出毒血，这人也是江湖上的大行家，知道是打错了人，心下好生不安，暗忖自己这一掌有裂石破碑之劲，看来张翠山内脏已尽数震伤，只怕性命难保，忙从怀中取出伤药，想给张翠山服下。

张翠山摇了摇头，见殷素素伤口中流出来的已是殷红的鲜血，于是放开手掌，回过头来笑道：“你这一掌的力道真是不小。”那人大吃一惊，心想自己掌底不知击毙过多少成名的武林好手，怎么这少年不避不让的受了一掌，竟如没事人一般，说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瞧瞧他脸色，伸手指去搭他脉搏。张翠山心想：“索性开开他的玩笑。”暗运内劲，腹膜上顶，霎时间心脏停止了跳动。那人一搭上他手腕，只觉他脉搏已绝，更吓了一跳。

张翠山接过殷素素递来的手帕，给她包扎伤口，又道：“毒质已然随血流出，姑娘只须服食寻常解毒药物，便已无碍。”殷素素道：“多谢了。”侧过头来，脸一沉，道：“常坛主不得无礼，见过武当派的张五侠。”那人退后一步，躬身施礼。说道：“原来是武当七侠的张五侠，怪不得内功如此深厚，小人常金鹏多多冒犯，请勿见怪。”

张翠山见这人五十来岁年纪，脸上手上的肌肉凹凸凸凸、盘根错节，当下抱拳还礼。

常金鹏向张翠山见礼已毕，随即恭恭敬敬的向殷素素施下礼去。殷素素大刺刺的点一点头，不怎么理会。张翠山暗暗纳罕，只听常金鹏说道：“玄武坛白坛主约了海沙派、巨鲸帮和神拳门的人物，明日清晨在钱塘江口王盘山岛上相会，扬刀立威。姑娘身子不适，待小人护送姑娘回临安府去。王盘山岛上的事，谅来白坛主一人料理，也已绰绰有余。”

殷素素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海沙派、巨鲸帮、神拳门……嗯，神拳门的掌门人过三拳也去吗？”常金鹏道：“听说是他亲自率领神拳门的十二名好手弟子，前去王盘山赴会。”殷素素冷笑道：“过三拳名气虽大，不足当白坛主的一击，还有甚么好手？”

常金鹏迟疑了一下，道：“听说昆仑派有两名年轻剑客，也去赴会，说要见识见识屠……屠……”说到这里，眼角向张翠山一掠，却不说下去了。殷素素冷冷的道：“他们要去瞧瞧屠龙刀吗？只怕是眼热起意……”张翠山听到“屠龙刀”三字，心中一凛，只听殷素素又道：“嗯，昆仑派的人物倒是不可小觑了。我手臂上的轻伤算不了甚么，这么着，咱们也去瞧瞧热闹，说不定须得给白坛主助一臂之力。”转头向张翠山道：“张五侠，咱们就此别过，我坐常坛主的船，你坐我的船回临安去罢！你武当派犯不着牵连在内。”

张翠山道：“我三师哥之伤，似与屠龙刀有关，详情如何，还请殷姑娘见示。”殷素素道：“这中间的细微曲折之处，我也不大了然，他日还是亲自问你三师哥罢！”

张翠山见她不肯说，心知再问也是徒然，暗想：“伤我三哥之人，其意在于屠龙宝刀。常坛主说要在王盘山扬刀立威，似乎屠龙刀是在他们手中，那些恶贼倘若得讯，定会赶去。”说道：“发射这三枚梅花小镖的道士，你说会不会也上王盘山去呢？”

殷素素抿嘴一笑，却不答他的问话，说道：“你一定要去赶这份热闹，咱们便一块儿去罢！”转头对常金鹏道：“常坛主，请你的船在前引路。”常金鹏应道：“是！”弯着腰退出船舱，便似仆役厮养对主人一般恭谨。殷素素只点了点头。张翠山却敬重他这份武功修为，站起身来，送到舱口。

殷素素望了望他长袍后心被常金鹏击破的碎裂之处，待他回入船舱，说道：“你除下长袍，我给你补一补。”张翠山道：“不用了！”殷素素道：“你嫌我手工粗劣吗？”

张翠山道：“不敢。”说了这两个字，默不作声，想起她一晚之间连杀龙门镖局数十口老小，这等大奸大恶的凶手，自己原该出手诛却，可是这时非但和她同舟而行，还助她起镖疗毒，虽说是谢她护送师兄之德，但总嫌善恶不明，王盘山岛上的事务一了，须得立即分手，再也不能和她相见了。

殷素素见他脸色难看，已猜中他的心意，冷冷的道：“不但都大锦和祝史两镖头，不但龙门镖局满门和那两个少林僧，还有那慧风和尚，也是我杀的。”张翠山道：“我早疑心是你，只是想不到你用甚么手段。”殷素素道：“那有甚么希奇？我潜在湖边水中听你们说话。那慧风突然发觉咱们两人相貌不同，想要说出口来，我便发银针从他口中射入，你在路上、树上、草里寻我的踪迹，却哪里寻得着？”张翠山道：“这么一来，少林派便认定是我下的毒手了，殷姑娘，你当真好聪明，好手段！”他这几句话中充满愤激，殷素素假作不懂，盈盈站起，笑道：“不敢，张五侠谬赞了！”

张翠山怒气填膺，大声喝道：“姓张的跟你无怨无仇，你何苦这般陷害于我？”

殷素素微笑道：“我也不是想陷害你，只是少林、武当，号称当世武学两大宗派，我想要你们两派斗上一斗，且看到底是谁强谁弱？”

张翠山惊然而惊，满腔怒火暗自潜息，却大增戒惧之意，心道：“原来她另有重大奸谋，不只是陷害我一人而已。倘若我武当派和少林派当真为此相斗，势必两败俱伤，成为武林中的一场浩劫。”

殷素素折扇轻挥，神色自若，说道：“张五侠，你扇上的书画，可否供我开开眼界？”

张翠山尚未回答，忽听得前面常金鹏船上有人朗声喝道：“是巨鲸帮的船吗？哪一位在船上？”右首江面上有人叫道：“巨鲸帮少帮主，到王盘山

岛上赴会。”常金鹏船上那人叫道：“天鹰教殷姑娘和朱雀坛常坛主在此，另有名门贵宾。贵船退在后面罢！”右首船上加入粗声粗气的道：“若是贵教教主驾临，我们自当退让，是旁的人，那也不必了。”

张翠山心中一动：“天鹰教？那是甚么邪教？怎地没听说过，眼见他们这等声势，力量可当真不小啊。想是此教崛起未久，我们少在江南一带走动，是以不知。巨鲸帮倒是久闻其名。可不是甚么好脚色。”推开船窗向外望去，只见右首那船船身雕成一头巨鲸之状，船头上白光闪闪，数十柄尖刀镶成巨鲸的牙齿，船身弯弯，便似鲸鱼的尾巴。这艘巨鲸船帆大船轻，行驶时比常金鹏那艘船快得多。

常金鹏站到船头，叫道：“麦少帮主，殷姑娘在这儿，你这点小面子也不给吗？”巨鲸船舱中钻出一个黄衣少年，冷笑道：“陆上以你们天鹰教为尊，海面上该算是我们巨鲸帮了罢？好端端的为甚么要让你们先行？”张翠山心想：“江面这般宽阔，数百艘大船也可并行，何必定要他们让道，这天鹰教也未免太横。”

这时巨鲸船上又加了一道风帆，抢得更加快了，两船越离越远，再也无法追上。常金鹏“哼”的一声，说道：“巨鲸帮……屠龙刀……也……屠龙刀……”大江之上，风急浪高，两船相隔又远，不知他说些甚么。

那麦少帮主听他连说了两句“屠龙刀”，心想事关重大，命水手侧过船身，渐渐和常金鹏的座船靠近，大声问道：“常坛主你说甚么？”常金鹏道：“麦少帮主……咱们玄武坛白坛主……那屠龙刀……”张翠山微觉奇怪：“怎么他说话断断续续？”

眼见巨鲸船靠得更加近了，相距已不过数丈，猛听得呼的一声，常金鹏提起船头巨锚掷将出去，锚上铁链呛啷啷连响，对面船上两个水手长声惨叫，大铁锚已钩在巨鲸船上。

麦少帮主喝道：“你干甚么？”常金鹏手脚快极，提起左边的大铁锚又掷了出去。两只铁锚击毙了巨鲸船上三名水手，同时两艘船也已连在一起。麦少帮主抢到船边，伸手去拔铁锚。常金鹏右手挥动，链声呛啷，一个碧绿的大西瓜飞了出去，砰的一声猛响，打在巨鲸船的主桅之上。张翠山才知道这大西瓜是常金鹏所用兵器，眼见是精钢铸成，瓜上漆成绿黑间条之色，共有一对，系以钢链，便和流星锤无异，只是两个西瓜特大特重，每个不下五六十斤，若非膂力惊人，如何使得他动？

右手的铁西瓜击出，巨鲸船的主桅喀啦啦响了两声，常金鹏拉回右手铁西瓜，跟着左手铁西瓜又击了出去，待到右手铁西瓜三度进击，那主桅喀啦、喀啦连响，从中断为两截。巨鲸船上众海盗惊叫呼喝。常金鹏双瓜齐飞，同时击在后桅之上，后桅较细，一击便断。

这时两船相隔两丈有余，那麦少帮主眼睁睁的瞧着两根桅杆一一折断，竟是无法可施，只有高声怒骂。

常金鹏喝道：“有天鹰教在此，水面上也不能任你巨鲸帮称雄！”右臂扬处，铁瓜又是呼的一声飞出，这一次却击在巨鲸船的船舷之上，砰的一声，船旁登时破了一个大洞，海水涌入，船上众水手大声呼叫起来。

麦少帮主抽出分水蛾眉刺，双足一点，纵身跃起，便往常金鹏的船头扑来。常金鹏待他跃到最高之时，左手铁瓜飞出，径朝他迎面击去，这一招甚是毒辣，铁瓜到时，正是他人在半空，一跃之力将衰未衰。麦少帮主叫声：“啊哟！”伸蛾眉双刺在铁瓜上一挡，便欲借力翻回，猛觉胸口气塞，眼前

一黑，翻身跌回船中。

常金鹏双爪此起彼落，霎时之间巨鲸船上击了七八个大洞，跟着提起锚链，运劲回拉。喀喇喇几声响，巨鲸船船板碎裂，两只铁锚拉回了船头。

天鹰教船上众水手不待坛主吩咐，扬帆转舵，向前直驶。

张翠山见到常金鹏击破敌船的这等威势，暗自心惊：“我若非得恩师传授，学会了借力卸力之法，他那巨灵神掌般的一掌击在我背心，却如何经受得起？这人于瞬息间诱敌破敌，不但武功惊人，而且阴险毒辣，十分工于心计，实是邪教中一个极厉害的人物。”回眼看殷素素时，只见她神色自若，似乎这类事司空见惯，丝毫没放在心上。

只听得雷声隐隐，钱塘江上夜潮将至。巨鲸帮的帮众虽然人人精通水性，但这时已在江海相接之处，江面阔达数十里，距离南北两岸均甚遥远。巨鲸帮帮众听到潮声，忍不住大叫呼救。常金鹏和殷素素的两艘座船向东疾驶，毫不理会。

张翠山探首窗外，向后望去，只见那艘巨鲸船已沉没了一小半，待得潮水一冲，登时便要粉碎。他耳听得惨叫呼救之声，心下甚是不忍，但知殷素素和常金鹏都是心狠手辣之辈，若要他们停船相救，徒然自讨没趣，只得默然不语。

殷素素瞧了他的神色，微微一笑，纵声叫道：“常坛主，咱们的贵客张五侠大发慈悲，你把巨鲸船中那些家伙救起来罢！”这一着大出张翠山的意外。只听得前面船上常金鹏应道：“谨尊贵客之命！”船身侧过，斜抢着向上游驶去。

常金鹏大声叫道：“巨鲸帮的帮众们听着，武当派张五侠救你们性命，要命的快游上来罢！”诸帮众顺流游下。常金鹏的船逆流迎上，抢在潮水的头里，将巨鲸船上自麦少帮主以下救起十之八九，但终于有八九名水手葬身在波涛之中。

张翠山心下大慰，喜道：“多谢你啦！”殷素素冷冷的道：“巨鲸帮杀人越货，那船中没一个人的手上不是染满血腥，你救他们干什么？”张翠山茫然若失，答不出话来。巨鲸帮恶名素著，是水面上四大恶帮之一，他早闻其名，却不知今日反予相救。只听殷素素道：“若不将他们救上船来，张五侠心中更要骂我啦：‘哼！这年轻姑娘心肠狠毒，甚于蛇蝎，我张翠山悔不该助她起镖疗毒！’”这句话正好说中了张翠山的心事，他脸上一红，只得笑道：“你伶牙俐齿，我怎说得过你？救了那些人，是你自己积的功德，可不跟我相干。”

就在这时，潮声如雷，震耳欲聋，张翠山和殷素素所乘江船猛地被抛了起来。说话声尽皆淹没。张翠山向窗外看时，只见巨浪犹如一堵透明的高墙，巨鲸帮的人若不获救上船，这时都被淹没在惊涛之中了。

殷素素走到后舱，关上了门，过了片刻出来，又已换上了女装。她打个手势，要张翠山除下长袍。张翠山不便再行峻拒，只得脱下。他只见殷素素要替自己缝补衫背的破裂之处，哪知她提起她自己刚换下来的男装长袍，打手势叫他穿上，却将他的破袍收入后舱。

张翠山身上只有短衫中衣，只得将殷素素的男装穿上。那件袍子本就宽大，张翠山虽比她高大得多，却也不显得窄小，袍子上一缕缕淡淡的幽香送入鼻端。张翠山心神一荡，不敢向她看去，恭恭敬敬的坐着，装作欣赏船舱板壁上的书画，但心事如潮，和船外船底的波涛一般汹涌起伏，却哪里看得

进去？殷素素也不来跟他说话。

忽地一个巨浪涌来，船身倾侧，舱中烛火登时熄了。张翠山心道：“我二人孤男寡女，坐在船舱之中，虽说我不欺暗室，却怕于殷姑娘的清名有累。”于是推开后舱舱门，走到把舵的舟子身旁，瞧着他稳稳掌着舵柄，穿波越浪下驶。

半个多时辰之后，上涌的潮水反退出海，顺风顺水，舟行更远，破晓后已近王盘山岛。

那王盘山在钱塘江口的东海之中，是个荒凉小岛，山石鳞峒，向无人居。两艘船驶近岛南，相距尚有数里，只听得岛上号角之声呜呜吹起，岸边两人各举大旗，挥舞示意。座船渐渐驶近，只见两面大旗上均绣着一头大鹰，双翅伸展，甚是威武。

两面大旗之间站着一个小老儿。只听他朗声说道：“玄武坛白龟寿恭迎殷姑娘。”声音漫长，绵绵密密，虽不响亮，却是气韵醇厚。片到间坐船靠岸，白龟寿亲自铺上跳板。殷素素请张翠山先行，上岸后和白龟寿引见。

白龟寿见殷素素神气间对张翠山极为重视，待听到他是武当七侠中的张五侠，更是心中一凛，说道：“久仰武当七侠的清名，今日幸得识荆，大是荣幸。”张翠山谦逊了几句。

殷素素笑道：“你两个言不由衷，说话太不痛快。一个心想：‘啊哟，不好，武当派的人也来啦，多了个争夺屠龙刀的棘手人物。’另一个心中却说：‘你这种左道邪教的人物，我才犯不着跟你结交呢。’我说啊，你们想说甚么便说甚么，不用口是心非的。”

白龟寿哈哈一笑。张翠山却道：“不敢！白坛主武功精湛，在下听得白坛主这份隔海传声的功夫，心下好生佩服。在下只是陪殷姑娘来瞧瞧热闹，决无觊觎宝刀之心。”

殷素素听他这般说，面溢春花，好生喜欢。白龟寿素知殷素素面冷心狠，从来不对任何人稍假词色，但这时对张翠山的神态却截然不同，知道此人在她心中的分量实是不轻，又听得他称赞自己的内功，当下敌意尽消，说道：“殷姑娘，海沙派、巨鲸帮、神拳门那些家伙早就到啦，还有两个昆仑派的年轻剑客。这两个小子飞扬跋扈，嚣张得紧，哪如张五侠扬名天下，却这么谦光。可见有一分本事，便有一分修养……”

他刚说到这里，忽听得山背后一人喝道：“背后鬼鬼祟祟的毁谤旁人，这又算是甚么行径了？”话声一歇，转出两个人来。两人都穿青色长袍，背上斜插长剑，都是二十八九岁年纪，脸罩寒霜，一副要惹事生非的模样。

白龟寿笑道：“说起曹操，曹操便到。来来来，我跟各位引见引见。”

那两个昆仑派的青年剑客本来就要发作，但斗然间见到殷素素容光照人，艳丽非凡，不由得心中都是怦然一动。一个人目不转瞬的呆瞧着她，另一个看了她一眼，急忙转开了头，但随即又偷偷斜目看她。

白龟寿指着呆看殷素素的那人道：“这位是高则成高大剑客。”指着另一人道：“这位是蒋涛蒋大剑客。两位都是昆仑派的武学高手。想昆仑派威震西域，武学上有不传之秘，高蒋两位更是昆仑派中出乎其类、拔乎其萃、矫矫不群的人物。这一次来到中原，定当大显身手，让我们开开眼界。”

他这番话中显是颇含讥嘲，张翠山心想这两人若不立即动武，也必反唇相稽，哪知高蒋二人只唯唯否否，似乎并没有听见他说些甚么，再看二人的神色，这才省悟，原来他二人一见殷素素，一个傻瞪，一个偷瞧，竟都神不

守舍的如痴如呆。张翠山暗暗好笑，心道：“昆仑派名播天下，号称剑术通神，哪知派中弟子却这般无聊。”

白龟寿又道：“这位是武当派张翠山张相公，这位是殷素素殷姑娘，这位是敝教的常金鹏常坛主。”他说这三人名时都轻描淡写，不加形容，对张翠山更只称一声“张相公”，连“张五侠”的字眼也免了，显是将他当作极亲近的自己人看待。

殷素素心中甚喜，眼光在张翠山脸上一转，秋波流动，梨涡浅现。

高则成见殷素素对张翠山神态亲近，胸头也不知从哪里来的一丛怒火，狠狠的向张翠山怒目横了一眼，冷冷的道：“蒋师弟，咱们在西域之时，好像听说过，武当派算是中原武林中的名门正派啊。”蒋涛道：“不错，好像听说过。”高则成道：“原来耳闻不如目见，道听途说之言，大不可信。”蒋涛道：“是吗？江湖上谣言甚多，十之八九原本靠不住。高师哥说武当派怎么了？”高则成道：“名门正派的弟子，怎地和邪教人物厮混在一起，这不是自甘堕落么？”二人一吹一唱，竟向张翠山叫起阵来。他们可不知殷素素也是天鹰教中人物，“邪教”二字，只指白常二人而言。

张翠山听他二人言语如此无礼，登时便要发作，但转念一想，自己这次上王盘山来，用意纯在查察伤害俞岱岩的凶手，这两个昆仑弟子年纪虽较自己为大，却是初出茅庐的无名之辈，犯不着跟他们一般见识，何况天鹰教行事确甚邪恶，观乎殷素素和常金鹏将杀人当作家常便饭一事可知，自己决不能与他们牵缠在一起，于是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在下跟天鹰教的这几位也是初识，和两位仁兄没甚么分别。”

这两句话众人听了都是大出意外。白常两坛主只道殷素素跟他交情甚深，原来却是初识。殷素素心中恼怒，知道张翠山如此说，分明有瞧不起天鹰教之意。高蒋两人相视冷笑，心想：“这小子是个脓包，一听到昆仑派的名头，心里就怕了咱们啦。”

白龟寿道：“各位贵宾都已到齐，只有巨鲸帮的麦少帮主还没来，咱们也不等他啦。现下各位到处随便逛逛，正午时分请到那边山谷饮酒看刀。”常金鹏笑道：“麦少帮主座船失事，是张相公命人救了起来，这时便在船中，待会请他赴宴便了。”

张翠山见白常两位坛主对己执礼甚恭，殷素素的眼光神色之间更是柔情似水，但想跟这些人越疏远越好，说道：“小弟想独自走走，各位请便。”也不待各人回答，一举手，便向东边一带树中走去。

王盘山是个小岛，山石树木亦无可观之处。东南角有个港湾，桅樯高耸，停泊着十来艘大船，想是巨鲸帮、海沙派一千人的座船。张翠山沿着海边信步而行，他对殷素素任意杀人的残暴行径虽然大是不满，但说也奇怪，一颗心竟念兹在兹的萦绕在她身上：“这位殷姑娘在天鹰教中地位极是尊贵，白常两位坛主对她像公主一般侍候，但她显然不是教主，不知是甚么来头？”又想：“天鹰教要在这岛上扬刀立威，对方海沙派、神拳门、巨鲸帮等都由首要人物赴会，天鹰教却只派两个坛主主持，全没将这些对手放在心上。瞧那玄武坛白坛主的气派，似乎功力尚在朱雀坛常坛主之上。看来天鹰教已是武林中一个极大的隐忧，今日须当多摸清一些他们的底细，日后武当七侠只怕要跟他们势不两立。”

正沉吟间，忽听得树林外传来一阵阵兵刃相交之声，他好奇心起，循声过去，只见树荫下高则成和蒋涛各执长剑，正在练剑，殷素素在一旁笑吟吟

的瞧着。张翠山心道：“师父常说昆仑派剑术大有独到之处，他老人家少年之时，还和一个号称‘剑圣’的昆仑派名家交过手，这机缘倒是难得。”但武林人士学习武功之时极忌旁人偷看。张翠山虽极想看个究竟，终是守着武林规矩，只望了一眼，转身便欲退开。

但他这么一探头，殷素素已见到了，向他招了招手，叫道：“张五哥，你过来。”张翠山这时若再避开，反落了个偷看的嫌疑，于是迈步走近，说道：“两位兄台在此练剑，咱们别惹人厌，到那边走走罢。”还没听到殷素素回答，只见白光一闪，嗤的一响，蒋涛反剑掠上，高则成左臂中剑，鲜血冒出。张翠山吃了一惊，只道是蒋涛失手误伤。哪知高则成哼也不哼，铁青着脸，刷刷刷三剑，招数巧妙狠辣，全是指向蒋涛的要害。张翠山这才看清，原来两人并非练习剑法，竟是真打真斗，不禁大是讶异。

殷姑娘笑道：“看来师哥不及师弟，还是蒋兄的剑法精妙些。”

高则成听了此言，一咬牙，翻身回剑，剑诀斜引，一招“百丈飞瀑”，剑锋从半空中直泻下来。张翠山忍不住喝彩：“好剑法！”蒋涛缩身急躲，但高则成的剑势不到用老，中途变招，剑尖抖动，“嘿！”的一声呼喝，刺入了蒋涛左腿。殷素素拍手道：“原来做师兄的毕竟也有两手，蒋兄这一下可比下去啦。”蒋涛怒道：“也不见得。”剑招忽变，歪歪斜斜的使出一套“雨打飞花”剑法来。这一路剑走的全是斜势，飘逸无伦，但七八招斜势之中，偶尔又挟着一招正势，教人极难捉摸。高则成对这路本门剑法自是烂熟于胸，见招拆招，毫不客气的还以击削劈刺。两人身上都已受伤，虽然非在要害，但剧斗中鲜血飞溅，两人脸上、袍上、手上都是血点斑斑。师兄弟俩越斗越狠，到后来竟似性命相扑一般。殷素素在旁不住口的推波助澜，赞几句高则成，又赞几句蒋涛，把两人激得如癫如痴，恨不得一剑将对方刺倒，显得自己剑法高强，好讨得殷素素欢喜。

这时张翠山早已明白，他师兄弟俩忽然舍命恶斗，全是殷素素从中挑拨，以报复两人先前出言轻侮了天鹰教。眼见两人越打越狠，初时还不过意欲取胜，到后来均已难以自制，竟似要致对方死命一般，再斗下去势将闯出大祸。看这二人剑法确然颇为精妙，然变化不够灵动，内力也嫌薄弱，剑法中的威力只发挥得出一二成而已。

殷素素拍手嘻笑，甚是高兴，说道：“张五哥，你瞧昆仑派的剑法怎样？”不听张翠山回答，一回头，见他眉头微皱，颇有厌恶之色，说道：“使来使去这几路，也没甚么看头，咱们到那边瞧瞧海景去罢！”说着拉着张翠山的左手，举步便行。

张翠山只觉一只温腻软滑的手掌握住自己的手，心中一动，明知她是有意激怒高蒋二人，却也不便挣脱，只得随着她走向海边。

殷素素瞧着一望无际的大海，出了一会神，忽道：“《庄子秋水篇》中说道：‘天下之水，莫大于海，万川归之，不知何时止而不盈。’然而大海却并不骄傲，只说：‘吾在于天地之间，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。’庄子真是了不起，胸襟如此博大！”

张翠山见她挑动高蒋二人自相残杀，引以为乐，本来甚是不满，忽然听到这几句话，不禁一怔。《庄子》是道家修真之士所必读，张翠山在武当山时，张三丰也常拿来跟他们师兄弟讲解。但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突然在这当儿发此感慨，实大出于他意料之外。他一怔之下，说道：“是啊，‘夫千里之远，不足以举其大，千仞之高，不足以极其深。’”

殷素素听他以《庄子秋水篇》中形容大海的话相答，但脸上神气，却有不胜仰慕钦敬之情，说道：“你想起了师父吗？”

张翠山吃了一惊，情不自禁的伸出右手，握住了她另外一只手，道：“你怎知道？”当年他在山上和大师兄宋远桥、三师兄俞岱岩共读《庄子》，读到“夫千里之远，不足以举其大，千仞之高，不足以极其深”这两句话时，俞岱岩说道：“咱们跟师父学艺，越学越觉得跟他老人家相差得远了，倒似每天都在退步一般。用《庄子》上这两句话来形容他老人家深不可测、高无尽头的功夫，那才适当。”宋远桥和张翠山都点头称是。这时他想起《庄子》这两句话，自然而然的想起了师父。

殷素素道：“你脸上的神情，不是心中想起父母，便是想起了师长，但‘千里之远，不足以举其大’云云，当世除了张三丰道长，只怕也没第二个人当得起了。”张翠山甚喜，道：“你真聪明。”惊觉自己忘形之下握住了她的双手，脸上一红，缓缓放开。

殷素素道：“尊师的武功到底是怎样出神入化，你能说些给我听听么？”张翠山沉吟半晌，道：“武功只是小道，他老人家所学远不止武功，唉，博大精深，不知从何说起。”殷素素微笑道：“‘夫子步亦步，夫子趋亦趋，夫子驰亦驰；夫子奔逸绝尘，而回瞠若乎后矣。’”张翠山听她引用《庄子》中颜回称赞孔子的话，而自己心中对师父确有如此五体投地的感觉，说道：“我师父不用奔逸绝尘，他老人家趋一趋，驰一驰，我就跟不上啦。”

殷素素聪明伶俐，有意要讨好他，两人自是谈得十分投机，久而忘倦，并肩坐在石上，不知时光之过。

忽听得远处脚步声沉重，有人咳了几声，说道：“张相公、殷姑娘，午时已到，请去入席罢。”张翠山回过头来，只见常金鹏相隔十余丈站着，虽然神色庄敬，但嘴角边带着一丝微笑。神情之中，便似一个慈祥的长者见到一对珠联璧合的小情人，大感赞叹欢喜。殷素素一直对他视作下人，傲不为礼，这时却脸含羞涩，低下头去。张翠山心中光明磊落，但见了两人神色，禁不住脸上一红。

常金鹏转过身来，当先领路。殷素素低声道：“我先去，你别跟着我一起。”张翠山微微一怔，心道：“这位姑娘怎地避起嫌疑来啦？”便点了点头。殷素素抢上几步，和常金鹏并肩而行，只听她笑着问道：“那两个昆仑派的呆子打得怎么啦？”张翠山心中似喜非喜，似愁非愁，直瞧着他二人的背影在树后隐没，这才缓缓向山谷中走去。

进得谷口，只见一片青草地上摆着七八张方桌，除了东首第一席外，每张桌旁都已坐了人。常金鹏见他走近，大声说道：“武当派张五侠驾到！”这八个字说得声若雷震，山谷鸣响。他一说完，和白龟寿快步迎了出来，每人身后跟随着本坛的五名舵主，十二人在谷口一站，并列两旁，躬身相迎。白龟寿道：“天鹰教殷教主属下，玄武坛白龟寿、朱雀坛常金鹏，恭迎张五侠大驾。”殷素素并不走到谷口相迎，却也站起身来。

张翠山听到“殷教主”三字，心头一震，暗想：“那教主果然姓殷！”当下作揖说道：“不敢当，不敢当！”举步走进谷中，只见各席上坐的众人均有愤愤不平之色，微感不解，却也不去理会。他不知海沙派、巨鲸帮、神拳门各路首领到来之时，天鹰教只派坛下的一名舵主引导入座，绝不似对张翠山这般恭敬有礼，相形之下，显是对之意含轻视。

白龟寿引着他走到东首第一席上，肃请入座。这张桌旁只摆着一张椅子，

乃是各桌之中最尊贵的首席。张翠山一瞥眼，见其余各席大都坐了七八人，只第六席上坐着高则成和蒋涛二人。他朗声辞道：“在下末学后进，不敢居此首席。请白兄移到下座去罢。”白龟寿道：“武当派乃方今武林中的泰山北斗，张五侠威震天下，若不坐此首席，在座的无人敢坐。”张翠山记着师父平时常说的“宁静谦抑”之训，心想：“倘若师父或大师哥在此，这宝座自可坐得，我却是不配。”坚意辞让。

高则成和蒋涛使个眼色，蒋涛忽地提起自己座椅，凌空掷了过来。他这一席和首席之间隔开五张桌子，但他这一掷劲力甚强，只听呼的一声响，那椅子飞越五张桌旁各人头顶，在第一席边落了下來，端端正正的摆好，与原有的一张椅子相距尺许，这一手巧劲，确是造诣不凡。蒋涛一掷出椅子，高则成便大声道：“嘿嘿，泰山北斗，不知是谁封的泰山北斗？姓张的不敢坐，咱师兄弟还不致于这般脓包。”两人身法如风，抢到椅旁。

原来先前殷素素问他二人到底准的武功高些，说想学几招昆仑派的剑法，准拟向剑法高明的人求教。二人毫不推辞，便拔剑喂招。初时也只是想胜过了对方，但越打越狠，渐渐收不住手，殷素素又在旁挑拨，两人竟致一齐受伤。待见她和张翠山神情亲密的走开，才知上了她当，两人收剑裹伤，又恼又妒，却不敢向殷素素发作，这时乘机抢夺张翠山的席位，想激他出手，在群雄面前狠狠的折辱他一番。

常金鹏伸手拦住，说道：“且慢！”高则成伸指作势，便欲往常金鹏臂弯中点去。

张翠山道：“两位坐此一席，最是合适不过。小弟便坐那边罢！”说着举步往第六席走去。殷素素忽然伸手招了招，叫道：“张五哥，到这里来。”

张翠山不知她有甚么话说，便走近身去。殷素素随手拉过一张椅子，放在自己身旁，微笑道：“你坐这里罢。”张翠山万料不到她会如此脱略形迹，在群豪注目之下，颇觉踌躇，若跟她并肩同席，未免过于亲密，倘不依言就坐，又不免要使她无地自容。殷素素低声道：“我还有话跟你说呢！”张翠山见她脸上露出求恳之色，不便推辞，便在椅上坐了下来。殷素素心花怒放，笑吟吟的给他斟了杯酒。

这边高则成和蒋涛虽然抢到了首席，但见这等情景，只有恼怒愈增。白龟寿伸手在椅子上拂了几下，扫去灰尘，笑道：“昆仑派的两位大剑客要坐个首席，那真不错啊，请坐，请坐！”说着和常金鹏及十名舵主各自回归主人席位就座。高则成和蒋涛均想：“这脓包不敢坐首席，武当派的威风终究给昆仑派压了下去。”两人对望一眼，大刺刺的坐下。

只听得喀喇、喀喇两声，椅脚断折，两人一起向后摔跌。总算两人武功不弱，不待背心着地，伸手在地上一撑，已自跃起，但饶是如此，神情已异常狼狈。各席上的豪客都哈哈大笑起来。高蒋二人均知是白龟寿适才用手拂椅，暗中作下了手脚，暗想这份阴劲着实厉害，自己可没如此功力。他二人本来十分自负，把天鹰教当作是下三滥的旁门左道，毫没瞧在眼里，这才在王盘山上如此飞扬跋扈，此刻见到白龟寿显示了这般功力，不由得锐气大挫。

却听白龟寿冷冷的道：“昆仑派的武功，大家都知道是高的，两位不用寻这两张椅子的晦气。说到坐烂椅子这点粗浅功夫，在座诸君没一位不会罢？”说着右手一挥，指着坐在末席的十名舵主，道：“你们也练一练罢！”

但听得喀喇喇几声猛响，十张椅子一齐破裂。那十名舵主有备而发，坐碎椅子后笑吟吟的站着，神定气闲，可比高蒋二人狼狈摔倒的情形高明得太

多了。在座群豪大都是见多识广之士，自瞧出白龟寿故意作弄他二人，只是这情景确实有趣，忍不住都放声大笑。

笑声中只见天鹰教的两名舵主各抱一块巨石，走到第一席之旁，伸足踢去破椅，说道：“木椅单薄，无力承当两位贵体，请坐在这石头上罢！”这两人是天鹰教中出名的大力士，武功平平，但身躯粗壮，天生神力，每人所抱的巨石都有四百来斤，托起巨石便递给高蒋二人，要他们接住。

高蒋二人剑法精妙，要接住这般巨石却万万不能。高则成皱眉道：“放下罢！”两名大力舵主齐声“嘿”的一声猛喝，双臂挺直，将巨石高举过顶，说道：“接住罢！”

这么一来，逼得高蒋二人只有缩身退开，只怕两个大力士中有一个力气不继，稍有失闪，那四五百斤的大石压将下来，岂不给压得筋折骨断？他二人心中气恼，却又不敢出手袭击这两个大力士，巨石横空，准也不敢靠近，自履险地。

白龟寿朗声道：“两位昆仑剑客不敢坐首席啦，还是请张相公坐罢！”

张翠山坐在殷素素身旁，香泽微闻，心中甜甜的，不禁神魂飘荡，忽地听得白龟寿这么一喝，登时警觉：“我千万不能自堕魔障，和这邪教女魔头有甚么牵缠。”当即站起身来，走了过去。

白龟寿听常金鹏赞张翠山武功了得，他却不曾亲眼得见，这时有心要试他一试，向两名手托巨石的大力舵主使个眼色。

两名舵主会意，待张翠山走近，齐声喝道：“张相公小心，请接住了！”喝声一停，两人身子一矮，双臂下缩，随即长身展臂，大叫一声，两块巨石齐向张翠山头顶压将下来。

群豪见了这等声势，情不自禁的一齐站起。

白龟寿本意只是要一试张翠山的武功，绝无恶意，一来“武当七侠”的名头在江湖上太响，今日眼见他不过是个温文蕴藉的青年书生，颇出意料之外，二来殷姑娘向来没把谁瞧在眼里，对这位“张五侠”却显是十分倾倒，此人日后与大鹰教必有极大干连。但忽见这两名大力舵主莽莽撞撞的掷出巨石，登时好生后悔，暗叫：“糟糕！”心想张翠山是名门弟子，当然不致为巨石所伤，但纵跃闪避之际，情景也必狼狈，倘若不幸竟尔小小的出了些丑，不但张翠山见怪，殷姑娘更要大为恚怒。他顷刻间便打定了主意，倘若情势不妙，立时便要嫁祸于那两名舵主，宁可将两人立毙于掌下，也不能开罪了殷姑娘。

张翠山忽见巨石凌空压到，也是吃了一惊，假如后跃避开，便和昆仑派的高蒋二人一般无异，未免堕了师门的威望，这时候也不容细想，练武之人到了紧迫关头，本身蓄积着的功夫自然而然的使将出来。当下左手使一招“武”字诀中的右钩，带动左方压下来的巨石，右手使一招“刀”字诀中的左撇，带动右方压下来的巨石。那两块巨石本身各有四百来斤，再加上凌空一掷之势，更是非同小可。张翠山不以膂力见长，要他空手去托，那是一块巨石也举不起来的。可是张三丰这套从书法中化出来的招术，实是夺造化之功的神奇。要知武当一派的武功，原不求力大，亦不求招快。只要力道运用得法，四两尚可拨千斤。这时张翠山使出师门所授最精深的功夫，借着那两名舵主的一掷之势，带着两块巨石直飞上天。

这两块巨石飞掷之力，其实出自两名舵主，只是他以手掌稍加拨动，变了方向。他长袖飞舞，手掌隐在袖中，旁人看来，竟似以衣袖卷起巨石，掷

向天空一般。两块巨石一高一低，先后跌落。张翠山轻飘飘的纵身而起，盘膝坐在较高的那块石上。

但听得腾的一响，地面震动，一块巨石落了下来，一大半深陷泥中，第二块跟着落下，平平稳稳的摆在第一块巨石之上，两石相碰，火花四溅，只震得每一席上碗碟都叮叮当当的乱响。张翠山不动声色的坐在石上，笑道：“两位舵主神力惊人，佩服，佩服！”

那两名舵主却惊得目瞪口呆，呆呆的站在当地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片刻之间，山谷中寂静无声，隔了片晌，才爆出轰雷价一片彩声，良久不绝。

殷素素向白龟寿瞪了一眼，笑靥如花，得意之极。白龟寿大喜，自己险些做了错事，幸好张翠山武功惊人，却将此事变成了自己讨好殷姑娘之举。于是走到首席之旁，斟了一杯酒，朗声说道：“久闻武当七侠的威名，今日得见张五侠的武功，当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小人敬张五侠一杯。”说着一饮而尽。张翠山道：“不敢！”陪了一杯。

白龟寿站起身来，朗声说道：“敝教新近得了一柄宝刀，叫作屠龙刀。有道是：‘武林至尊，宝刀屠龙，号今天下，莫敢不从！’”他说到这里，顿了一顿，晶亮闪烁的眼光从左至右，扫视全场。他身形并不魁梧，但语音响亮，目光锐利，威严之气慑人，又道：“敝教殷教主原拟柬请天下各路英雄大会天鹰山，展示宝刀，只是此举筹划费时，须得暇以时日。诚恐天下英雄不知宝刀已为敝教所得，因此上就近奉请严南诸帮会各位朋友驾临，瞧一瞧宝刀的面目。”说着挥了挥手。教下八名弟子大声答应，转身走进西首一个大山洞中。

众人只道这八名弟子去取宝刀，目光都凝望着他们，哪知八人出来时上身都脱光了，从山洞中抬出一只大铁鼎来。铁鼎中烧着熊熊烈火，火焰冲起一丈来高。八个人离得远远的，用长杆肩抬而来，吆吆喝喝，将铁鼎放在广场之中。众人被火焰一逼，登时大感炙热。那八人之后，又有四人，两人抬着一座打铁用的大铁砧，另外两人手中各举一个大铁锤。

白龟寿道：“常坛主，请你扬刀立威！”

常金鹏道：“遵命！”转身叫道：“取刀来！”

适才挺举巨石的那两名神力舵主走进山洞，回出来时，一人手中横托一个黄绫包裹，另一人在旁护卫。那舵主将包裹交给常金鹏，两人站在他的左右两旁。常金鹏打开包裹，露出一柄单刀。他托在手里，举目向众人一望，刷地拔刀出鞘，说道：“这一把便是武林至尊的屠龙宝刀，各位请看仔细了！”说着托刀齐顶，为状甚是恭敬。

群豪久闻屠龙宝刀之名，但见这刀黑黝黝的毫不起眼，心下都存了一个疑团：“怎知此刀是真是假？”只见常金鹏缓缓的将刀交给左首舵主，说道：“试铁锤！”

那舵主接过单刀，将刀搁在铁砧之上，刀口朝天，另一名神力舵主提起大铁锤，便往刀口上击落。只听得嗤的一声轻响，铁锤的锤头中分为二，一半连在锤杆，另一半跌落在地。群豪一惊之下，都站了起来，均想：断金切玉的宝剑利刃虽然罕见，却也不是绝无仅有，但这柄屠龙刀削铁锤如切豆腐，连叮当之声也听不到半点，若非神物，便是其中有弊。

神拳门和巨鲸帮中各有一人走到铁砧之旁，捡起那半块铁锤来看时，但见切口处平整光滑、闪闪发光，显是新削下来的。

那神力舵主提起另一个铁锤击在刀上，又是轻轻削裂。这一次群豪皆尽大声喝彩。

张翠山心想：“如此宝刀，当真是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。”

常金鹏缓步走到场中，提起宝刀，使一招“上步劈山”，嗤的一声轻响，将大铁砧中劈为二。突然间抢到左首，横刀一挥，从一株大松树腰间掠了过去，跟着纵跃奔走，举刀连挥，接连掠过了一十八棵大树。群豪但见他连连挥动宝刀，那些大树却好端端地绝无异状，正自不解，忽听得常金鹏一声长笑，走到第一株大松树旁，衣袖拂出，击在松树腰间，只听得喀喇喇一声响，那松树向外倒去。原来这松树早已被宝刀齐腰斩断，只是那刀实在太过锋利，常金鹏使的力道又极均衡，上半截松树断了之后，仍稳稳的置在下半截之上，直至遇到外力推动，这才倒塌。那大松树一断，带起了一股烈风，但听得喀喇、喀喇之声不绝，其余的大树都一棵棵的倒了下来。

常金鹏哈哈一笑，手一挥，将那屠龙宝刀掷进了烈焰冲天的大铁鼎中。

大树倒塌之声尚未断绝，忽然远处跟着传来喀喇、喀喇的声音，似乎也有人在斩截大树。白龟寿和常金鹏都是一愕，循声望去，只见耸立的船桅一根根倒将下去。那些桅杆上都悬有座旗。天鹰教、巨鲸帮、海沙派、神拳门各门各派的首脑见自己座旗纷纷随着旗杆倒落，无不大为惊怒，各遣手下前去查问。

但听得砰嘭之声不绝，顷刻之间，众桅杆或倒或斜，无一得免，似乎停在港湾中的船只突然遇到风暴还是海怪，一艘艘的破碎沉没。聚在草坪上的群豪斗遭此变，一时说不出话来，初时还疑心是天鹰教布置下的阴谋，但见天鹰教的船只同时遭劫，看来却又不是。

第二批人跟着奔去查问。草坪和港湾相距不远，奔去的十余人却无一回转。

众人面面相觑，惊疑不定。白龟寿向本坛的一名舵主道：“你去瞧瞧。”那舵主应命而去。白龟寿强作镇定，笑道：“想是海中有甚变故，各位也不必在意。就算船只尽数毁了，难道咱们不能坐木筏回去吗？来来来，大家干一杯！”群豪心中嘀咕，可不能在众人前示弱，于是一齐举杯，刚沾到口唇，忽听得港湾旁一声大呼，叫声惨厉，划过长空。

白龟寿和常金鹏听出这惨呼是适才去查问的那舵主所发，一怔之间，只听得腾腾的脚步声落地甚重，渐奔渐近，跟着一个血人出现在众人之前，正是那个舵主。

他双手按住脸孔，手指缝中渗出血来，顶门上去了一块头皮，自胸口直至小腹、大腿，衣衫尽裂，一条极长的伤口也不知多深，血肉模糊，惨声叫道：“金毛狮王，金毛狮王！”白龟寿道：“是只狮子？”他听到是只猛兽，反而宽心了。那舵主道：“不，不！是个人。人都被抓死啦，船都被打沉啦！”说到这里，已然支持不住，俯身摔倒，便此气绝。

白龟寿道：“我去瞧瞧。”常金鹏道：“我和你同去。”白龟寿道：“你保护殷姑娘。”他知那死去的舵主武功不弱，在天鹰教中算得是个硬手，但一转眼被人伤得这般厉害，对手自是非同小可。常金鹏点头道：“是！”

忽听得有人咳嗽一声，说道：“金毛狮王早在这里！”众人吃了一惊，只见大树后缓步走出一个人来。那人身材魁伟异常，满头黄发，散披肩头，眼睛碧油油的发光，手中拿着一根一丈六七尺长的两头狼牙棒，在筵前这么一站，威风凛凛，真如天神天将一般。

张翠山暗自寻思：“金毛狮王？这浑号自是因他的满头黄发而来了，他是谁啊？可没听师父说起过。”

白龟寿上前数步，说道：“请问尊驾高姓大名？”那人道：“不敢，在下姓谢，单名一个逊字，表字退思，有一个外号，叫作‘金毛狮王’。”张翠山和殷素素对望了一眼，均想：“这人神态如此威猛，取的名字却斯文得紧，外号倒适如其人。”白龟寿听他言语有礼，说道：“原来是谢先生。尊驾跟我们素不相识，何以一至岛上，便即毁船杀人？”

谢逊微微一笑，露出一口白牙，闪闪发光，说道：“各位聚在此处，所为何来？”

白龟寿心想：“此事也瞒他不得。这人武功纵然厉害，但他总是单身，我和常坛主联手，再加上张五侠、殷姑娘从旁相助，定可除他得了。”朗声说道：“敝教天鹰教新近得了一柄宝刀，邀集江湖上的朋友，大伙儿在这里瞧瞧。”

谢逊瞪目瞧着大铁鼎中那柄正被烈火锻烧着的屠龙刀，见那刀在烈焰之中不损分毫，确是神物利器，便大踏步走将过去。

常金鹏见他伸右手便去抓刀，叫道：“住手！”谢逊回头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干甚么？”常金鹏道：“此刀是敝教所有，谢朋友但可远观，不可碰动。”谢逊道：“这刀是你们铸的？是你们买的？”常金鹏哑口无言，一时答不出话来。谢逊道：“你们从别人手上夺来，我便从你们手上夺去，天公地道，有甚么使不得？”说着转身又去抓刀。

呛啷啷一响，常金鹏从腰间解下西瓜流星锤，喝道：“谢朋友，你再不住手，我可要无礼了。”他言语中似是警告，其实声到锤到，左手的镇铁大西瓜向他后心直撞过去。谢逊更不回头，将狼牙棒向后挥出，当的一声巨响，那镇铁大西瓜给狼牙棒一撞，疾飞回来，迅速无伦。常金鹏大惊，右手铁西瓜急忙挥出，双瓜猛碰。不料谢逊神力惊人，双瓜同时飞转，撞在常金鹏胸口。常金鹏身子一晃，倒地毙命。他在钱塘江中锤碎麦少帮主的座船时何等神威，这时却禁不起谢逊狼牙棒的一撞。

朱雀坛属下的五名舵主大惊，一齐抢了过去。两人去扶常金鹏，三人拔出兵刃，不顾性命的向谢逊攻去。谢逊左手抓住屠龙刀，右手中的狼牙棒在铁鼎下一挑，一只数百斤重的大铁鼎飞了起来，横扫而至，将三名舵主同时压倒。大铁鼎余势未衰，在地下打了个滚，又将扶着常金鹏的两名舵主撞翻。五名舵主和常金鹏尸身身上衣服一齐着火，其中四名舵主已被铁鼎撞死，余下的一名在地下哀号翻滚。

众人见了这等声势，无不心惊肉跳，但见谢逊一举手之间，连毙五名江湖上的好手，余下那名舵主看来也是重伤难活。张翠山行走江湖，会见过的高手着实不少，可是如谢逊这般超人的神力武功，却是从未见过，暗忖自己决不是他的敌手，便是大师哥、二师哥，也颇有不如。当今之世，除非是师父下山，否则不知还有谁胜得过他。

只见谢逊提起屠龙刀，伸指一弹，刀上发出非金非木的沉郁之声，点头赞道：“无声无色，神物自晦，好刀啊好刀！”抬起头来，向白龟寿身旁的刀鞘望了一眼，说道：“这是屠龙刀的刀鞘罢？拿过来。”

白龟寿心知当此情势，自己的性命十成中已去了九成，倘若将刀鞘给他，不但一世英名化于流水，而且日后教主追究罪责，是死得极为惨酷，但此刻和他硬抗，那也是有死无生，当下凛然说道：“你要杀便杀，姓白的岂是贪

生怕死之辈？”

谢逊微微一笑，道：“硬汉子，硬汉子！天鹰教中果然还是有几个人物。”突然间右手一扬，那柄一百多斤的屠龙刀猛地向白龟寿飞去。白龟寿早在提防，突见他宝刀出手，知道此人的手劲大得异乎寻常，不敢用兵器挡格，更不敢伸手去接，急忙闪身避让。哪知这宝刀斜飞而至，刷的一声，套入了平放在桌上的刀鞘之中，这一掷力道甚是强劲，继续激飞出去。谢逊伸出狼牙棒，一搭一勾，将屠龙刀连刀带鞘的引了过来，随手插在腰间。这一下掷刀取鞘，准头之巧，手法之奇，实是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。

他目光自左而右，向群豪瞧了一遍，说道：“在下要取这柄屠龙刀，各位有何异议？”他连问两声，谁都不敢答话。

忽然海沙派席上一人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谢前辈德高望重，名扬四海，此刀正该归谢前辈所有。我们大伙儿都非常赞成。”谢逊道：“阁下是海沙派的总舵主元广波罢？”那人道：“正是。”他听得谢逊知道自己的姓名，既是欢喜，又是惶恐。

谢逊道：“你可知我师父是谁？是何门何派？我做过甚么好事？”元广波嗫嚅道：“这个……谢前辈……”他实是一点也不知道。谢逊冷冷的道，“我的事你甚么也不知，怎说我德高望重，名扬四海？你这人谄媚趋奉，满口胡言。我生平最瞧不起的，便是你这般无耻小人。给我站出来！”最后这几句话每一字便似打一个轰雷。元广波为他威势所慑，不敢违抗，低着头走到他面前，身子不由自主的不停打战。

谢逊道：“你海沙派武艺平常，专靠毒盐害人。去年在余姚害死张登云全家，本月初欧阳清在海门身死，都是你做的好事罢？”元广波大吃一惊，心想这两件案子做得异常隐秘，怎会给他知道？谢逊喝道：“叫你手下装两大碗毒盐出来，给我瞧瞧，到底是怎么样的东西。”海沙派帮众人人携带毒盐，元广波不敢违拗，只得命手下装了两大碗出来。

谢逊取了一碗，凑到鼻边闻了几下，说道：“咱们每个人都吃一碗。”将狼牙棒往地下一插，一把将元广波抓了过来，喀喇一响，捏脱了他的下巴，使他张着嘴无法再行合拢，当即将一大碗毒盐尽数倒入他肚里。

余姚张登云全家在一夜间被人杀绝，海门欧阳清在客店中遇袭身亡，这是近年来武林中的两件疑案。张登云和欧阳清在江湖上声名向来不坏，想不到竟是海沙派的元广波所为，张翠山见他被逼吞食毒盐，不自禁的颇有痛快之感。

谢逊拿起另一大碗毒盐，说道：“我姓谢的做事公平。你吃一碗，我陪你吃一碗。”张开大口，将那大碗盐都倒入了肚中。

这一着大出众人意料之外。张翠山见他虽然出手狠毒，但眉宇间正气凛然，何况他所杀的均是穷凶恶极之辈，心中对他颇具好感，忍不住说道：“谢前辈，这种好人死有余辜，何必跟他一般见识？”谢逊横过眼来，瞪视着他。张翠山微微一笑，竟无惧色。谢逊道：“阁下是谁？”张翠山道：“晚辈武当张翠山。”谢逊道：“嗯，你是武当派张五侠，你也是来争夺屠龙刀么？”张翠山摇头道，“晚辈到王盘山来，是要查问我师哥俞岱岩受伤的原委，谢前辈如知晓其中详情，还请示知。”

谢逊尚未回答，只听得元广波大声惨呼，捧住肚子在地下乱滚，滚了几转，蜷曲成一团而死。张翠山急道：“谢前辈快服解药。”

谢逊道：“服甚么解药？取酒来！”天鹰教中接待宾客的司宾忙取酒杯

酒壶过来。谢逊喝道：“天鹰教这般小器，拿大瓶来！”那司宾亲自捧了一大坛陈酒，恭恭敬敬的放在谢逊面前，心中却想：“你中毒之后再喝酒，那不是嫌死得不够快么？”

只见谢逊捧起酒坛，骨都骨都的狂喝入肚，这一坛酒少说也有二十来斤，竟给他片刻间喝得干干净净。他抚着高高凸起的大肚子拍了几拍，突然一张口，一道白练也似的酒柱激喷而出，打向白龟寿的胸口。白龟寿待得惊觉，酒柱已打中身子，便似一个数百斤的大铁锤连续打到一般，饶是他一身精湛的内功，也感抵受不住，晃了几晃，昏晕在地。

谢逊转过头来，喷酒上天，那酒水如雨般撒将下来，都落在巨鲸帮一干人身上。自帮主麦鲸以下，人人都淋得满头满脸，但觉那酒水腥臭不堪，功力稍差的都晕了过去。原来谢逊饮酒入肚，洗净胃中的毒盐，再以内力逼出，这二十多斤酒都变成了毒酒，他腹中留存的毒质却已微乎其微，以他内功之深，这些微毒质已丝毫不能为害。

巨鲸帮帮主受他这般戏弄，霍地站起，但转念一想，终是不敢发作，重又坐下。

谢逊说道：“麦帮主，今年五月间，你在闽江口抢劫一艘远洋海船，可是有的？”麦鲸脸如死灰，道：“不错。”谢逊道：“阁下在海上为寇，若不打劫，何以为生？这一节我也不来怪你。但你将数十名无辜客商尽数抛入海中，又将七名妇女轮奸致死，是否太过伤天害理？”麦鲸道：“这……这……这是帮中兄弟们干的，我……我可没有。”谢逊道：“你手下人这般穷凶恶极，你不加约束，与你自己所干何异？是哪几个人干的？”

麦鲸身当此境，只求自己免死，拔出腰刀，说道：“蔡四、花青山、海马胡六，那天的事，你们三个有份罢！”刷刷刷三刀，将身旁三人砍翻在地。这三刀出手也真利落快捷，蔡四等三人绝无反抗余地，立时中刀毙命。

谢逊道：“好！只是未免太迟了，又非你的本愿。倘若你当时杀了这三个人，今日我也不会跟你来比武了。麦帮主，你最擅长的功夫是甚么？”

麦鲸见仍是不了，心道：“在陆上跟他比武，只怕走不上三招。但到了大海之中，却是我的天下了。便算不济，总能逃走，难道他水性能及得上我？”说道：“在下想领教一下谢前辈的水底功夫。”

谢逊道：“好，咱们到海中去比试啊。”走了几步，忽道：“且慢，我一走开，只怕这些人都要逃走！”

众人都是心中一凛，暗想：“他怕我们逃走，难道他要将这里的人个个害死？”

麦鲸忙道：“其实便到海中比试，在下也决不是谢前辈对手，我认输就是。”谢逊道：“噫，那倒省事。你既认输，这就横刀自杀罢。”麦鲸心中怦的一跳，道：“这个……这个比武，胜负原是常事，也用不着自杀……”

谢逊喝道：“胡说八道！谅你也配跟我比武？今日我是索债讨命来着。咱们学武的，手上岂能不沾鲜血？可是谢某生平只杀身有武功之人，最恨的是欺凌弱小，杀害从未练过武功的妇孺良善。凡是干过这种事的人，谢某今日一个也不能放过。”

张翠山听到这里，情不自禁的向殷素素偷瞧了一眼，心想她杀害龙门镖局满门老幼数十口，其中自有不少是丝毫不会武功的，谢逊若是知道此事，也当找她算帐，只见殷素素脸色苍白，嘴唇微微颤动。张翠山又想：“谢逊若要杀她，我是否出手相救？我若出手，只不过白饶上自己一条性命，何况

她也可说是罪有应得，但是……但是……我难道眼睁睁的瞧着人行凶，袖手不理？”

只听谢逊又道：“只是怕你们死得不服，这才叫你们一个个施展平生绝艺，只要有一技之长能胜过我的，便饶了你的性命。”

他说了这番话，从地下抓起两把泥来，倒些酒水，和成了两团湿泥，对麦鲸道：“水性优劣，端瞧你能在水底支持多久，我和你各用湿泥封住口鼻，谁先忍耐不住伸手揭泥，谁便横刀自尽。”当下也不问麦鲸是否同意，将左手中的湿泥贴在自己脸上，封住了口鼻，右手一扬，拍的一声，另一块泥飞掷过去，封住了麦鲸的口鼻。

众人见了这等情景，虽觉好笑，但谁都笑不出来。

麦鲸在湿泥封住口鼻之前，早已深深吸了口气，当下盘膝坐倒，屏息不动。他从七八岁起，便常钻到海底摸鱼捉蟹，水性极高，便一炷香不出水面，也淹他不死，因此这般比试他自信决不能输了，焦虑之心既去，凝神静心，更能持久。

谢逊却不如他这般静坐不动，大踏步走到神拳门席前，斜目向着掌门人过三拳瞪视。

过三拳给他看得心中发毛，站起身来，抱拳说道：“谢前辈请了，在下过三拳。”

谢逊嘴巴被封，不能说话，伸出右手食指，在酒杯中蘸了些酒，在桌上写了三个字。过三拳登时脸如死灰，神色恐怖已极，宛似突然见到勾魂恶鬼一般。跟他同席的弟子垂目向桌上看去，只见谢逊所写的乃是“崔飞烟”三字。那弟子茫然不解，心想“崔飞烟”似是一个女子名字，何以师父见了这三个字如此害怕？

过三拳自然知道崔飞烟是自己的嫡亲嫂子，自己逼奸不遂，将她害死，心想：“反正他饶我不过，还不如乘他口鼻上湿泥未除，全力进攻，他若运气发拳，势必会输给了麦鲸。”当下朗声道：“在下执掌神拳门，平生学的乃是拳法，向你讨教几招。”也不待谢逊有犹豫余地，呼的一拳向他小腹击去，一拳既出，第二拳跟着递了出去。过三拳这个名字的由来，乃因他拳力极猛，一拳可毙牯牛，寻常武师万万挡不住他三拳的轰击，江湖上传扬开来，他本来的名字反而没人知道了。他心知眼前之事，利于速攻，倘若麦鲸先忍不住而揭去鼻上的湿泥，那么谢逊自可跟着揭去，但此刻自己却占着极大的便宜，对方不能喘气运力，武功自是大大的打了个折扣。

他两拳击出，谢逊随手化解。过三拳只觉对方的劲力颇为软弱，和适才震死常金鹏、喷倒白龟寿的神威大不相同，大叫一声“第三拳来了！”他这第三拳有个罗唆名目，叫作“横扫千军，直摧万马”，乃是他生平所学之中最厉害的一招，在这一招拳法之下，伤过不少江湖上成名的英雄好汉。

这时麦鲸面红耳赤，额头汗如雨下，势难再忍，麦少帮主见父亲情势危急，而谢逊却正在和过三拳比拳，灵机一动，伸手到邻座本帮一个女舵主头发上拔下一根银钗，拗下钗脚寸许来的一截，对准麦鲸的嘴巴伸指弹出。这半截银钗刺到麦鲸口中，虽不免伤及他的咽喉齿舌，但在湿泥上刺了一个小孔，稍有空气透入，这场比试便立于不败之地。

半截银钗离麦鲸身前尚有丈许，谢逊斜目已然瞥见，伸足在地下一踢，一粒小石子飞了起来，正好打中那半截银钗。银钗嗤的一声飞回，势头劲急异常，麦少帮主“啊”的一声惨叫，按住右目，鲜血涔涔而下，断钗已将他

一眼刺瞎。

麦鲸伸手欲抹开口鼻上的湿泥，谢逊又踢出两块石子，拍拍两声，分别打在他双肩，左右肩骨碎裂，手臂再也无法动弹。

便在此时，过三拳的第三拳已击中了谢逊的小腹之上。这一拳势如风雷，拳力未到，已是极为威猛。过三拳料想对方不敢硬接硬架，定须闪避，但不论避左避右、窜高缩后，他都预伏下异常厉害的后着。岂知谢逊身子竟是不动，过三拳大喜，这一拳端端正正的击中了他的小腹。人身的小腹本来极是柔软，但他着拳时如中铁石，刚知不妙，已狂喷鲜血而死。

谢逊回过头来，见麦鲸双眼翻白，已气绝而死。他先除去麦鲸口鼻上的湿泥，探了探他的鼻息，这才抹去自己口上的湿泥，仰天长笑，说道：“这两人生平作恶多端，到今日遭受报应，已是迟了。”斗然间双目如电，射向昆仑派的两名剑客，从高则成望到蒋涛，又从蒋涛望到高则成，良久不语。

高蒋两人脸色苍白，但昂然持剑，都向他瞪目而视。

张翠山见谢逊顷刻间连毙四大帮会的首脑人物，接着便要向高蒋两人下手，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谢前辈，据你所云，适才所杀的数人都是死有余辜，罪有应得。但若你不分青红皂白的滥施杀戮，与这些人又有甚么分别？”

谢逊冷笑道：“有甚么分别？我武功高，他们武功低，强者胜而弱者败，便是分别。”张翠山道：“人之异于禽兽，便是要分辨是非，倘若一味恃强欺弱，又与禽兽何异？”

谢逊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难道世上真有分辨是非之事？当今蒙古人做皇帝，爱杀多少汉人便杀多少，他跟你讲是非么？蒙古人要汉人的子女玉帛，伸手便拿，汉人若是不能，他提刀便杀，他跟你讲是非么？”

张翠山默然半晌，说道：“蒙古人暴虐残恶，行如禽兽，凡有志之士，无不切齿痛恨，日夜盼望逐出鞑子，还我河山。”

谢逊道：“从前汉人自己做皇帝，难道便讲是非了？岳飞是大忠臣，为甚么宋高宗杀了他？秦桧是大奸臣，为甚么身居高位，享尽了荣华富贵？”张翠山道：“南宋诸帝任用奸佞，杀害忠良，罢斥名将，终至大好河山沦于异族之手，种了恶因；致收恶果，这也就是辨别是非啊。”谢逊道：“昏庸无道的是南宋皇帝，但金人、蒙古人所残杀虐待的却是普天下的汉人。请问张五侠，这些老百姓又作了甚么恶，以致受此无穷灾难？”张翠山默然。

殷素素突然接口道：“老百姓无拳无勇，自然受人宰割。所谓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那也事属寻常。”

张翠山道：“咱们辛辛苦苦的学武，便是要为人伸冤吐气，锄强扶弱。谢前辈英雄无敌，以此绝世武功行侠天下，苍生皆被福荫。”

谢逊道：“行侠仗义有甚么好？为甚么要行侠仗义？”

张翠山一怔，他自幼便受师父教诲，在学武之前，便已知行侠仗义是须当终身奉行不替的大事，所以学武，正便是为了行侠，行侠是本，而学武是末。在他心中，从未想到过“行侠仗义有甚么好？为甚么要行侠仗义？”的念头，只觉这是当然之义，自明之理，根本不用思考，这时听谢逊问起，他呆了一呆，才道：“行侠仗义嘛，那便是伸张正义，使得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了。”

谢逊凄厉长笑，说道：“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！嘿嘿，胡说八道！你说武林之中，当真是善有善报、恶有恶报么？”

张翠山蓦地想起了俞岱岩来，三师哥一生积善无数，却毫无来由的遭此

惨祸，这“善有善报、恶有恶报”八个字，自己实再难以信之不疑，惨然叹道：“天道难言，人事难知。咱们但求心之所安，义所当为，至于为祸是福，本也不必计较。”

谢逊斜目凝视，说道：“素闻尊师张三丰先生武功冠绝当世，可惜缘慳一面。你是他及门高弟，见识却如此平庸，想来张三丰也不过如此，这一面不见也罢。”

张翠山听他言语之中对恩师大有轻视之意，忍不住勃然发作，说道：“我恩师学究天人，岂是凡夫俗子所能窥测？谢前辈武功高强，非后学小子所及，但在我恩师看来，也不过是一勇之夫罢了。”

殷素素忙拉了拉他衣角，示意他暂忍一时之辱，不可吃了眼前亏。张翠山心道：“大丈夫死则死耳，可决不能容他辱及恩师。”

哪知谢逊却并不发怒，淡淡的道：“张三丰先生开创宗教，想来武功上必有独特造诣。武学之道，无穷无尽，我及不上尊师那也不足为奇。总有一日，我要上武当山去领教一番。张五侠，你最擅长的是甚么功夫，姓谢的想见识见识。”

张翠山写了两字，身子即将下落，左手银钩挥起，钩入石壁缝隙，右手铁笔迅速在石壁上刻划，片刻之间，已写就了“武林至尊，宝刀屠龙”等二十四个大字。

## 六 浮槎北溟海茫茫

殷素素听谢逊向张翠山挑战，眼见白龟寿、常金鹏、元广波、麦鲸、过三拳等人个个尸横就地，和他动手过招的无一得以幸免，张翠山武功虽强，显然也决非敌手，说道：“谢前辈，屠龙刀已落入你手中，人人也都佩服你武功高强，你还待怎地？”

谢逊道：“关于这把屠龙刀，故老相传有几句话，你总也知道罢？”殷素素道：“听人说起过。”谢逊道：“据说这刀是武林至尊，持了它号今天下，莫敢不从。到底此刀之中有何秘密，能使普天下群雄钦服？”殷素素道：“谢前辈无事不知，晚辈正想请教。”谢逊道：“我也不知道。我要找个清静所在，好好的想上些时日。”殷素素道：“嗯，那妙得紧啊。谢前辈才识过人，倘若连你也想不通，旁人就更加不能了。”

谢逊道：“嘿嘿，我姓谢的还不是自大狂妄之辈。说到武功，当世胜过我的着实不少。少林派掌门空闻大师……”说到这里，顿了一顿，脸上闪过一丝黯然之色，“……少林寺空智、空性两位大师，武当派张三丰道长，还有峨嵋、昆仑两派的掌门人，哪一位不是身负绝学？青海派僻处西疆，武功却实有独到之秘。明教左右光明使者……嘿嘿，非同小可。便是你天鹰教的白眉鹰王殷教主，那也是旷世难逢的人才，我未必便胜他得过。”

殷素素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多谢前辈称誉。”

谢逊道：“我想得此刀，旁人自然是一般的眼红。今日王盘山岛上无一人是我的敌手，这一着殷教主可失算了。他想凭白坛主、常坛主二人，对付海沙派、巨鲸帮各人已绰绰有余，岂知半途中却有我姓谢的杀了出来……”殷素素插口道，“并不是殷教主失算，乃是他另有要事，分身乏术。”谢逊道：“这就是了，倘若殷教主在此，一来我自忖武功最多跟他半斤八两，二来念着敌人的交情，总也不能明抢硬夺，这么一想，姓谢的自然不会来了。殷教主向来自负算无遗策，但今日此刀落入我手，未免于他美誉有损。”殷素素听他说与殷教主有故人之情，心中略宽，于是继续跟他东拉西扯，要分散他的心意，好让他不找张翠山比武，说道：“人事难知，天意难料，外物不可必。正所谓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谢前辈福泽深厚，轻轻松松的取了此刀而去，旁人千方百计的使尽心机，却反而不能到手。”

谢逊道：“此刀出世以来，不知转过了多少主人，也不知曾给它的主人惹下了多少杀身之祸。今日我取此刀而去，焉知日后没有强于我的高手，将我杀了，又取得此刀？”

张翠山和殷素素对望一眼，均觉他这几句话颇含深意。张翠山更想起三师哥俞岱岩只因与此刀有了干连，至今存亡未卜，而自己不过一见宝刀，性命便操于旁人之手。

谢逊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你二人文武双全，相貌俊雅，我若杀了，有如打碎一对珍异的玉器，未免可惜，可是形格势禁，却又不得不杀。”殷素素惊问：“为甚么？”

谢逊道：“我取此刀而去，若在这岛上留下活口，不几日天下皆知这口屠龙刀是在我姓谢之手。这个来寻，那个来找，我姓谢的又非无敌于天下，怎能保得住没有闪失？旁的不说，单是那位白眉鹰王，姓谢的就保不定能胜得过他。何况他天鹰教人多势众，谢某却只孤身一人？”说着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殷天正内外功夫，刚猛无双，谢某好生佩服。想当年……唉……”叹

了一口长气，又摇了摇头。

张翠山心想：“原来天鹰教主叫作白眉鹰王殷天正。”当下冷冷的道：“你是要杀人灭口。”谢逊道：“不错。”张翠山道：“那你又何必指摘海沙派、巨鲸派、神拳门这些人的罪恶？”谢逊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这是叫你们死而无冤，临死时心中舒服些。”张翠山道：“你倒很有慈悲心。”

谢逊道：“世人孰能无死？早死几年和迟死几年也没太大分别。你张五侠和殷姑娘正当妙龄，今日丧身王盘山上，似乎有些可惜。但在百年之后看来，还不是一般。当年秦桧倘若不害死岳飞，难道岳飞能活到今日么？一个人只须死的时候心安理得，并非特别痛苦万分，也就是了。咱们学武之人，真要死而无憾，却也不是易事。因此我要和两位比一比功夫，谁输谁死，再也公平不过。你们年纪轻些，就让你们占个便宜。兵刃、拳脚、内功、暗器、轻功、水功，随便哪一桩，由你们自己挑，我都奉陪。”

殷素素道：“你倒口气挺大，比甚么功夫都成，是不是？”她听了谢逊的说话，知道今日的难关看来已无法逃过。王盘山岛孤悬海中，天鹰教又自恃有白常两大坛主在场，决无差池，因此不会再有强援到来。她话虽说得硬，语音却已微微发颤。

谢逊一怔，心想她若要跟我比赛缝衣刺绣，梳头抹粉，那怎么成？朗声道：“当然以武功为限，难道还跟你比吃饭喝酒吗？不过就算跟你比吃饭喝酒，你也胜不了我这酒囊饭袋。咱们以一场定胜负，你们输了便当自杀。唉，这般俊雅的一对璧人，我可真舍不得下手。”

张翠山和殷素素听他说到“一对璧人”四字，都是脸上一红。

殷素素随即秀眉微蹙，说道：“你输了也自杀么？”谢逊笑道：“我怎么会输？”殷素素道：“此试便有输赢。这位张五侠是名家子弟，说不定有一门功夫能胜过了你。”谢逊笑道：“凭他有多大年纪，便算招数再高，功力总是不深。”

张翠山听着他二人口舌相争，心下盘算：“甚么功夫我能侥幸和他斗成平局？轻功么？新学的这套掌法么？”突然间灵机一动，说道：“谢前辈，你既逼在下动手，不献丑是不成的了。要是我输于前辈手下，自当伏剑自尽，但若侥幸斗成个平手，那便如何？”

谢逊摇头道：“没有平手。第一项平手，再比第二项，总须分出胜败为止。”

张翠山道：“好，倘若晚辈胜得一招半式，自也不敢要前辈如何如何，只是晚辈请前辈答允一件事。”谢逊道：“一言为定，你划下道来罢。”

殷素素大是关怀，低声道：“你跟他比试甚么？有把握么？”张翠山低声道：“说不得，尽力而为。”殷素素低声道：“若是不行，咱们见机逃走，总胜于束手待毙。”

张翠山苦笑不答，心想：“船只已尽数被毁，在这小小岛上，又能逃到哪里去？”整了整衣带，从腰间取出镔铁判官笔。谢逊道：“江湖上盛称银钩铁划张翠山，今日正好让我的两头狼牙棒领教领教。你的烂银虎头钩呢？怎地不亮出来？”

张翠山道：“我不是跟前辈比兵刃，只是比写几个字。”说着缓步走到左首山峰前一堵大石壁前，吸一口气，猛地里双脚一撑，提身而起。他武当派轻功原为各门各派之冠，此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，如何敢有丝毫大意？身形纵起丈余，跟着使出“梯云纵”绝技，右脚在山壁一撑，一借力，又纵

起两丈，手中判官笔看准石面，嗤嗤几声，已写了一个“武”字。一个字写完，身子便要落下。

他左手挥出，银钩在握，倏地一翻，钩住了石壁的缝隙，支住身子的重量，右手跟着又写了个“林”字。这两个字的一笔一划，全是张三丰深夜苦思而创，其中包含的阴阳刚柔、精神气势，可说是武当一派武功到了巅峰之作。虽然张翠山功力尚浅，笔划入石不深，但这两个字龙飞凤舞，笔力雄健，有加快剑长戟，森然相同。

两个字写罢，跟着又写“至”字，“尊”字。越写越快，但见石屑纷纷而下，或如灵蛇盘腾，或如猛兽屹立，须臾间二十四字一齐写毕。这一番石壁刻书，当真如李白诗云：“飘风骤雨惊飒飒，落花飞雪何茫茫。起来向壁不停手，一行数字大如斗。恍恍如闻鬼神惊，时时只见龙蛇走。左盘右蹙如惊雷，状同楚汉相攻战。”

张翠山写到“锋”字的最后一笔，银钩和铁笔同时在石壁上一撑，翻身落地，轻轻巧巧的落在殷素素身旁。

谢逊凝视着石壁上那三行大字，良久良久，没有作声，终于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我写不出，是我输了。”

要知“武林至尊”以至“谁与争锋”这二十四个字，乃张三丰意到神会、反复推敲而创出了全套笔意，一横一直、一点一挑，尽是融会着最精妙的武功。就算张三丰本人到此，事先未曾有过这一夜苦思，则既无当时心境，又乏凝神苦思的余裕，要蓦地在石壁上写二十四个字，也决计达不到如此出神入化的境地。谢逊哪想得到其中原由，只道眼前是为屠龙宝刀而起争端，张翠山就随意写了这几句武林故老相传的言语。其实除了这二十四字，要张翠山另写几个，其境界之高下、笔力之强弱，登时相去倍蓰了。

殷素素拍掌大喜，叫道：“是你输了，可不许赖。”

谢逊向张翠山道：“张五侠寓武学于书法之中，别开蹊径，令人大开眼界，佩服佩服。你有甚么吩咐，请快说罢。”迫于诺言，不得不如此说，心下大是沮丧。

张翠山道：“晚辈未学后进，侥幸差有薄技，得蒙前辈奖饰，怎敢说得上‘吩咐’两字？只是斗胆相求一事。”谢逊道：“求我甚么事？”张翠山道：“前辈持此屠龙刀去，却请饶了岛上一干人的性命，但可勒令人人发下毒誓，不许泄露秘密。”

谢逊道：“我才没这么傻，相信人家发甚么誓。”殷素素道：“原来你说过的话不算数。说道比试输了，便要听人吩咐，怎地又反悔了？”

谢逊道：“我要反悔便反悔，你又奈得我何？”转念一想，终觉无理，说道：“你们两个的性命我便饶了，旁人却饶不得。”张翠山道：“昆仑派的两位剑士是名门弟子，生平素无恶行……”谢逊截住他话头，说道：“甚么恶行善行，在我瞧来毫无分别。你们快撕下衣襟，紧紧塞在耳中，再用双手牢牢按住耳朵。如要性命，不可自误。”他这几句话说得声音极低，似乎生怕给旁人听见了。

张翠山和殷素素对望一眼，不知他是何用意，但听他说得郑重，想来其中必有缘故，于是依言撕下衣襟，塞入耳中，再以双手按耳。

突见谢逊张大口，似乎纵声长啸，两人虽然听不见声音，但不约而同的身子一震，只见天鹰教、巨鲸帮、海沙派、神拳门各人一个个张口结舌，脸现错愕之色；跟着脸色变成痛苦难当，宛似全身在遭受苦刑；又过片刻，

一个个先后倒地，不住扭曲滚动。

昆仑派高蒋二人大惊之下，当即盘膝闭目而坐，运内功和啸声相抗。二人额头上黄豆般的汗珠滚滚而下，脸上肌肉不住抽动，两人几次三番想伸手去按住耳朵，但伸到离耳数寸之处，终于又放了下来。突然间只见高蒋二人同时急跃而起，飞高丈许，直挺挺的摔将下来，便再也不动了。

谢逊闭口停啸，打个手势，令张殷二人取出耳中的布片，说道：“这些人经我一啸，尽数晕去，性命是可以保住的，但醒过来后神经错乱，成了疯子，再也想不起、说不出已往之事。张五侠，你的吩咐我做到了，王盘山岛上这一干人的性命，我都饶了。”

张翠山默然，心想：“你虽然饶了他们性命，但这些人虽生犹死，只怕比杀了他们还更惨酷些。”心中对谢逊的残忍狠毒直是说不出的痛恨。但见高则成、蒋涛等一个个晕倒在地，满脸焦黄，全无人色，心想他一啸之中，竟有如此神威，实是可骇可畏。倘若自己事先未以布片塞耳，遭遇如何，实在难以想象。

谢逊不动声色，淡淡的道：“咱们走罢！”张翠山道：“到哪儿去？”谢逊道：“回去啊！王盘山之事已了，留在这里干么？”

张翠山和殷素素对望一眼，均想：“还得跟这魔头同舟一日一夜，这十二个时辰之中，不知还会有甚么变故？”

谢逊引着二人走到岛西的一座小山之后。只见港湾中泊着一艘三桅船，那自是他乘来岛上的座船了。谢逊走到船边，欠身说道：“两位请上船。”殷素素冷笑道：“这时候你倒客气起来啦。”谢逊道：“两位到我船上，是我嘉宾，焉能不尽礼接待？”

三人上了船后，谢逊打个手势，命水手拔锚开船。

船上共有十六七名水手，但掌舵的艄公发号令时，始终是指手划脚，不出一声，似乎人人都是哑巴。殷素素道：“亏你好本事，寻了一船又聋又哑的水手。”

谢逊淡淡一笑，说道：“那又有何难？我只须寻了一船不识字的水手，刺聋了他们耳朵，再给他们服了哑药，那便成了。”

张翠山忍不住打了个寒战。殷素素拍手笑道：“妙极妙极，既聋且哑，又不识字，你便有天大的秘密，他们也不会泄露。可惜要他们驾船，否则连他们的眼睛也可以刺瞎了。”张翠山横了她一眼，责备道：“殷姑娘，你好好一位姑娘，何以也如此残忍？这是人间的大惨事，亏你笑得出？”殷素素伸了伸舌头，想要辩驳，但一句话说到口边，瞧了瞧他的面色，又缩了回去。谢逊淡淡的道，“日后回到大陆，自会将他们的眼睛刺瞎。”张翠山向几名舟子瞧了几眼，心下恻然：“再过一日一夜，你们便连眼睛也没有了。”

眼见风帆升起，船头缓缓转过，张翠山道：“谢前辈，岛上这些人呢？你已将船只尽数毁了，他们怎能回去？”谢逊道：“张相公，你这人本来也算不错，就是婆婆妈妈的太喜多事。让他们在岛上自生自灭，干干净净，岂不美哉？”张翠山知道此人不可理喻，只得默然，但见座船渐渐离岛，心想：“岛上这些人虽然大都是作恶多端之辈，但如此遭际，总是太惨，倘若无人来救，只怕十日之内无一得活。”又想：“昆仑派的两名弟子这般死在岛上，他们师长定要找寻，看来中原武林中转眼便是一场轩然大波。”

这几年来武当七侠纵横江湖，事事占尽上风，岂知今日竟缚手缚脚，命悬他人之手，毫无反抗余地。张翠山又是气闷，又是恼怒，当下低头静思，

对谢逊和殷素素都不理睬。

过了一会，他转头从窗中望出去观赏海景，见夕阳即将没入波心，照得水面上万道金蛇，闪烁不定，正出神间，忽地一惊：“夕阳怎地在船后落下？”回头向谢逊道：“掌舵的艄公迷了方向啦，咱们的船正向东行驶。”谢逊道：“是向东，没错。”

殷素素惊道：“向东是茫茫大海，却到哪里去？你还不快叫艄公转舵？”

谢逊道：“我不早已跟你们说清楚了？我得了这柄屠龙宝刀，须得找个清静的所在，好好思索些时日，要明白这宝刀为甚么是武林至尊，为甚么号今天下，莫敢不从。中原大陆是纷扰之地，若有人知我得了宝刀，今日这个来抢，明日那个来偷，打发那些兔崽子也够人麻烦的了，怎能静得下心来？倘若来的是张三丰先生、天鹰教主这些高手，我姓谢的还未必能胜。因此要到汪洋大海之中，找个人迹不到的荒僻小岛定居下来。”

殷素素道：“那你把我们先送回去啊。”谢逊笑道：“你们一回中原，我的行踪岂不就此泄漏？”张翠山霍地站起身来，厉声道：“你待如何？”谢逊道：“只好委曲你们两位，在那荒岛上陪我过些逍遥快乐的日子。”张翠山道：“倘若你十年八年也想不出刀中的秘密呢？”谢逊笑道：“那你们就在岛上陪我十年八年，我一辈子想不出，就陪我一辈子。你两位郎才女貌，情投意合，便在岛上成了夫妻，生儿育女，岂不美哉？”张翠山大怒，拍桌喝道：“你快别胡说八道！”斜眼一睨，只见殷素素含羞低头，晕红双颊。

张翠山心下一惊，隐隐觉得，若和殷素素再相处下去，只怕要难以自制，谢逊是一个强敌，而自己内心中心猿意马，更是一个强敌，如此危机四伏的是非之地，越早离开越好，当下强抑怒火，说道：“谢前辈，在下言而有信，决不泄露前辈行踪。我此刻可立下重誓，对任谁也不吐露今日所见所闻。”

谢逊道：“张五侠是侠义名家，一诺千金，言出如山，江湖间早有传闻。但是姓谢的在二十八岁上立过一个重誓，你瞧瞧我的手指。”说着伸出左手，张翠山和殷素素一看，只见他小指齐根斩断，只剩下四根手指。

谢逊缓缓说道：“在那一年上，我生平最崇仰、最敬爱的一个人欺辱了我，害得我家破人亡，父母妻儿，一夕之间尽数死去。因此我断指立誓，姓谢的有生之日，决不再相信任何一个人。今年我四十一岁，十三年来，我只和禽兽为伍，我相信禽兽，不相信人。十三年来我少杀禽兽多杀人。”

张翠山打了个寒战，心想怪不得他身负绝世武功，江湖上却默默无闻，绝少听人说起，想是他二十八岁上所遭遇的事定是惨绝人寰，以致愤世嫉俗，离群索居，将天下所有的人都恨上了。他本来对谢逊的残忍暴虐痛恨无比，这时听了这几句话，不由得起了一些同情之意，沉吟片刻，说道：“谢前辈，你的深仇大恨，想来已经报复了？”

谢逊道：“没有。害我的人武功极高，我打他不过。”张翠山和殷素素不约而同“咦”的一声，说：“比你还厉害？这人是谁？”谢逊道：“我干么要说出他的名字，自取其辱？倘若不是为了这一场深仇大恨，我又何必抢这屠龙宝刀？何必苦苦的去想这刀中的秘密？张相公，我一见你，便跟你投缘，否则照我平日的脾气，决不容你活到此刻，我让你二人多活些时日，这是大破我常例的事，只怕其中有些不妙。”

殷素素道：“甚么多活些时日？”谢逊淡淡的道：“待我想通了宝刀中的秘密，离岛之时再将你二人杀死。我迟一天想出来，你们便多活一天。”

殷素素道：“哼，这把刀不过沉重锋利，烈火不损，其中有甚么秘密？甚么

‘号今天下，莫敢不从’，也不过说它能在天下兵刃中称王称霸罢了。”

谢逊叹道：“假若当真如此，咱们三个就在荒岛上住一辈子罢。”突然脸色惨然，心情沮丧，觉得殷素素这几句话只怕确是实情，那么报仇之举看来终生无望了。

张翠山见了他的神色，忍不住想说几句安慰的话。哪知谢逊噗的一声，吹熄了蜡烛，说道：“睡罢！”跟着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，叹声之中充满着无穷无尽的痛苦、无边无际的绝望，竟然不似人声，更像受了重伤的野兽临死时悲嚎一般。这声音混在船外的波涛声中，张殷二人听来，都是暗暗心惊。

海风一阵阵从舱口中吹了进来，殷素素衣衫单薄，过了一会，渐渐抵受不住，不禁微微颤抖。张翠山低声道：“殷姑娘，你冷么？”殷素素道：“还好。”张翠山除下长袍，道：“你披在身上。”殷素素大是感激，说道：“不用。你自己也冷。”张翠山道：“我不怕冷。”将长袍递在她手中。殷素素接了过来披在肩上，感到袍上还带着张翠山身上的温暖，心头甜丝丝的，忍不住在黑暗中嫣然微笑。

张翠山却只是在盘算脱身之计，想来想去，只有一条路：“不杀谢逊，不能脱身。”

他侧耳细听，在汹涌澎湃的浪涛声中，听得谢逊鼻息凝重。显已入睡，心想：“此人立下重誓，一生决不信人，但他和我同卧一船，竟能安心睡去，难道他有恃无恐，不怕我下手加害？无论如何，只好冒险一击。否则稍有迟疑，我大好一生，便要陪着他葬送在这荒岛之上。”轻轻移身到殷素素身旁，想在她耳畔讲一句话，哪知殷素素适于此时转过脸来。两人两下里一凑，张翠山的嘴唇正好在她右颊上碰了一下。

张翠山大吃一惊，待要分辩此举并非自己轻薄，却又不知如何说起。殷素素满心喜欢，将头斜靠在他的肩头，霎时之间充满了柔情密意，但愿这船在汪洋大海中无休无止的前驶，此情此景，百年如斯，忽觉张翠山的口唇又凑在自己耳旁，低声道：“殷姑娘，你别见怪。”殷素素早羞得满脸如一朵大红花一般，也低声道：“你喜欢我，我是很高兴。”她虽然行事任性，杀人不眨眼，但遇到了这般儿女之情，竟也如普天下初尝情爱滋味的妙龄姑娘一般无异，心中又惊又喜，又慌又乱，若不是在黑暗之中，连这句话也是不敢说的。

张翠山一怔，没想到自己一句道歉，却换来了对方的真情流露。殷素素娇艳绝伦，自从初见，即对自己脉脉含情，这时在这短短九个字中，更是表达了倾心之忧，张翠山血气方刚，虽然以礼自持，究也不能无动于衷，只觉得她身子软软的倚在自己肩头，淡淡幽香，阵阵送到鼻管中来，待要对她说几句温柔的话，忽地心中一动：“张翠山，大敌当前，何以竟如此把持不定？恩师的教训，难道都忘得干干净净了？便算她和我两情相悦，她又于我俞三哥有恩，但终究出身邪教，行为不正，须当禀明恩师，得他老人家允可，再行媒聘，岂能在这暗室之中，效那邪褻之行？”想到此处，身子突然坐正，低声道，“咱们须得设法制住此人，方能脱身。”

殷素素心中正迷迷糊糊地，忽听他这么说，不由得一呆，问道：“怎么？”

张翠山低声道：“咱们身处奇险之境，然而若于他睡梦之中忽施暗袭，终究非大丈夫所当为。我叫醒他，跟他比拚掌力，你立即发银针伤他。以二敌一，未免胜之不武，可是咱们和他武功相差太远，只好占这个便宜。”

这几句话说得声细如蚊，他口唇又是紧贴在殷素素耳上而说，哪知殷素

素尚未回答，谢逊在后舱却已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你若忽施偷袭，姓谢的虽然一般不能着你道儿，总还有一线之机，现今偏偏要甚么光明正大，保全名门正派的侠义门风，当真是自讨苦吃了。”这个“了”字刚出口，身子晃动，已欺到张翠山身前，挥掌拍向他胸前。

张翠山当他说话之时，早已凝聚真气，暗运功力，待他一掌拍到，当即伸出右掌，以师门心传的“绵掌”还击，双掌相交，只嗤的一声轻响，对方掌力已排山倒海般压了过来。张翠山知道对方功力高出自己远甚，早已存了只守不攻、挨得一刻便是一刻的想头。因此两人掌力互击，他手掌被击得向后缩了八寸。这八寸之差，使他在守御上更占便宜，不论谢逊如何运动，一时却推不开他防御的掌力。

谢逊连催三次掌力，只觉对方的掌力比自己微弱得多，但竟是弱而不衰，微而不竭，自己的掌力越催越猛，张翠山始终坚持挡住。谢逊左掌一起，往张翠山头顶压落。张翠山左臂稍曲，以一招“横架金梁”挡住。武当派的武功以绵密见长，于各派之中可称韧力无双，两人武功虽然强弱悬殊，但张翠山运起师传心法，谢逊在一时之间倒也奈何他不得。

两人相持片刻，张翠山汗下如雨，全身尽湿，暗暗焦急：“怎地殷姑娘还不出手？他此刻全力攻我，殷姑娘若以银针射他穴道，就算不能得手，他也非撒手防备不可，只须气息一闪，立刻会中我掌力受伤。”

这一节谢逊也早已想到，本来预计张翠山在他双掌齐击之下登时便会重伤，哪知他年纪轻轻，内功造诣竟自不凡，支持到一盏茶时分居然还能不屈。两人比拚掌力，同时都注视着殷素素的动静。张翠山气凝于胸，不敢吐气开声。谢逊却漫不在乎，说道：“小姑娘，你还是别动手动脚的好，否则我改掌为拳，一拳下来，你心上人全身筋脉尽皆震断。”

殷素素道：“谢前辈，我们跟着你便是，你撤了掌力罢。”谢逊道：“张相公，你怎么说？”张翠山焦急异常，心中只是叫：“发银针，发银针，这稍纵即逝的良机，怎地不抓住了？”殷素素急道：“谢前辈快撤掌力，小心我跟你拚命。”

谢逊其实也忌惮殷素素忽地以银针偷袭，船舱中地方既窄，银针又必细小，黑暗中射出来时只怕无影无踪，无声无息，还真的不易抵挡，倘若立时发出凌厉拳力，将张翠山打死，却又不愿，心想，“这小姑娘震于我的威势，不敢贸然出手，否则处此情景之下，只怕要闹个三败俱伤。”当下说道：“你们若不起异心，我自可饶了你们性命。”殷素素道：“我本就没起异心。”谢逊道：“你代他立个誓罢。”殷素素微一沉吟，说道：“张五哥，咱们不是谢前辈的敌手，就陪着他在荒岛上住个一年半载。以他的聪明智慧，要想通屠龙宝刀中的秘密决非难事，我就代你立个誓罢！”

张翠山心道：“立甚么鬼誓？快发银针，快发银针！”却苦于这句话说不出，黑暗中又无法打手势示意，何况双手被敌掌牵住，根本就打不来手势。

殷素素听张翠山始终默不作声，便道：“我殷素素和张翠山决意随伴谢前辈居住荒岛。直至发现屠龙刀中秘密为止。我二人若起异心，死于刀剑之下。”

谢逊笑道：“咱们学武之人，死于刀剑之下有甚么希奇？”

殷素素一咬牙，道：“好，教我活不到二十岁！”谢逊哈哈一笑，撤了掌力。

张翠山全身脱力，委顿在舱板之上。殷素素急忙晃亮火折，点燃了油灯，见他脸如金纸，呼吸细微，心中大急，忙从怀中掏出手帕，给他抹去满头满脸的大汗。

谢逊笑道：“武当子弟，果然名不虚传，好生了得。”

张翠山一直怪殷素素失误良机，没发射银针袭敌，但见她泪光莹莹、满脸忧急之状，确是发乎至情，不由得心中感激，叹了一口气，待要说几句安慰她的话，忽见眼前一黑，迷迷糊糊中只听见殷素素大叫：“姓谢的，你累死了张五哥，我跟你拚命。”谢逊却哈哈大笑。

突然之间，张翠山身子一侧，滚了几个转身，但听得谢逊、殷素素同时大叫，呼喝声中又夹着疾风呼啸，波浪轰击之声，似乎千百个巨浪同时袭到。

张翠山只感全身一凉，口中鼻中全是盐水，他本来昏昏沉沉，给冷水一冲，登时便清醒了，第一个念头便是：“难道船沉了？”他不识水性，当即挣扎着站起。脚底下舱板斗然间向左侧去，船中的海水又向外倒泻，但听得狂风呼啸，身周尽是海水。他尚未明白是怎么回事，猛听得谢逊喝道：“张翠山，快到后梢去掌住了舵！”这一喝声如雷霆，虽在狂风巨浪之中，仍然充满着说不出的威严。张翠山不假思索，纵到后梢，只见黑影一晃，一名舟子被巨浪冲出了船外，远远飞出数丈，迅即沉没入波涛之中。

张翠山还没走到舵边，又是一个浪头扑将上来，这巨浪犹似一堵结实的水墙，砰的一声巨响，只打得船木横飞，这当儿张翠山一生勤修的功夫显出了功效，双脚牢牢的站在船面，竟如用铁钉钉住一般，纹丝不动，待巨浪过去，一个箭步便窜到舵边，伸手稳稳掌住。

但听喀喇喇、喀喇喇几声猛响，却是谢逊横过狼牙棒，将主桅和前桅先后击断。两条桅杆带着白帆，跌入海中。

但风势实在太大，这时虽只后帆吃风，那船还是歪斜倾侧，在海面上狂舞乱跳，谢逊竭力想收下后帆，饶是他一身武功，遇上了这天地间风浪之威，却也束手无策，那后桅向左横斜，帆边已碰到水面。谢逊破口大骂：“赋老天，打这鸟风！”眼见稍有犹豫，座船便要翻转，只得提起狼牙棒，将后桅也打断了。

三桅齐断，这船在惊涛骇浪中成了无主游魂，只有随风飘荡。

张翠山大叫：“殷姑娘，你在哪里？”他连叫数声，听不到答应，叫到后来，喊声中竟带着哭音。突然间一只手攀上他的膝头，跟着一个大浪没过了他的头顶，在海水之中，有人紧紧的抱住了他腰。

待那浪头掠过舱面，他怀中那人伸手搂住了他的头颈，柔声道：“张五哥，你竟是这般挂念我么？”正是殷素素的声音。张翠山大喜，右手把住了舵，伸左手紧紧反抱着她，说道：“谢天谢地！”心中惊喜交集：“她好好的在这儿，没掉入海中。”在这每一刻都可给巨浪狂涛吞没的生死边缘，他忽地发觉，自己对殷素素的关怀，竟胜于计及自己的安危。

殷素素道：“张五哥，咱俩死在一块。”张翠山道：“是！素素，咱俩死在一块。”

若在寻常境遇之下，两人正邪殊途，顾虑良多，纵有爱恋相悦之情，也决不能霎时之间两心如一。这时候两人相拥相抱，周围漆黑一团，船身格格格的响个不停，随时都能碎裂，心中却感到说不出的甜蜜喜乐。张翠山和谢逊一番对击，原已累得精疲力竭，但得殷素素的柔情一加激励，立时精神大振，任那狂涛左右冲击，始终将舵掌得稳稳地，绝不摇晃。

船上的聋哑舟子已尽数给冲入海中，这场狂风暴雨说来就来，事先竟没有丝毫朕兆，原来是海底突然地震，带同海啸，气流激荡，便惹起了一场大风暴。若非谢逊和张翠山均是身负罕有武功，如何抵挡得住？幸好那船造得分外坚固，虽然船上的舱盖、甲板均被打得破碎不堪，船身却仍无恙。头顶乌云满天，大雨如注，四下里波涛山立，这当儿怎还分得出东南西北？其实便算分得出方向，桅墙尽折，船只也已无法驾驶。

谢逊走到后梢，说道：“张兄弟，真有你的，让我掌舵罢。你两个到舱里歇歇去。”

张翠山站起身来，将舵交给了他，携住殷素素的手，刚要举步，蓦地里一个巨浪飞到，将他两人冲出船舷之外。这个浪头来得极其突兀，两人全然的猝不及防。

张翠山待得惊觉，已是身子凌空，这一落下去，脚底便是万丈洪涛，百忙中左手一勾，抓住了殷素素的手腕，当时心中唯有一念：“和她一齐死在大海之中，不可分离。”他左手刚抓住殷素素的手腕，右臂已被一根绳套住，只觉身子忽地向后飞跃，冲浪冒水，倒退回来。原来谢逊及时发觉，抬起脚下的一根帆索，卷了他二人回船。砰砰两声，两人摔在甲板之上。这一下死里逃生，张殷二人固大出意外，谢逊也暗叫一声：“侥幸！”若不是脚边恰好有这么一根帆索，本事再大十倍也难以相救了。

张翠山扶着殷素素走进舱中，船身仍是一时如上高山，片刻间似泻深谷，但二人经过适才的危难，对这一切全已置之度外。殷素素倚在张翠山怀中，凑在他耳边说道：“张五哥，我俩若能不死，我要永远跟着你在一起。”张翠山心情激荡，道：“我也正要跟你说这一句话，天上地下，人间海底，我俩都要在一起。”殷素素喜悦无限，跟着说道：“天上地下，人间海底，我俩都要永远在一起。”两人相偎相倚，心中都反而感激这场海啸。

在谢逊心中，却是不住价的叫苦，不论他武功如何高强，对这狂风骇浪，却是半点法子也没有，只有听天由命，任凭风浪随意摆布。

这场大海啸直发作了三个多时辰方始渐渐止歇。天上乌云慢慢散开，露出星夜之光。

张翠山走到船梢，说道：“谢前辈，多谢你救我二人的性命。”谢逊冷冷的道：“这话说得太早。咱三人的性命，有九成九还在贼老天的手中。”张翠山一生中，从没听人在“老天”二字之上，加上一个“贼”字，心想此人的愤世，实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，但转念一想，这一时孤舟飘荡在无边大海之上，看来多半无幸。他刚和殷素素倾心相爱，对人事正加倍的留恋，便似刚在玉杯中尝到一滴美酒，立时便要给人夺去，“造化弄人”这四个字的意境，随着谢逊“贼老天”三字这一骂，是更加深深的体会到了。

他叹了口气，接过谢逊手中的舵来。谢逊累了大半天，自到舱中休息。

殷素素坐在张翠山身旁，仰头望着天上的星辰，顺着北斗的斗杓，找到了北极星，只见座船顺着海流，正向北飘行，说道：“五哥，这船是在不停的向北。”张翠山道：“是啊！最好能折而向西，咱们便有归家乡之望。”

殷素素出了一会神，道：“若是这船无止无息的向东，不知会到了哪里。”张翠山道：“向东是永无尽头的大海，只须飘浮得七八天，咱们没清水喝……”殷素素初尝情滋味，如梦如醉，不愿去想这些煞风景的事，说道：“曾听人说，东海上有仙山，山上有长生不老的仙人，我们说不定便能上了仙山岛，遇到了美丽的男仙女仙……”抬头望着天上的银河，说道：“说不定这船飘

啊流啊，到了银河之中，于是我们看见牛郎织女在鹊桥上相会。”

张翠山笑道：“我们把船送给了牛郎，他想会织女时，便可坐船渡河，不用等到一年一度的七月七日，方能相会。”殷素素道：“将船送给了牛郎，我和你要相会时，又坐甚么船啊？”张翠山微笑道：“天上地下，人间海底，咱俩都在一起。既然在一起，何必渡甚么银河？”殷素素嫣然一笑，脸上更似开了一朵花，拿着张翠山的手，轻轻抚摸。

两人柔情蜜意，充塞胸臆，似有很多话要说，却又觉得一句话也不必说。过了良久良久，张翠山低下头来，只见殷素素眼中泪光莹然，脸有凄苦之色，讶道：“你想起了甚么？”殷素素低声道：“在人间，在海底，我或许能和你在一起。但将来我二人死了，你会上天，我……我……却要入地狱。”张翠山道：“胡说八道。”

殷素素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我知道的，我这一生做的恶事太多，胡乱杀的人不计其数。”张翠山一惊，隐隐觉得她心狠手辣，实非自己的佳偶，可是一来倾心已深，二来在这九死一生的大海洋中，又怎能计及日后之事？安慰她道：“以后你改过向善，多积功德，常言道：知过能改，善莫大焉。”

殷素素默然，过了一会，忽然轻轻唱起歌来，唱的是一曲《山坡羊》：

“他与咱，咱与他，两下里多牵挂。冤家，怎能够成就了姻缘，就死在阎王殿前，由他把那杵来舂，锯来解，把磨来挨，放在油锅里去炸。唉呀由他！只见那活人受罪，哪曾见过死鬼带枷？唉呀由他！火烧眉毛，且顾眼下。火烧眉毛，且顾眼下。”

猛听得谢逊在舱中大声喝彩：“好曲子，好曲子，殷姑娘，你比这个假仁假义的张相公，可合我心意得多了。”

殷素素道：“我和你都是恶人，将来都没好下场。”

张翠山低声道：“倘若你没好下场，我也跟你一起没好下场。”

殷素素惊喜交集，只叫得一声：“五哥！”再也说不下去了。

次日天刚黎明，谢逊用狼牙棒在船边打死了一条十来斤的大鱼。狼牙棒上生有钩刺，用以打鱼，倒也甚是方便。三人饿了两日。虽然生鱼甚腥，却也吃得津津有味。船上没了清水，挤出鱼肉中的汁液，勉强也可解渴。

海流一直向北，带着船只日夜不停的北驶。夜晚北极星总是在船头之前闪烁，太阳总是在右舷方升起，在左舷方落下，连续十余日，船行始终不变。

气候却一天天的寒冷起来，谢逊和张翠山内功深湛，还可抵受得住，殷素素却一天比一天憔悴。张谢二人都将外衣脱下来给她穿上了，仍然无济于事。张翠山瞧着她强颜欢笑，奋勇与寒风相抗，心中说不出的难受，眼看座船再北行数日，殷素素非冻死不可。

哪知天无绝人之路，一日这船突然驶入了大群海豹之中。谢逊用狼牙棒击死几头海豹，三人剥下海豹皮披在身上，宛然是上佳的皮裘，还有海豹肉可吃，三人都大为欢畅。

这天晚上，三人聚在船梢上聊天。殷素素笑问：“世上最好的禽兽是甚么东西？”三人齐声笑道：“海豹！”便在此时，只听得了冬、丁冬数声，极是清脆动听。三人一呆，谢逊脸色大变，说道：“浮冰！”伸狼牙棒到海中去撩了几下，果然碰到一些坚硬的碎冰。

这一来，三人的心情立时也如寒冰，都知道这船日夜不停的向北驶去，越北越冷，此刻海中出现小小碎冰，日后势必满海是冰，座船一给冻住，移动不得，那便是三人毕命之时了。

张翠山道：“《庄子逍遥游》篇有句话说：‘穷发之北有冥海者，天池也。’咱们定是到了天池中啦。”谢逊道：“这不是天池，是冥海。冥海者，死海也。”张翠山与殷素素相对苦笑。

这一晚三人只是听着丁冬、丁冬，冰块互相撞击的声音，一夜不寐。

次日上午，海上冰块已有碗口大小，撞在船上，拍拍作响。谢逊苦笑道：“我痴心妄想，要研究这屠龙宝刀中所藏的秘密，想不到来冰海，作冰人，当真是名副其实，作了你俩位的冰人。”殷素素脸上一红，伸手去握住了张翠山的手。

谢逊提起屠龙刀，恨恨的道：“还是让你到龙官中去，屠你妈的龙去罢！”扬手便要要将刀投入大海，但甫要脱手之际，叹了口气，终于又把宝刀放入船舱。

再向北行了四天，海面浮冰或如桌面，或如小屋，三人已知定然无幸，索性不再想生死之事。当晚睡到半夜，忽听得轰的一声巨响，船身剧烈震动。

谢逊叫道：“好得很，妙得很！撞上冰山啦！”

张翠山和殷素素相视苦笑，随即张臂搂在一起，只觉脚底下冰冷的海水渐渐浸上小腿，显是船底已破。只听得谢逊叫道：“跳上冰山去，多活一天半日也是好的。贼老天要我早死，老子偏偏跟他作对。”

张殷二人跃到船头，眼前银光闪烁，一座大冰山在月光下发出青紫色的光芒，显得又是奇丽，又是可怖。谢逊已站在冰山之侧的一块棱角上，伸出狼牙棒相接。殷素素伸手在狼牙棒上一搭，和张翠山一齐跃上冰山。

船底撞破的洞孔甚大，只一顿饭时分便已沉得无影无踪。

谢逊将两块海豹皮垫在冰山之上，三人并肩坐下。这座冰山有陆地上一个小山丘大小，一眼望去，横广二十余丈，纵长八九丈，比原来的座船宽敞得多了，谢逊仰天清啸，说道：“在船上气闷得紧，正好在这里舒舒筋骨。”站起来在冰山上走来走去，竟有悠然自得之意。冰山上虽然滑溜，但谢逊足步沉稳，便如在平地上行走一般。

冰山顺着风势水流，仍是不停向北飘流。谢逊笑道：“贼老天送了一艘大船给咱们，迎接咱们去会一会北极仙翁。”殷素素似乎只须情郎在旁，便已心满意足，就是天塌下来也全不萦怀。三人之中，只张翠山皱起了眉头，为这眼前的厄运发愁。

冰山又向北飘浮了七八日。白天银冰反射阳光，炙得三人皮肤也焦了，眼目更是红肿发痛。于是三人每到白天，便以海豹皮蒙头而睡，到晚上才起身捕鱼，猎取海豹。说也奇怪，越是北行，白天越长，到后来每天几乎有十一个时辰是白日，黑夜却是一晃即过。

张翠山和殷素素身子疲困，面目憔悴，谢逊却神情日渐反常，眼睛中射出异样光芒，常自指手划脚的对天咒骂，胸中怨毒，竟自不可抑制。

一日晚间，张翠山正拥着海豹皮倚冰而卧，睡梦中忽听得殷素素大声尖叫：“放开我，放开我。”张翠山急跃而起，在冰山的闪光之下，只见谢逊双手抱住了殷素素肩头，口中荷荷而呼，发声有似野兽。张翠山这几日看到谢逊的神情古怪，早便在暗暗担心，却没想到他竟会去侵犯殷素素，不禁惊怒交集，纵身上前，喝道：“快放手！”

谢逊阴森森的道：“你这奸贼，你杀了我妻子，好，我今日扼死你妻子，也叫你孤孤单单的活在这世上。”说着左手权到殷素素咽喉之中。殷素素“啊”的一声，叫了起来。

张翠山惊道：“我不是你的仇人，没杀你的妻子。谢前辈。你清醒些。我是张翠山，武当派的张翠山，不是你的仇人。”

谢逊一呆，叫道：“这女人是谁？是不是你的老婆？”张翠山见他紧紧抓住殷素素，心中大急，说道：“她是殷姑娘，谢前辈，她不是你仇人的妻子。”

谢逊狂叫：“管她是谁。我妻子给人害死了，我母亲给人害死了，我要杀死天下的女人！”说着左手使劲，殷素素登时呼吸艰难，一声也叫不出了。

张翠山见谢逊突然发疯，已属无可理喻，当下气凝右臂，奋力挥掌往他后心拍去。谢逊左掌回过，还了一掌。张翠山身子一晃，冰山上太过滑溜，登时一交滑倒。谢逊飞起右足，便往他腰间踢去。张翠山变招也快，手一撑，跃起身来，伸指便点他膝盖里穴道。谢逊不等这一脚的招式使老，半途缩回，右掌往他头顶拍落。

殷素素斜转身子，左手倏出，往谢逊头顶斩落。谢逊毫不理会，只是使足掌力，向张翠山脑门拍去。张翠山双掌翻起，接了他这一掌，霎时之间，胸口塞闷，一口真气几乎提不上来。殷素素这一下斩中在谢逊的后颈，只感又韧又硬，登时弹将出来，掌缘反而隐隐生疼。但见谢逊双目血红，如要喷出火来，一只大手又向自己喉头砍来，忍不住大声尖叫。

便在此时，眼前一亮，北方映出一片奇异莫可名状的光彩，无数奇丽绝伦的光色，在黑暗中忽伸忽缩，大片橙黄之中夹着丝丝淡紫，忽而紫色愈深愈长，紫色之中，迸射出一条条金光、蓝光、绿光、红光。谢逊一惊之下，“咦”的一声惊呼，松手放开了殷素素。张翠山也觉得手掌上的压力陡然减轻。

谢逊背负双手，走到冰山北侧，凝目望着这片变幻的光彩。原来他三人顺水飘流，此时已近北极，这片光彩，便是北极奇特的北极光了。中国之人，当时从来无人得见。

张翠山挽住殷素素，两人心中兀自怦怦乱跳。

这一晚谢逊凝望北极奇光，不再有何动静。次晨光彩渐隐，谢逊也已清醒，不知是否忘记了昨晚自己曾经发狂，言语举止，甚是温文。

张翠山与殷素素均想：“他父母妻子都是给人害死的，也难怪他伤心。却不知他仇人是谁？”生怕引动他疯病再发，自是不敢提及一字。

如此过了数日，冰山不住北去。谢逊对老天爷的咒骂又渐渐狂暴起来，偶然之间，眼光中又闪耀出野兽般的神色。张翠山和殷素素虽然互相不提，但两人均暗自戒备，生怕他又突然间狂性大发。

这一天血红的太阳停在西边海面，良久良久，始终不沉下海去。谢逊突然跃起，指着太阳大声骂道，“连你太阳也来欺侮我，贼太阳，鬼太阳，我若是有张硬弓，一枝长箭，嘿嘿，一箭射你个对穿。”突然伸手在冰上一击，拍下拳头大的一块冰，用力向太阳掷了过去。冰块远远飞出二十来丈，落入海中。张翠山和殷素素心下骇然，均想：“这人好大的膂力，倘若是我，只怕一半的路程也掷不到。”

谢逊掷了一块，又是一块，直掷到七十余块，劲力始终不衰，他见掷来掷去，跟太阳总是不知相距多远，暴跳如雷，伸足在冰山上乱踢，只踢得冰屑纷飞。

殷素素劝道：“谢前辈，你歇歇罢，别理会这鬼太阳了。”

谢逊回过头来，眼中全是血丝，呆呆的望着她。殷素素暗自心惊，勉强

微微一笑。谢逊突然大叫一声，跳上来一把将她抱住，叫道：“挤死你！挤死你！你为甚么杀死我妈妈，杀死我的孩儿？”殷素素身上犹似套上了一个铁箍，而这铁箍还在不断收紧。

张翠山忙伸手去扳谢逊手臂，却哪里扳得动分毫？眼看殷素素舌头伸出，立时便要断气，只得呼的一掌，击在他背心正中的“神道穴”上。哪知这一拳击下，如中铁石，谢逊如野兽般呵呵而吼，双臂却抱得更加紧了。张翠山叫道：“你再不放手，我用兵刃了！”但见他毫不理会，当即抽出判官笔，在他手臂弯“小海穴”中重重一点。谢逊倏地回过右手，抢过判官笔，远远掷入了海中。

殷素素但觉箍在身上的铁臂微松，忙矮身脱出了他的怀抱。谢逊左掌斜削，径击张翠山顶颈，右手却往殷素素肩头抓去。嗤的一响，殷素素裹在身上的海豹皮被他五指硬生生的扯下一块。张翠山知道自己若是闪避，殷素素非再给他擒住不可，当下使一招绵掌中的“自在飞花”，想要卸去他的掌力，岂知手掌和他掌缘微微一沾，登时感到一股极大的粘力，再也解脱不开。只得鼓起内劲，与之相抗。

谢逊一掌制住张翠山之后，拖着他的身子，径自向殷素素扑去。殷素素纵身跃开，她双足尚未落地，谢逊在冰上一踢，七八粒小冰块激飞而至，都打在她右腿之上。殷素素叫声：“啊哟！”横身摔倒。

谢逊突然发出掌力，将张翠山弹出数丈。这一下弹力极其强劲，张翠山落下时已在冰山上的边缘，冰上甚是滑溜，他右足稍稍一沾，扑通一声，摔入了海中。

张翠山忙抱庄殷素素打了几个滚，迅速避开，但听得砰嘭声响，谢逊挥动狼牙棒打击冰山，随即抛下狼牙棒，双手捧起一块大冰，向张殷二人掷来。

## 七 谁送冰舸来仙乡

张翠山左手银钩挥出，钩住了冰山，借势跃回，心想殷素素势必又落入谢逊掌中，不料冷冷的月光之下，但见谢逊双手按住眼睛，发出痛苦之声，殷素素却躺在冰上。

张翠山急忙纵上扶起。殷素素低声道：“我……我打中了他眼睛……”一句话没说完，谢逊虎吼一声，扑了过来。张翠山抱住殷素素打了几个滚，迅即避开，但听得砰嘭、砰嘭几声响亮，谢逊挥舞狼牙棒猛力打击冰山。他随即抛下狼牙棒，双手捧起一大块百余斤重的冰块，侧头听了听声音，向张殷二人掷来。殷素素待要跃起躲闪，张翠山一按她背心，两人都藏身在冰山的凹处，大气也不敢透一声。但见谢逊掷出冰块后，一动也不动，显是在找寻二人藏身之所。张翠山见他双目中各流出一缕鲜血，知道殷素素在危急之中终于射出了银针，而谢逊在神智昏迷下竟尔没有提防，双目中针，成了盲人。但他听觉自仍十分灵敏，只要稍有声息，给他扑了过来，后果难以设想，幸好海上既有浪涛，海风又响，再夹着冰块相互撞击的叮叮当当之声，将两人的呼吸都淹没了，否则决计逃不脱他的毒手。谢逊听了半晌，在风涛冰撞的巨声中始终查不到两人所在。

但觉双目剧痛，眼前是一片无边无际的黑暗，狂怒之中又加上惊惧，蓦地大叫一声，在冰山上一阵乱拍乱击，抓起冰块四下乱掷，只听得砰砰之声，响不绝耳。张翠山和殷素素相互搂住，都已吓得面无人色，无数大冰块在头顶呼呼飞过，只须碰到一块，便即丧命。

谢逊这一阵乱跳乱掷，约莫有小半个时辰，张翠山二人却如是挨了几年一般。

谢逊掷冰无效，忽然住手停掷，说道：“张相公，殷姑娘，适才我一时胡涂，狂性发作，以致多有冒犯，二位不要见怪。”这几句话说得谦和有礼，回复了平时的神态。他说过之后，坐在冰上，静待二人答话。

张翠山和殷素素当此情境，哪敢贸然接口？谢逊说了几遍，听二人始终不答，站起身来，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两位既不肯见谅，那也无法。”说着深深吸了口气。张翠山猛地惊觉，当日他在王盘山岛上纵声长啸，震倒众人，发啸之前也是这么深深的吸一口气。他双眼虽盲，啸声摧敌却绝无分别。这时危机霎时即临，要撕下衣襟塞住耳朵，已然迟了，当下不及细想，抱住殷素素便溜入了海中。

殷素素尚未明白，谢逊啸声已发。张翠山抱着她急沉而下，寒冷彻骨的海水浸过头顶，也淹住了双耳。张翠山左手扳住钩在冰山上的银钩，右手搂住殷素素，除了他一只左手之外，两人身子全部没入水底，但仍是隐隐感到谢逊啸声的威力。冰山不停的向北移动，带着他二人在水底潜行。张翠山暗自庆幸，倘若适才失去的不是铁笔而是银钩，就算逃得过他的啸声，也必在大海之中淹死了。

过了良久，二人伸嘴探出海面，换一口气，双耳却仍浸在水中，直换了六七口气，谢逊的啸声方止。他这番长啸，消耗内力甚巨，一时也感疲惫，顾不得来察看张殷二人的死活，坐在冰块上暗自调匀内息。张翠山打个手势，两人悄悄爬上冰山，从海豹皮上扯下绒毛，紧紧塞在耳中，总算暂且逃过了劫难。

可是跟他共处冰山，只要发出半点声息，立时便有大祸临头。两人愁颜

相对，眼望西天，血红的夕阳仍未落入海面。两人不知地近北极，天时大变，这些地方半年中白日不尽，另外半年却是长夜漫漫，但觉种种怪异，宛若到了世界的尽头。

殷素素全身湿透，奇寒攻心，忍不住打战，牙关相击轻轻的得得几声，谢逊已然听得。他纵声大吼，提起狼牙棒直击下来。张殷二人早有防备，急忙跃开闪避，但听得砰的一声，一棒打上冰山，击下七八块巨大冰块，飞入海中，这一击少说也有六七百斤力道。二人相顾骇然，但见谢逊舞动狼牙棒，闪起银光千道，直逼过来。他这狼牙棒身本有一丈多长，这一舞动，威力及于四五丈远近，二人纵跃再快，也决计逃避不掉，只有不住的向后倒退，退得几下，已到了冰山边缘。

殷素素惊叫：“啊哟！”张翠山拉着她的手臂，双足使劲，跃向海中。他二人身在半空，只听得砰嘭猛响，冰屑溅击到背上，隐隐生痛。张翠山跳出时已看准一块桌面大的冰块，左手银钩挥出，搭了上去，谢逊听得二人落海的声音，用狼牙棒敲下冰块，不住掷来。但他双目已盲，张殷二人在海中又继续飘动，第一块落空，此后再也投掷不中了。

冰山浮在海面上的只是全山的极小部分，水底下尚隐有巨大冰体，但张殷二人附身其上的冰块却是谢逊从冰山上所击下，还不到大冰山千份中的一份，因此在水流中漂浮甚速，和谢逊所处的冰山越离越远，到得天将黑时，回头遥望，谢逊的身子已成了一个小黑点，那大冰山却兀自闪闪发光。

二人攀着这一块冰块，只是幸得不沉而已，但身子浸在海水之中，如何能支持长久？幸好一路向北，不久便又有一座小小冰山出现，两人待得邻近，攀了上去。

张翠山道：“若说是天无绝人之路，偏又叫咱们吃这许多苦。你身子怎样？”殷素素道：“可惜没来得及带些海豹向来。你没受伤罢？”两人自管自你言我语，却不知对方说些甚么，一怔之下，忙从耳中取出海豹绒毛，原来两人顾得逃命，浑忘了耳中塞有物事。

两人得脱大难，心中柔情更是激增。张翠山道：“素素，咱俩便是死在这冰山之上，也就永不分离的了。”殷素素道：“五哥，我有句话问你，你可不许骗我。倘若咱们是在陆地上，没经过这一切危难，倘若我也是这般一心一意要嫁给你，你也仍然要我么？”

张翠山呆了呆，伸手搔搔头皮，道：“我想咱们不会好得这么快，而且，而且……一定会有很多阻碍波折，咱们的门派不同……”殷素素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我也这么想。因此那日你第一次和谢逊比拚掌力，我几乎想发射银针助你，却始终没出手。”

张翠山奇道：“是啊，那为甚么？我总当你在黑暗中瞧不清楚，生怕误伤了我。”殷素素低声道：“不是的，假如那时我伤了他，咱二人逃回陆地，你便不愿跟我在一起了。”

张翠山胸口一热，叫道：“素素！”

殷素素道：“或许你心中会怪我，但那时我只盼跟你在一起，去一个没人的荒岛，长相聚会。谢逊逼咱二人同行，那正合我的心意。”张翠山想不到她对自己相爱竟如是之深，心中感激，柔声道：“我决不怪你，反而多谢你对我这么好。”

殷素素偎依在他怀中，仰起了脸，望着他的眼睛，说道：“老天爷送我到这寒冰地狱中来，我是一点也不怨，只有欢喜。我只盼这冰山不要回南，

嗯，倘若有朝一日咱们终于能回去中原，你师父定会憎厌我，我爹爹说不定要杀你……”

张翠山道：“你爹爹？”殷素素道：“我爹爹白眉鹰王殷天正，便是天鹰教创教的教主。”张翠山道：“啊，原来如此。不要紧，我说过跟你在一起。你爹爹再凶，也不能杀了他的亲女婿啊。”殷素素双眼发光，脸上起了一层红晕，道：“你这话可是真心？”

张翠山道：“我俩此刻便结为夫妇。”

当下两人一起在冰山之上跪下。张翠山朗声道：“皇天在上，弟子张翠山今日和殷素素结为夫妇，祸福与共，始终不负。”殷素素虔心祷祝：“老天爷保佑，愿我二人生生世世，永为夫妇。”她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日后若得重回中原，小女子洗心革面，痛改前非，随我夫君行善，决不敢再杀一人。若违此誓，天人共弃。”

张翠山大喜，没想到她竟会发此誓言，当即伸臂抱住了她。两人虽被海水浸得全身皆湿，但心中暖烘烘的如沐春风。

过了良久，两人才想起一日没有饮食。张翠山提银钩守在冰山边缘，见有游鱼游上水面，一钩而上。这一带的海鱼为抗寒冷，特别的肉厚多脂，虽生食甚腥，但吃了大增力气。

两人在这冰山之上，明知回归无望，倒也无忧无虑。其时白日极长而黑夜奇短，大反寻常，已无法计算日子，也不知太阳在海面中已升沉几回。

一日，殷素素忽见到正北方一缕黑烟冲天而起，登时吓得脸都白了，叫道：“五哥！”伸手指着黑烟。张翠山又惊又喜，叫道：“难道这地方竟有人烟？”

这黑烟虽然望见，其实相距甚远，冰山整整飘了一日，仍未飘近，但黑烟越来越高，到后来竟隐隐见烟中夹有火光。

殷素素问道：“那是甚么？”张翠山摇头不答。殷素素颤声道：“咱俩的日子到头啦！这……这是地狱门。”张翠山心中也早已大为吃惊，安慰她道：“说不定那边住得有人，正在放火烧山。”殷素素道：“烧山的火头哪有这么高？”

张翠山叹了口气道，“既然到了这古怪地方，一切只有听从老天爷安排。老天爷既不让咱俩冻死，却要咱俩在大火中烧死。那也只得由他喜欢。”

说也奇怪，两人处身其上的冰山，果是对准了那个大火柱缓缓飘去。当时张殷二人不明其中之理，只道冥冥中自有安排，是祸是福，一切是命该如此。却不知那火柱乃北极附近的一座活火山，火焰喷射，烧得山旁海水暖了。热水南流，自然吸引南边的冰水过去补充，因此带着那冰山渐渐移近。

这冰山又飘了一日一夜，终于到了火山脚下，但见那火柱周围一片青绿，竟是一个极大的岛屿。岛屿西部都是尖石嶙峋的山峰，奇形怪样，莫可名状。张翠山走遍了大半个中原，从未见过。他二人从未见过火山，自不知这些山峰均是火山的熔浆千万年来堆积而成。岛东却是一片望不到尽头的平野，乃火山灰逐年倾入海中而成。该处虽然地近北极，但因火山万年不灭，岛上气候便和长白山、黑龙江一带相似，高山处玄冰白雪，平野上却极目青绿，苍松翠柏，高大异常，更有诸般奇花异树，皆为中土所无。

殷素素望了半晌，突然跃起，双手抱住了张翠山的脖子叫道：“五哥，咱俩是到了仙山啦！”张翠山心中也是喜乐充盈，迷迷糊糊的说不出话来。但见平野上一群梅花鹿正在低头吃草，极目四望，除了那火山有些骇人之外，

周围一片平静，绝无可怖之处。

但冰山飘到岛旁，被暖水一冲，又向外飘浮。殷素素急叫：“糟糕，糟糕！仙人岛又去不了啦！”张翠山眼见情势不妙，倘若不上此岛，这冰山再向别处飘流，不知何时方休？情急中钩掌齐施，吧吧吧一阵响，打下一大块冰来。两人张手抱住，扑通一声，跳入了海中，手脚划动，终于爬上了陆地。

那群梅花鹿见有人来，睁着圆圆的眼珠相望，显得十分好奇，却殊无惊怕之意。殷素素慢慢走近，伸手在一头梅花鹿的背上抚摸了几下，说道，“要是再有几只仙鹤，我说这便是南极仙境了。”突然间足下一晃，倒在地上。张翠山惊叫：“素素！”抢过去欲扶时，脚下也是一个踉跄，站立不稳。

只听得隆隆声响，地面摇动，却是火山又在喷火。两人在大海中飘浮了数十日，波浪起伏，昼夜不休，这时到了陆地，脚下反而虚浮，突然地面一动，竟致同时摔倒。

两人一惊之下，见别无异状，这才嘻嘻哈哈的站了起来。当日疲累已极，两人便在这平原之上，大睡了四个多时辰。

醒来时太阳仍未下山，张翠山道：“咱们四下里瞧瞧，且看有无人居，有无毒虫猛兽。”殷素素道：“你只须瞧这群梅花鹿如此驯善，这仙人岛上定是太平得紧。”张翠山笑道：“但愿如此。可是咱们也得去拜谒一下仙人啊。”

殷素素当身在冰山之时，仍是尽量保持容颜修饰，衣衫整齐，这时到了岛上，更细心的整理一下衣衫，又替张翠山理了理头发，这才出发寻幽探胜。她手提长剑。张翠山失了铁笔，折了一根坚硬的树枝代替。两人展开轻身功夫，自南至北的快跑了十来里路，此时竟有大片土地可供奔驰，实是说不出的快活。沿途所见，除了低丘高树之外，尽是青草奇花。草丛之中，偶而惊起一些叫不出名目的大鸟小兽，看来也皆无害于人。

两人转过一大片树林，只见西北角上一座石山，山脚下露出一个石洞。殷素素叫道：“这地方妙得紧啊！”抢先奔了过去。张翠山道：“小心！”一言未毕，只听得呵的一声，眼前白影闪动，洞中冲出一头大白熊来。

那熊毛长身巨，竟和大牯牛相似。殷素素猛吃一惊，急忙跃后。白熊人立起来，提起巨掌，便往殷素素头顶拍落。殷素素弯过长剑，往白熊肩头削去，可是她在海上飘流久了，身子虚弱，出手无力，这一剑虽削中了熊肩，却只轻伤皮肉，待得第二招回剑掠去，白熊纵身扑上，啪的一响，已将长剑打落在地。张翠山急叫：“素素退开！”跃上去用树干横扫，正打在白熊左前足的膝盖之处。但听得喀喇一响，树干折为两截，白熊的左足却也折断了。白熊受此重伤，只痛得大声吼叫，声震山谷，猛向张翠山扑将过来。

张翠山双足一点，使出“梯云纵”轻功，纵起丈余，使一招“争”字诀中的一下直钩，将银钩在半空中疾挥下来，正中白熊的太阳穴。这一招劲力甚大，银钩钩入数寸。那白熊惊天动地般大吼一声，拖得张翠山银钩脱手，在地下翻了几个转身，仰天而毙。

殷素素拍手笑道：“好轻功，好钩法！”一言甫毕，猛听得张翠山叫道：“快跳过来！”殷素素听他呼声中颇有惊惶之意，不暇询问，向前一窜，直扑到他怀里，回过头来，不禁“啊”的一声惊呼。原来她身后又站着一头大白熊，张牙舞爪，狰狞可怖。

张翠山手中没了兵刃，忙拉了殷素素跃上一株大松树。那白熊在树下团团转动，不时仰头吼叫。张翠山折下了一根松枝，对准白熊的右眼甩了下去，

波的一声轻响，树枝入眼。那熊痛得大叫，便欲扑上树来。张翠山从殷素素手中接过长剑，对准熊头，运劲摔将下去。噗的一声，长剑没入了大半，那熊慢慢软倒，死在树下。

张翠山道：“不知洞中还有熊没有。”捡起几块石头投进洞内，过了一会，不见动静，于是当先进洞。殷素素紧跟在后。但见山洞极是宽敞，有八九丈纵深，中间透入一线天光，宛似天窗一般。洞中有不少白熊残余食物，鱼肉鱼骨，甚是腥臭。殷素素掩鼻道：“此间好却是好，便是太臭。”张翠山道：“只须日日打扫洗刷，过得十天半月，便不臭了。”

殷素素想起从此要和他在这岛上长相厮守，岁月无尽，以迄老死，心中又是欢喜，又是凄凉。

张翠山出洞来折下树枝，扎成一把大扫帚，将洞中秽物清扫出去。殷素素也帮着收拾。待得打扫干净，秽气仍是不除。殷素素道：“附近若有溪水冲洗一番便好了。海水虽多，可惜没盛水的提桶。”张翠山道：“我有法子。”到山阴寒冷之处搬了几块大冰，放在洞中的高岩上。殷素素拍掌叫道：“好主意！”冰块慢慢融化成水，流出洞去，便似以水冲洗一般，只是十分缓慢而已。

张翠山在洞中清洗。殷素素用长剑剥切两头白熊，割成条块。当地虽有火山，但究在极北，仍是十分寒冷，熊肉旁放以冰块，看来累月不腐。殷素素叹道：“人心苦不足，既得陇，又望蜀，咱们若有火种，烧烤一只熊掌吃吃，那可有多美。”又道：“只怕洞中的冰块老是不融，冲不去腥臭。”张翠山望着火山口喷出来的火焰，道：“火是有的，就可惜火太大了，慢慢想个法子，总能取它过来。”

当晚两人饱餐一顿熊脑，便在树上安睡。睡梦中仍如身处大海中的冰山之上，随着波浪起伏颠簸，其实却是风动树枝。

次日殷素素还没睁开眼来，便说：“好香，好香！”翻身下树，但觉阵阵清香，从树下一大丛不知名的花朵上传出。殷素素喜道：“洞前有这许多香花，那可真妙极了。”

张翠山道：“素素，你且慢高兴，有一件事跟你说。”殷素素见他脸色郑重，不禁一怔，道：“甚么？”张翠山道：“我想出了取火的法子。”殷素素笑道：“啊，你这坏蛋，我还道是甚么不好的事呢。甚么法子？快说，快说！”

张翠山道：“火山口火焰太大，无法走近，只怕走到数十丈外，人已烤焦了。咱们用树皮搓一条长绳，晒得干了，然后……”殷素素拍手道：“好法子！好法子！然后绳上缚一块石子，向火山口抛去，火焰烧着绳子，便引了下来。”

两人生食已久，急欲得火，当下说做便做，以整整两天时光，搓了一条百余丈长的绳子，又晒了一天，第四天便向火山口进发。

那火山口望去不远，走起来却有四十余里。两人越走越热，先脱去海豹皮的皮裘，到后来只穿单衫也有些顶受不住，又行里许，两人口干舌燥，遍身大汗，但见身旁已无一株树木花草，只余光秃秃、黄焦焦的岩石。

张翠山肩上负着长绳，瞥眼见殷素素几根长发的发脚因受热而鬋曲起来，心下怜惜，说道：“你在这里等我，待我独自上去罢。”殷素素嗔道：“你再说这些话，我可从此不理你啦。最多咱们一辈子没火种，一辈子吃生肉，又有甚么大不了的？”张翠山微微一笑。

又走里许，两人都已气喘如牛。张翠山虽然内功精湛，也已给蒸得金星乱冒，头脑中嗡嗡作声，说道：“好，咱们便在这里将绳子擀了上去，若是接不上火种，那就……那就……”殷素素笑道：“那就是老天爷叫咱俩做一对茹毛饮血的野人夫妻……”说到这里，身子一晃，险些晕倒，忙抓住张翠山的肩头，这才站稳。张翠山从地下捡起一块石子，缚在长绳一端，提气向前奔出数丈，喝一声：“去！”使力擀了出去。

但见石去如矢，将那绳子拉得笔直，远远的落了下去。可是十余丈外虽比张殷二人立足处又热了些，仍是距火山口极远，未必便能点燃绳端。两人等了良久，只热得眼中如要爆出血来，那长绳却是连青烟也没冒出半点。张翠山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古人钻木取火，击石取火，都是有的，咱们回去慢慢再试罢！这个擀绳取火的法子可不管用。”

殷素素道：“这法子虽然不行。但绳子已烤得干透。咱们找几块火石，用剑来打火试试。”张翠山道，“也说得是。”拉回长绳，解松绳头，劈成细丝。火山附近遍地燧石，拾过一块燧石，平剑击打，登时爆出几星火花，飞上了绳丝，试到十来次时，终于点着了火。

两人喜得相拥大叫。那烤焦的长绳便是现成的火炬，两人各持一根火炬，喜气洋洋的回到熊洞。殷素素堆积柴草，生起火来。

既有火种，一切全好办了，融冰成水，烤肉为炙。两人自船破以来，从未吃过一顿热食，这时第一口咬到脂香四溢的熊肉时，真是险些连自己的舌头也吞下肚去了。

当晚熊洞之中，花香流动，火光映壁。两人结成夫妻以来，至此方始有洞房春暖之乐。

次日清晨，张翠山走出洞来，抬头远眺，正自心旷神怡，蓦地里见远处海边岩石之上，站着一个人影。

这人却不是谢逊是谁？张翠山这一惊当真是非同小可，实指望和殷素素经历一番大难之后，在岛上便此安居，哪知又闯来了这个魔头。霎时之间，他便如变成了石像，呆立不敢稍动。但见谢逊脚步蹒跚，摇摇晃晃的向内陆走来。显是他眼瞎之后，无法捕鱼猎豹，直饿到如今。他走出数丈，脚下一个踉跄，向前摔倒，直挺挺的伏在地下。

张翠山返身入洞，殷素素娇声道：“五哥……你……”但见他脸色郑重，话到口边又忍住了。张翠山道：“那姓谢的也来啦！”殷素素吓了一跳，低声道：“他瞧见你了吗？”随即想起谢逊眼睛已瞎，惊惶之意稍减，说道：“咱们两个亮眼之人，难道对付不了一个瞎子？”张翠山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他饿得晕了过去啦。”殷素素道：“瞧瞧去！”从衣袖上撕下四根布条，在张翠山耳中塞了两条，自己耳中塞了两条，右手提了长剑，左手扣了几枚银针，一同走出洞去。

两人走到离谢逊七八丈处，张翠山朗声道：“谢前辈，可要吃些食物？”谢逊斗然间听到人声，脸上露出惊喜之色，但随即辨出是张翠山的声音，脸上又罩了一层阴影，隔了良久，才点了点头，张翠山回洞拿了一大块昨晚吃剩下的熟熊肉，远远掷去，说道：“请接着。”谢逊撑起身子，听风辨物，伸手抓住，慢慢的咬了一口。

张翠山见他生龙活虎般的一条大汉，竟给饥饿折磨得如此衰弱，不禁油然而起怜悯之情。殷素素心中却是另一个念头：“五哥也忒煞滥好人，让他饿死了，岂不手脚干净？这番救活了他，日后只怕麻烦无穷，说不定我两人

的性命还得送在他的手下。”但想自己立过重誓，决意跟着张翠山做好人，心中虽起不必救人之念，却不说出口来。

谢逊吃了半块熊肉，伏在地下呼呼睡去。张翠山在他身旁升了一个火堆。

谢逊直睡了一个多时辰这才转醒，问道：“这是甚么地方？”张殷二人守在他身旁，见他坐起开口，便各取出塞在右耳中的布条，以便听他说些甚么，但两人的右手都离耳畔不过数寸，只要一见情势不对，立即伸手塞耳，左耳中的布条却不取出。张翠山道：“这是极北之处一个无人荒岛。”

谢逊“嗯”了一声，霎时之间，心中兴起了数不尽的念头，呆了半晌，说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咱们是回不去了！”张翠山道：“那得瞧老天爷的意旨了。”谢逊破口骂道：“甚么老天爷，狗天、贼天、强盗老天！”摸索着坐在一块石上，又咬起熊肉来，问道：“你们要拿我怎样？”

张翠山望着殷素素，等她说话。殷素素却打个手势，意思说一切听凭你的主意。

张翠山微一沉吟，朗声道：“谢前辈，我夫妻俩……”谢逊点头道：“嗯，成了夫妻啦。”殷素素脸上一红，却颇有得意之色，说道：“那也可说是你做的媒人，须得多谢你撮成。”谢逊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夫妻俩怎么样？”张翠山道：“我们射瞎了你的眼睛，自是万分过意不去，不过事已如此，千言万语的致歉也是无用。既是天意要让咱们共处孤岛，说不定这一辈子再也难回中土，我二人便好好的奉养你一辈子。”

谢逊点了点头，叹道：“那也只得如此。”张翠山道：“我夫妻俩情深意重，同生共死，前辈倘若狂病再发，害了我夫妻任谁一人，另一人决然不能独活。”谢逊道：“你要跟我说，你两人倘若死了，我瞎了眼睛，在这荒岛上也就活不成？”张翠山道：“正是！”谢逊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们左耳之中何必再塞着布片？”

张翠山和殷素素相视而笑，将左耳中的布条也都取了出来，心下却均骇然：“此人眼睛虽瞎，耳音之灵，几乎到了能以耳代目的地步，再加上聪明机智，料事如神。倘若不是在此事事希奇古怪的极北岛上，他未必须靠我二人供养。”

张翠山请谢逊为这荒岛取个名字。谢逊道：“这岛上既有万载玄冰，又有终古不灭的火窟，便称之为冰火岛罢。”

自此三人便在冰火岛上住了下来，倒也相安无事。离熊洞半里之处，另有一个较小的山洞。张殷二人将之布置成为一间居室，供谢逊居住。张殷夫妇捕鱼打猎之余，烧陶作碗，堆土为灶，诸般日用物品，次第粗具。

谢逊也从不和两人罗唆，只是捧着那把屠龙宝刀，低头冥思。张殷二人有时见他可怜，劝他不必再苦思刀中秘密。谢逊道：“我岂不知便是寻到了刀中秘密，在这荒岛之上又有何用？只是无所事事，这日子却又如何打发？”两人听他说得有理，也就不再相劝。

忽忽数月，有一日，夫妇俩携手向岛北漫游，原来这岛方圆极广，延伸至北，不知尽头，走出二十余里，只见一片浓密的丛林，老树参天，阴森森的遮天蔽日。张翠山有意进林一探，殷素素胆怯起来，说道：“别要林中有甚么古怪，咱们回去罢。”

张翠山微觉奇怪，心想：“素素向来好事，怎地近来却懒洋洋地，甚么事也提不起兴致来？”想到此处，心中一惊，问道：“你身子好吗？可有甚么不舒服？”殷素素突然间满脸通红，低声道：“没甚么。”张翠山见她神

情奇特，连连追问。殷素素似笑非笑的道：“老天爷见咱们太过寂寞，再派一个人来，要让大伙儿热闹热闹。”张翠山一怔之下，大喜过望，叫道：“你有孩子啦？”殷素素忙道：“小声些，别让人家听见了。”说了这句话，忍不住噗哧一声，笑了出来。荒林寂寂，哪里还有第三个人在？

天候嬗变，这时日渐短而夜渐长，到后来每日只有两个多时辰是白天，气候也转得极其寒冷。殷素素有了身孕后甚感疲懒，但一切烹饪、缝补等务，仍是勉力而行。

这一晚她十月怀胎将满，熊洞中升了火，夫妻俩偎倚在一起闲谈。殷素素道：“你说咱们生个男孩呢还是女孩？”张翠山道：“女孩像你，男孩像我，男女都很好。”殷素素道：“不，我喜欢是个男孩子。你先给他取定个名字罢！”

张翠山道：“嗯。”隔了良久，却不言语。殷素素道：“这几天你有甚么心事？我瞧你心不在焉似的。”张翠山道：“没甚么。想是要做爸爸了，欢喜得胡里胡涂啦！”

他这几句话本是玩笑之言，但眉间眼角，隐隐带有忧色。殷素素柔声道：“五哥，你瞒着我，只有更增我的忧心。你瞧出甚么事不对了？”

张翠山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但愿是我瞎疑心。我瞧谢前辈这几天的神色有些不正。”殷素素“啊”的一声，道：“我也早见到了。他脸色越来越凶狠，似乎又要发狂。”张翠山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想是他琢磨不出屠龙刀中的秘密，因此心中烦恼。”殷素素泪眼盈盈，说道：“本来咱俩挤着眼他同归于尽，那也没甚么。但是……但是……”

张翠山接着她肩膀，安慰道：“你说得不错，咱们有了孩子，不能再跟他拚命。他好好的便罢，要是行凶作恶，咱们只得将他杀了。谅他瞎着双眼，终究奈何咱们不得。”

殷素素自从怀了孩子，不知怎的，突然变得仁善起来，从前做闺女时一口气杀几十个人也毫不在意，这时便是杀一头野兽也觉不忍。有一次张翠山捕了一头母鹿，一头小鹿直跟到熊洞中来，殷素素定要他将母鹿放了，宁可大家吃些野果，挨过两天。这时听到张翠山说要杀了谢逊，不禁身子一颤。

她偎倚在张翠山怀里，这么微微一颤，张翠山登时便觉察了，向着她神色温柔的一笑，说道，“但愿他不发狂。可是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”殷素素道：“不错，倘若他真的发起狂来，却怎生制他？咱们给他食物时做些手脚，看能找到甚么毒物……不，不，他不一定会发狂的，说不定只是咱俩瞎疑心。”

张翠山道：“我有个计较。咱俩从明儿起，移到内洞去住，却在外洞掘个深坑，上面铺以皮毛软泥。”殷素素道：“这法子好都是好，不过你每日要出外打猎，倘若他在外面行凶……”张翠山道：“我一人容易逃走，只要见情势不对，便往危崖峭壁上窜去。他瞎了双眼，如何追得我上？”

第二日一早，张翠山便在外洞中挖掘深坑，只是没铁铲锄头，只得捡些形状合适的树枝当作木扒，实是事倍功半。好在他内力浑厚，辛苦了七天，已挖了三丈来深。眼见谢逊的神气越来越不对，时时拿着屠龙刀狂挥狂舞，张翠山加紧挖掘，预计挖到五丈深时，便在坑底周围插上削尖的木棒。这深坑底窄口广，他不进来侵犯殷素素便罢，只要踏进熊洞，非摔落去不可，更在坑边堆了不少大石，只待他落入坑中，便投石砸打。

这日午后，谢逊在熊洞外数丈处来回徘徊。张翠山不敢动工，生怕他听

得声响，起了疑心，但也不敢出外打猎，只是守在洞旁，瞧着他的动静。但听得谢逊不住口的咒骂，从老天骂起，直骂到西方佛祖，东海观音，天上玉皇，地下阎罗，再自三皇五帝骂起，尧舜禹汤，秦皇唐宗，文则孔孟，武则关岳，不论哪一个大圣贤大英雄，全给他骂了个狗血淋头。谢逊胸中颇有才学，这一番咒骂，张翠山倒也听得甚有趣味。

突然之间，谢逊骂起武林人物来，自华佗创设五禽之戏起，少林派达摩老祖，岳武穆神拳散手，全给他骂得一文不值。可是他倒也非一味谩骂，于每家每派的缺点所在却也确有真知的见，贬斥之际，往往一针见血。只听他自唐而宋，逐步骂到了南宋末年的东邪、西毒、南帝、北丐、中神通，骂到了郭靖、杨过，猛地里骂到了武当派开山祖师张三丰。

他辱骂旁人，那也罢了，这时大骂张三丰，张翠山如何不怒？正要反唇相讥，谢逊突然大吼：“张三丰不是东西，他的弟子张翠山更加不是东西，让我捏死他的老婆再说！”纵身一跃，掠过张翠山身旁，奔进熊洞。

张翠山急忙跟进，只听得喀的一声，谢逊已跌入坑中。可是坑底未装尖刺，他虽摔下，并没受伤，只是出其不意，大吃了一惊。张翠山顺手抓过挖土的树枝，见谢逊从坑中窜将上来，兜头一下，猛击下去。谢逊听得风声，左手翻转，已抓住了树枝，用力向里一夺。张翠山把握不定，树枝脱手，这一夺劲力好大，他虎口震裂，掌心也给树皮擦得满是鲜血。谢逊跟着这一夺之势，又堕入了坑底。

其时殷素素即将临盆，已腹痛了半日，她先前见谢逊逗留洞口不去，不敢和丈夫说知此事，只怕给谢逊听到了，他少了一层顾忌，更会及早发难。这时见情势危急，顾不得腹痛如绞，抓起枕边长剑向张翠山掷去。

张翠山抓住剑柄，暗想：“此人武功高我太多，他再窜上来时，我出剑劈刺，仍是非给他夺去不可。”情急之下，突然想起：“他双目已盲，所以能夺我兵刃，全仗我兵刃劈风之声，才知我的招势去向。”

他刚想到此节，谢逊哈哈一笑，又纵跃而上。张翠山看准他窜上来的来路，以剑尖对住他脑门，紧握不动。谢逊这一纵跃，势道极猛，正是以自己脑袋碰到剑尖上去，长剑既然纹丝不动，绝无声息，他武功再好，如何能够知晓？只听得擦的一声响，谢逊一声大吼，长剑已刺入额头，深入寸许。总算他应变奇速，剑尖一碰到顶门，立即将头向后一仰，同时急使“千斤坠”的功夫，落入坑底。只要他变招迟得一霎之间，剑尖从脑门直刺进去，立时便即毙命。饶是如此，头上也已重伤，血流披面，长剑插在他额头，不住颤动。

谢逊拔出长剑，撕下衣襟裹住伤口，脑中一阵晕眩，自知受伤不轻，他狂性已发，从腰间拔出屠龙刀急速舞动，护住了顶门，第三度跃上。张翠山举起大石，对准他不住投去，却均被屠龙刀砸开，但见刀花如雪，寒光闪闪，谢逊跃出深坑，直欺过来，张翠山一步步退避，心中一酸，想起今日和殷素素同时毕命，竟不能见一眼那未出世的孩儿。

谢逊防他和殷素素从自己身旁逸出，一出了熊洞，那便追赶不上，当下右手宝刀，左手长剑，使动大开大阖的招数，将两丈方圆之内尽数封住，料想张殷二人再也无法逃走。

蓦地里“哇”的一声，内洞中传出一响婴儿的哭声。谢逊大吃一惊，立时停步，只听那婴儿不住啼哭。

张翠山和殷素素知道大难临头，竟一眼也不再去瞧谢逊，两对眼睛都凝视着这初生的婴儿，那是个男孩，手足不住扭动，大声哭喊。张殷二人知道

只要谢逊这一刀下来，夫妻俩连着婴儿便同时送命。二人一句话不说，目光竟不稍斜，心中暗暗感激老天，终究让自己夫妇此生能见到婴儿，能多看得一霎，便是多享一份福气。夫妻俩这时已心满意足，不再去想自己的命运，能保得婴儿不死，自是最好，但明知绝无可能，因此连这个念头也没有转。

只听得婴儿不住大声哭嚷，突然之间，谢逊良知激发，狂性登去，头脑清醒过来，想起自己全家被害之时，妻子刚正生了孩子不久，那婴儿终于也难逃敌人毒手。这几声婴儿的啼哭，使他回忆起许许多多往事：夫妻的恩爱，敌人的凶残，无辜婴儿被敌人摔在地上成为一团血肉模糊，自己苦心孤诣、竭尽全力，还是无法报仇，虽然得了屠龙刀，刀中的秘密却总是不能查明……他站着呆呆出神，一时温颜欢笑，一时咬牙切齿。

在这一瞬之前，三人都正面临生死关头，但自婴儿的第一声啼哭起，三个人突然都全神贯注于婴儿身上。

谢逊忽问：“是男孩还是女孩？”张翠山道：“是个男孩。”谢逊道：“很好。剪了脐带没有？”张翠山道：“要剪脐带吗？啊，是的，是的，我倒忘了。”

谢逊倒转长剑，将剑柄递了过去。张翠山接过长剑，割断了婴儿的脐带，这时方始想起，谢逊已然迫近身边，可是他居然并不动手，心中奇怪，回头望了他一眼，只见谢逊脸上充满关切之情，竟似要插手相助一般。

殷素素声音微弱，道：“让我来抱。”张翠山抱起婴儿，送入她怀里。谢逊又道：“你有没有烧了热水，给婴儿洗一个澡？”张翠山失声一笑，道：“我真糊涂啦，甚么也没预备，这爸爸可没用之极。”说着便要奔出去烧水，但只迈出一步，见谢逊铁塔一般巨大的身形便在婴儿之前，心下蓦地一凛。谢逊却道：“你陪着夫人孩子，我去烧水。”将屠龙刀往腰间一插，便奔出洞去，经过深坑时轻轻纵身一跃，横越而过。

过了一阵，谢逊果真用陶盆端了一盆热水进来，张翠山便替婴儿洗澡。谢逊听得婴儿哭声洪亮，问道：“孩儿像妈妈呢还是像爸爸？”张翠山微笑道，“还是像妈妈多些，不大肥，是张瓜子脸。”谢逊叹了口气，低声道：“但愿他长大之后，多福多寿，少受苦难。”殷素素道：“谢前辈，你说孩子的长相不好么？”谢逊道：“不是的。只是孩子像你，那就太过俊美，只怕福泽不厚，将来成人后入世，或会多遭灾厄。”张翠山笑道：“前辈想得太远了，咱四人处身极北荒岛，这孩子自也是终老是乡，哪还有甚么重入人世之事？”

殷素素急道：“不，不！咱们可以不回去，这孩子难道也让他孤苦伶仃的一辈子留在这岛上？几十年之后，我们三人都死了，谁来伴他？他长大之后，如何娶妻生子？”她自幼禀受父性，在天鹰教中耳濡目染，所见所闻皆是极尽残酷恶毒之事，因之向来行事狠辣，习以为常，自与张翠山结成夫妇，逐步向善，这一日做了母亲，心中慈爱沛然而生，竟全心全意的为孩子打算起来。

张翠山向她凄然望了一眼，伸手抚摸她头发，心道：“这荒岛与中土相距万里，却如何能够回去？”但不忍伤爱妻之心，此言并不出口。

谢逊忽道：“张夫人的话不错，咱们这一辈子算是完了，但如何能使这孩子老死荒岛，享不到半点人世的欢乐？张夫人，咱三人终当穷智竭力，使孩子得归中土。”

殷素素大喜，颤巍巍的站起身来。张翠山忙伸手相扶，惊道：“素素，

你干甚么？快好好躺着。”殷素素道：“不，五哥，咱俩一起给谢前辈磕几个头，感谢他这番大恩大德。”

谢逊摇手道：“不用，不用。这孩子取了名字没有？”张翠山道：“还没有。前辈学问渊博，请给他取个名字罢！”谢逊沉吟道：“嗯，得取个好名字，让我好好来想一个。”

殷素素忽然想起：“难得这怪人如此喜爱这孩子，他若将孩儿视若己子，那么孩儿在这岛上就再不愁他加害，纵然他狂性发作，也不致骤下毒手。”说道：“谢前辈，我为这孩儿求你一件事，务恳不要推却。”谢逊道：“甚么？”

殷素素道：“你收了这孩子做义子罢！让他长大了，对你当亲生父亲一般奉养。得你照料，这孩儿一生不会吃人家的亏。五哥，你说好不好？”张翠山明白妻子的苦心，说道：“妙极，妙极！谢前辈，请你不弃，俯允我夫妇的求恳。”

谢逊凄然道：“我自己的亲生孩子给人一把摔死了，成了血肉模糊的一团，你们瞧见了没有？”张翠山和殷素素对望一眼，觉得他言语之中又有疯意，但想起他的惨酷遭际，不由得心中恻然。谢逊又道：“我那孩子如果不死，今年有十八岁了。我将一身武功传授于他，嘿嘿，他未必便及不上你们甚么武当七侠。”这几句话凄凉之中带着几分狂傲，但自负之中又包含着无限寂寞伤心。张翠山和殷素素不觉都油然而起悔心：“倘若当日在冰山上不毁了他的双目，咱们四人在此荒岛隐居，无忧无虑，岂不是好？”

三人默然半晌。张翠山道：“谢前辈，你收这孩儿作为义子，咱们叫他改宗姓谢。”谢逊脸上闪过一丝喜悦之色，说道：“你肯让他姓谢？我那个死去的孩子，名叫谢无忌。”张翠山道：“如果你喜欢，那么，咱们这孩儿便叫作谢无忌。”

谢逊喜出望外，唯恐张翠山说过了后悔，说道：“你们把亲生孩儿给了我，那么你们自己呢？”张翠山道：“孩儿不论姓张姓谢，咱们一般的爱他。日后他孝顺双亲，敬爱义父，不分亲疏厚薄，岂非美事？素素，你说可好？”殷素素微一迟疑，说道：“你说怎么便是怎么。孩子多得一个人疼爱，终是便宜了他。”

谢逊一揖到地，说道：“这我可谢谢你们啦，毁目之恨，咱们一笔勾消。谢逊虽丧子而有子，将来谢无忌名扬天下，好教世人得知，他父母是张翠山、殷素素，他义父是金毛狮王谢逊。”

殷素素当时所以稍一犹疑，乃是想起真的谢无忌已死，给人摔成一团肉浆，自己的孩子顶用这个名字，未免不言，然见谢逊如此大喜若狂，料想他对这孩儿必极疼爱，孩儿将来定可得到他许多好处，母亲爱子之心无微不至，只须于孩子有益，一切全肯牺牲，抱了孩子，说道：“你要抱抱他吗？”

谢逊伸出双手，将孩子抱在臂中，不由得喜极而泣，双臂发颤，说道：“你……你快抱回去，我这模样别吓坏了他。”其实初生一天的婴儿懂得甚么，但他这般说，显是爱极了孩子。殷素素微笑道：“只要你喜欢，便多抱一会，将来孩子大了，你带着他到处玩儿罢。”

谢逊道：“好极，好极……”听得孩儿哭得极响，道：“孩子饿了，你喂他吃奶罢！我到外边去。”实则他双目已盲，殷素素便当着他哺乳也没甚么，但他发狂时粗暴已极，这时却文质彬彬，竟成了个儒雅君子。

张翠山道：“谢前辈……”谢逊道：“不，咱们已成一家人，再这样前

辈后辈的，岂不生分？我这么说，咱三人索性结义为金兰兄弟，日后于孩子也好啊。”张翠山道：“你是前辈高人，我夫妇跟你身分相差太远，如何高攀得上？”谢逊道：“呸，你是学武之人，却也这般迂腐起来？五弟、五妹，你们叫我大哥不叫？”殷素素笑道：“我先叫你大哥，咱们是拜把子的兄妹。他若再叫你前辈，我也成了他的前辈啦！”张翠山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小弟惟大哥之命是从。”殷素素道：“咱们先就这么说定，过几天等我起得身了，再来祭告天地，行拜义父、拜义兄之礼。”

谢逊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大丈夫一言既出，终身不渝，又何必祭天拜地？这贼老天自己管不了自己的事，我谢逊最是恨他不过。”说着扬长出洞，只听得他在旷野上纵声大笑，显是开心之极。张殷二人自从识得他以来，从未见过他如此欢喜。

自此三人全心全意的抚育孩子。谢逊少年时原是猎户，他号称“金毛狮王”，驯兽捕生之技，天下无双，张翠山详述岛上多处地形，谢逊在他指引下走了一遍，便即记住。自此捕鹿杀熊，便由谢逊一力承担。

数年弹指即过，三个人在岛上相安无事。那孩子百病不生，长得甚是壮健。三人中倒似谢逊对他最是疼爱，有时孩子太过顽皮，张翠山和殷素素要加责打，每次都是谢逊从中拦住。如此数次，孩子便恃他作为靠山，逢到父母发怒，总是奔到义父处求救。张殷二人往往摇头苦笑，说孩子给大哥宠坏了。

到无忌四岁时，殷素素教他识字。五岁生日那天，张翠山道：“大哥，孩子可以学武啦，从今天起你来教，好不好？”谢逊摇头：“不成，我的武功太深，孩子无法领悟。还是你传他武当心法。等他到八岁时，我再来教他。教得两年，你们便可回去啦！”

殷素素奇道：“你说我们可以回去？回中上去？”

谢逊道：“这几年来我日日留心岛上的风向水流，每年黑夜最长之时，总是刮北风，数十昼夜不停。咱们可以扎个大木排，装上风帆，乘着北风，不停向南，要是贼老天不来横加捣蛋，说不定你们便可回归中土。”殷素素道：“我们？难道你不一起去么？”谢逊道：“我瞎了双眼，回到中土做甚么？”殷素素道：“你便不去，咱们却决不容你独自留着。孩子也不肯啊，没了义父，谁来疼他？”谢逊叹道：“我得能疼他十年，已经足够了。贼老天总是跟我捣乱，这孩子倘若陪我的时候太多，只怕贼老天迁怒于他，会有横祸加身。”殷素素打了个寒噤，但想这是他随口说说的事，也没放在心上。

张翠山传授孩子的是扎根基的内功，心想孩子年幼，只须健体强身，便已足够，在这荒岛之上，决不会和谁动手打架。谢逊虽说过南归中土的话，但他此后不再提起，看来也是一时兴到之言，不能作准。

到第八年上，谢逊果然要无忌跟他学练武功。传授之时他没叫张殷二人旁观，他夫妇便遵依武林中的严规，远远避开，对无忌的武功进境，也不加考查，信得过谢逊所授，定是高明异常的绝学。

岛上无事可纪，日月去似流水，转眼又是一年有余。

自无忌出世后，谢逊心灵有了寄托，再也不去理会那屠龙宝刀。有一晚张翠山偶尔失眠，半夜中出来散步，月光下只见谢逊盘膝坐在一块岩石之上，手中却捧着那柄屠龙宝刀，正自低头沉思。张翠山吃了一惊，待要避开，谢逊已听到他的脚步声，说道：“五弟，这‘武林至尊，宝刀屠龙’八个字，看来终是虚妄。”张翠山走近身去，说道：“武林中荒诞之说甚多。大哥这

等聪明才智，如何对这宝刀之说，始终念念不忘？”谢逊道：“你有所不知，我曾听少林派一位有道高僧空见大师说过此事。”

张翠山道：“啊，空见大师。听说他是少林派掌门人空闻大师的师兄啊，他逝世已久了。”谢逊点头道：“不错，空见已经死了，是我打死的。”张翠山吃了一惊，心想江湖上有两句话说道：“少林神僧，见闻智性”，那是指当今少林派四位武功最高的和尚空见、空闻、空智、空性四人而言，后来听说空见大师得病逝世，想不到竟是谢逊打死的。

谢逊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空见这人固执得很，他竟然只挨我打，始终不肯还手，我打了他一十三拳，终于将他打死了。”

张翠山更是骇然，心想：“能挨得起大哥一拳一脚而不死的，已是一等一的武学高手，这位少林神僧竟能连挨他一十三拳，身子之坚，那是远胜铁石了。”

但见谢逊神色凄然，脸上颇有悔意，料想这事之中，定是隐藏着一件极大的过节，他自与谢逊结义以来，八年中共处荒岛，情好弥笃，但他对这位义兄，敬重之中总是带着三分惧意，生怕引得他忆及昔日恨事，当下也不敢多问。

却听谢逊说道：“我生平心中钦服之人，寥寥可数。尊师张真人我虽久仰其名，但无缘识荆，这位空见大师，实是一位高僧。他武功上的名气虽不及他师弟空智、空性，但依我之见。空智、空性一定及不上他老人家。”

张翠山以往听他畅论当世人物，大部不值一晒，能得他骂上几句，已算是第一流的人物，要他赞上一字，真是难上加难。想不到他提及空见大师时竟然如此钦迟，不禁颇感意外，说道：“想是他老人家隐居清修，少在江湖上走动，是以武学上的造诣少有人知。”

谢逊仰头向天，呆呆出神，自言自语的道：“可惜可惜，这样一位武林中盖世奇士，竟给我一十三拳活活的打死了。他武功虽高。实是迂得厉害。倘若当时他还手跟我放对，我谢逊焉能活到今日？”张翠山道：“难道这位高僧的武功修为，竟比大哥还要深厚么？”

谢逊道：“我怎能跟他相比？差得远了，差得远了！简直是天差地远！”他说这句话时，脸上神情和语气之中充满了不禁敬仰钦佩之情。

张翠山大奇，心中微有不信，自忖恩师张三丰的武学举世所罕有，但和谢逊相较，恐怕也只能胜他半筹，倘若空见大师当真高出谢逊甚多，说得上“天差地远”，岂不是将自己恩师也比下去了？但素知谢逊的名字中虽有一个“逊”字，性子却极是倨傲，倘若那人的武功不是真的强胜于他，他也决计不肯服输。

谢逊似是猜中了他的心意，说道：“你不信么？好，你去叫无忌出来，我说一个故事给他听。”张翠山心想三更半夜的，无忌早已睡熟，去叫醒他听故事。对孩子实无益处，但既是大哥有命，却也不便违拗，于是回到熊洞，叫醒了儿子。无忌听说义父要讲故事，大声叫好，登时将殷素素也吵醒了。三人一起出来，坐在谢逊身旁。

谢逊道：“孩子，不久你就要回归中土……”无忌奇道：“甚么回归中土？”

谢逊将手挥了挥，叫他别打断自己的话头，续道“要是咱们的大木排在海中沉了，或是飘得无影无踪，那也罢了，一切休提。但若真的能回中土，我跟你讲，世上人心险恶，谁都不要相信。除了父母之外，谁都会存着害你

的心思。就可惜年轻时没人跟我说这番话。唉，便是说了，当时我也不会相信。

“我在十岁那一年，因意外机缘，拜在一个武功极高之人的门下学艺。我师父见我资质不差，对我青眼有加，将他的绝艺倾囊以授。我师徒情若父子，五弟，当时我对我师父的敬爱仰慕，大概跟你对尊师没差分毫。我在二十三岁那年离开师门，远赴西域，结交了一群大有来历的朋友，蒙他们瞧得起我，当我兄弟相待。五妹，令尊白眉鹰王，就在那时跟我结交的。后来我娶妻生子，一家人融融泄泄，过得极是快活。

“在我二十八岁那年上，我师父到我家来盘桓数日，我自是高兴得了不得，全家竭诚款待，我师父空闲下来，又指点我的功夫。哪知这位武林中的成名高手，竟是人面兽心，在七月十五日那日酒后，忽对我妻施行强暴……”

张翠山和殷素素同时“啊”的一声，师好徒妻之事，武林之中从所未闻，那可是天人共愤的大恶事。

谢逊续道：“我妻子大声呼救，我父亲闻声闯进房中，我师父见事情败露，一拳将我父亲打死了，跟着又打死了我母亲，将我甫满周岁的儿子谢无忌……”

无忌听他提到自己名字，奇道：“谢无忌？”

张翠山斥道：“别多口！听义父说话。”谢逊道：“是啊，我那亲生孩儿跟你名字一样，也叫谢无忌。我师父抓起了他，将他摔成血肉模糊的一团。”

无忌忍不住又问：“义父，他……他还能活么？”谢逊凄然摇头，说道：“不能活了，不能活了！”殷素素向儿子摇了摇手，叫他不可再问。

谢逊出神半晌，才道：“那时我瞧见这等情景，吓得呆了，心中一片迷惘，不知如何对付我这位生平最敬爱的恩师，突然间他一拳打向我的胸口，我胡里胡涂的也没想到抵挡，就此晕死过去，待得醒转时，我师父早已不知去向，但见满屋都是死人，我父母妻儿，弟妹仆役，全家一十三口，尽数毙于他的拳下。想是他以为一拳已将我打死，没有再下毒手。

“我大病一场之后，苦练武功，三年后找我师父报仇。但我跟他功夫实在相差太远，所谓报仇，徒然自取其辱，可是这一十三条人命的血仇，如何能便此罢休？于是我遍访名师，废寝忘食的用功，这番苦功，总算也有着落，五年之间，我自觉功夫大进，又去找我师父。哪知我功夫强了，他仍是比我强得很多，第二次报仇还是落得个重伤下场。

“我养好伤不久，便得了一本《七伤拳》拳谱，这路拳法威力实非寻常。于是我潜心专练‘七伤拳’的内劲，两年后拳技大成，自忖已可和天下第一流的高手比肩。我师父若非另有奇遇，决不能再是我敌手。不料第三次上门去时，却已找不到他的所在。我在江湖上到处打听，始终访查不到，想是他为了避祸，隐居于穷乡僻壤，大地茫茫，却到何处去寻？”

“我愤激之下，便到处做案，杀人放火，无所不为。每做一件案子，便在墙上留下了我师父的姓名！”

张翠山和殷素素一齐“啊”了一声。谢逊道：“你们知道我师父是谁了罢？”殷素素点头道：“嗯！你是‘混元霹雳手’成昆的弟子。”

原来两年多前武林中突生轩然大波，自辽东以至岭南，半年之间接连发生了三十余件大案，许多成名豪杰突然不明不白的被杀，而凶手必定留下“混元霹雳手成昆”的名字。被害之人不是一派的掌门，便是交游极广的老英雄，每一件案子都牵连人数甚众。只要这样一件案子，武林中便要到处轰传，何

况接连三十余件。当时武当七侠曾奉师命下山查询，竟不得半点头绪。众人均知这是有人故意嫁祸于成昆。这“混元霹雳手”成昆武功甚高，向来洁身自爱，声名甚佳，被害者又有好几个是他的知交好友，这些案子决计非他所为。但要查知凶手是谁，自非着落在他身上不可，可是他忽然无影无踪，音讯杳然。纷扰多时，三十余件大案也只有不了了之。虽然想报仇雪恨的人成百成千，可是不知凶手是谁，人人都是徒呼负负。若非谢逊今日自己吐露真相，张翠山怎猜得到其中的原委。

谢逊道：“我冒成昆之名做案，是要逼得他挺身而出，便算他始终龟缩，武林中千百人到处查访，总比我一人之力强得多啊。”殷素素道：“此计不错，只不过这许多人无辜伤在你的手下，在阴世间也是糊涂鬼，未免可怜。”

谢逊道：“难道我父母妻儿给成昆害死，便不是无辜么？便不可怜么？我看你从前倒也爽快，嫁了五弟九年，却学得这般婆婆妈妈起来。”

殷素素向丈夫望了一眼，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大哥，这些案子倏然而起，倏然而止，后来你终于找到了成昆么？”谢逊道：“没找到，没找到！后来我在洛阳见到了宋远桥。”张翠山大吃一惊，道：“我大师哥宋远桥？”

谢逊道：“不错，是武当七侠之首的宋远桥。我做下这许多大案，江湖上早已闹得天翻地覆，但我师父混元霹雳手成昆……”无忌道：“义父，他这样坏，你还叫他师父？”

谢逊苦笑道：“我从小叫惯了。再说，我的一大半武功总是他传授的。他虽然是个大坏蛋，我也不是好人，说不定我的为非作歹也都是他教的。好也是他教，歹也是他教，我还是叫他师父。”

张翠山心想：“大哥一生遭遇惨酷，愤激之余，行事不分是非。无忌听了这些话记住心中，于他日后立身大是有害，过几天可得好好跟他解说明白。”

谢逊续道：“我见师父如此忍得，居然仍不露面，心想非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案，不足以激逼他出来。方今武林之中，以少林、武当两派为尊，看来须得杀死一名少林派或是武当派中第一流的人物，方能见效。那一日我在洛阳清虚观外的牡丹园中，见到宋远桥出手惩戒一名恶霸，武功很是了得，决意当晚便去将他杀了。”

张翠山听到这里，不由得栗然而惧，他明知大师哥并未为谢逊所害，但想起当时情势的凶险，仍是不免惴惴，谢逊的武功高出大师哥甚多，何况一个在明，一个在暗，若是当真下手，大师哥决无幸免。殷素素也知宋远桥未死，说道：“大哥，想是你突然不忍加害无辜，要是你当真杀了宋大侠，咱们这位张五侠早已跟你拚了命，再也不会成为结义兄弟了。”

谢逊哼了一声，道：“那有甚么忍不忍的？若在今日，我瞧在五弟面上，自不会去跟武当派为难。可是那时我又不识得五弟，别说是宋远桥，便是五弟自己，只要给我见到了，还不是杀了再说。”

无忌奇道：“义父，你为甚么要杀我爹爹？”谢逊微笑道：“我是说个比方啊，并不是真的要杀你爹爹。”无忌道：“嗷，原来这样！”这才放心。

谢逊抚着他小头上的头发，说道：“贼老天虽有诸般不好，总算没让我杀了宋远桥，否则我愧对你爹爹，也不能再跟他结义为兄弟了。”停了片刻，续道：“这天晚上我吃过晚饭，在客店中打坐养神。我心知宋远桥既是武当七侠之首，武功上自有过人之处，假若一击不中，给他逃了，或者只打得他身负重伤而不死，那么我的行藏必致泄露，要逼出我师父的计谋尽数落空，

而且普天下豪杰向我群起而攻，我谢逊便有三头六臂，也是无法对敌啊。我一死不打紧，这场血海冤仇，可从此无由得报了。”

张翠山问道：“你跟我大哥这场比武后来如何了结？大师哥始终没跟我们说这件事，倒是奇怪。”

谢逊道：“宋远桥压根儿就不知道，恐怕他连‘金毛狮王谢逊’这六个字也从来没听说过，因为我后来没去找他。”

张翠山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谢天谢地！”殷素素笑道：“谢甚么贼老天、贼老地，谢一谢眼前这个谢大侠才是真的。”张翠山和无忌都笑了起来。

谢逊挥刀将大树斜砍削断。张翠山等三人看那大树的斜剖面时，只见树心中一条条通水的筋脉已大半震断，有的扭曲，有的粉碎，有的裂为数截，有的若断若续。

## 八 穷发十载泛归航

谢逊缓缓的道：“那天晚上的情景，今日我还是记得清清楚楚。我坐在客店中的炕上，暗运真气，将那‘七伤拳’在心中又想了几遍。五弟，你从来没有见过我的‘七伤拳’，要不要见识见识？”张翠山还没回答，殷素素抢着道：“那定是神妙无比，威猛绝伦。大哥，你怎地不去找宋大侠了？”

谢逊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你怕我试拳时伤了你老公么？倘若这拳力不是收发由心，还算得是甚么‘七伤拳’？”说着站起身来，走到一株大树之旁，一声吆喝，宛似凭空打了个霹雳，猛响声中，一拳打在树干之上。

以他功力，这一拳若不将大树打得断为两截，也当拳头深陷树干，哪知他收回拳头时，那大树竟丝毫无损，连树皮也不破裂半点。殷素素心中难过：“大哥在岛上一住九年，武功全然抛荒了。我从来不见他练功，原也难怪。”怕他伤心，还是大声喝彩。

谢逊道：“五妹，你这声喝彩全不由衷，你只道我武功大不如前了，是不是？”殷素素道：“在这穷发极北的荒岛之上，来来去去四个亲人，还练甚么武功？”谢逊问道：“五弟，你瞧出了其中奥妙么？”张翠山道：“我见大哥这一拳去势十分刚猛，可是打在树上，连树叶也没一片晃动，这一点我甚是不解。便是无忌去打一拳，也会摇动树枝啊！”

无忌叫道：“我会！”奔过去在大树上砰的一拳，果然树枝乱晃，月光映照出来的枝叶影子在地下颤动不已。

张翠山夫妇见儿子这一拳颇为有力，心下甚喜，一齐瞧着谢逊，等他说明其中道理。

谢逊道：“三天之后，树叶便会萎黄跌落，半个月后，大树全身枯槁。我这一拳已将大树的脉络从中震断了。”

张翠山和殷素素不胜骇异，但知他素来不打诳语，此言自非虚假。谢逊取过手边的屠龙宝刀，拔刀出鞘，擦的一声，在大树的树干上斜砍一刀，只听得砰嘭巨响，大树的上半段向外跌落。谢逊收刀说道：“你们瞧一瞧，我‘七伤拳’的威力可还在么？”

张翠山三人走过去看大树的斜剖面时，只见树心中一条条通水的筋脉已大半震断，有的扭曲，有的粉碎，有的断为数截，有的若断若续，显然他这一拳之中，又包含着数般不同的劲力。张殷二人大是叹服。张翠山道：“大哥，今日真是叫小弟大开眼界。”

谢逊忍不住得意之情，说道：“我这一拳之中共有七股不同劲力，或刚猛，或阴柔，或刚中有柔，或柔中有刚，或演出，或直送，或内缩。敌人抵挡了第一股劲，抵不住第二股，抵了第二股，第三股劲力他又如何对付？嘿嘿，‘七伤拳’之名便由此来。五弟，那日你跟我比拼的是掌力，倘若我出的是七伤拳，你便挡不住了。”张翠山道：“是。”

无忌想问爹爹为甚么跟义父比拚掌力，见母亲连连摇手，便忍住不问，说道：“义父，你把这‘七伤拳’教了我好么？”谢逊摇头道：“不成！”无忌好生失望，还想缠着哀求。殷素素笑道：“无忌，你不傻吗？你义父这门武功精妙深湛，若不是先有上乘内功，如何能练？”无忌道：“是，那么等我练好了上乘内功再说。”

谢逊摇头道：“这‘七伤拳’不练也罢！每人体内，均有阴阳二气，金木水火土五行。心属火、肺属金、肾属水、脾属土、肝属木，一练七伤，七

者皆伤。这七伤拳的拳功每练一次，自身内脏便受一次损害，所谓七伤，实则是先伤己，再伤敌。我若不是在练七伤拳时伤了心脉，也不致有时狂性大发、无法抑制了。”

张翠山和殷素素此时方知，何以他才识过人，武功高强，狂性发作时竟会心智尽失。

谢逊又道：“倘若我内力真的浑厚坚实，到了空见大师、或是武当张真人的地步，再来练这七伤拳，想来自己也可不受损伤，便有小损，亦无大碍。只是当年我报仇心切，费尽了心力，才从崆峒派手中夺得这本《七伤拳谱》的古抄本，拳谱一到手，立时便心急慌忙的练了起来，唯恐拳功未成而我师父已死，报不了仇。待得察党内脏受了大损，已是无法挽救，当时我可没想到，崆峒派既然有此世代相传的拳谱，却为何无人以此拳功名扬天下。我又贪图这路拳法出拳财声势煊赫，有极大的好处。五妹、你懂得其中的道理罢？”

殷素素微一沉吟，道：“嗯，是不是跟你师父霹雳甚么的功夫差不多？”

谢逊道：“正是。我师父外号叫作‘混元霹雳手’，掌含风雷，威力极是惊人。我找到他后，如用这路七伤拳功跟他对敌，他定以为我使的还是他亲手所传武功，待得拳力及身，他再惊觉不对，可已迟了。五弟，你别怪我用心深刻，我师父外表粗鲁，可实在是天下最工心计的毒辣之人。若不是以毒攻毒，这场大仇无法得报……唉，枝枝节节的说了许多，还没说到空见大师。且说那晚我运气温了三遍七伤拳功，便越墙出外，要去找宋远桥。

“我跃出墙外，身子尚未落地，突然觉得肩头上被人轻轻一拍。我大吃一惊，以我当时武功，竟有人伸手拍到我身上而不及挡架，实是难以想象之事。无忌，你想，这一拍虽轻，但若他掌上施出劲力，我岂不是已受重伤？我当即回手一捞，却捞了个空，反击一拳，这拳自然也没打到人，左足一落地，立即转身，便在此时，我背上又被人轻轻拍了一掌，同时背后一人叹道：‘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’”

无忌觉得十分有趣，笑了出来，说道：“义父，这人跟你闹着玩么？”张翠山和殷素素却已猜到，说话之人定是那空见大师了。

谢逊续道：“当时我只吓得全身冰冷，如堕深渊，那人如此武功，要制我死命真是易如反掌。他说那‘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’这八个字，只是一瞬间之间的事，可是这八个字他说得不徐不疾，充满慈悲心肠。我听得清清楚楚。但那时我心中只感到惊惧愤怒，回过身来，只见四丈以外站着一位白衣僧人。我转身之时，只道他离开我只不过两三尺，哪知他一拍之下，立即飘出四丈，身法之快，步法之轻，实是匪夷所思。

“当时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‘是冤鬼，给我杀了的人来索命着！’若是活人，决不能有这般来去如电的功夫。我一想到是鬼，胆子反而大了起来，喝道：‘妖魔鬼怪，给我滚得远远的，老子天不怕地不怕，岂怕你这孤魂野鬼？’那白衣僧人合十说道：‘谢居士，老僧空见合十！’我一听到空见两字，便想起江湖上所说‘少林神僧，见闻智性’这两句话来。他名列四大神僧之首，无怪武功如此高强。”

张翠山想起这位空见大师后来是被他一十三拳打死的，心中隐隐感到不安。

谢逊续道：“当时我便问道：‘是少林寺的空见神僧么？’那白衣僧人道：‘神僧二字，愧不敢当。老衲正是少林空见。’”我道：‘在下跟大师素

不相识，何故相戏？’空见说道：‘老衲岂敢戏弄居士？请问居士，此刻欲往何处？’我道：‘我到何处去，跟大师有何干系？’空见道：‘居士今晚想去杀害武当派的宋远桥大侠，是不是？’

“我听他一语道破我的心意，又是奇怪，又是吃惊。他又道：‘居士要想再做一件震动武林的大案，好激得那混元霹雳手成昆现身，以报杀害你全家的大仇……’我听他说出了我师父的名字，更是骇异。要知我师父杀我全家之事，我从没跟旁人说过。这件丑事我师父掩饰抵赖也犹恐不及，自己当然更不会说。这空见和尚却如何知道？

“我当时身子剧震，说道：‘大师若肯见示他的所在，我谢逊一生给你做牛做马，也所甘愿。’空见叹道：‘这成昆所作所为，罪孽确是太大，但居士一怒之下，牵累害死了这许多武林人物，真是罪过罪过。’我本来想说：‘要你多管甚么闲事？’但想起适才他所显的武功，我可不是敌手，何况正有求于他，于是强忍怒气，说道：‘在下实是迫于无奈，那成昆躲得了无影无踪，四海茫茫，教我到哪里去找他？’空见点头道：‘我也知你满腔怨毒，无处发泄。那宋大侠是武当派张真人首徒，你要是害了他，这个祸闯得可实在太大。’我道：‘我是志在闯祸，祸事越大，越能逼成昆出来。’

“空见道：‘谢居士，你要是害了宋大侠，那成昆确是非出头不行。但今日的成昆已非昔日可比，你武功远不及他，这场血海冤仇是报不了的。’我道：‘成昆是我师父，他武功如何，我知道得比你清楚。’

“空见摇头道：‘他另投名师，三年来的进境非同小可。你虽练成了崆峒派的“七伤拳”，却也伤他不得。’我惊诧无比，这空见和尚我生平从未见过，但我的一举一动，他却似件件亲眼目睹。我呆了片刻，问道：‘你怎么知道？’他道：‘是成昆跟我说的。’”

他说到这里，张殷夫妻和无忌一齐“啊”的一声。

谢逊道：“你们此刻听着尚自惊奇，当时我听了这句话，登时跳了起来，喝道：‘他又怎么知道？’他缓缓的道：‘这几年来，他始终跟随在你身旁，只是他不断的易容改装，是以你认他不出。’我道：‘哼，我认他不出？他便是化了灰，我也认得他。’他道：‘谢居士，你自非粗心大意之人，可是这几年来，你一心想的只是练武报仇，对身周之事部不放在心上了。你在明里，他在暗里。你不是认他不出，你压根儿便没去认他。’

“这番话不由得不信，何况空见大师是名闻天下的有道高僧，谅也不致打诳骗我。我道：‘既是如此，他暗中将我杀了，岂不干净？’空见道：‘他若起心害你，自是一举手之劳。谢居士，你曾两次找他报仇，两次都败了，他要伤你性命，那时候为甚么便不下手？再说你去夺那《七伤拳谱》之时，你曾跟崆峒派的三大高手比拚内力，可是“崆峒五老”中的其余二老呢？他们为甚不来围攻？要是五老齐上，你未必能保得性命罢？’

“当日我打伤‘崆峒三老’后，发觉其余二老竟也身受重伤，这件怪事我一直存在心中，是个未能得解的大疑团。莫非崆峒派忽起内哄？还是另有不知名的高手在暗中助我？我听见空见大师这般说，心念一动，说道：‘那二老竟难道是成昆所伤？’”

张翠山和殷素素听他愈说愈奇，虽然江湖上的事波谲云诡，两人见闻均广，甚么古怪的事也都听说过，可是谢逊此刻所说之事却实是猜想不透。两人心中均隐隐觉得，谢逊已是个极了不起的人物，但他师父混元霹雳手成昆，不论智谋武功，似乎又皆胜他一筹。

殷素索道：“大哥，那崆峒二老，真是你师父暗中所伤么？”

谢逊道：“当时我这般冲口而问。空见大师说道：‘崆峒二老受的是甚么伤，谢居士亲眼得见么？他二人脸色怎样？’我默然无语，隔了半晌，道：‘如此说来，崆峒二老当真是我师父所伤了。’原来当时我见到崆峒二老躺在地下，满脸都是血红的斑点，显然是他二人用阴劲伤人，却被高手以‘混元功’逼回。这样满脸血红斑点，以我所知，除了被混元功逼回自身内劲之外，除非是猝发斑症伤寒之类恶疾，但我当日初见崆峒五老之时，五个人都是好端端地，自非突起暴病。当时武林之中，除了我师徒二人，再无第三人练过混元功。”

“空见大师点了点头，叹道：‘你师父酒后无德，伤了你一家老小，酒醒之后，惶惭无地，是以你两次找他报仇，他都不伤你性命。他甚至不肯将你打伤，但你两次都是发疯般跟他拚命，若不伤你，他始终无法脱身。嗣后他一直暗中跟随在你身后，你三度遭遇危难，都是他暗中解救。’我心下琢磨，除了崆峒斗五老之外，果然另有三件蹊跷之事，在万分危急之际，敌方攻势忽懈。尤其那次跟青海派高手相斗，情势最是凶险。空见大师又道：‘他自知罪过太深，也不能求你饶恕，只盼日子一久，你慢慢淡忘了。岂知你愈闹愈大，害死的人越来越多。今日你若再去杀了宋远桥大侠，这场大祸可真的难以收拾了。’”

“我道：‘既是如此，请大师叫我师父来见我。我们自己算帐，跟旁人不相干。’空见大师道：‘你师父没脸见你。再说，谢居士，不是老衲小觑你，你便是见到了他，也是枉然。’我道：‘大师是有道高僧，是非黑白，自然清楚得很。难道我满门血仇，就此罢了不成？’他道：‘谢居士遭遇之惨，老衲也代为心伤。可是尊师酒后乱性，实非本意，何况他已深自忏悔，还望谢居士念着昔日师徒之情，网开一面。’我怒发如狂，说道：‘我若再打他不过，任他一掌击毙便了。此仇不报，我也不想活了。’”

“空见大师沉吟良久，说道：‘谢居士，尊师武功已非昔比，你便是练成了七伤拳，也伤他不得。你若不信，便请打老衲几拳试试。’我道：‘在下跟大师无冤无仇，岂敢相伤？在下武功虽然低微，这七伤拳却也不易抵挡。’他道：‘谢居士，我跟你打一场赌。尊师杀了你一家十三口性命，你便打我一十三拳。倘若打伤了我，老衲便罢手不理此事，尊师自会出来找你。否则这场冤仇便此作罢如何？’我沉吟未答，心知这位高僧武功奇深，七伤拳虽然厉害，要是真的伤他不得，难道这仇便不报了？”

“空见大师又道：‘老实跟你说，老衲既然插手管了此事，决不容你再行残害无辜的武林同道。你若一念向善，便此罢手，过去之事大家一笔勾销。否则你要找人报仇，难道为你所害那些人的弟子家人，便不想找你报仇么？’”

“我听他语气严厉起来，狂性大发，喝道：‘好，我便打你一十三拳！你抵挡不住之时，随时喝止。大丈夫言出如山，你可要叫我师父出来相见。’空见大师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‘请发拳罢！’我见他身材矮小，白眉白须，貌相慈祥庄严，不忍便此伤他，第一拳只使了三成力，砰的一声，击在他胸口。”

无忌叫道：“啊哟！义父，你使的便是这路震断树脉的‘七伤拳’么？”

谢逊道：“不是！这第一拳是我师父成昆所授的‘霹雳拳’。我一拳击去，他身子晃了晃，退后一步。我想这一拳只使了三成力，他已退后一步，若将‘七伤拳’施展出来，不须三拳，便能送了他的性命。当下我第二拳稍加劲力，他仍是晃了晃，退后一步。第三拳时我使了七成力，他也是一晃之”

下，再退一步。我微感奇怪，我拳上的劲力已加了一倍有余，但击在他身上仍是一模一样。依他枯瘦的身形，我一拳便能打断他的肋骨，但他体内并不生出反震之力，只是若无其事的受了我三拳。

“我想，要将他打倒，非出全力不可，可是我一出全力，他非死即伤。我虽为恶已久，但对他舍己为人的慈悲心怀也有些肃然起敬，说道：‘大师，你只挨打不还手，我不忍再打。你受了我三拳，我答应不去害那宋远桥便是。’”

他道：‘那么你跟成昆的怨仇怎样？’

我道：‘此仇不共戴天，不是他死，便是我亡。’

我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‘但大师既然出面，谢某敬重大师，自此而后，只找成昆自己和他家人，决不再连累不相干的武林同道。’

“空见大师合十说道：‘善哉，善哉！谢居士有此一念，老衲谨代天下武林同道谢过。只是老衲立心化解这场冤孽，剩下的十拳，你便照打罢。’”

“我心下盘算，只有用‘七伤拳’将他击伤，我师父才肯露面，好在这‘七伤拳’的拳劲收发自如，我下手自有分寸，于是说道：‘如此便得罪了！’”

第四拳跟着发出，这一次用的是‘七伤拳’拳劲了。拳中胸膛，他胸口微一低陷，便向前跨了一步。”

无忌道：“这可奇了，这位老和尚这次不再退后，反而向前。”

张翠山道：“那是少林派‘金刚不坏体’神功罢？”

谢逊点头道：“五弟见多识广，所料果然不错。我这拳击出，和前三拳已大不相同，他身上生出一股反震之力，只震得我胸内腹中，有如五脏一齐翻转。我心知他也是迫于无奈，倘若不使这门神功，便挡不住我的七伤拳。我久闻少林派‘金刚不坏体’神功乃古今五大神功之一，其时亲身领受，果然非同小可。当下我第五拳偏重阴柔之力，他仍是跨前一步，那股阴柔之力反击过来，我好不容易才得化解……”

无忌道：“义父，这老和尚说好不还手的，怎地将你的拳劲反击回来？”

谢逊抚着他的头发，说道：“我打过第五拳，空见大师便道：‘谢居士，我没料到七伤拳威力如此惊人，我不运功回震，那便抵挡不住。’”

我道：‘你没还手打我，已是深感盛情。’”

当下我拳出如风，第六、七、八、九四拳一口气打出。那空见大师也真了得，这四拳打在他身上，他一一震回，刚柔分明，层次井然。

“我心下好生骇异，喝道：‘小心了！’”

第十拳轻飘飘的打了出去。他微微点了点头，不待我拳力着身，便跨上两步，竟在这霎息之间，占了先机。”

无忌自然不懂跨这两步有甚么难处。张翠山却深知高手对敌，能在对手出招之前先行料到，实是极大的难事，通常只须料到一招，即足制胜，点头道：“了不起，了不起！”

谢逊续道：“这第十拳我已是使足了全力，他抢先反震，竟使我倒退了两步。我虽瞧不见自己的脸色，但可以想见，那时我定是脸如白纸，全无血色。空见大师缓缓吁了口气，说道：‘这第十一拳不忙便打，你定一定神再发罢！’”

我虽万分的要强好胜，但内息翻腾，一时之间，那第十一拳确是击不出去。”

张翠山等听到这里，都是甚为心焦。无忌忽道：“义父，下面还有三拳，你就不要打了罢。”

谢逊道：“为甚么？”

无忌道：“这老和尚为人很好，你打伤了他，心中过意不去。倘若伤了自己，那也不好。”

张翠山和殷素素对望一眼，心想这孩子小小年纪，居然有这等见识，可说极不容易。张翠山心中更是喜慰，觉得无忌心地仁厚，能够分辨是非。

只听得谢逊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枉自我活了几十岁，那时却不及孩子的见识。我心中充塞了报仇雪恨之念，不找到我师父，那是决不甘休，明知再打下去，两人中必有一个死伤，可也顾不了许多。我运足劲力，第十一拳又击了出去，这一次他却身形斗地向上一拔，我这一拳本来打他胸口，但他一拔身，拳力便中在小腹之上。他眉头一皱，显得很是疼痛。我明白他的意思，他如以胸口挡我拳力，反震之力太大，只怕我禁受不起，但小腹的反震之力虽然较弱，他自身受的苦楚却大得多。”

“我呆了一呆，说道：‘我师父罪孽深重，死有余辜，大师何苦以金玉之体，为他挡灾？’空见大师调匀了一下呼吸，苦笑道，‘只盼再挨两拳，便……便化解了这场劫数。’我听他说话气息不属，突然心念一动：‘看来他运起“金刚不坏体”神功之时，不能说话，我何不引他说话，突然一拳打出。’便道：‘倘若我在一十三拳内打伤了你，你保得定我师父定会来见我么？’他道：‘他亲口跟我说过的……’就在此时，我不等他一句话说完，呼的一拳便击向他小腹。这一拳去势既快，落拳又低，要令他来不及发动护体神功。”

“哪知道佛门神功，随心而起，我的拳劲刚触到他小腹，他神功便已布满全身。我但觉天旋地转，心肺欲裂，腾腾腾连退七八步，背心在一株大树上一靠，这才站住。”

“我心灰意懒之下，恶念陡生，说道：‘罢了，罢了！此仇难报，我谢逊又何必活于天地之间？’提起手来，一掌便往自己天灵盖拍下。”

殷素素叫道：“妙计，妙计！”张翠山道：“为甚么？”随即醒悟，说道：“噢，可是如此对付这位有道高僧，未免太狠了。”原来他也已想到，谢逊拍击自己的天灵盖，空见自会出声喝止，过来相救。谢逊乘他不防，便可下手。张翠山聪明机伶本不在妻子之下，只是平素从不打这些奸诈主意，因此想到此节时终究慢了一步。

谢逊惨然叹道：“我便是利用他宅心仁善，你们料得不错，我挥掌自击天灵盖，虽是暗伏诡计，却也是行险侥幸。倘若这一掌击得不重，他看出了破绽，便不会过来阻止。十三拳中只剩下最后一拳，七伤拳的拳劲虽然厉害，怎破得了他的护身神功？那时要找我师父报仇之事，再也休提。当时我孤注一掷，这一掌实是用足了全力，他若不来救，我便自行击碎天灵盖而死，反正报不了仇，原本不想活了。”

“空见大师眼见事出非常，大叫：‘使不得，你何苦……’立即跃将过来，伸手架开我右掌，我左手发拳击出，砰的一声，打在他胸腹之间。这一下他确是全无提防，连运神功的念头也没生。他血肉之躯，如何挡得住这一拳？登时内脏震裂，摔倒在地。”

“我击了这一拳，眼见他不能再活，陡然间天良发现，伏在他身上大哭起来，叫道：‘空见大师，我谢逊忘恩负义，猪狗不如！’”

张翠山等三人默然，均想他以此诡计打死这位有德高僧，确是大大不该。

谢逊道：“空见大师见我痛哭，微微一笑，安慰我道：‘人孰无死？居士何必难过？你师父即将到来，你须得镇定从事，别要鲁莽。’他一言提醒了我，适才这一十三拳大耗真力，眼下大敌将临，岂可再痛哭伤神？于是我盘膝坐下，调匀内息。哪知隔了良久，始终不见我师父到来。我心下诧异，望着空见大师。”

“这时他已气息微弱，断断续续的道：‘想……想不到他……他言而无

信……难道……难道甚么人忽然绊住他么？’我大怒起来，喝道：‘你骗人，你骗我打死了你，我师父还是不出来见我。’他摇头道：‘我不骗你，真是对你不起。’我狂怒之下，还想骂他，忽然想起：‘他骗我来打死他自己，于他有甚么好处？我打死他，他反而来向我道歉。’不由得万分惭愧，跪在他的身前说道：‘大师，你有甚么心愿，我一定给你了结？’他又是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‘但愿你今后杀人之际，有时想起老衲。’

“这位高僧不但武功精湛，而且大智大慧，洞悉我的为人。他知道要我绝了报仇之心，改做好人，那是决计办不到的，他说了也不过是白说，可是他叫我杀人之际有时想起他。五弟，那日在船中你跟我比挤掌力，我所以没伤你性命，就是因为忽然间想起了空见大师。”

张翠山万想不到自己的性命竟是空见大师救的，对这位高僧更增景慕之心。

谢逊叹道：“他气息愈来愈弱，我手掌按住他灵台穴，拼命想以内力延续他的性命。他忽然深深吸了口气，问道：‘你师父还没来么？’我道：‘没来。’他道：‘那是不会来的了。’我道：‘大师，你放心，我不会再胡乱杀人，激他出来。但我走遍天涯海角，定要找到他。’他道：‘嗯，不过，你武功不及他……除非……除非……’说到这里，声音越来越低，我把耳朵凑到他的嘴边，只听他道：‘除非……能找到屠龙刀，找到……找到刀中的秘……’他说到这个‘秘’字，一口气接不上来，便此死了。”

直到此刻，张翠山夫妇方始明白，他为甚么苦思焦虑的要探索屠龙刀中的秘密，为甚么平时温文守礼，狂性发作时却如野兽一般，为甚么身负绝世武功，却是终日愁苦……谢逊道：“后来我得到屠龙刀的消息，赶到王盘山岛上来夺刀。五妹，你令尊昔年是我知交好友，亲厚无比，鹰王狮王，齐名当世，后来却翻脸成仇。这中间的种种过节牵连到旁人，却不能跟你说了。我在得刀之前，千方百计的要找寻成昆，得了屠龙刀之后，却反而怕他找上了我，因此要寻个极隐僻的所在，慢慢探寻刀中秘密。为了生怕你们泄露我的行藏，才把你们带同前来。想不到一晃十年，谢逊啊谢逊，你还是一事无成！”

张翠山道：“空见大师临死之时，这番话或许没有说全，他说：‘除非能找到屠龙刀中的秘……’，说不定另有所指。”

谢逊道：“这十年之中，甚么荒诞不经、异想天开的情景我都想过了，但没一件能和他的说话相符。刀中一定藏有一件大秘密，断然无疑。但我穷极心智，始终猜想不透。”

自这晚长谈之后，谢逊不再提及此事，但督率无忌练功，却变成了严厉异常。无忌此时不过九岁，虽然聪明，但要短期内领悟谢逊这些世上罕有的武功，却怎生能够？谢逊又教他转换穴道、冲解被封穴道之术，这是武学中极高深的功夫，无忌连穴道也认不明白，内功全无根抵，又如何学得会了？谢逊便又打又骂，丝毫不予姑息。

殷素素常见到儿子身上青一块、乌一块，甚是怜惜，向谢逊道：“大哥，你武功盖世，三年五载之内，无忌如何能练得成？这荒岛上岁月无尽，不妨慢慢教他。”谢逊道：“我又不是教他练，是教他尽数记在心中。”殷素素奇道：“你不教无忌练武功么？”谢逊道：“哼，一招一式的练下去，怎来得及？我只是要他记着，牢牢的记在心头。”

殷素素不明其意，但知这位大哥行事处处出人意表，只得由他。不过每

见到孩子身上伤痕累累，便抱他哄他，疼惜一番。无忌居然很明白事理，说道：“妈，义父是要我好，他打得狠些，我便记得牢些。”

如此又过了大半年。一日早晨，谢逊忽道：“五弟，五妹，再过四个月，风向转南，今日起咱们来扎木排罢。”张翠山惊喜交加，问道：“你说扎了木排，回归中土吗？”谢逊冷冷的道：“那也得瞧瞧老天发不发善心，这叫作‘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’。成功，便回去，不成功，便溺死在大海之中。”

依着殷素素的心意，在这海外仙山般的荒岛上逍遥自在，实不必冒着奇险回去，但想到无忌长大之后如何娶妻生子，想到他一生埋没荒岛实在可惜，当下便兴高采烈的一起来扎结木排。岛上多的是参天古木，因生于寒冰之地，木质致密，硬加铁石。谢逊和张翠山忙忙碌碌的砍伐树木，殷素素使用树筋兽皮来编织帆布，搓结帆索。无忌奔走传递。

饶是谢逊和张翠山武功精湛，殷素素也早不是个娇怯怯的女子，但没有就手家生，扎结这大木排实在事倍功半。

扎结木排之际，谢逊总是要无忌站在身边，盘问查考他所学武功。这时张殷二人也不再避嫌走开，听得他义父子二人一问一答，都是口诀之类，谢逊甚至将各种刀法、剑法，都要无忌犹似背经书一般的死记。谢逊这般“武功文教”，已是奇怪，偏又不加半句解释，便似一个最不会教书的蒙师，要小学生呆背诗云子曰，囫囵吞枣。殷素素在旁听着，有时忍不住可怜无忌，心想别说是孩子，便是精通武学的大人，也未必便能记得住这许多口诀招式，而且不加试演，单是死记住口诀招式又有何用？难道口中说几句招式，便能克敌制胜么？更何况无忌只要背错一字，谢逊便重重一个耳光打了过去，虽然他手上不带内劲，但这一个耳光，往往便使无忌半边脸蛋红肿半天。

这座大木排直扎了两个多月，方始大功告成，而竖立主桅副桅，又花了半个多月时光。跟着便是打猎腌肉，缝制存贮清水的皮袋。待得事事就绪，已是白日极短，黑夜极长，但风向仍未转过。三人在海旁搭了个茅棚，遮住木排，只待风转，便可下海。

这时谢逊竟片刻也不和无忌分离，便是晚间，也要无忌跟他同睡。张翠山夫妇见他对他儿子又是亲热，又是严厉，只有相对苦笑。

一天晚上，张翠山半夜醒转，忽听得风声有异。他坐起来，听得风声果是从北而至，忙推醒殷素素，喜道：“你听！”殷素素迷迷糊糊的尚未回答，忽听得谢逊在外说道：“转北风啦，转北风啦！”话中竟如带着哭音，中夜听来，极其凄厉辛酸。

次晨张殷夫妇欢天喜地的收拾一切，但在这冰火岛上住了十年，忽然便要离开，竟有些恋恋不舍起来。待得一切食物用品搬上木排，已是正午，三人合力将木排推下海中。无忌第一个跳上排去，跟着是殷素素。

张翠山挽住谢逊的手，道：“大哥，木排离此六尺，咱们一齐跳上去罢！”

谢逊说道：“五弟，咱们兄弟从此永别，愿你好自珍重。”

张翠山心中突的一跳，有似胸口被人重重打了一拳，说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谢逊道：“你心地仁厚，原该福泽无尽，但于是非善恶之际太过固执，你一切小心。无忌胸襟宽广，看来日后行事处世，比你圆通随和得多。五妹虽是女子，却不会吃人的亏。我所担心的，反倒是你。”张翠山越听越是惊讶难过，颤声道：“大哥，你说甚么？你不跟……不跟我们一起走么？”谢逊道：“早在数年之前，我便与你说过了。难道你忘了么？”

这几句话听在张翠山耳中犹似雷轰一般，这时他方始记得，当年谢逊确

曾说过独个儿不离此岛的言语，但此后他不再提起，张殷二人也就没放在心上。当扎结木排之时，谢逊也从未流露过独留之意，不料到得临行，他忽然说了出来。张翠山急道：“大哥，你一个人在这岛上寂寞凄凉，有甚么好？快跳上木排啊！”说着手上使劲，用力拉他。但谢逊的身子犹似一株大树般牢牢钉在地下，竟是纹丝不动。

张翠山叫道：“素素，无忌，快上来！大哥说不跟咱们一起去。”殷素素和无忌听了也是大吃一惊，一齐纵上岸来。无忌道：“义父，你为甚么不去？你不去我也不去。”

谢逊心中实在舍不得和他三人分别，三人此一去，自然永无再会之期，他孤零零的独处荒岛，实是生不如死，但他既与张翠山、殷素素义结金兰，对他二人的爱护，实已胜过待己。而对义子无忌之爱，更是逾于亲儿。他思之已久，自知背负一身血债，江湖上不论是名门正派还是绿林黑道，不知有多少人处心积虑的要置己于死地，何况屠龙刀落入己手，此事难免泄露出去。若在从前，自是坦然不惧，但这时眼目已盲，决不能抵挡大批仇家的围攻，料知张殷二人也决不致袖手不顾，任由自己死于非命，争端一起，四人势必同归于尽。一回归大陆，只怕四人都活不上一年半载。但这番计较也不必跟二人说明，事到临头，方说自己决意留下。

他听无忌这几句话中真情流露，将他抱起，柔声道：“无忌，乖孩子，你听义父的话。义父年纪大了，眼睛又瞎，在这儿住得很好，回到中原只有处处不惯，反而不快活。”无忌道：“回到中原后，孩儿天天服侍你，不离开你身边。你要吃甚么喝甚么，我立刻给你端来，那不是一样么？”谢逊摇头道：“不行的。我还是在这里快活。”无忌道：“我也是在这里快活。爹，妈，不如咱们都不去了，还是在这里的好。”

殷素素道：“大哥，你有甚么顾虑，还请明言，大家一起商量筹划。要说留你独个在这儿，无论如何不成。”

谢逊心想：“这三人都对我情义深重，要叫他们甘心舍己而去，只怕说到舌敝唇焦，也是不能。却如何想个法儿，让他们离去？”

张翠山忽道：“大哥，你怕仇家太多，连累了我们，是不是？咱四人回到中原之后，找个荒僻的所在隐居起来，不与外人来往，岂非甚么都没事了？最好咱们都到武当山去住，谁也想不到金毛狮王会在武当山上。”谢逊做然道：“哼，你大哥虽然不济，也不须托庇于尊师张真人的宇下。”张翠山深悔失言，忙道：“大哥武功不在我师父之下，何必托庇于他？回疆西藏、朔外大漠，何处不有乐土？尽可让我四人自在逍遥。”

谢逊道：“要找荒僻之所，天下还有何处更荒得过此间的？你们到底走是不走？”

张翠山道：“大哥不去，我三人决意不去。”殷素素和无忌也齐声道：“你不去，我们都不去。”谢逊叹道：“好罢，大伙儿都不去，等我死了之后，你们再回去那也不迟。”张翠山道：“不错，在这里十年也住了，又何必着急？”

谢逊大声喝道：“我死了之后，你们再没甚么留恋了罢？”三人一愕之间，只见他手一伸，刷的一声，拔出了屠龙刀，横刀便往脖子中抹去。

张翠山大惊，叫道：“休伤了无忌！”他知以自己武功，决计阻不了义兄横刀自尽，情急下叫他休伤无忌。谢逊果然一怔，收刀停住，喝道：“甚么？”

张翠山见他如此决绝，哽咽道：“大哥既决意如此，小弟便此拜别。”说着跪下来拜了几拜。无忌却朗声道：“义父，你不去，我也不去！你自尽，我也自尽。大丈夫说得出做得到，你横刀抹脖子，我也横刀抹脖子。”

谢逊叫道：“小鬼头胡说八道！”一把抓住他背心，将他掷上了木排，跟着双手连抓连掷，把张翠山和殷素素也都投上木排，大声叫道：“五弟，五妹，无忌！一路顺风，盼你们平平安安，早归中土。”又道：“无忌，你回归中土之后，须得自称张无忌，这‘谢无忌’三字，只可放在心中，却万万不能出口。”

无忌放声大叫：“义父，义父！”

谢逊横刀喝道：“你们若再上岸，我们结义之情，便此断绝。”

张翠山和殷素素见义兄心意坚决，终不可回，只得挥泪扬手，和他作别。这时海流带动木排，缓缓飘开，眼见谢逊的人影慢慢模糊，渐渐的小了下去。隔了良久良久，直至再也瞧不见他身形，三人这才转头。无忌伏在母亲怀里，哭得筋疲力尽，才沉沉睡去。

木筏在大海中飘行，此后果然一直刮的是北风，带着木筏直向南行。在这茫茫大海之上，自也认不出方向，但见每日太阳从左首升起，从右首落下，每晚北极星在筏后闪烁，而木筏又是不停的移动，便知离中原日近一日。最近二十余天中，张翠山生怕木排和冰山相撞，只张了副桅上的一小半帆，航行虽缓，却甚安全，纵然撞到冰山，也只轻轻一触，便滑了开去。直至远离冰山群，才张起全帆。

北风日夜不变，木筏的航行登时快了数倍，且喜一路未遇风暴，看来回归故土倒有了七八成指望。这几个月中，张殷二人怕无忌伤心，始终不谈谢逊之事。

张翠山心想：“大哥所传无忌那些武功，是否管用，实在难说。无忌回到中土，终须入我武当门下。”木筏上日长无事，便将武当派拳法掌法的入门功夫传给无忌。他传授武功的方法，可比谢逊高明得太多了，武当派武功入手又是全不艰难，只讲解几遍，稍加点拨，无忌便学会了。父子俩在这小小木筏之上，一般的拆招喂招。

这日殷素素见海面波涛不兴，木排上两张风帆张得满满的直向南驶，忍不住道：“大哥不但武功精纯，对天时地理也算得这般准，真是奇才。”

无忌忽道：“既然风向半年南吹，半年北吹，到明年咱们又回冰火岛去探望义父。”张翠山喜道：“无忌说得是，等你长大成人，咱们再一起北去……”

殷素素突然指着南方，叫道：“那是甚么？”只见远处水天相接处隐隐有两个黑点。张翠山吃了一惊，道：“莫非是鲸鱼？要是来撞木排，那可糟了。”殷素素看了一会，道：“不是鲸鱼，没见喷水啊。”三人目不转睛的望着那两个黑点。直到一个多时辰之后，张翠山欢声叫道：“是船，是船！”猛地纵起身来，翻了个筋斗。他自生了无忌之后，终日忙忙碌碌，从未有过这般孩子气的行动。无忌哈哈大笑，学着父亲，也翻了两个筋斗。

又航了一个多时辰，太阳斜照，已看得清楚是两艘大船。殷素素忽然身子微微一颤，脸色大变。无忌奇道：“妈，怎么啦？”殷素素口唇动了动，却没说话。张翠山握住她手，脸上满是关切的神色。殷素素叹道：“刚回来便碰见了。”张翠山道：“怎么？”殷素素道：“你瞧那帆。”

张翠山凝目瞧去，只见左首一艘大船上绘着一头黑色大鹰，展开双翅，形状威猛，想起当年在王盘山上所见的天鹰教大旗，心头一震，说道：“是……”

是天鹰教的？”殷素素低声道：“正是，是我爹爹的天鹰教的。”

霎时之间，张翠山心头涌起了许多念头：“素素的父亲是天鹰教教主，这邪教看来无恶不作，我见到岳父时却怎生处？恩师对我这婚事会有甚么话说？”只觉手掌中素素的小手在轻轻颤动，想是她也同时起了无数心事，当即说道：“素素，咱们孩子也这么大了！天上地下，永不分离。你还担甚么心？”殷素素吁了一口长气，回眸一笑，低声道：“只盼我不致让你为难，你一切要瞧在无忌的脸上。”

无忌从来没见过船只，目不转瞬的望着那两艘船，心中说不出的好奇，没理睬爹妈在说些甚么。

木筏渐渐驶近，只见两艘船靠得极密，竟似贴在一起。若是方向不变，木筏便会在两艘船右首数十丈处交叉而过。

张翠山道：“要不要跟船上招呼？探问一下你爹爹的讯息？”殷素素道：“不要招呼，待回到中原，我再带你和无忌去见爹爹。”张翠山道：“嗯，那也好。”忽见那边船上刀光闪烁，似有四五人在动武，说道：“两边船上的人在动手。”殷素素凝目看了一会，有些担心，说道：“不知爹爹在不在那边？”张翠山道：“既然碰上了，咱们便过去瞧瞧。”于是斜扯风帆，转动木筏后舵。木筏略向左偏，对着两艘船缓缓驶去。

木筏虽然扯足了风帆，行驶仍是极慢，过了好半天才靠近二船。

只听得天鹰教船上有人高声叫道：“有正经生意，不相干的客人避开了罢。”殷素素叫道：“日月光照，天鹰展翅，圣焰熊熊，普惠世人。这里是总舵的堂主。哪一坛在烧香举火？”她说的是天鹰教的切口。船上那人立即恭恭敬敬的道：“天市堂李堂主，率领青龙坛程坛主、神蛇坛封坛主在此。是天微堂殷堂主驾临吗？”殷素素道：“紫微堂堂主。”

那边船上听得“紫微堂堂主”五个字，登时乱了起来。稍过片刻，十余人齐声叫道：“殷姑娘回来啦，殷姑娘回来啦。”

张翠山虽和殷素素成婚十年，从没听她说过天鹰教中的事，他也从来不问，这时听得两下里对答，才知她还是甚么“紫微堂堂主”，看来“堂主”的权位，还是在“坛主”之上。他在王盘山岛上，已见过玄武、朱雀两坛坛主的身手，以武功而论是在殷素素之上，她所以能任堂主，当因是教主之女的缘故，这位“天市堂”李堂主，想必是个极厉害的人物。

只听得对面船上一个苍老的声音说道：“听说敝教教主的千金殷姑娘回来啦，大家暂且罢斗如何？”另一个高亮的声音说道：“好！大家住手。”接着兵刃相交之声一齐停止，相斗的众人纷纷跃开。

张翠山听得那爽朗嘹亮的嗓音很熟，一怔之下，叫道：“是俞莲舟俞师哥么？”那边船上的人叫道：“我正是俞莲舟……啊……啊……你……你……”

张翠山道：“小弟张翠山！”他心情激动，眼见木筏跟两船相距尚有数丈，从筏上拾起一根大木，使劲一抛，跟着身子跃起，在大木上一借力，已跃到了对方船头。

俞莲舟抢上前来，师兄弟分别十年，不知死活存亡，这番相见，何等欢喜？两人四手相握，一个叫了声：“二哥！”一个叫了声：“五弟！”眼眶中充满泪水，再也说不出话来。

那边天鹰教迎接殷素素，却另有一番排场，八只大海螺呜呜吹起，李堂主站在最前，封程两坛主站在李堂主身后，其后站着百来名教众。大船和木

筏之间搭上了跳板，七八名水手用长篙钩住木筏。殷素素携了无忌的手，从跳板上走了过去。

天鹰教教主白眉鹰王殷天正属下分为内三堂、外五坛，分统各路教众。内三堂是天微、紫微、天市三堂。外五坛是青龙、白虎、玄武、朱雀、神蛇五坛。天微堂堂主是殷天正的长子殷野王，紫微堂堂主便是殷素素。天市堂堂主是殷天正的师弟李天垣。

李天垣见殷素素衣衫褴褛，又是毛，又是皮，还携着一个孩童，不禁一怔，随即满脸堆欢，笑道：“谢天谢地，你可回来了，这十年来不把你爹爹急煞啦。”

殷素素拜了下去，说道：“师叔你好！”对无忌说道：“快向师叔祖磕头。”无忌跪下磕头，一双小眼却骨溜溜望着李天垣。他斗然间见到船上这许多人，说不出的好奇。

殷素素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师叔。这是侄女的孩子，叫作无忌。”

李天垣一怔，随即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好极，好极！”你爹爹定要乐疯啦，不但女儿回家，还带来这么俊秀的一个小外孙。”

殷素素见两艘船甲板上都有几具尸体躺着，四下里溅满了鲜血，低声问道：“对方是谁？为甚么动武？”李天垣道：“是武当派和昆仑派的人。”殷素素听得丈夫大叫“俞师哥”，跟着跃到对方船上，和一个人相拥在一起，早知对方有武当派的人在内，这时听李天垣一说，便道：“最好别动手，能化解便化解了。”

李天垣道：“是！”他虽是师叔，但在天鹰教中，天市堂排名次于紫微堂，为内堂之末。论到师门之谊，李天垣是长辈，但在处理教务之时，殷素素的权位反高于师叔。

只听得张翠山在那边船上叫道：“素素，无忌，过来见过我师哥。”殷素素携着无忌的手，向那艘船的甲板走去。李天垣和程封两坛主怕她有失，紧随在后。

到了对面的船上，只见甲板上站着七八个人，一个四十余岁的高瘦汉子和张翠山手拉着手，神态甚是亲热。张翠山道：“素素，这位便是我常常提起的俞二师哥。二哥，这是你弟妇和你侄儿无忌。”俞莲舟和李天垣一听，都是大吃一惊。天鹰教和武当派正在拼命恶斗，哪知双方各有一个重要人物竟是夫妇，不但是夫妇，而且还生了孩子。

俞莲舟心知这中间的原委曲折非片刻间说得清楚，当下先给张翠山引见船上各人。

一个矮矮胖胖的黄冠道士是昆仑派的西华子，一个中年妇人是西华子的师妹闪电手卫四娘，江湖中人背后称她为“闪电娘娘”。张翠山和殷素素也都听到过他二人的名头。其余几人也都是昆仑派的好手，只是名声没西华子和卫四娘这般响亮。那西华子年纪虽已不小，却没半点涵养，一开口便道：“张五侠，谢逊那恶贼在哪里？你总知道罢？”

张翠山尚未回归中土，还在茫茫大海之中，便遇上了两个难题：第一是本门竟已和天鹰教动上了手；第二是人家一上来便问谢逊在哪里。他一时不知如何回答，向俞莲舟问道：“二哥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西华子见张翠山不回答自己的问话，不禁暴躁起来，大声道：“你没听见我的话么？谢逊那恶贼在哪儿？”他在昆仑派中辈分甚高，武功又强，一向是颐指气使惯了的。

天鹰教神蛇坛封坛主为人阴损，适才动手时，手下有两名弟子丧在西华子剑下，本就对他极是恼怒，于是冷冷的道：“张五侠是我教主的爱婿，你说话客气些。”西华子大怒，喝道：“邪教的妖女，岂能和名门正派的弟子婚配？这场婚事，中间定有纠葛。”封坛主冷笑道：“我殷教主外孙也抱了，你胡言乱语甚么？”西华子怒道：“这妖女……”

卫四娘早看破了封坛主的用心，知他意欲挑拨昆仑、武当两派之间的交情，同时又乘机向张翠山和殷素素讨好，料知西华子接下去要说出更加不好听的话来，忙道：“师兄，不必跟他作无谓的口舌之争，大家且听俞二侠的示下。”

俞莲舟瞧瞧张翠山，瞧瞧殷素素，也是疑团满腹，说道：“大家且请到舱中从长计议。双方死伤的兄弟，先行救治。”

这时天鹰教是客，而教中权位最高的则是紫微堂堂主殷素素。她携了无忌的手，首先踏进舱中，跟着便是李天垣。

当封坛主踏进船舱时，突觉一股微风袭向腰间。他经历何等丰富，立知是西华子暗中偷袭，他竟不出手抵挡，只是向前一扑，叫道：“啊哟，打人么？”这一下将西华子一招“三阴手”避了开去，但这么一叫，人人都转过头来瞧着他二人。

卫四娘瞪了师兄一眼。西华子一张紫膛色的脸上泛出了隐红。众人均知既然来到了此间船上，封坛主等都是宾客，西华子这一下偷袭，实颇失名门正派的高手身分。

各人在舱中分宾主坐下。殷素素是宾方首席，无忌侍立在侧。主方是俞莲舟为首，他指着卫四娘下首的一张椅子道：“五弟，你坐这里罢。”张翠山应道：“是。”依言就座。

这么一来，张殷夫妇分成宾主双方，也便是相互敌对的两边。

这十年之中，俞岱岩伤后不出，张翠山失踪，存亡未卜，其余武当五侠，威名却又盛了许多。宋远桥、俞莲舟等虽是武当派中的第二代弟子，但在武林之中，已隐然可和少林派众高僧分庭抗礼。江湖中人对武当五侠甚是敬重，因此西华子、卫四娘等尊他坐了首席。

俞莲舟心下盘算：“五弟失踪十年，原来和天鹰教教主的女儿结成了夫妇，这时当着众人之面询问，他必有难言之隐。”于是朗声说道：“我们少林、昆仑、峨眉、崆峒、武当五派，神拳、五凤刀等九门，海沙、巨鲸等七帮，一共二十一个门派帮会，为了找寻金毛狮王谢逊、天鹰教殷姑娘，以及敝师弟张翠山三人的下落，和天鹰教有了误会，不幸互有死伤，十年中武林扰攘不安……”说到这里，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天幸殷姑娘和张师弟突然现身，过去许多疑难不解之事，当可真相大白。只是这十年中的事故头绪纷坛，决非片刻之间说得清楚。依在下之见，咱们一齐回归大陆，由殷姑娘禀明教主，敝师弟也回武当告禀家师，然后双方再行择地会晤，分辨是非曲直，如能从此化敌为友，那是最好不过……”

西华子突然插口道：“谢逊那恶贼在哪儿？咱们要找的是谢逊那恶贼。”

张翠山听到为了找寻自己三人，中原竟有二十二个帮会门派大动干戈，十年争斗，死伤自必惨重，心中大是不安。耳听得西华子不住口的询问谢逊下落，不禁为难之极，倘若说了出来，不知有多少武林高手要去冰火岛找他报仇，但若不说，却又如何隐瞒？他正自迟疑，殷素素突然说道：“无恶不作、杀人如毛的恶贼谢逊，在九年前早已死了。”

俞莲舟、西华子、卫四娘等同声惊道：“谢逊死了？”

殷素素道：“便在我生育这孩子的那天，那恶贼谢逊狂性发作，正要杀害五哥和我，突然间听到孩子的哭声，他心病一起，那胡作妄为的恶贼谢逊便此死了。”

这时张翠山已然明白，殷素素一再说“恶贼谢逊已经死了”，也可说并未说谎，因自谢逊听到无忌的第一下哭声，便即触发天良，自此收敛狂性，去恶向善，至于逼他三人离岛，更是舍己为人、大仁大义的行径，因此大可以说“无恶不作、杀人如毛的恶贼谢逊”已在九年之前死去，而“好人谢逊”则在九年前诞生。

西华子鼻中哼了一声，他认定殷素素是邪教妖女，她的说话是决计信不过的，厉声道：“张五侠，那恶贼谢逊真的死了么？”

张翠山坦然道：“不错，那胡作非为的恶贼谢逊在九年之前便已死了。”

无忌在一旁听得各人不住的痛骂恶贼谢逊，爹爹妈妈甚至说他早已死了。他虽然聪明，但怎能明白江湖上的诸般过节？谢逊待他恩义深厚，对他的爱照顾丝毫不在父母之下，心中一阵难过，忍不住大声哭了起来，叫道：“义父不是恶贼，义父没有死，他没有死。”这几声哭叫，舱中诸人尽皆愕然。

殷素素狂怒之下，反手便是一记耳光，喝道：“住口！”无忌哭道：“妈，你为甚么说义父死了？他不是好端端的活着么？”他一生只和父母及义父三人共处，人间的险诈机心，从来没碰到过半点，若是换作一个在江湖上长大的孩子，即使没他一半聪明，也知说谎是家常便饭，决不会闯出这件大祸来。殷素素斥道：“大人在说话，小孩子多甚么口？咱们说的是恶贼谢逊，又不是你义父。”无忌心中一片迷惘，但已不敢再说。

西华子微微冷笑，问无忌道：“小弟弟，谢逊是你义父，是不是？他在哪里啊？”

无忌看了父母的脸色，知道他们所说的事极关重要，听西华子这么问，便摇了摇头，道：“我不说。”他这“我不说”三个字，实则是更加言明谢逊并未身死。

西华子瞪视张翠山，说道：“张五侠，这位天鹰教的殷姑娘，真是你的夫人吗？”张翠山没料到他会突然问这句话，朗声道：“不错，她便是拙荆。”西华子厉声道：“我昆仑门下的两名弟子，毁在尊夫人手下，变成死不死、活不活，这笔帐如何算法？”

张翠山和殷素素都是一惊。殷素素随即斥道：“胡说八道！”张翠山道：“这中间必有误会，我夫妇不履中土已有十年，如何能毁伤贵派弟子？”西华子道：“十年之前呢？高则成和蒋涛两人被害，算来原已有十年了。”殷素素道：“高则成和蒋涛？”西华子道：“张夫人还记得这两人么？只怕你害人太多，已记不清楚了。”殷素素道：“他二人怎么了？何以你咬定是我害了他们？”

西华子仰天打个哈哈，说道：“我咬定你，我咬定你？哈哈，高蒋二人虽然成了白痴，却还能记得一件事，说得出一个人的名字，知道毁得他们如此的，乃是‘殷……素……素’！”他对“殷素素”三个字一个字一个字的说了出来，语气中充满了怨毒，圆睁一对大眼，牢牢瞪视着殷素素，似乎恨不得立时拔剑在她身上刺上几剑。

封坛主突然接口道：“本教紫微堂堂主的闺名，岂是你出了家的老道随

口叫得？连清规戒律也不守，还充甚么武林前辈？程贤弟，你说世上可耻之事，还有更甚于此的么？”程坛主接口道：“再没有了。名门正派之中，居然出了这样的狂徒，可笑啊可笑。”

西华子大怒欲狂，喝道：“你两个说谁可耻？有甚么可笑？”

封坛主眼角也不扫他一下，说道：“程贤弟，一个人便算学得几手三脚猫的剑法，行事说话总得也像个人样子，你说是吗？”程坛主道：“昆仑派自从灵宝道长逝世之后，那是一代不如一代，越来越不成话了。”

灵宝道长是西华子的师祖，武功德望，武林中人人钦服。

西华子紫胀着脸皮，对这句话却不便驳斥，若说这句话错了，岂不是说自己还胜过当年名震天下的师祖？他闪身站到了舱口，刷的一声，长剑出手，叫道：“邪教的恶徒，有种的便出来见个真章！”

封坛主和程坛主所以要激怒西华子，本意是要替殷素素解围，心想张翠山和殷堂主既是夫妇，武当派和天鹰教的关系已大大不同，便算俞莲舟和张翠山不便出手，至少也是两不相助，天鹰教单独对付昆仑派的几个，实可稳操胜算。

卫四娘眉头紧蹙，也已算到了这一节，心想凭着自己和师哥等六七个人，决难抵挡天鹰教这许多高手，何况张翠山夫妇情重，极可能出手相助对方，说道：“师哥，人家来到我们船上，那是宾客，我们听俞二侠的吩咐便是。”她是用言语挤兑俞莲舟，心想以你的声望地位，决不能处事偏私。哪知西华子草包之极，大声道：“他武当派和天鹰教已结了亲家啦，同流合污，他还能有甚么公正的话说出来？”

俞莲舟为人深沉，喜怒不形于色，听了西华子的话，沉吟不语。

卫四娘忙道：“师哥，你怎地胡言乱语？别说武当派跟我们昆仑派同气连枝，渊源极深，十年来联手抗敌，精诚无间，俞二侠更是铁铮铮的好汉子，英名播于江湖，天下谁不钦仰？他武当五侠为人处事，岂能有所偏私？”西华子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不见得！”卫四娘心中暗骂师哥糊涂，竟听不出自己言中之意，大声道：“师哥，你没来由的得罪武当五侠，师父与掌门师叔怪罪起来，我可不管。”她口口声声只说“武当五侠”，竟没将张翠山算在其内。西华子听她抬出师父与掌门师叔来，才不敢再说。

俞莲舟缓缓的道：“此事关连到武林中各大门派，各大帮会，在下无德无能，焉敢妄作主张？反正这事已扰攘了十年，也不争再多花一年半载功夫。在下须得和张师弟回归武当，禀明恩师和大师兄，请恩师示下。”

西华子冷笑道：“俞二侠这一招‘如封似闭’的推搪功夫，果然高明得紧啊。”

俞莲舟并不轻易发怒，但西华子所说的这招“如封似闭”，正是武当派天下驰名的守御功夫，乃恩师张三丰所创，他讥嘲武当武功，便是辱及恩师，但立时转念，“这事处理稍有失当，便引起武林中一场难以收拾的浩劫。这莽道人胡言乱语，何必跟他一般见识？”

西华子见他听了自己这两句话后，眼皮一翻，神光炯炯，有如电闪，不由得心中打了个突：“我师父和掌门师叔是本派最强的高手，眼神的厉害似乎还不及他。”俞莲舟眼中精光随即收敛，淡淡的道：“西华道兄如有甚么高见，在下洗耳恭听。”西华子给他适才眼神这么一扫，心胆已寒，转头道：“师妹，你说怎么？难道高蒋二人的事便此罢手不成？”

卫四娘尚未回答，忽听得南边号角之声，呜呜不绝。昆仑派的一名弟子

走到舱门口，说道：“崆峒派和峨嵋派的接应到了。”西华子和卫四娘大喜。卫四娘道：“俞二侠，不如听听崆峒、峨嵋两派的高见。”俞莲舟道：“好！”

李天垣和程坛主对望了一眼，脸上均微微变色。

张翠山却又多了一重心事：“峨嵋派还不怎样，崆峒派却和大哥结有深仇。他伤过崆峒五老，夺了崆峒派的《七伤拳经》，他们自然要苦苦追寻他的下落。”

殷素素也是转着这样的念头，又想若不是无忌多口，事情便好办得多，但想无忌从来不说谎话，对谢逊又情义深重，忽然听到义父死了，自是要大哭大叫，原也怪他不得，见他面颊上被自己打了一掌后留下肿起的红印，不禁怜惜起来，将他搂回怀里。无忌兀自不放心，将小嘴凑到母亲耳边，低声道：“妈，义父没有死啊，是不是？”殷素素也凑嘴到他耳边，轻轻道：“没有死。我骗他们的。这些都是恶人坏人，他们都想去害你义父。”无忌恍然大悟，向每个人都狠狠瞪了一眼，心道：“原来你们都是恶人坏人，想害我义父。”

张无忌从这一天起，才起始踏入江湖，起始明白世间人心的险恶。他伸手抚着脸颊，母亲所打的这一掌兀自隐隐生疼。他知道这一掌虽是母亲打的，实则是为眼前这些恶人坏人所累。他自幼生长在父母和义父的慈爱卵翼之下，不懂得人间竟有心怀恶意的敌人。谢逊虽跟他说过成昆的故事，但总是耳中听来，直到此时，才真正面对他心目中的敌人。

西华子走到跳板中间，听得背后风声微动，跟着擦的一声轻响，脚底忽然一软，跳板从中断为两截。他急忙拔起身子，但一跃之后未能再跃，扑通一声，掉入了海中。

## 九 七侠聚会乐未央

过了好一会，崆峒和峨嵋两派各有六七人走进船舱，和俞莲舟、西华子、卫四娘等见礼。崆峒派为首的是个精干枯瘦的葛衣老人，峨嵋派为首的则是个中年尼姑。这干人见到天鹰教的李天垣等坐在舱中，都是一愕。

西华子大声道：“唐三爷，静虚师太，武当派跟天鹰教联了手啦，这一回咱们可得吃大亏。”那矮瘦葛衣老人唐文亮是崆峒五老之一，中年尼姑静虚师太是峨嵋派第四代大弟子，都是武林中颇有名望的好手，听到西华子这么说，都是一怔。静虚师太为人精细，素知西华子的毛包脾气，还不怎样。唐文亮却双眼一翻，瞪着俞莲舟道：“俞二侠，此话可真？”

俞莲舟还未答话，西华子已抢着道：“人家武当派已和天鹰教结成了亲家，张翠山做了殷天正的女婿……”唐文亮奇道：“失踪十年的张五侠已有了下落？”

俞莲舟指着张翠山道：“这是我五师弟张翠山，这位是崆峒派的前辈高人，唐文亮唐三爷，你二人多亲近亲近。”西华子又道：“张翠山和他老婆知道金毛狮王谢逊的下落，却瞒着不肯说，反而撒个漫天大谎，说道谢逊已经死了。”

唐文亮一听到“金毛狮王谢逊”的名字，又惊又怒，喝道：“他在哪里？”张翠山道：“此事须得先行禀明家师，请恕在下不便相告。”唐文亮眼中如要喷出火来，喝道：“谢逊这恶贼在哪里？他杀死我的亲侄儿，姓唐的不能跟他并立于天地之间，他在哪里？你到底说是不说？”最后这几句话声色俱厉，竟是没半分礼貌。

殷素素冷冷地道：“阁下似乎也不过是崆峒派中年纪大得几岁的人物，凭着甚么，如此这般逼问张五爷？你是武林至尊吗？是武当派的掌门张真人吗？”

唐文亮大怒，十指箕张，便要向殷素素扑去，但眼见她是个娇怯怯的少妇，自己是武林中成名的前辈人物，实不便向她动手，强忍怒气，向张翠山道：“这一位是？”

张翠山道：“便是拙荆。”西华子接口道：“也就是天鹰教殷大教主的千金。哼，邪教妖女，甚么好东西了？”白眉鹰王殷天正武功精深，迄今为止，武林中跟他动过手的，还没有一个能挡得住他十招以上。唐文亮一听到这少妇是殷天正的女儿，也不禁大为忌惮，只道：“好，好！好得很！”

静虚师太自进船舱之后，一直文文静静的没有开口，这时才道：“此事原委究竟若何，还请俞二侠示下。”俞莲舟道：“这件事牵连既广，为时又已长达十年，一时三刻之间岂能分割明白，这样罢，三个月之后，敝派在武昌黄鹤楼头设宴，邀请有关的各大门派帮会一齐赴宴，是非曲直，当众评论。各位意下如何？”静虚师太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如此甚好。”

唐文亮道：“是非曲直，尽可三个月后再论，但谢逊那恶贼藏身何处，还须请张五侠先行示明。”张翠山摇头道：“此刻实不便说。”唐文亮虽极不满，但想武当派既和天鹰教联手，倒也真惹不起，然而公道自在人心，且看他三个月之后，如何向天下群雄交待，当下不再多说，站起身来双手一拱，道：“如此三个月后再见，告辞。”

西华子道：“唐三爷，咱们几个搭你的船回去，成不成？”唐文亮道：“好啊，怎么不成？”西华子向卫四娘道：“师妹，走罢！”他本和俞莲舟

同船而来，这么一来，显是将武当派当作了敌人。俞莲舟不动声色，客客气气的送到船头，说道：“我们回山禀明师尊，便送英雄宴的请帖过来。”

殷素素忽道：“西华道长，我有一件事请教。”西华子愕然回头，道：“甚么事？”殷素素道：“道长不住口的说我是邪教妖女，却不知邪在何事，妖在何处？”西华子一怔，说道：“邪魔外道，狐媚妖淫，那便是了，又何必必要我多说？否则好好一位武当派的张五侠，怎会受你迷惑？嘿嘿，嘿嘿！”说着连声冷笑。殷素素道：“好，多承指点！”

西华子见自己这几句话竟将她说得哑口无言，却也颇出意料之外，听她没再说甚么，便踏上跳板走向崆峒派的船去。

那两艘海船都是三帆大船，虽然靠在一起，两船甲板仍然相距两丈来远，跳板也就甚长。西华子和殷素素对答了几句，落在最后，余人部已过去。他正走到跳板中间，忽听得背后风声微动，跟着擦的一声轻响。他人虽暴躁，武功却着实不低，江湖上阅历也多，一听到这声音，便知背后有人暗算，霍地转过身来，长剑也已拔在手中。便在此时，脚底忽然一软，跳板从中断为两截。他急忙拔起身子，但两船之间空空荡荡的无物可以攀援，只见足底是蓝深深的大海，一跃之后未能再跃，扑通一声，掉入了海中。

他不识水性，立时咕噜咕噜的喝了几大口咸水，双手乱抓乱划，突然抓到了一根绳子，大喜之下，牢牢握住，只觉有人拉动绳子，将他提出了水面。西华子抬头一看，那一端握住绳子的却是天鹰教程坛主，脸上似笑非笑的瞧着自己。

原来殷素素恼恨他言语无礼，待各人过船之时，暗中吩咐了程封二坛主，安排下计谋。封坛主三十六柄飞刀神技驰名江湖，出手既快且准，每柄飞刀均是高手匠人以精钢所铸，薄如柳叶，锋锐无比，对手见他飞刀飞来时若以兵刃挡架，往往兵刃便被削断。这时他以飞刀切割跳板，轻轻一划，跳板已断。程坛主早在一旁准备好绳索，待西华子吃了几口水后，才将他吊将上来。

卫四娘、唐文亮等见西华子落水，虽猜到是对方做了手脚，但封坛主出手极快，各人又都望着前面，竟没瞧见跳板如何断截，待得各人呼喝欲救时，程坛主已将他吊了上来。

西华子强忍怒气，只等一上船头，便出手与对方搏斗。哪知程坛主只将他拉得离水面尺许，便不再拉，叫道：“道长，千万不可动弹，在下力气不够，你一动，我拉不住便要脱手啦！”西华子心想他若装傻扮痴，又将自己抛入海中，那可不是玩的，只得握住绳子，不敢向上攀援。

程坛主叫道：“小心了！”手臂一抖，将长绳甩起了半个圈子。他臂力着实了得，这么一抖，将西华子的身子向后凌空荡出七八丈，跟着一送，将他摔向对船。

西华子放脱绳子，双足落上甲板。他长剑已在落海时失却，这时愤怒如狂，只听得天鹰教船上彩声和欢笑声响成一片，立即抢过卫四娘腰间佩剑，便要扑过去拼命。但其时两船相距已远，难以纵过，空自暴跳如雷，戟指大骂，更无别法。

殷素素如此作弄西华子，俞莲舟全瞧在眼里，心想这女子果然邪门，可不是五弟的良配，说道：“殷李两位堂主，相烦禀报殷教主，三月后武昌黄鹤楼头之会，他老人家若是不弃，务请驾临。今日咱们便此别过。五弟，你随我去见恩师吗？”张翠山道：“是！”

殷素素听俞莲舟这话竟是要她夫妻分离，当下抬头瞧了瞧天，又低头瞧

了瞧甲板。

张翠山知她之意指的是“天上地下，永不分离”这两句誓言，便道：“二哥，我带领你弟媳妇和孩子先去叩见恩师，得他老人家准许，再去拜见岳父。你说可好？”俞莲舟微一踌躇，心想硬要拆散他夫妻父子，这句话总是说不出口，便点头道：“那也好。”

殷素素心下甚喜，对李天垣道：“师叔，请你代为禀告爹爹，便说不孝女儿天幸逃得性命，不日便回总舵，来拜见他老人家。”

李天垣道：“好，我在总舵恭候两位大驾。”站起身来，便和俞莲舟等作别。

殷素素问道：“我爹爹身子好罢？”李天垣道：“很好，很好！只有比从前更加精神健旺。”殷素素又问：“我哥哥好罢？”李天垣道：“很好！令兄近年武功突飞猛进，做师叔的早已望尘莫及，实是惭愧得紧。”殷素素微笑道：“师叔又来跟我们晚辈说笑了。”李天垣正色道：“这可不是说笑，连你爹爹也赞他青出于蓝，你说厉害不厉害？”殷素素道：“啊哟，师叔当着外人之面，老鼠跌落天秤，自称自赞，却不怕俞二侠见笑。”李天垣笑道：“张五侠做了我们姑爷，俞二侠难道还是外人么？”说着抱拳团团为礼，转身出舱。

俞莲舟听了这几句话，心中很不乐意，微皱眉头，却不说话。

张翠山一等天鹰教众人离船，忙问：“二哥，三哥的伤势后来怎样？他……痊愈可了罢？”俞莲舟“嗯”的一声，良久不答。张翠山甚是焦急，目不转睛的望着他，心头涌起一阵不祥之感，生怕他说出一个“死”字来。

俞莲舟缓缓的道：“三弟没死，不过跟死也差不了多少。他终身残废，手足不能移动。俞岱岩俞三侠，嘿嘿，江湖上算是没这号人物了。”

张翠山听到三哥没死，心头一喜，但想到一位英风侠骨的师哥竟落得如此下场，忍不住潸然下泪，硬咽着问道：“害他的仇人是谁？可查出来了么？”

俞莲舟不答，一转头，突然间两道闪电般的目光照在殷素素脸上，森然道：“殷姑娘，你可知害我俞三弟的人是谁？”殷素素禁不住身子轻轻一颤，说道：“听说俞三侠的手足筋骨，是被人用少林派的金刚指力所断。”俞莲舟道：“不错。你不知是谁么？”殷素素摇了摇头，道：“不知道。”

俞莲舟不再理她，说道：“五弟，少林派说你杀死临安府龙门镖局老小，又杀死了好几名少林僧人。此事是真是假？”

张翠山道：“这个……”殷素素插口道：“这不关他的事，都是我杀的。”

俞莲舟望了她一眼，目光中流露出极痛恨的神色，但这目光一闪即隐，脸上随即回复平和，说道：“我原知五弟决不会胡乱杀人。为了这事，少林派曾三次遣人上武当山来理论，但五弟突然失踪，武林中尽皆知闻，这件事就此没了对证。我们说少林派害了三哥，少林派说五弟杀了他们数十条人命。好在少林寺掌门住持空闻大师老成持重，尊敬恩师，竭力约束门下弟子，不许擅自生事，十年来才没酿成大祸。”

殷素素道：“都怪我年轻时作事不知轻重好歹，现下我也好生后悔。但人也杀了，咱们给他来个死赖到底，决不认帐便了。”

俞莲舟脸露诧异之色，向张翠山瞧了一眼，心想这样的女子你怎能娶她为妻。

殷素素见他一直对自己冷冷的，口中也只称“殷姑娘”不称“弟媳”，心下早已有气，说道：“一人作事一身当。这件事我决不连累你武当派，让

少林派来找我天鹰教便了。”

俞莲舟朗声道：“江湖之上，事事抬不过一个‘理’字，别说少林派是当世武林中第一大派，便是无拳无勇的孤儿寡妇，咱们也当凭理处事，不能仗势欺人。”

若在十年之前，俞莲舟这番义正辞严的教训，早使殷素素老羞成怒，拔剑相向，这时她只听得张翠山恭恭敬敬的道：“二哥教训得是。”暗想：“我才不听你这一套仁义道德呢。但若我冲撞于你，倒是令张郎难于做人，我且让你一步便了。”便携了无忌的手，走向舱外，说道：“无忌，我带你去瞧瞧这艘大船，你从来没见过船，是不？”

张翠山待妻子走出船舱，说道：“二哥，这十年之中，我……”俞莲舟左手一摆，说道：“五弟，你我肝胆相照，情逾骨肉，便有天大的祸事，二哥也跟你生死与共。你夫妻之事，暂且不必跟我说，回到山上，专候师父示下便了。师父若是责怪，咱们七兄弟一齐跪地苦求，你孩子都这般大了，难道师父还会硬要你夫妻父子生生分离？”张翠山大喜，说道：“多谢二哥。”

俞莲舟外刚内热，在武当七侠之中最是不苟言笑，几个小师弟对他甚是敬畏，比怕大师兄宋远桥还厉害得多。其实他于师兄弟上情谊极重，张翠山忽然失踪，他暗中伤心欲狂，面子上却是忽忽行若无事，今日师兄弟重逢，实是他生平第一件喜事，但还是疾言厉色，将殷素素教训了一顿，直到此刻师兄弟单独相对，方始稍露真情。他最放心不下的，是殷素素杀伤了这许多少林弟子，此事决难善罢，他心中早已打定主意，宁可自己性命不在，也要保护师弟一家平安周全。

张翠山又问：“二哥，咱们跟天鹰教大起争端，可也是为了小弟夫妇么？此事小弟实在太过不安。”俞莲舟不答，却问：“王盘山之会，到底如何？”

张翠山于是述说如何夜闯龙门镖局、如何识得殷素素、如何偕赴王盘山参与天鹰教扬刀立威，直说至金毛狮王谢逊如何。大施屠戮、夺得屠龙宝刀、逼迫二人同舟出海。

俞莲舟听完这番话后，又询明昆仑派高则成和蒋涛二人之事，沉吟半晌，才道：“原来如此。倘若你终于不归，不知这中间的隐秘到何日方能解开。”张翠山道：“是啊，我义兄……嗯，二哥，那谢逊其实并非怙恶不悛之辈，他所以如此，实是生平一件大惨事逼成，此刻我已和他义结金兰。”俞莲舟点了点头，心想：“这又是一件棘手之极的事。”

张翠山续道：“我义兄一吼之威，将王盘山上众人尽数震得神智失常，他说这等人即使不死，也都成了白痴，那么他得到屠龙刀的秘密，再也不会泄漏出去了。”

俞莲舟道：“这谢逊行事狠毒，但确也是个奇男子，不过他百密一疏，终于忘了一个人。”张翠山道：“谁啊？”俞莲舟道：“白龟寿。”

张翠山道：“天鹰教的玄武坛坛主？”俞莲舟道：“正是。依你所说，当日王盘山岛上群豪之中，以白龟寿的内功最为深厚。他被谢逊的酒箭一冲，晕死了过去，后来谢逊作了狮子吼，白龟寿倘若好端端地，只怕也抵不住他的一吼……”

张翠山一拍大腿，道：“是了，其时白龟寿晕在地下未醒，听不到吼声，反而保得神智清醒，我义兄虽然心思细密，却也没想到此节。”

俞莲舟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从王盘山上生还而神智不失的，只白龟寿一人。昆仑派的内功有独到之处，但高蒋二人功力尚浅，自此痴痴呆呆，成了废人。”

旁人问他二人，到底是谁害得他们这个样子，蒋涛只是摇头不答，高则成却自始至终说着一个人的名字：殷素素。”他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这时我方明白，原来他是心中念念不忘弟妹。哼，下次西华子再出言不逊；瞧我怎生对付他。他昆仑弟子行止不谨，还来怪责人家。”

张翠山道：“白龟寿既然神智不失，他该明白一切原委啊。”俞莲舟道：“可他就偏不肯说。你道为甚么？”张翠山略加寻思，已然明白，说道：“是了，天鹰教想去抢夺屠龙宝刀，不肯吐露这独有的讯息，因此始终推说不知。”俞莲舟道：“今日武林中的大纷争便是为此而起。昆仑派说殷素素害了高蒋二人，我师兄弟也都道你已遭了天鹰教的毒手。”

张翠山道：“小弟前赴王盘山之事，是白龟寿说的么？”俞莲舟道：“不，他甚么也不肯说。我和四弟、六弟同到王盘山踏勘，见到你铁笔写在山壁上的那二十四个大字，才知你也参与了天鹰教的‘扬刀立威之会’。我们三人在岛上找不到你的下落，自是去找白龟寿询问。他言语不逊，动起手来，被我打了一掌。不久昆仑派也有人找上门去，却吃了一个大亏，被天鹰教杀了两人。十年来双方的仇怨竟然愈结愈深。”

张翠山甚是歉仄，说道：“为了小弟夫妇，因而各门派弟子无辜遭难，我心中如何能安？小弟禀明师尊之后，当分赴各门派解释误会，领受罪责。”

俞莲舟叹了口气道：“这是阴错阳差，原也怪不得你。那日师父派我和七弟赶赴临安，保护龙门镖局，但行至江西上饶，遇上了一件大不平事，我两无法不出手，终于耽搁了几日，救了十余个无辜之人的性命，待得赶到临安，龙门镖局的案子已然发了。本来嘛，倘若单是为了你们夫妇二人，也只昆仑、武当两派和天鹰教之间的纠葛，但天鹰教为了要抢夺那屠龙刀，始终不提谢逊的名字，于是巨鲸帮、海沙派、神拳门这些帮会门派，都把帮主和掌门人的血海深仇一齐算在天鹰教的头上。天鹰一教，成为江湖上众矢之的。”

张翠山叹道：“其实那屠龙刀有甚么了不起，我岳父何苦代人受过？”

俞莲舟道：“我从未和令岳会过面，但他统领天鹰教独抗群雄，这份魄力气概，所有与他为敌之人，也都不禁钦服。”

张翠山道：“少林、峨眉、崆峒等门派，并未参与王盘山之会啊，怎地也跟天鹰教结了怨仇？”俞莲舟道：“此事却是因你义兄谢逊而起了。天鹰教为了想得那屠龙宝刀，接二连三的派遣海船，遍访各处海岛，找寻谢逊的下落。须知纸包不住火，白龟寿的口再密，这消息还是泄漏了出来。你这义兄曾冒了‘混元霹雳手成昆’之名，在大江南北做过三十几件大案，各门各派成名人物死在他手下的不计其数，此事你可知道么？”

张翠山黯然点头，低声道：“人家终于知道是他干的了。”俞莲舟道：“他每做一件案子，便在墙上大书‘杀人者混元霹雳手成昆也’，其时我们奉了师命，曾一同下山查访，当时谁也不知道真凶是谁，那成昆也始终不曾露面。但当天鹰教得知谢逊下落的消息一经泄露，各门各派中深于智谋之人便连带想起。那谢逊本是成昆的唯一传人，又知他师徒不知何故失和，翻脸成仇，然则冒名成昆之名杀人的，多半便是谢逊了。你想谢逊害过多少人，牵连何等广大？单是少林派中的空见大师也死在他的拳下，你想想有多少人欲得他而甘心？”

张翠山神色惨然，说道：“我义兄虽已改过迁善，但双手染满了这许多鲜血……唉，二哥，我心乱如麻，不知如何是好。”

俞莲舟道：“咱们师兄弟为了你而找天鹰教，昆仑派为了高蒋二人而找天鹰教，巨鲸帮他们为了帮主惨死而找天鹰教，更有以少林派为首许多白道黑道人物，为了逼问谢逊的踪迹而找天鹰教。这些年来，双方大战过五场，小战不计其数。虽然天鹰教每一次大战均落下风，但你岳父居然在群雄围攻之下苦撑不倒，实在算得是个人杰。当然，少林、武当、峨眉等名门正派，以事情真相未曾明白，中间隐晦难解之处甚多，看来天鹰教并非真正的罪魁祸首，是以处处为对方留下余地，但一般江湖中人却是出手决不客气的。这一次我们得到讯息，天鹰教天市堂李堂主乘船出海找寻谢逊，我们便暗中跟了下来，只盼能查到一些蛛丝马迹。哪知李堂主瞧出情形不对，硬不许我们跟随，昆仑派便跟他们动起手来。倘若你们夫妇的木筏不在此时出现，双方又得损折不少好手了。”

张翠山默然，细细打量师哥，见他两鬓斑白，额头亦添了不少皱纹，说道：“二哥，这十年之中，你可辛苦啦。我百死余生，终于能见你一面，我……我……”

俞莲舟见他眼眶湿润，说道：“武当七侠重行聚首，正是天大的喜事。自从三弟受伤，你又失踪，江湖上改称我们为‘武当五侠’，嘿嘿，今日七侠重振声威……”但想到俞岱岩手足残废，七侠之数虽齐，然而要像往昔一般，师兄弟七人联袂行侠江湖，终究是再也不可能了，不禁凄怆心酸。

海舟南行十数日，到了长江口上，一行人改乘江船，溯江而上。

张翠山夫妇换下了褴褛的皮毛衣衫，两人宛似瑶台双壁，风采不减当年。无忌穿上了新衫新裤，头上用红头绳扎了两根小辫子，甚是活泼可爱。

俞莲舟潜心武学，无妻无子，对无忌十分喜爱，只是他生性严峻，沉默寡言，神色间却是冷冷的。无忌心知这位冷口冷面的师怕其实待己极好，一有空闲，便缠着师怕问东问西。他生于荒岛，陆地上的事物甚么也没见过，因之看来事事透着新鲜。俞莲舟竟是不感厌烦，常常抱着他坐在船头，观看江上风景。无忌问上十句八句，他便短短的回答一句。

这一日江船到了安徽铜陵的铜官山脚下，天色向晚，江船泊在一个小市镇旁。船家上岸去买肉沽酒。张翠山夫妇和俞莲舟在舱中煮茶闲谈。

无忌独自在船头玩耍，见码头旁有个年老的乞丐坐在地下玩蛇，颈中盘了一条青蛇，手中舞弄着一条黑身白点的大蛇。那条黑蛇忽儿盘到了他头上，一忽儿横背而过，甚是灵动。无忌在冰火岛上从来没见过蛇，看得甚是有趣。那老丐见到了他，向他笑了笑，手指一弹，那黑蛇突然跃起，在空中打了个筋斗，落下时在他的胸口盘了几圈。无忌大奇，目不转睛的瞧着。那老丐向他招了招手，做了几个手势，示意他走上岸去，还有好戏法变给他看。

无忌当即从跳板上岸去。那老丐从背上取下了一个布囊，张开了袋口，笑道：“里面还有好玩的东西，你来瞧瞧。”无忌道：“甚么东西？”那老丐道：“挺有趣的，你一看便知道了。”

无忌探头过去，往囊中瞧去，但黑黝黝的看不见甚么。他又移近一些，想瞧个明白，那老丐突然双手一翻，将布袋套上了他的脑袋。无忌“啊”的一声叫，嘴巴已被那老丐隔袋按住，跟着身子也被提了起来。

他这一声从布袋之中呼出，声音低微，但俞莲舟和张翠山已然听见。两人虽在舱中，相隔甚远，已察觉呼声不对，同时奔到船头，见无忌已被那老丐擒住。

两人正要飞身跃上岸去，那老丐厉声喝道：“要保住孩子性命，便不许

动。”说着撕破了无忌背上的衣服，将黑蛇之口对准了他背心皮肉。

这时殷素素也已奔到船头，眼见爱儿被擒，急怒攻心，便欲发射银针。俞莲舟双手一拦，喝道：“使不得！”他认得这黑蛇名叫“漆黑垦”，乃是著名毒蛇，身子越黑，毒性愈烈。这条黑蛇身子黑得发亮，身上白点也是闪闪发光，张开大口，露出四根獠牙，对准着无忌背上的细皮白肉，这一口咬了下去，无忌顷刻间便即毙命，纵使击毙那老丐，获得解药，也未必能及时解救，当下不动声色，说道：“尊驾和这孩童为难，想干甚么？”

那老丐道：“你命船家起锚开船，离岸五六丈，我再跟你说话。”俞莲舟知他怕自己突然跃上岸去，明知船一离岸，救人更加不易，但无忌在他挟制之下，只得先答应了再说，便握住锚链，手臂微微一震，一只五十来斤的铁锚应手而起，从水中飞了上来。

那老丐见俞莲舟手臂轻抖，铁链便已飞起，功力之精纯，实所罕见，不禁脸上微微变色。张翠山提起长篙，在岸上一点，坐船缓缓退向江心。那老丐道：“再退开些！”张翠山愤然道：“难道还没五六丈远么？”那老丐微笑道：“俞二侠手提铁锚的武功如此厉害，便在五六丈外，在下还是不能放心。”张翠山只得又将坐船撑退丈余。

俞莲舟抱拳道：“请教尊姓大名。”那老丐道：“在下是丐帮中的无名小卒，贱名没的污了俞二侠尊耳。”俞莲舟见他背上负了五六只布袋，心想这是丐帮中的六袋弟子，位份已算不低，如何竟干出这等卑污行径来？何况丐帮素来行事仁义，他们帮主史火龙是条铁铮铮的好汉子，江湖上大大有名，这事可真奇了。

殷素素忽然叫道：“东川的巫山帮已投靠了丐帮么？我瞧丐帮中没阁下这一份字号？”那老丐“咦”的一声，还未回答，殷素素又道：“贺老三，你捣甚么鬼。你只要伤了我孩子的一根毫毛，我把你们的梅石坚剁做十七廿八块！”

那老丐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殷姑娘果然好眼力，认得我贺老三。在下正是受梅帮主的差遣，前来恭迎公子。”殷素素怒道：“快把毒蛇拿开！你这巫山帮小小帮会，好大的胆子！竟惹到天鹰教头上来啦。”贺老三道：“只须殷姑娘一句话，贺老三立时把公子送回，梅帮主自当亲自登门赔罪。”殷素素道：“要我说甚么话？”

贺老三道：“我们梅帮主的独生公子死在谢逊手下，殷姑娘想必早有听闻。梅帮主求恳张五侠和殷姑娘……不，小人失言，当称张夫人，求恳两位开恩，示知那恶贼谢逊的下落，敝帮合帮上下，尽感大德。”

殷素素秀眉一扬，说道：“我们不知道。”贺老三道：“那只有恳请两位代为打听打听。我们好好侍候公子，一等两位打听到了谢逊的去处，梅帮主自当亲身送还公子。”

殷素素眼见毒蛇的獠牙和爱子的背脊相距不过数寸，心下一阵激动，便想将冰火岛之事说了出来，转头向丈夫望了眼，却见他一脸坚毅之色。她和张翠山十年夫妻，知他为人极重义气，自己若是为救爱子而泄漏了谢逊的住处，倘若义兄因此死于人手，只怕夫妻之情也就难保，话到口边，却又忍住不说。

张翠山朗声道：“好，你把我儿子携去便是。大丈夫岂能出卖朋友？你可把武当七侠瞧得忒也小了。”

贺老三一愣，他只道将无忌一擒到，张翠山夫妇二人非吐露谢逊的讯息

不可，哪知张翠山竟然如此斩钉截铁的回答，一时倒也没了主意，说道：“俞二侠，那谢逊罪恶如山，武当派主持公道，武林人所共仰，还请你劝两位一劝。”

俞莲舟道：“此事如何处理，在下师兄弟正要回归武当，禀明恩师，请他老人家示下。武昌黄鹤楼英雄大会，请贵帮梅帮主和阁下同来与会，届时是非曲直，自有交代。你先将孩子放下。”

他离岸六七丈，说这几句话时丝毫没提声纵气，但贺老三听来，一字一句清清楚楚，便如接席而谈一般，心下好生佩服，暗想：“武当七侠威震天下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这一次我们破釜沉舟，干出这件事来，小小巫山帮又怎惹得起武当派和天鹰教？但梅帮主杀子之仇，不能不报。”躬身说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小人多有得罪，只有请张公子赴东川一行。”

突然之间，殷素素伸掌在站在船边的一名水手背上重重一推，又踢下另一名水手。两名水手啊啊大叫，扑通、扑通的跌入水中，水花高溅。

殷素素大叫：“啊哟，啊哟，五哥你干么打我？”在船头纵声大叫大跳。俞莲舟与张翠山愕然，都不知她何以如此。贺老三遥遥望见奇变陡生，更是诧异之极。

俞莲舟只一转念间便即明白，眼见贺老三目瞪口呆，当即拔出长剑，运劲掷出。嗤的一声响，长剑飞越半空，激射过去，将“漆黑星”毒蛇的蛇头斩落，连贺老三抓住毒蛇的四根手指也一起削下来。当俞莲舟长剑出鞘之时，张翠山已抓住系在桅杆顶上的纤索，双足在船头一登，抓着纤索从半空中荡了过去。他比俞莲舟的长剑只迟到了片刻，足未着地，半空中探身而前，左右砰的一掌，将贺老三击得翻出几个筋斗，右手已将无忌抱过。

贺老三委顿在地，再也站不起来。

两名水手游向岸边，不知殷素素何以发怒，不敢回上船来。殷素素笑吟吟的叫道，“两位大哥请上船来，适才多有得罪，每人一两银子，请你们喝酒。”

江船溯江而上，偏又遇着逆风，舟行甚缓。张翠山和师父及诸兄弟分别十年，急欲会见，到了安庆后便想舍舟乘马。俞莲舟却道：“五弟，咱们还是坐船的好，虽然迟到数日，但坐在船舱之中，少生事端。今日江湖之上，不知有多少人要查问你义兄下落。”殷素素道：“我们和二伯同行，难道有人敢阻俞二侠的大驾？”俞莲舟道：“我们师兄弟七人联手，或者没人能阻得住，单是我和五弟二人，怎敌得过源源而来的高手？何况只盼此事能善加罢休，又何必多结冤家？”张翠山点头道：“二哥说的不错。”

舟行数日，到得武穴，便已是湖北省境。这晚到了富池口。舟子泊了船，准拟过夜。俞莲舟忽听得岸上马嘶声响，向舱外一张，只见两骑马刚掉转马头，向镇上驰去。马上乘客只见到背影，但身手便捷，显是会家子。他转头向张翠山道：“在这里只怕要惹是非，咱们连夜走罢。”张翠山道：“好！”心下好生感激。武当七侠自下山行道以来，武艺既高，行事又正，只有旁人望风远避，从未避过人家。近年来俞莲舟威名大震，便是昆仑、崆峒这些名门大派的掌门人，名声也尚不及他响亮，但这次见到两个无名小卒的背影，便不愿在富池口逗留，自是为了师弟一家三口之故。

俞莲舟将船家叫来，赏了他三两银子，命他连夜开船。船家虽然疲倦，但三两银子已是几个月的伙食之资，自是大喜过望，当即拔锚启航。

这一晚月白风清，无忌已自睡了，俞莲舟和张翠山夫妇在船头饮酒赏月，

望着浩洽大江，胸襟甚爽。

张翠山道：“恩师百岁大寿转眼即至，小弟竟能赶上这件武林中罕见的盛事，老天爷可说待我不薄了。”殷素素道：“就可惜仓促之间，我们没能给他老人家好好备一份寿礼。”

俞莲舟道：“弟妹，你可知我恩师在七个弟子之中，最喜欢谁？”殷素素道：“他老人家最得意的弟子，自然是你二伯。”俞莲舟笑道，“你这句话可是言不由衷，心中明明知道，却故意说错。我们师兄弟七人，师父日夕挂在心头的，便是你这位英俊夫郎。”殷素素心下甚喜，摇头道：“我不信。”

俞莲舟道，“我们七人各有所长，大师哥深通易理，冲淡弘远。三师弟精明强干，师父交下来的事，从没错失过一件。四师弟机智过人。六师弟剑术最精。七师弟近年来专练外门武功，他日内外兼修、刚柔合一，那是非他莫属……”殷素素道：“二伯你自己呢？”俞莲舟道：“我资质愚鲁，一无所长，勉强说来，师传的本门武功，算我练得最刻苦勤恳些。”殷素素拍手笑道：“你是武当七侠中武功第一，自己偏谦虚不肯说。”

张翠山道：“我们七兄弟之中，向来是二哥武功最好。十年不见，小弟更加望尘莫及。唉，少受恩师十年教诲，小弟是退居末座了。”言下不禁颇有怅惘之意。

俞莲舟道：“可是我七兄弟中，文武全才，唯你一人。弟妹，我跟你讲一个秘密。五年之前，恩师九十五岁寿诞，师兄弟称觴祝寿之际，恩师忽然大为不欢，说道：‘我七个弟子之中，悟性最高，文武双全，惟有翠山。我原盼他能承受我的衣钵，唉，可惜他福薄，五年来存亡未卜，只怕是凶多吉少。’你说，师父是不是最喜欢五弟？”

殷素素笑靥如花，心中甚喜。张翠山感激无已，眼角微微湿润。

俞莲舟道：“现下五弟平安归来，送给恩师的寿礼，再没比此更重的了。”

正说到这里，忽听得岸上隐隐传来马蹄声响。蹄声自东而西，静夜中听来分外清晰，共是四骑。三人对望了一眼，心知这四乘马连夜急驰，多半与自己有关。三人虽然不想惹事，岂又是怕事之辈？当下谁也不提。

俞莲舟道：“我这次下山时，师父正闭关静修。盼望咱们上山时，他老人家已经开关。”殷素素道：“我爹爹昔年跟我说道，他一生所钦佩的人物只有两位，一是明教阳教主，他已经逝世，此外便只是尊师张真人。连少林派的‘见闻智性’四大高僧，我爹爹也不怎么佩服。张真人今年百岁高龄，修持之深，当世无有其匹。现下还要闭关，是修炼长生不老之术么？”俞莲舟道：“不是，恩师是在精恩武功。”殷素素微微一惊，道：“他老人家武功早已深不可测，还钻研甚么？难道当世还能有人是他敌手？”

俞莲舟道：“恩师自九十五岁起，每年都闭关九个月。他老人家言道，我武当派的武功，主要得自一部《九阳真经》。可是恩师当年蒙觉远祖师传授真经之时，年纪太小，又全然不会武功，觉远祖师也非有意传授，只是任意所之，说些给他听，因之本门武功总是尚有缺陷。这《九阳真经》据觉远祖师说是传自达摩老祖。但恩师言道，他越是深恩，越觉未必尽然。一来真经中所说的秘奥与少林派武功大异，反而近于我中土道家武学；二来这《九阳真经》不是梵文，而是中国文字，夹写在梵文的《楞伽经》的字畔行间。想达摩老祖虽然妙悟禅理，武学渊深，他自天竺西来，未必精通中土文字，笔录这样一部要紧的武经，又为甚么不另纸书写，却要写在另一部经书的行间？”

张翠山点头称是，问道：“恩师猜想那是甚么道理？”

俞莲舟道：“恩师也猜想不出，他说或许这是少林寺后世的一位高僧所作，却假托了达摩老祖的名头。恩师心想于《九阳真经》既所知不全，难道自己便创制不出？他每年闭关苦思，便是想自开一派武学，与世间所传的各门武功全然不同。”

张翠山和殷素素听了，都慨然赞叹。俞莲舟道：“当年听得觉远祖师传授《九阳真经》的，共有三位。一是恩师，一是少林派的无色大师，另一位是个女子，那便是峨眉派的创派祖师郭襄郭女侠。”殷素素道：“我曾听爹爹说，郭女侠是位大有来头的人物，她父亲是郭靖郭大侠，母亲是丐帮的黄帮主黄蓉，当年襄阳失陷，郭大侠夫妇双双殉难。”

俞莲舟道：“正是。我恩师当年曾与郭大侠夫妇在华山绝顶有一面之缘，每当提起他两位为国为民的仁风侠骨，常说我等学武之人，终身当以郭大侠夫妇为榜样。”他出神半晌，续道：“当年传得《九阳真经》的三位，悟性各有不同，根柢也大有差异。武功是无色大师最高；郭女侠是郭大侠和黄帮主之女，所学最博；恩师当时武功全无根基，但正因如此，所学反而最精纯。是以少林、峨眉、武当三派，一个得其‘高’，一个得其‘博’，一个得其‘纯’。三派武功各有所长，但也可说各有所短。”

殷素素道：“那位觉远祖师，武功之高，该是百世难逢了。”

俞莲舟道：“不！觉远祖师不会武功。他在少林寺藏经阁中监管藏经，这位祖师爱书成癖，无书不读，无经不背。他无意中看到《九阳真经》，便如念金刚经、法华经一般记在心中，至于经中所载博大精深的武学。他虽也有领悟，但所练的只是内功，武术却全然不会。”于是将《九阳真经》如何失落，从此湮没无闻的故事讲给了她听。

这事张翠山早听师父说过，殷素素却是第一次听到，极感兴趣，说道：“原来峨眉派上代与武当派还有这样的渊源。这一位郭襄郭女侠，怎地又不嫁给张真人？”

张翠山微笑斥道：“你又来胡说八道了。”

俞莲舟道，“恩师与郭女侠在少室山下分手之后，此后没再见过面。恩师说，郭女侠心中念念不忘于一个人，那便是在襄阳城外飞石击死蒙古大汗的神雕大侠杨过。郭女侠走遍天下，找不到杨大侠，在四十岁那年忽然大彻大悟，便出家为尼，后来开创了峨眉一派。”

殷素素“哦”的一声，不禁深为郭襄难过，转眼向张翠山瞧去。张翠山的目光也正转过来，两人四目交投，均想：“我俩天上地下永不分离，比之这位峨眉创派祖师郭女侠，可就幸运得多了。”

俞莲舟平日沉默寡言，有时接连数日可以一句话也不说，但自和张翠山久别重逢之下，欣喜逾常，谈锋也健了起来。他和殷素素相处十余日后，觉她本性其实不坏，所谓近墨者黑、近朱者赤，自幼耳濡目染，所见所闻者尽是邪恶之事，这才善恶不分，任性杀戮，但和张翠山成婚十年，气质已大有变化，因之初见时对她的不满之情，已逐日消除，觉得她坦诚率真，比之名门正派中某些迂腐自大之士，反而更具真性情。

这时忽听得马蹄声响，又自东方隐隐传来，不久蹄声从舟旁掠过，向西而去。张翠山只作没听见，说道：“二哥，倘若师父邀请少林、峨眉两派高手，共同研讨，截长补短，三派武功都可大进。”

俞莲舟伸手在大腿上一拍，道：“照啊，师父说你是将来承受他衣钵门

户之人，果真一点也不错。”张翠山道：“恩师只因小弟不在身边，这才时致思念。浪子若是远游不归，在慈母心中，却比随侍在侧的孝子更加好了。其实小弟此时的修为，别说和大哥、二哥、四哥相比固然远远不及，便是六弟、七弟，也定比小弟强胜得多。”

俞莲舟摇头道：“不然，目下以武功而论，自是你不及我。但恩师的衣钵传人，负有昌大武学的重任。恩师常自言道，天下如此之大，武当一派是荣是辱，何足道哉，但若精研武学奥秘，慎择传人，使正人君子的武功，非邪恶小人所能及；再进而相结天下义士，驱除鞑虏，还我河山，这才算是尽了我辈武学之士的本分。因此恩师的衣钵传人，首重心术，次重悟性。说到心术，我师兄弟七人无甚分别，悟性却以你为最高。”张翠山摇手道：“那是恩师思念小弟，一时兴到之言。就算恩师真有此意，小弟也万万不敢承当。”

俞莲舟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弟妹，你去护着无忌，别让他受了惊吓，外面的事有我和五弟料理。”殷素素极目远眺，不见有何动静，正迟疑间，俞莲舟道：“岸上灌木之中，刀光闪烁，伏得有人。前边芦苇中必有敌舟。”

殷素素游目四顾，但见四下里静悄悄的绝无异状，心想只怕是你眼花了罢？

忽听得俞莲舟朗声说道：“武当山俞二、张五，道经贵地，请恕札数不周。哪一位朋友若是有兴，请上船来共饮一杯如何？”他这几句话一完，忽听得芦苇中桨声响动，六艘小船飞也似的划了出来，一字排开，拦在江心。一艘船上鸣的一声，射出一枝响箭，南岸一排矮树中窜出十余个劲装结束的汉子，一色黑衣，手中各持兵刃，脸上却蒙了黑帕，只露出眼睛。

殷素素心下好生佩服：“这位二伯名不虚传，当真了得。”眼见敌人甚众，急忙回进舱中，见无忌已然惊醒。殷素素替他穿好衣服，低声道：“乖孩儿，不用怕。”

俞莲舟又道：“前面当家的是哪一位朋友，武当俞二、张五问好。”但六艘小船中除了后梢的桨手之外不见有人出来，更无人答话。

俞莲舟忽地省悟，叫道：“不好！”翻身跃入江中。他自幼生长江南水乡，水性极佳，刚一下江，只见四个汉子手持利锥，潜水而来，显是想锥破船底，将舟中各人生擒活抓。

他隐身船侧，待四人游近，双手分别点出，已中两人穴道，跟着一脚踢中了第三人腰间“志室穴”。第四人一惊欲逃，俞莲舟左手已抓住他的小腿，甩上船来。他想那三人穴道被点，势必要溺死在大江之中，于是一一抓起，抛在船头，这才翻身上船。那第四个汉子在船头打了个滚，纵身跃起，挺锥向张翠山胸口刺落。张翠山见他武功平常，也不闪避，左手一探，抓住他手腕，跟着左时挺出，撞中了他胸口穴道。那汉子一声轻哼，便即摔倒。

俞莲舟道：“岸上似乎有几个好手，礼数已到，不理他们，冲下去罢！”张翠山点了点头，吩咐船家只管开船。慢慢驶近那六艘小船时，俞莲舟提起那四个汉子，拍开他们身上穴道，掷了过去。但说也奇怪，对方舟中固然没人出声，岸上那十余个黑农人也是悄无声息，竟如个个都是哑巴一般。那四个潜水的汉子钻入舱中，不再现身。

座船刚和六艘小船并行，便要掠舟而过之时，一艘小舟上的一名桨手突然右手扬了两下，砰砰两声，木屑纷飞，座船船舵已然炸毁，船身登时横了过来。原来那桨手掷出的是两枚渔家炸渔用的渔炮，只是制得特大，多装火药，因此炸力甚强。

俞莲舟不动声色，轻轻跃上了对方小舟，他艺高人胆大，仍是一双空手。

小舟上的桨手手持木桨，眼望前面，对他跃上船来竟是毫不理会。俞莲舟喝道：“是谁掷的渔炮？”那桨手术然不答。俞莲舟抢进舱去，只见舱牛对坐着两个汉子，见他进舱，仍是一动不动，丝毫不现迎敌之意。俞莲舟一把揪住他的头颈，提了起来，喝道：“你们瓢把子呢？”那人闭目不答。俞莲舟是武林一流高手身分，不愿以武力逼问，当即回到后梢，只见张翠山和殷素素已抱着无忌过来小舟。

俞莲舟夺过木桨，逆水上划。只划得几下，殷素素叫道：“毛贼放水！”但见船舱中水涌上来。原来小舟中各人拔开舱底木塞，放水入船。俞莲舟跃到第二艘船时，见舟中也已小半船水。他回头说道：“五弟，既是非要咱们上岸不可，那就上去罢！”那六艘小舟显是事先安排好了，作为请客上岸的跳板。三人带同无忌，跃上岸去。

岸上十余名蒙着脸的黑衣汉子早就排成了个半圆形，将四人围在弧形之内。这十余人手中所持大都均是长剑，另一小半或持双刀，或握软鞭，没有一个使沉重兵刃。

俞莲舟抱臂而立，自左而右的扫视一遍，神色冷然，并不说话。

中间一个黑衣汉子右手一摆，众人忽地两旁分开，各人微微躬身，手中兵器刃尖向地，抱拳行礼，让出路来。俞莲舟还了一礼，昂然而过。这干人待俞莲舟走出圈子，忽地向中间一合，封住了道路，将张翠山等三人围住，青光闪烁，兵刃一齐挺起。

张翠山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各位原来冲着张某人而来。摆下这等大阵仗，可将张翠山忒也瞧得重了。”中间那黑衣汉子微一迟疑，垂下剑尖，又让开了道路，张翠山道：“素素，你先走！”

殷素素抱着无忌正要走出，猛地里风声响动，五柄长剑一齐指住了无忌。殷素素吃了一惊急忙倒退。那五人跟着踏步面前，剑尖不住颤动，始终不离无忌身周尺许。

俞莲舟双足一点，倏地从人丛之外飞越而入，双手连拍四下，每一记都拍在黑衣人的手腕之上，四柄指着无忌的长剑一一飞入半空。这四下拍击出手奇快，四柄长剑竟似同时飞上。他左手跟着反手擒拿，抓住了第五人的手腕，中指顺势点了那人腕上穴道，但觉着手处柔软滑腻，似是女子之手，急忙放开。那人手腕麻痹，当的一声，长剑落地。

那五人长剑脱手，急忙退开。月光下青光闪动，又是两柄长剑刺了过来，但见剑刃平刺，锋口向着左右，每人使的都是一招“大漠平沙”，但剑势不劲，似无伤人之意。

俞莲舟心道：“昆仑剑法！原来是昆仑派的！”待剑尖离胸将近三寸，突然胸口一缩，双臂回环，左手食指和右手食指同时击在剑刃的平面上。

这两下敲击中使上了武当心法，照理对方长剑非出手不可，岂知手指和剑刃相触，陡觉剑刃上传出一股柔劲，竟将他这一击之力化解了一小半，长剑并未脱手。但那二人终究抵挡不住，腾腾腾退出三步。一人站立不定，摔倒在地，另一人“啊哟”一声，吐出一口鲜血。

自六艘小舟横江以来，对方始终没一人出过声，这时“啊哟”一声惊呼，声音柔脆，听得出是女子口音。

中间那黑衣人左于—摆，各人转身便走，顷刻间消失在灌木之后。但见这干人大半身材苗条，显是穿了男装的女子。俞莲舟朗声道：“俞二、张五

多多拜上铁琴先生，请恕无礼之罪。”那些黑衣人并不答话，隐隐听得有人轻声一笑，仍是女子之声。

殷素素将无忌放下地来，紧紧握住他手，说道：“这些大半是女子啊。二伯，她们都是昆仑派的么？”俞莲舟道：“不，是峨眉派的。”张翠山奇道：“峨眉派的？你怎说多多拜上‘铁琴先生’？”

俞莲舟叹道：“她们自始至终不出一声，脸上又以黑帕蒙住，那自是不肯以真面目来示人了。五剑指住无忌，那是昆仑派的‘寒梅剑阵’。两人平剑刺我，又使昆仑派的‘大漠平沙’。她们既然冒充昆仑派，我便将错就错，提一提昆仑的掌门铁琴先生何太冲。”

殷素素道：“你怎知她们是峨眉派的？认出了人么？”

俞莲舟道：“不，这些人功力都不算深，想是当今峨眉掌门灭绝师太的徒孙一辈，或许是她的小弟子，我并不认得。但她们以柔劲化解我指击剑刃的功夫，确是峨眉心法。要学别派的数招阵式不难，但一使到内劲，真相就瞒不住了。”

张翠山点头道：“二哥以指击剑，她们还是撒剑的好，受伤倒轻。峨眉派的内功本是极好的，只是未有适当功力便贸然运使，遇上高手，不免要吃大亏。二哥倘若真将她们当作敌人，这两个女娃娃早就尸横就地了。可是峨眉派跟咱们向来是客客气气的啊。”

俞莲舟道：“恩师少年之时，受过峨眉派祖师郭襄女侠的好处，因此他老人家谆谆告诫，决不可得罪了峨眉门下弟子，以保昔年的香火之情。我以指击剑，发觉到对方内劲不对时，收势已然不及，终于伤了二人。虽然这是无心之失，总是违了恩师的训示。”

殷素素笑道：“好在你最后说是向铁琴先生请罪，不算是正面得罪了峨眉派。”

这时他们的座船早已顺水向下游，影踪不见。六艘小船均已沉没，舟中桨手湿淋淋的一个个爬上岸来。殷素素道，“这些都是峨眉派的么？”俞莲舟低声道：“多半是巢湖的粮船帮。”殷素素望了一眼地下明晃晃的五柄长剑，俯身想拾起瞧瞧。俞莲舟道：“别动她们的兵刃，倘若剑上刻得有名字，咱们以后便无法假作不知。这就走罢！”殷素素这时对这位二伯敬服得五体投地，应道：“是！”携了无忌之手，走向江岸大道。

经过一丛灌木，只见数丈外的一株大柳树上系着三匹健马。无忌喜呼起来：“有马，有马！”他在冰火岛上从未见过马匹，来到中土后，一直想骑一骑马，只是一路乘船，始终未得其便。

四人走近马匹，见柳树上钉着一张纸。张翠山取下看时，见纸上写道：“敬奉坐骑三匹，以谢毁舟之罪。”字是炭条写的，仓卒之际，字迹甚是潦草，笔致柔软，显是女子手笔。殷素素笑道：“峨眉派姑娘们画眉用的炭笔，今日用来写字条给武当大侠。”俞莲舟道：“她们倒也客气得很。”于是解下马匹，三人分别乘坐。无忌坐在母亲身前，大是兴奋。

张翠山道：“反正咱们形迹已露，坐船骑马都是一般。”俞莲舟道：“不错。前边道上必定尚有波折，倘若迫不得已要出手，下手千万不可重了。”他适才无意间伤了两名峨眉门下弟子，心下耿耿不安。

殷素素好生惭愧，心想：“二伯只不过下手重了一些，本意亦非伤人，只是逼对方撒剑，她们自行硬挺，这才受伤。比之我当年肆意杀了这许多少林人，过错之轻重，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。一身作事一身当，以后不可再

让二伯为难。”说道：“二伯，这干人全是冲着我夫妇而来。对你可恭敬得很。前面要是再有阻拦，由弟妹打发便是，倘真不行，再请你出手相援。”俞莲舟道：“你这话可见外了。咱兄弟同生共死，分甚么彼此？”

殷素素不便再说，问道，“他们明知二伯跟我夫妇在一起，怎地只派些年轻的弟子来拦截？”俞莲舟道：“想是事急之际，不及调动人手。”

张翠山见了适才峨嵋派众女的所为，料是为了寻问谢逊的下落而来，说道：“原来义兄跟峨嵋派也结下了梁子，我在冰火岛上却没听他说起过。”

俞莲舟叹道：“峨嵋派门规极严，派中又大多是女弟子。灭绝师太自来不许女弟子们随便行走江湖。这次峨嵋派竟然也跟天鹰教为难，我们当时颇感诧异，直到最近方始明白了其中缘故，原来河南开封金瓜锤方评方老英雄有一晚突然被害，墙上留下了‘杀人者混元霹雳手成昆也’十一个血字。”殷素素问道：

“那方评是峨嵋派的么？”俞莲舟道，“不是。灭绝师太俗家姓方，那方老英雄是灭绝师太的亲哥哥。”张翠山和殷素素同时“哦”的一声。

无忌忽然问道：“二伯，那方老英雄是好人还是坏人？”俞莲舟道：“听说方老英雄种田读书，从不和人交往。自然不是坏人。”无忌道：“唉，义父这般胡乱杀人，那就不该了。”俞莲舟大喜，轻舒猿臂，将他从殷素素身前抱了过来，抚着他头，说值：“孩子，你知道不能胡乱杀人，二伯很是喜欢。人死不能复生，便是罪孽深重、穷凶极恶之辈，也不能随便下手杀他，须得让他有一条悔改之路。”

无忌道：“二伯，我求你一件事。”俞莲舟道：“甚么？”无忌道：“倘若他们找到了义父，你叫他们别杀他。因为义父眼睛瞎了，打他们不过。”俞莲舟沉吟半晌，道：“这件事我答允不了。但我自己决计不杀他便是。”无忌呆呆不语，眼中垂下泪来。

天明时四人到了一个市镇，在客店中睡了半日，午后又再赶路。有时殷素素和丈夫共乘一骑，让无忌一试控缰驰骋之乐。无忌是孩子心情，骑了一会马，为谢逊担忧的心事也便淡忘了。

一路无话，不一日过了汉口。这天午后将到安陆，忽见大路上有十余名客商急奔下来，见了俞莲舟等四人，急忙摇手，叫道：“快回头，快回头，前面有鞑子兵杀人掳掠。”一人对殷素素道：“你这娘子忒也大胆，碰到了鞑子兵可不是好玩的。”

俞莲舟道：“有多少鞑子。”一人道：“十来个，凶恶得紧哩。”说着便向东逃窜而去。

武当七侠生平最恨的是元兵残害良民。张三丰平素督训甚严，门人不许轻易和人动手，但若遇到元兵肆虐作恶，对之下手却不必容情。因此武当七侠若是遇上大队元兵，只有走避，若见少数元兵行凶，往往便下手除去。俞张二人听说只有十来名元兵，心想正好为民除害，便纵马迎了上去。

行出三里，果听得前面有惨呼之声。张翠山一马当先，但见十余名元兵手执钢刀长矛，正拦住了数十个百姓大肆残暴。地下鲜血淋漓，已有七八个百姓身首异处。只见一名元兵提起一个三四岁的孩子，用力一脚，将他高高踢起，那孩子在半空中大声惨呼，落下来时另一个元兵又挥足踢上，将他如同皮球踢来踢去。只踢得几脚，那孩子早没了声息，已然毙命。张翠山怒极，从马背上飞跃而起，人未落地，砰的一拳，已击在一名伸脚欲踢孩子的元兵胸口。那元兵哼也没哼一声，软瘫在地。另一名元兵挺起长矛，往张翠山背

心刺到。

无忌惊叫：“爹爹小心！”张翠山回过身来，笑道：“你瞧爹爹打鞑子兵。”但见长矛离胸口已不到半尺，左手倏地翻转，抓住矛杆，跟着向前一送，矛柄撞在那元兵胸口。那元兵大叫一声，翻倒在地，眼见不活了。

众元兵见张翠山如此勇猛，发一声喊，四下里围了上来。殷素素纵身下马，抢过元兵手中长刀，砍翻了两个。众元兵见势头不对，落荒逃窜，但这些元兵凶恶成性，便在逃走之时，还是挥刀乱杀百姓。俞莲舟大怒，叫道：“别让鞑子走了。”急奔向西，拦住四名元兵的去路。张翠山和殷素素也分头拦截。三人均知元兵虽然凶恶，武功却是平常，无忌比他们要强得多，不用分心照顾。

无忌跳下马来，见二伯和父母纵跃如飞，拍手叫道：“好，好！”突然之间，那名被张翠山用矛杆撞晕的元兵霍地跃起，伸臂抱住了无忌，翻身跃上马背，纵马疾驰。

俞莲舟和张翠山夫妇大惊，齐声呼喊，发足追赶。俞莲舟两个起落，已奔到马后，左手拍出一掌，身随掌起，按到了那元兵后心。那元兵竟不回头，倏地反击一掌。波的一声响，双掌相交，俞莲舟只觉对方掌力犹如排山倒海相似，一股极阴寒的内力冲将过来，霎时间全身寒冷透骨，身子晃了几下，倒退了三步。

那元兵的坐骑也吃不住俞莲舟这一掌的震力，前足突然跪地。那元兵抱着无忌，顺势向前一跃，已纵出丈余，展开轻身功夫，顷刻间已奔出十余丈。

张翠山跟着追到，见二哥脸色苍白，受伤竟是不轻，急忙扶住。

殷素素心系爱子，没命的追赶，但那元兵轻身功夫极高，越追越远，到后来只见远处大道上一个黑点，转了一个弯，再也瞧不到了。殷素素怎肯死心，只是疾追。她不再想到这元兵既能掌伤俞莲舟，自己便算追上了，也决非他的敌手，心中只是一个念头道：“便是性命不保，也要将无忌夺回。”

俞莲舟低声道：“快叫弟妹回来，从长……从长计议。”张翠山挺起长矛，刺死了身前的两名元兵，问道：“伤得怎样？”俞莲舟道，“不碍事，先……先将弟妹叫回来要紧。”张翠山生怕剩下的元兵之中尚有好手在内，自己一走开，他们便过来向俞莲舟下手，当下四下里追逐，一个个的尽数搠死，这才拉住一匹马来，上马向西追去。

赶出数里，只见殷素素兀自狂奔，但脚步蹒跚，显已筋疲力尽。张翠山俯身将她抱上马鞍。殷素素手指前面，哭道：“不见了，追不到啦，追不到啦。”双眼一翻，晕了过去。

张翠山终是挂念俞莲舟的安危，心道：“该当先顾二哥，再顾无忌。”勒转马头，奔了回来，见俞莲舟正闭目打坐，调匀气息。

过了一会，殷素素悠悠醒转，叫道：“无忌，无忌！”俞莲舟惨白的脸色也渐渐红润，睁开眼来，低声道：“好厉害的掌力！”

张翠山听师兄开口说话，知道生命已然无碍，这才放心，但仍是不敢跟他言语。俞莲舟缓缓站起身来，低声道：“无影无踪了罢？”殷素素哭道：“二伯，怎……怎么是好？”俞莲舟道：“你放心，无忌没事。这人武功高得很，决不会伤害小孩。”殷素素道：“可是……可是他掳了无忌去啦。”

俞莲舟点了点头，左手扶着张翠山肩头，闭目沉思，隔了好一会，睁眼说道：“我想不出那人是何门派，咱们上山去问师父。”殷素素大急，说道：“二伯，怎生想个法儿，先行夺回无忌才是，那人是何门派，不妨日后再问。”

俞莲舟摇了摇头。

张翠山道：“素素，眼下二哥身受重伤，那人武功又如此高强，咱们便寻到了他，也是无可奈何。”殷素素急道：“难道便……便罢了不成？”张翠山道：“不用咱们去寻他，他自会来寻咱们。”

殷素素原甚聪明，只因爱子被掳这才惊惶失措，这时一怔之下，已然明白。那元兵武功如此了得，连俞莲舟也给他一掌震伤，自然是假扮的。他打伤俞莲舟后，若要取他夫妇二人性命绝非难事，但只将无忌掳去，用意自在逼问谢逊的下落。当时张翠山长矛随手一撞，那人便假装昏晕，其时三人谁也没留心他的身形相貌，此刻回想起来，那人依稀是满腮虬须，和寻常的元兵也没甚么分别。

当下张翠山将师兄抱上马背，自己拉着马缰，三骑马缓缓而行。到了安陆，找一家小客店歇了。张翠山吩咐店伴送来饭菜后，就此闭门不出，生怕遇上元兵，又生事端。

他三人在途中杀死了这十余名元兵后，料知大队元兵过得数日便会来大举残杀劫掠，报复泄忿，附近百姓不知将有多少遭殃。但当时遇到这等不平之事，在势又不能袖手不顾。这正是亡国之惨，莽莽神州，人人均在劫难之中。

俞莲舟潜运内力，在周身穴道流转疗伤。张翠山坐在一旁守护。殷素素倚在椅上，却又怎睡得着？到得中夜，俞莲舟站起身来，在室中缓缓走了三转，舒展筋骨，说道：“五弟，我一生之中，除了恩师之外，从未遇到过如此高手。”

殷素素终是记挂爱儿，说道：“他掳去无忌，定是要逼问义兄的下落，不知无忌肯不肯说。”张翠山昂然道：“无忌倘若说了出来，还能是我们的孩儿么？”殷素素道：“对！他一定不会说的。”突然之间，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张翠山忙问：“怎么啦？”殷素素硬咽道：“无忌不说，那恶贼……那恶贼定会逼他打他，说不定还会用……用毒刑。”

俞莲舟叹了口气。张翠山道：“玉不琢，不成器，让这孩子经历些艰难困苦，未必没有好处。”他话是这么说，但想到爱子此时不免宛转呻吟，正在忍受极大的痛楚，又是不胜悲愤怜惜。然而倘若他这时正平平安安的睡着呢？那定已将谢逊的下落说了出来，如此忘恩负义，却比挨受毒刑又坏得多。张翠山心想：“宁可他即刻死了，也胜于做无义小人。”转眼望了妻子一眼，只见她目光中流露出哀苦乞怜的神色，蓦地一惊：“那恶贼倘若赶来，以无忌的性命相胁，说不定素素便要屈服。”说道：“二哥，你好些了么？”

他师兄弟自幼同门学艺，一句话一个眼色之间，往往便可心意相通。俞莲舟一瞧他夫妇二人的神色，已明白张翠山的用意，说道：“好，咱们连夜赶路。”

三人乘黑绕道，尽拣荒僻小路而行。三人最害怕的，倒不是那人追来下手杀了自己，而是怕他在自己眼前，将诸般惨酷手段加于无忌之身。

如此朝宿宵行，差幸一路无事。但殷素素心悬爱子，山中夜骑，又受了风露，忽然生起病来，张翠山雇了两辆骡车，让俞莲舟和殷素素分别乘坐，自己骑马在旁护送。这日过了襄阳，到太平店镇上一家客店投宿。

张翠山安顿好了师兄，正要回自己房去，忽然一条汉子掀开门帘，闯进房来。这汉子身穿青布短衫裤，手提马鞭，打扮似是个赶脚的车夫。他向俞张二人瞪了一眼，冷笑一声，转身便走。张翠山知他不怀好意，心下恼他无

礼，眼见那汉子摔下门帘荡向身前，左手抓住门帘，暗运内劲，向外送出。门帘的下摆飞了起来，拍的一声，结结实实打在他背心。

那汉子身子一晃，跌了个狗吃屎，爬起身来，喝道：“武当派的小贼，死到临头，还逞凶！”口中这般说，脚下却不敢有丝毫停留，径往外走，但步履踉跄，适才吃门帘这么一击，受创竟是不轻。

俞莲舟瞧在眼里，并不说话。到得傍晚，张翠山道：“二哥，咱们动身罢！”俞莲舟道：“不，今晚不走，明天一早再走。”张翠山微一转念，已明白了他的心意，登时豪气勃发，说道：“不错！此处离本山已不过两日之程。咱师兄弟再不济，也不能堕了师门的威风。在武当山脚下，兀自朝宿晚行的赶路避人，那算甚么话？”

俞莲舟微笑道：“反正行藏已露，且瞧瞧武当派的弟子如何死到临头。”

当下两人一起走到张翠山房中，并肩坐在炕上，闭目打坐。这一晚纸窗之外，屋顶之上，总有七八人未来去去的窥伺，但再也不敢进房滋扰了。殷素素昏昏沉沉的睡着。俞张二人也不去理会屋外敌人。

次日用过早饭后动身。俞莲舟坐在骡车之中，叫车夫去了车厢的四壁，四边空荡荡的，便于观看。

只走出太平店镇甸数里，便有三乘马自东追了上来，跟在骡车之后，相距十余丈，不即不离的蹑着。再走数里，只见前面四名骑者候在道旁，待俞莲舟一行过去，四乘马便跟在后面。数里之后，又有四乘马加入，前后已共有十一人。赶车的惊慌起来，悄声对张翠山道：“客官，这些人路道不正，遮莫是强人？须得小心在意。”张翠山点了点头。

在中午打尖之处，又多了六人。这些人打扮各不相同，有的衣饰富丽，有的却似贩夫走卒，但人人身上均带兵刃。一千人只声不出，听不出口音，但大都身材瘦小、肤色黝黑，似乎来自南方。到得午后，已增到二十一人。有几个大胆的纵马逼近，到距骡车两三丈处这才勒马不前。俞莲舟在车中只管闭目养神，正眼也不瞧他们一下。

傍晚时分，迎面两乘马奔了下来。当先乘者是个长须老者，空着双手。第二骑的乘者却是个艳装少妇，左手提着一对双刀。两骑马停在大道正中，挡住了去路。

张翠山强抑怒气，在马背上抱拳说道：“武当山俞二、张五这厢有礼，请问老爷子尊姓大名。”那老者皮笑肉不笑的说道：“金毛狮王谢逊在哪里？你只须说了出来，我们决不跟武当弟子为难。”张翠山道：“此事在下不敢作主，须得先向师尊请示。”

那老者道：“俞二受伤，张五落单。你孤身一人，不是我们这许多人的敌手。”说着伸手腰间，取出一对判官笔来，判官笔的笔尖铸作蛇头之形。

张翠山外号“银钩铁划”，右手使判官笔，于武林中使判官笔的点穴名家无一不知，一见这对蛇头双笔，心中一凛。他当年曾听师父说过，高丽有一派使判官笔的，笔头铸作蛇形，其招数和点穴手法和中土大不相同，大抵是取蛇毒的阴柔毒辣之性，招术滑溜狠恶，这一派叫做“青龙派”，派中出名的高手只记得姓泉，名字叫甚么却连师父也不知道，于是抱拳说道：“前辈是高丽青龙派的么？不知跟泉老爷子如何称呼？”

那老者微微一惊，心想：“瞧你也不过三十来岁年纪，却恁地见识广博，竟知道我的来历。”这老者便是高丽青龙派的掌门人，名叫泉建男，是岭南“三江帮”帮主卑词厚礼的从高丽聘请而来。他到中土未久，从未出过手，

想不到一露面便给张翠山识破，当下蛇头双笔一摆，说道：“老夫便是泉建男。”

张翠山道：“高丽青龙派跟中土武林向无交往，不知武当派如何得罪了泉老英雄，还请明示。”泉建男又是皮笑肉不笑的脸上肌肉一动，说道：“老夫跟阁下无冤无仇，我们高丽人也知道中原有个武当派，武当七侠是行侠仗义的好男子。老夫只请问阁下一句话：金毛狮王谢逊躲在哪里？”

他这番话虽不算无礼，但词锋咄咄逼人，同时判官笔这么一摆，跟在骡车之后的人众便四下分散，团团围了上来，显是若不明言谢逊的下落，便只有动武之一途。

张翠山道：“倘若在下不愿说呢？”泉建男道：“张五侠武艺了得，我们人数虽多，自量也留你不住。但俞二侠身上负伤、尊夫人正在病中，我们有此良机，只好乘人之危，要将两位留下。张五侠自己就请便罢，”他说中国话咬字不准，声音尖锐，听来倍加刺耳。

张五侠听他说得这般无耻，“乘人之危”四个字自己先说了出来，说道：“好，既是如此，在下便领教领教高丽武学的高招。倘若泉老英雄让得在下一招半式，那便如何？”

泉建男笑道：“如果我输了，大伙儿便一拥而上，我们可不讲究甚么单打独斗那一套。倘若武当派人多，你们也可倚多为胜啊。从前中国隋场帝、唐太宗、唐高宗侵我高丽，哪次不是以数十万大军攻我数万兵马？自来相斗，总是人多的占便宜。”

张翠山心知今日之事多说无益，若能将他擒住作为要胁，当可逼得他手下人众不敢侵犯二哥和素素，于是身形一起，轻飘飘的落下马背，左足着地，左手已握住烂银虎头钩，右手握着镔铁判官笔；说道：“你是客人，请进招罢！”他原来的判官笔十年前失落于大海之中，现在手中这枝在兵器铺中新购未久，尺寸分量虽不甚就手，却也可将就用得。

泉建男也跃下马来，双笔互击，铮的一声，右笔虚点，左笔尚未递出，身子已绕到张翠山侧方。张翠山寻思：“今日我是为义兄的安危而战，素素跟我夫妇一体，她和义兄也有金兰之谊，为他丧命，那也罢了。但二哥跟义兄不相识，若为了义兄而使二哥蒙受耻辱，那可万万不该。”见泉建男右手蛇头笔点到，伸钩一格，手上只使了二成力。钩笔相交，他身子微微一晃。

泉建男大喜，心想：“三江帮那批人把武当七侠吹上了天去，却也不过如此。想是中原武人要面子，将本国人士说得加倍厉害些。”当下左手笔跟着三招递出。张翠山左支右继，勉力挡架，便还得一钩一笔，也是虚软乏劲。泉建男心想今日将武当七侠中的张五侠收拾下来，这番来到中土可说一战成名，当下双笔飞舞，招招向张翠山的要害点去。

张翠山将门户守得极是严密，凝神细看对方的招数，但见他出招轻灵，笔上颇有韧力，所点穴道偏重下三路及背心，和中土各派点穴名手的武功果然大不相同。再斗一阵，见他左手判官笔所点，都是背心自“灵台穴”以下的各穴，自灵台、至阳、筋缩、中枢、脊中、悬枢、命门、阳关、腰俞、以至尾闾骨处的长强穴；右手判官笔所点，则是腰腿上各穴，自五枢、维道、环跳、风市、中读以至小腿上的阳陵穴。张翠山心下了然，他左手笔专点“督脉诸穴”，右手笔专点“足少阳胆经诸穴”，看似繁复，其实大有理路可寻，暗想：“当年师父曾说，高丽青龙派的点穴功夫专走偏门，虽然狠辣，并不足畏。今日一见，果是如此。”他一摸清对方招式，银钩铁笔虽然上下挥舞，

其实装模作样，只须护住督脉诸穴及足少阳胆经诸穴，其余身上穴道，不必理会。

泉建男愈斗精神愈长，大声吆喝，威风凛凛。张翠山心道：“凭着这点儿武功，居然也到武当山脚下来撒野！”突然间左手银钩使招“龙”字诀中的一钩，嗤的一响，钩中了泉建男右腿的风市穴。泉建男“啊”的一声，右腿跪地。张翠山右手笔电光石火般连连颤动，自他灵台穴一路顺势直下，使的是“锋”字诀中最后一笔的一直，便如书法中的颤笔，至阳、筋缩、中枢、脊中……至长强，在他“督脉”的每一处穴道上都点了一下。

这一笔下来，疾如星火，气吞牛斗，泉建男哪里还能动弹？这一笔所点各穴，正是他毕生所钻研的诸处穴道，暗想：“罢了，罢了！对方纵是泥塑木雕，我也不能一口气连点他十处穴道。我便要做他徒弟也差得远了。”

张翠山银钩钩尖指住泉建男咽喉，喝道：“各位且请退开！在下请泉老英雄送到武当山脚下，便解他穴道放还！”心想这些人看来都是他的属下，定当心有所忌，就此退开。

岂知那艳装少妇举起双刀，叫道：“并肩子齐上，把骡车扣了。”张翠山喝道：“谁敢上来，我先将这入毙了！”那少妇冷笑一声，叫道：“大伙儿上啊！”纵马舞刀冲上，竟丝毫没将泉建

男放在心上。原来这少妇是三江帮中的一名舵主，他们这次大举出动，用意是劫持俞莲舟和殷素素，逼问谢逊的下落。泉建男不过是三江帮的客卿，既不能为本帮效力，则死于敌手，也无足惜。

张翠山吃了一惊，看来便是杀了泉建男仍是无济于事，只见六七名汉子抢到殷素素车前，六七名汉子抢到俞莲舟车前，只有少数几人和那少妇围住了自己，正没做理会处，俞莲舟忽然朗声道：“六弟，出来把这些人收拾了罢！”

张翠山一愕：“二哥摆空城什么？”忽听得半空中一声清啸，一人叫道：“是！五哥，你好啊，想煞小弟了。”数丈外的一株大树上纵落一条人影，长剑颤动，走向前来，正是六侠殷梨亭到了。张翠山喜出望外，大叫：“六弟，你好！”

三江帮中早分出数人上前截拦，只听得啊哟啊哟、叮叮当当之声不绝，每人手腕的“神门”穴上一一中剑，一一撒下兵刃。这“神门穴”在手掌后锐骨之端，中剑之后，手掌再也使不出半点力道。殷梨亭不疾不徐的漫步扬长而来，遇有敌人上前阻挡，他长剑一颤，呛啷一声，便有一件兵刃落地。那少妇回身喝道：“你是武当……”呛啷、呛啷两声，她双手各执一刀，双刀落地时便有两下声响。

张翠山大喜，说道：“师父的‘神门十三剑’创制成功了。”原来这“神门十三剑”共有一十三记招数，每记招式各不相同，但所刺之处，全是敌人手腕的“神门穴”。张翠山十年前离武当之时，张三丰甫有此意，和弟子们商量过几次，但许多艰难之处并未想通。此时殷梨亭使将出来，三江帮的硬手竟没人能抵挡得一招。张翠山只看得心旷神怡，但见殷梨亭每一剑刺出，无不精妙绝伦，只使了五六记招式，“神门十三剑”尚未使到一半，三江帮帮众已有十余人手腕中剑，撒下了兵刃。

那少妇叫道：“散水，散水！松人啊！”帮众有的骑马逃走，有的不及上马，便此转身急奔。张翠山拍开泉建男身上穴道，拾起蛇头双笔，插在他腰间。泉建男满面羞惭，落荒而去，竟不和三江帮帮众同行。

殷梨亭还剑入鞘，紧紧握住了张翠山的手，喜道：“五哥，我想得你好苦！”张翠山笑道：“六弟，你长高了。”他二人分别之时，殷梨亭还只十八岁，十年不见，已自瘦瘦小小的少年变为长身玉立的青年。当下张翠山携着殷梨亭的手，去和妻子相见。

殷素素病得沉重，点头笑了笑，低声叫了声：“六弟！”殷梨亭笑道：“五嫂也姓殷，那好极了，不但是我嫂子，还是我姊姊。”

张翠山道：“究是二哥了得。你躲在那大树之上，我一直不知，二哥却早瞧见了。”

殷梨亭当下说起赶来应援的情由。

原来四侠张松溪下山采办师父百岁大寿应用的物事，见到两名江湖人物鬼鬼祟祟，路道不正，心下起疑：“我武当派威震天下，难道还有甚么大胆之徒到我武当山来捋虎须？”于是暗中蹑着，偷听两人说话，才知张翠山从海外归来，已和二哥俞莲舟会合，“三江帮”和“五凤刀”都想截拦，逼问谢逊的下落。张松溪大喜过望，匆匆回山，其时山上只殷梨亭一人，两人便分头赴援，均想：有俞二、张五在一起，那些小小的帮会门派徒然自取其辱，怎能奈何得他二人。只是他们急于和张翠山相会，早见一刻好一刻，这才迎接出来。至于俞莲舟已然受伤之事，那两个江湖人物并未说起，是以张殷二人并没知晓。张松溪去打发“五凤刀”门中派来的两个好手。这三江帮一路，便由殷梨亭逐走。

俞莲舟叹道：“若非四弟机警，今日咱武当派说不定要丢个大人。”张翠山愧道：“单凭小弟一人之力，保护不了二哥。唉，离师十年，小弟和各位兄弟实在差得太远了。”殷梨亭笑道：“五哥说哪里话来？小弟就是不出手，三江帮那些家伙，五哥打发起来，还不是轻而易举？只不过你定然先顾二哥，说不定五嫂会受点儿惊吓。你适才打败那高丽老头儿的功夫，师父就没传授第二个。你这次回山，师父他老人家一欢喜，不知会有多少精妙的功夫传你，只怕你学也学不及呢。这‘神门十三剑’的招术，我便说给你听如何？”

他师兄弟情深，久别重逢，殷梨亭恨不得将十年所学的功夫，顷刻之间便尽数说给张翠山知道。两人并肩而行，殷梨亭又比又划，说个不停。

当晚四人在仙人渡客店中歇宿，殷梨亭便要和张翠山同榻而卧。张翠山也真喜欢这个小师弟，见他虽是又高又大，还是跟从前一般对己依恋。武当七侠中虽是莫声谷年纪最小，但自幼便少年老成，反而殷梨亭显得远比弟弟稚嫩。张翠山年纪跟他相差不远，一向对他也是照顾特多。

俞莲舟笑道：“五弟有了嫂子，你还道是十年之前么？五弟，你回来得正好，咱们喝了师父的寿酒之后，跟着便喝六弟的喜酒了。”张翠山大喜，鼓掌笑道：“妙极，妙极！新娘子是哪一位名门之女？”殷梨亭脸一红，忸怩着不说。

俞莲舟道：“便是汉阳金鞭纪老英雄的掌上明珠。”张翠山伸了伸舌头，笑道：“六弟若是顽皮，这金鞭当头砸将下来，可不是玩的。”俞莲舟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纪姑娘是使剑的。幸好那日江边蒙面的诸女之中，没纪姑娘在内。”张翠山一惊，道：“纪姑娘是峨嵋门下？”俞莲舟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咱们在江边的峨嵋诸女的武功平平，不会有纪姑娘在内。否则为了五弟妹，却得罪了六弟妹，人家可要怪我这二伯偏心了，咱们这位未过门的六弟妹人品既好，武功又佳，名门弟子，毕竟不凡，和六弟当真天生一对……”

他说到这里，忽然想起殷素素是邪教教主的女儿，自己这么称赞纪姑娘，只怕张翠山心有感触，正想乱以他语，忽听得一人走到房门口，说道：“俞爷，有几位爷们来拜访你老人家，说是你的朋友。”却是店小二的声音。

俞莲舟道，“谁啊？”店小二道：“一共六个人，说甚么‘五凤刀’门下的。”师兄弟三人都是一凛，心想张松溪去打发“五凤刀”一路的人马，怎地敌人反而找上门来了，难道张松溪有甚失闪？张翠山道：“我去瞧瞧。”他怕二哥受伤未愈，在店中跟敌人动手不甚妥善。俞莲舟却道：“请他们进来罢。”

一会儿进来了五个汉子、一个容貌俊秀的少妇。张翠山和殷梨亭空着双手，站在俞莲舟身侧戒备。却见这六人垂头丧气，脸有愧色，身上也没带兵刃，浑不像是前来生事的模样。领头一人头发花白，四十来岁年纪，恭恭敬敬地抱拳行礼，说道：“三位是武当俞二侠、张五侠、殷六侠？在下五凤刀门下弟子孟正鸿，请问三位安好。”

俞莲舟等三人拱手还礼，心下都暗自奇怪。俞莲舟道：“孟老师好，各位请坐。”

孟正鸿却不就坐，说道，“敝门向在山西河东，门派窄小，久仰武当山张真人和七侠的威名，当真是如雷贯耳，只是无缘拜见。今日到得武当山下，原该上山去叩见张真人，但听闻张真人百岁高龄，清居静修，我们粗鲁武人，也不敢冒昧去打扰他老人家的清神。三位回山后还请代为请安，便说山西五凤刀门下弟子，祝他老人家千秋康宁，福寿无疆。”

俞莲舟本因受伤未愈，坐在炕上，听他说到师父，忙扶着殷梨亭的肩头下炕，恭敬站立，说道：“不敢，不敢，在下这里谢过。”

孟正鸿又道：“我们僻处山西乡下，真如井底之蛙，见识浅陋，也不知天高地厚，竟然大胆妄为，擅自来到贵地。今蒙武当诸侠宽宏大量，反而解救我们的危难，在下感激不尽，今日特地赶来，一来谢恩，二来赔罪，万望三位大人不记小人过。”说着躬身下拜。

张翠山伸手扶住，说道：“孟老师不必多礼。”

孟正鸿嗫嗫嚅嚅，想说又不敢说。俞莲舟道：“孟老师有何吩咐，但说不妨。”孟正鸿道：“在下求俞二爷赏一句话，便说武当派不再见怪，我们回去好向师父交代。”俞莲舟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各位远自晋来鄂，想必是为了打听金毛狮王谢逊的下落，不知那金毛狮王跟贵门有何过节？”孟正鸿惨然道：“家兄孟正鹏惨死于谢逊的掌下。”

俞莲舟心中一震，说道：“我们实有不得已的苦衷，无法奉告那金毛狮王的下落，还须请孟老师和各位原谅。至于见怪云云，那是不必提起，见到尊师乌老爷子时，便说俞二、张五、殷六问好。”

孟正鸿道：“如此在下告辞。日后武当派如有差遣，只须传个信来，五凤刀门下虽然能力低微，但奔走之劳，决不敢辞。”说着和其余五人一齐抱拳行礼，转身出门。

那少妇突然回转，跪倒在地，低声道：“小妇人得保名节，全出武当诸侠之赐。小妇人有生之年，不敢忘了诸侠的大恩大德。”俞莲舟等三人不知其中原因，但听她说的是妇人名节之事，也不便多问，只得含糊谦逊了几句。那少妇拜了几拜，出门而去。

“五凤刀”六人刚走，门帘一掀，闪进一个人来，扑上来一把抱住了张翠山。

张翠山喜极而呼：“四哥！”进房之人正是张松溪。师兄弟相见，均是欢喜之极。张翠山道：“四哥，你足智多谋，竟能将五凤刀门下化敌为友，实是不易。”张松溪笑道：“那是机缘凑巧，你四哥也说不上有甚么功劳。”当下将经过情由说了出来。

原来那美貌少妇娘家姓乌，是五凤刀掌门人的第二女儿，她丈夫便是那孟正鸿。这一次六人同下湖北，访查谢逊的下落，途中遇上三江帮的舵主，说起武当派张翠山知晓谢逊的所在。那乌氏自幼娇生惯养，主张设计擒获张翠山逼问。孟正鸿向来畏妻如虎，但这一次却决计不从，他说武当子弟极是了得，不如依礼相求，对方如若不允，再想法子。那乌氏言道：“时机可遇不可求，若是放得张翠山上上了武当，他们师兄弟一会合，又有张三丰庇护，如何再能逼问？”两人言语不合，吵嘴起来。其余四人都是师弟师侄，也不敢作左右袒。

那乌氏怒道：“你这胆小鬼，是给你兄长报仇，又不是给我兄长报仇。哼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做事却没有半分担当，便是那张翠山将谢逊的下落跟你说了，你有胆子去找他么？嫁了你这胆小鬼，算是我一辈子于倒霉。”孟正鸿对娇妻忍让惯了，不敢再说，但要依乌氏之见，在途中客店暗下蒙汗药迷倒张翠山夫妇，却是坚决不肯。乌氏一怒之下，半夜里乘丈夫睡着，就此悄悄离去。

她是想独自下手，探到谢逊的下落，好臊一臊丈夫，哪知道这一切全给三江帮一名舵主瞧在眼中。他见乌氏美貌，起了歹心，暗中跟随其后，乌氏想使蒙汗药，反给他先下了迷药。不料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张松溪一直在监视五凤刀六人的动静，等到乌氏情势危急，这才出手相救，将那三江帮的舵主惩戒了一番逐走。张松溪也不说自己姓名，只说是武当派门下弟子。乌氏又惊又羞，回去和丈夫相见，说明情由。这一来，武当派成了本门的大恩人，夫妇俩齐来向俞莲舟等叩谢相救之德。张松溪待那六人去后才现身，以免乌氏羞惭。

张翠山听罢这番经过，叹道：“打发三江帮这行止不端之徒，虽非难事，但四哥行事处处给人留下余地，化敌为友，最合师父的心意。”

张松溪笑道：“十年不见，一见面就给四哥一顶高帽子戴戴。”

这一晚师兄弟四人联床夜话，长谈了一宵。张松溪虽然多智，但对那个假扮元兵掳去无忌、击伤俞莲舟的高手来历，也猜不出半点端倪。

次晨张松溪和殷素素会见了。五人缓缓而行，途中又宿了一晚，才上武当。

张翠山十年重来，回到自幼生长之地，想起即刻便可拜见师父，和大师哥、三师哥、七师弟相会，虽然妻病子散，却也是欢喜多于哀愁。

到得山上，只见观外系着八头健马，鞍辔鲜明，并非山上之物。张松溪道：“观中到了客人，咱们不忙相见，从边门进去罢。”当下张翠山扶着妻子，从边门进观。观中道人和侍役见张翠山无恙归来，无不欢天喜地。张翠山念着要去拜见师父，但服侍张三丰的道童说真人尚未开关，张翠山只得得到师父坐关的门外磕头，然后去见俞岱岩。

服侍俞岱岩的道童轻声道：“三师伯睡着了，要不要叫醒他？”张翠山摇了摇手，轻手轻脚走到房中。只见俞岱岩正自闭目沉睡，脸色惨白，双颊凹陷，十年前龙精虎猛的一条剽悍汉子，今日成了奄奄一息的病夫。张翠山看了一阵，忍不住掉下泪来。

张翠山在床边站立良久，拭泪走出，问小道童道：“你大师伯和七师叔呢？”小道童道：“在大厅会客。”张翠山走到后堂等候大师哥和七师弟，但等了老半天，客人始终不走。张翠山问送茶的道人道：“是甚么客人？”那道人道：“好像是保镖的。”

殷梨亭对这位久别重逢的五师兄很是依恋，刚离开他一会，便又过来陪伴，听得他在问客人的来历，说道：“是三个总镖头。金陵虎踞镖局的总镖头祁天彪，太原晋阳镖局的总镖头云鹤，还有一个是京师燕云镖局的总镖头官九佳。”

张翠山微微一惊，道：“这三位总镖头都来了？十年之前，普天下镖局中数他三位武功最强，名望最大，今日还是如此罢？他们同时来到山上，为了甚么？”殷梨亭笑道：“想是有甚么大镖丢了，劫镖的人来头大，这三个总镖头惹不起，只好来求大师兄。五哥，这几年大哥越来越爱做滥好人，江湖上遇到甚么疑难大事，往往便来请大哥出面。”

张翠山微笑道：“大哥佛面慈心，别人求到他，总肯帮人的忙。十年不见，不知大哥老了些没有？”他想到此处，想看一看大哥之心再也难以抑制，说道：“六弟，我到屏风后去瞧瞧大哥和七弟的模样。”走到屏风之后，悄悄向外张望。

只见宋远桥和莫声谷两人坐在下首主位陪客。宋远桥穿着道装，脸上神情冲淡恬和，一如往昔，相貌和十年之前竟无多大改变，只是鬓边微见花白，身子却肥胖了很多，想是中年发福。宋远桥并没出家，但因师父是道士，又住在道观之中，因此在武当山上时常作道家打扮，下山时才改换俗装。莫声谷却已长得魁梧奇伟，虽只二十来岁，却已长了满脸的浓髯，看上去比张翠山的年纪还大些。

只听得莫声谷大着嗓子说道，“我大师哥说一是一，说二是二，凭着宋远桥三字，难道三位还信不过么？”张翠山心想：“七弟粗豪的脾气竟是半点没改。不知他为了何事，又在跟人吵嘴？”转头向宾位上看去时，只见三人都是五十来岁年纪，一个气度威猛，一个高高瘦瘦，貌相清癯，坐在末座的却像是个病夫，甚是干枯。三人身后又有五个人垂手站立，想是那三人的弟子。只听那高身材的瘦子道：“宋大侠既这般说，我们怎敢不信，只不知张五侠何时归来，可能赐一个确期么？”

张翠山微微一惊：“原来这三人为我而来，想必又是来问我义兄的下落。”只听莫声谷道：“我们师兄弟七人，虽然本领微薄，但行侠仗义之事向来不敢后人，多承江湖上朋友推奖，赐了‘武当七侠’这个外号。这‘武当七侠’四个字，说来惭愧，我们原不敢当……”张翠山心道：“十年不见，七弟居然已如此能说会道，从前人家问他一句话，他要脸孔红上半天，才答得一句。十年之间，除了我和三哥，人人都是一日千里。”

只听莫声谷续道：“可是我们既然负了这个名头，上奉恩师严训，行事半步不敢差错。张五哥是武当七兄弟之一，他性子斯文和顺，我们七兄弟中，脾气数他最好。你们定要诬赖他杀了‘龙门镖局’满门，那是压根儿的胡说八道。”张翠山心中一寒：“原来为了龙门镖局都大锦的事。素闻大江以南，各镖局以金陵虎踞镖局马首是瞻，想是他们听到我从海外归来，于是虎踞镖局约了晋阳、燕云两家镖局的总镖头，上门问罪来啦。”

那气度威猛的大侠道：“武当七侠名头响亮，武林中谁不尊仰？莫七侠不用自己吹嘘，我们早已久闻大名，如雷贯耳。”

莫声谷听他出言讥嘲，脸色大变，说道：“祁总镖头到底意欲如何，不妨言明。”

那气度威猛的大汉便是虎踞镖局的总镖头祁天彪，朗声道：“武当七侠说一是一，说二是二，可难道少林派高僧便惯诳语么？少林僧人亲眼目睹，临安龙门镖局上下大小人等，尽数伤在张翠山张五侠——的手下。”他说道“张五侠”这个“侠”字时，声音拖得长长的，显是充满讥嘲之意。

殷梨亭只听得怒气勃发，这人出言嘲讽五哥，可比打他自己三记巴掌还要更令他气愤，便欲出去理论。张翠山一把拉住，摇了摇手。殷梨亭见他脸上满是痛苦为难之色，心下不明其理，暗道：“五哥的涵养功夫越来越好了，无怪师父常常赞他。”

莫声谷站起身来，大声道：“别说我五哥此刻尚未回山，便是已经回到武当，也只是这句话。莫某跟张翠山生死与共，他的事便是我的事。三位不分青红皂白，定要诬赖我五哥害了龙门镖局满门。好！这一切便全算是莫某干的。三位要替龙门镖局报仇，尽管往莫某身上招呼。我五哥不在此间，莫声谷便是张翠山，张翠山便是莫声谷。老实跟你说，莫某的武功智谋，远远不及我五哥，你们找上了我，算你们运气不坏。”

祁天彪大怒，霍地站起，大声道：“祁某今日到武当山来撒野，天下武学之士，人人要笑我班门弄斧，太过不自量力。可是都大锦都兄弟满门被害十年，沉冤始终未雪，祁某这口气终是咽不下去。反正武当派将龙门镖局七十余口也杀了，再饶上祁某一人又何妨？便是再饶上金陵虎踞镖局的九十余口，又有何妨？祁某今日血溅于武当山上，算是死得其所。我们上山之时，尊重张真人德高望重，不敢携带兵刃，祁某便在莫七侠拳脚之下领死。”说着大踏步走到厅心。

宋远桥先前一直没开口，这时见两人说僵了要动手，伸手拦住莫声谷，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三位来到敝处，翻来覆去，一口咬定是敝五师弟害了临安龙门镖局满门。好在敝师弟不久便可回山，三位暂忍一时，待见了敝师弟之面，再行分辨是非如何？”

那身形干枯，犹似病夫的燕云镖局总镖头官九佳说道：“祁总镖头且请坐下。张五侠既然尚未回山，此事终究不易了断，咱们不如拜见张真人，请他老人家金口明示，交代一句话下来。张真人是当今武林中的泰斗，天下英雄好汉，莫不敬仰，难到他老人家还会不分是非、包庇弟子么？”

他这几句话虽说得客气，但含意甚是厉害。莫声谷如何听不出来，当即说道：“家师闭关静修，尚未开关。再说，近年来我武当门中之事，均由我大哥处理。除了武林中真正大有名望的高人，家师极少见客。”言下之意是说你们想见我师父，身分可还够不上。

那高高瘦瘦的晋阳镖局总镖头云鹤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天下事也真有这般凑巧，刚好我们上山，尊师张真人便即闭关。可是龙门镖局七十余口的人命，却不是一闭关便能躲得过呢。”官九佳听他这几句话说得太重，忙使眼色制止。但莫声谷已自忍耐不住，大声喝道：“你说我师父是因为怕事才闭关吗？”云鹤冷笑一声，并不答话。

宋远桥虽然涵养极好，但听他辱及恩师，却也是忍不住有气，当着武当七侠之面，竟然有人言辞中对张三丰不敬，那是十余年来从未有过之事。他缓缓的道：“三位远来是客，我们不敢得罪，送客！”说着袍袖一拂，一股疾风随着这一拂之势卷出，祁天彪、云鹤、官九佳三人身前茶几上的三只茶

碗突然被风卷起，落在宋远桥身前的茶几之上。三只茶碗缓缓卷起，轻轻落下，落到茶几上时只托托几响，竟不溅出半点茶水。

祁天彪等三人当宋远桥衣袖挥出之时，被这一股看似柔和、实则力道强劲之极的袖风压在胸口，登时呼吸闭塞，喘不过气来，三人急运内功相抗，但那股袖风倏然而来，倏然而去，三人胸口重压陡消，波波三声巨响，都大声的喷了一口气出来。三人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心知宋远桥只须左手袖子跟着一挥，第二股袖风乘虚而入，自己所运的内息被逼得逆行倒冲，就算不立毙当场，也须身受重伤，内功损折大半，这一来，三个总镖头方知眼前这位冲淡谦和、恂恂儒雅的宋大侠，实是身负深不可测的绝艺。

张翠山在屏风后想起殷素素杀害龙门镖局满门之事，实感惶愧无地。待见到宋远桥这一下衣袖上所显得深厚功力，心下大为敬佩，寻思：“我武当派内功越练到后来，进境越快。我在王盘山之时，与义元年力相差极远，但到冰火岛分手，似乎已拉近了不少。当年义兄在洛阳想杀大师哥，自然抵挡不住。但义兄就算双眼不盲，此刻的武功却未必能胜过大师哥多少。再过十年，大师哥、二师哥便不会在我义兄之下。”

只见祁天彪抱拳说道：“多谢宋大侠手下留情，告辞！”宋远桥和莫声谷送到滴水檐前。祁天彪转身道：“两位请留步，不劳远送。”宋远桥道：“难得三位总镖头光降敝山，如何不送？改日在下当再赴京师、太原、金陵贵局回拜。”祁天彪道：“这个如何克当？”他领教了宋远桥的武功之后，觉得这位宋大侠虽然身负绝世武功，但言谈举止之中竟无半分骄气，心中对他甚是钦佩，初上山时那兴师问罪、复仇拚命的锐气已折了大半。

两人正在说客气话，祁天彪突见门外匆匆进来一个短小精悍、满脸英气的中年汉子。宋远桥：“四弟，来见过这三位朋友。”当下给祁天彪等三人引见了。

张松溪笑道：“三位来得正好，在下正有几件物事要交给各位。”说着递过三个小小包裹，每人交了一个。祁天彪问道：“那是甚么？”张松溪道：“此处拆开看不便，各位下山后再看罢。”

师兄弟三人直送到观门之外，方与三个总镖头作别。

莫声谷一待三人走远，急问：“四哥，五哥呢？他回山没有？”张松溪笑道：“你先进去见五弟，我和大哥在厅上等这三个镖客回来。”莫声谷叫道，“五哥在里面？这三个镖客还要回来，于么？”心下记挂着张翠山，不待张松溪说明情由，急奔入内。

莫声谷刚进内堂，果然祁天彪等三人匆匆回来，向宋远桥、张松溪纳头便拜。二人急忙还礼。云鹤道：“武当诸侠大恩大德，云某此刻方知。适才云某言语中冒犯张真人，当真是猪狗不如。”说着提起手来，左右开弓，在自己脸上辟辟拍拍的打了十几下，落手极重，只打得双颊红肿，兀自不停。宋远桥愕然不解，急忙拦阻。

张松溪道：“云总镖头乃是有志气的好男儿，那驱除鞑虏、还我河山的大愿，凡我中华好汉，无不同心。些些微劳，正是我辈分所当为，云总镖头何必如此？”

云鹤道：“云某老母幼子，满门性命，皆出诸侠之赐。云某浑浑噩噩，五年来一直睡在梦里。适才言辞不逊，两位若肯狠狠打我一顿，云某心中方得稍减不安。”

张松溪微笑道：“过去之事谁也休提。云总镖头刚才的言语，家师便是

亲耳听到了，心敬云总镖头的所作所为，也决不会放在心上。”但云鹤始终惶愧不安，深自痛责。

宋远桥不明其中之理，只顺口谦逊了几句，见祁天彪和宫九佳也不住口的道谢，但瞧张松溪的神色语气之间，对祁官二人并不怎么，对云鹤却甚是敬重亲热。三个总镖头定要到张三丰坐关的屋外磕头，又要去见莫声谷赔罪，张松溪一一辞谢，这才作别。

三人走后，张松溪叹了口气，道：“这三入虽对咱们心中感恩，可是龙门镖局的人命，他三人竟是一句不提。看来感恩只管感恩，那一场祸事，仍是消弭不了。”

宋远桥待问情由，只见张翠山从内堂奔将出来拜倒在地，叫道：“大哥，可想煞小弟了。”宋远桥是谦恭有礼之士，虽对同门师弟，又是久别重逢，心情激荡之下，仍是不失礼数，恭恭敬敬的拜倒还礼，说道：“五弟，你终于回来了。”

张翠山略述别来情由。莫声谷心急，便问：“五哥，那三个镖客无礼，定要诬赖你杀了临安龙门镖局满门，你也涵养忒好，怎地不出来教训他们一顿？”张翠山惨然长叹，道：“这中间的原委曲折，非一言可尽。我详告之后，还请众兄弟一同想个良策。”

殷梨亭道：“五哥放心，龙门镖局护送三哥不当，害得他一生残废，五哥便是真的杀了他镖局满门，也是兄弟情深，激于一时义愤……”

俞莲舟喝道：“六弟你胡说甚么？这话要是给师父听见了，不关你一个月黑房才怪。杀人全家老少，这般灭门绝户之事，我辈怎可做得？”

宋远桥等一齐望着张翠山。但见他神色甚是凄厉，过了半晌，说道：“龙门镖局的人，我一个也没杀。我不敢忘了师父的教训，没敢累了众兄弟的盛德。”

宋远桥等一听大喜，都舒了一口长气。他们虽决计不信张翠山会做这般狠毒惨事，但少林派众高僧既一口咬定是他所为，还说是亲眼目睹，而当三个总镖头上门问罪之时，他又不挺身而出，直斥其非，各人心中自不免稍有疑惑，这时听他这般说，无不放下一件大心事，均想：“这中间便有许多为难之处，但只要不是他杀的人，终能解说明白。”

当下莫声谷便问那三个镖客去而复返的情由。张松溪笑道：“这三个镖客之中，倒是那出言无礼的云鹤人品最好，他在晋陕一带名望甚高，暗中联络了山西、陕西的豪杰，献血为盟，要起义反抗蒙古鞑子。”宋远桥等一齐喝了声彩。

莫声谷道：“瞧不出他竟具这等胸襟，实是可敬可佩。四哥，你且莫说下去，等我归来再说……”说着急奔出门。

张松溪果然住口，向张翠山问些冰火岛的风物。当张翠山说到该地半年白昼、半年黑夜之时，四人尽皆骇异。张翠山道：“那地方东南西北也不大分得出来，太阳出来之处，也不能算是东方。”又说到海中冰山等等诸般奇事异物。

说话之间，莫声谷已奔了回来，说道：“我赶去向那云总镖头赔了个礼，说我佩服他是个铁铮铮的好男儿。”众人深知这个小师弟的直爽性子，也早料到他出去何事。莫声谷来往飞奔数里，丝毫不以为累，他既知云鹤是个好男儿，若不当面跟他尽释前嫌，言归于好，那便有几晚睡不着觉了。

殷梨亭道：“七弟，四哥的故事等着你不讲，可是五哥说的冰火岛上的

怪事，可更加好听。”莫声谷跳了起来，道：“啊，是吗？”张松溪道：“那云鹤一切筹划就绪……”莫声谷摇手道：“四哥，对不住，请你再等一会……”张翠山微笑道：“七弟总是不肯吃亏。”于是将冰火岛上一些奇事重述了一遍。莫声谷道：“奇怪，奇怪！四哥，这便请说了。”

张松溪道：“那云鹤一切筹划就绪，只待日子一到；便在太原、大同、汾阳三地同时举义，哪知与盟的众人之中竟有一名大叛徒，在举义前的三天，盗了加盟众人的名单，以及云鹤所写的举义策划书，去向蒙古鞑子告密。”

莫声谷拍腿叫道：“啊哟，那可糟了。”

张松溪道：“也是享有凑巧，那时我正在太原，有事要找那太原府知府晦气，半夜里见到那知府正和那叛徒窃窃私议，听到他们要如何一面密报朝廷，一面调兵遣将、将举义人等一网打尽。于是我跳进屋去，将那知府和叛徒杀了，取了加盟的名单和筹划书，回来南方。云鹤等一干人发觉名单和筹划书被盗，知道大事不好，不但义举不成，而且单上有名之人家家有灭门大祸，连夜送出讯息，叫各人远逃避难。但这时城门已闭，讯息送不出去，次日一早，因知府被戕，太原城闭城大索刺客。云鹤等人急得犹似热锅上蚂蚁一般，心想这一番自己固然难免满门抄斩，而晋陕二省更不知将有多少仁人义士被害。不料提心吊胆的等了数日，竟是安然无事，后来城中拿不到刺客，查得也慢慢松了，这件事竟不了了之。他们见那叛徒死在府衙之中，也料到是暗中有人相救，只是无论如何却想不到我身上。”

殷梨亭道：“你适才交给他的，便是那加盟名单和筹划书？”张松溪道：“正是。”

莫声谷道：“那宫九佳呢？四哥怎生帮了他一个大忙？”

张松溪道：“这宫九佳武功是好的，可是人品作为，决不能跟云总镖头相提并论。六年之前，他保镖到了云南，在昆明受一个大珠宝商之托，暗带一批价值六十万两银子的珠宝送往大都。但到了江西却出了事，在鄱阳湖边，宫九佳被鄱阳四义中的三义围攻，抢去了红货。宫九佳便是倾家荡产，也赔不起这批珠宝，何况他燕云镖局执北方镖局的牛耳，他招牌这么一砸，以后也不用做人了。他在客店中左思右想，竟便想自寻短见。

“鄱阳三义不是绿林豪杰，却为何要劫取这批珠宝？原来鄱阳四义中的老大犯了事，给关入了南昌府的死囚牢，转眼便要处斩。三义劫了两次牢，救不出老大，官府却反而防范得更加紧了。鄱阳三义知道官府贪财，想使用这批珠宝去行贿，减轻老大的罪名，我见他四人甚有义气，便设法将那老大救出牢来，要他们将珠宝还给宫九佳。这宫总镖头虽然面目可憎、言语无味，但生乎也没做过甚么恶事，在大都也不交结官府，欺压良善，那么救了他一命也是好的。我叫鄱阳四义不可提我的名字，只是将那块包裹珠宝的锦缎包袱留了下来。适才我将那块包袱还了给他，他自是心中有数了。”

俞莲舟点头道：“四弟此事做得好，那宫九佳也还罢了，鄱阳四义却为人不错。”

莫声谷道：“四哥，你交给祁天彪的却又是甚么？”张松溪道：“那是九枚断魂蜈蚣镖。”五人听了，都是“啊”的一声，这断魂蜈蚣镖在江湖上名头颇为响亮，是凉州大豪吴一氓的成名暗器。

张松溪道：“这一件事我做得忒也大胆了些，这时想来，当日也真是侥幸。那祁天彪保镖路过潼关，无意中得罪了吴一氓的弟子，两人动起手来，祁天彪出掌将他打得重伤。祁天彪打了这掌之后，知道闯下了大祸，匆匆忙

忙的交割了镖银，便想连夜赶回金陵，邀集至交好友，合力对付那吴一氓。但他刚到洛阳，便给吴一氓追上了，约了他次日在洛阳西门外比武。”殷梨亭道：“这吴一氓的武功好得很啊，祁天彪如何是他对手？”

张松溪道：“是啊，祁天彪自知凭他的能耐，挡不了吴一氓的一镖，无可亲何之中，便去邀洛阳乔氏兄弟助拳。乔氏兄弟一口答应，说道：‘凭我兄弟的武功，祁大哥你也明白，决不能对付得了吴一氓。你要我兄弟出场，原也不过要我二人呐喊助威。好，明日午时，洛阳西门外，我兄弟准到。’”

莫声谷道：“乔氏兄弟是使暗器的好手，有他二人助拳，祁天彪以三敌一，或能跟吴一氓打个平手。只不知吴一氓有没有帮手。”

张松溪道：“吴一氓倒没有帮手。可是乔氏兄弟却出了古怪。第二天一早，祁天彪便上乔家去，想跟他兄弟商量迎敌之策，哪知乔家看门的说道：‘大爷和二爷今朝忽有要事，赶去了郑州，请祁老爷不必等他们了。’祁天彪一听之下，几乎气炸了肚子。乔氏兄弟几年之前在江南出了事，祁天彪曾帮过他们很大的忙，不料此刻急难求援，兄弟俩嘴上说得好听，竟是脚底抹油，溜之乎也。祁天彪知道吴一氓心狠手辣，这个约会躲是躲不过的，于是在客店中写下了遗书，处分后事，交给了趟子手，自己到洛阳西门外赴约。”这件事的前后经过，我都瞧在眼里。那日我扮了个乞丐，易容改装，躺在西门外的一株大树之下，不久吴一氓和祁天彪先后到来，两人动起手来，斗不数合，吴一氓便下杀手，放了一枚断魂蜈蚣镖。祁天彪眼见抵挡不住，只有闭目待死，我抢上前去，伸手将镖接了，吴一氓又惊又怒，喝问我是否丐帮中人。我笑嘻嘻的不答。吴一氓连放了八枚断魂蜈蚣镖，都给我一一接了过来，他的成名暗器果然是非同小可，我若用本门武功去接，本也不难，但我防他瞧出疑窦，故意装作左足跛，右手断，只使一只左手，又使少林派的接镖手法，掌心向下擒扑，九枚镖接是都接到了，但手掌险些给他第七枚毒镖划破，算是十分凶险。他果然喝问我是否是少林派中哪一位高僧的弟子，我仍是装聋作哑，跟他咿咿啊啊的胡混。吴一氓自知不敌，惭怒而去，回到凉州后杜门不出，这几年来一直没在江湖上现身。”

莫声谷摇头道：“四哥，吴一氓虽不是良善之辈，但祁天彪也算不得是甚么好人，那日倘若给蜈蚣镖伤了手掌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这般冒险未免太也不值。”

张松溪笑道：“这是我一时好事，事先也没料到他的蜈蚣镖当真有这等厉害。”

莫声谷性情直爽，不明白张松溪这些行径的真意，张翠山却如何不省得？四哥尽心竭力，为的是要消解龙门镖局全家被杀的大仇。他知虎踞镖局是江南众镖局之首，冀鲁一带众镖局的头脑是燕云镖局，西北各省则推晋阳镖局为尊。龙门镖局之事日后发作起来，这三家镖局定要出头，是以他先伏下了三桩恩惠。这三件事看来似是机缘巧合，但张松溪明查暗访，等候机会，不知花了多少时日，多少心血？

张翠山硬咽道：“四哥，你我兄弟一体，我也不必说这个‘谢’字，都是你弟妹当日作事偏激，闯下这个大祸。”当下将殷素素如何装扮成他的模样、夜中去杀了龙门镖局满门之事从头至尾的说了，最后道：“四哥，此事如何了结，你给我拿个主意。”

张松溪沉吟半晌，道：“此事自当请师父示下。但我想人死不能复生，弟妹也已改过迁善，不再是当日杀人不眨眼的弟妹。”

知过能改，善莫大焉。大哥，你说是不是？”宋远桥面临这数十口人命的大事，一时踌躇难决。俞莲舟却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不错！”

殷梨亭最怕二哥，知道大哥是好好先生，容易说话，二哥却嫉恶如仇，铁面无私，生怕他跟五嫂为难，一直在提心吊胆，却不知俞莲舟早已知道此事，也早已原宥了殷素素。他见二哥点头，心中大喜，忙道：“是啊，旁人问起来，五哥只须说那些人不是你杀的。你又不是撒谎，本来不是你杀的啊。”宋远桥横了他一眼，道：“一味抵赖，五弟心中何安？咱们身负侠名，心中何安？”殷梨亭急道：“那怎生是好？”

宋远桥道：“依我之见，待师父寿诞过后，咱们先去找回五弟的孩儿，然后是黄鹤楼头英雄大会，交代了金毛狮王谢逊这回事后，咱们师兄弟六人，再加上五弟妹，七人同下江南。三年之内，咱们每人要各作十件大善举。”张松溪鼓掌叫道：“对，对！龙门镖局在死了七十来人，咱们各作十件善举，如能救得一二百个无辜遭难者的性命，那么勉强也可抵过了。”俞莲舟也道：“大哥想得再妥当也没有了，师父也必允可。否则便是要五弟妹给那七十余口抵命，也不过多死一人，干事何补？”

张翠山一直为了此事烦恼，听大哥如此安排，心下大喜，道：“我跟她说去。”将宋远桥的话去跟妻子说了，又说众兄弟一等祝了师父的大寿，便同下山去寻访无忌。

殷素素本来无甚大病，只是思念无忌成疾，这时听了丈夫的话，心想凭着武当六侠的本事，总能将无忌找得回来，心头登时便宽了。

张翠山跟着又去见俞岱岩。师兄弟相见，自有一番悲喜。

张三丰率领弟子迎出紫霄宫外。只见少林派掌门人空闻大师率同师弟空智、空性，以及九名弟子已缓步来到。当下武当、少林两派首脑人物各以平辈之礼相见。

## 十 百岁寿宴摧肝肠

过了数日，已是四月初八。张三丰心想明日是自己的百岁大寿，徒儿们必有一番热闹，虽然俞岱岩残废，张翠山失踪，未免美中不足，但一生能享百岁遇龄，也算难得，同时闭关参究的一门“太极功”也已深明精奥，从此武当一派定可在武林中大放异彩，当不输于天竺达摩东传的少林派武功。这天清晨。他便开关出来。

一声清啸，衣袖略振，两扇板门便呀的一声开了。张三丰第一眼见到的不是别人，竟是十年来思念不已的张翠山。

他一搓眼睛，还道是看错了。张翠山已扑在他怀里，声音呜咽，连叫：“师父！”心情激荡之下竟忘了跪拜。宋远桥等五人齐声欢叫：“师父大喜，五弟回来了！”

张三丰活了一百岁，修炼了八十几年，胸怀空明，早已不萦万物，但和这七个弟子情若父子，陡然间见到张翠山，忍不住紧紧搂着他，欢喜得流下泪来。

众兄弟服侍师父梳洗漱沐，换过衣巾。张翠山不敢便禀告烦恼之事，只说些冰火岛的奇情异物。张三丰听他说已经娶妻，更是欢喜，道：“你媳妇呢？快叫她来见我。”

张翠山双膝跪地，说道：“师父，弟子大胆，娶妻之时，没能禀明你老人家。”张三丰捋须笑道：“你在冰火岛上十年不能回来，难道便等上十年，待禀明了我再娶么？笑话，笑话！快起来，不用告罪，张三丰哪有这等迂腐不通的弟子？”张翠山长跪不起，道：“可是弟子的媳妇来历不正，她……她是天鹰教殷教主的女儿。”

张三丰仍是捋须一笑，说道：“那有甚么干系？只要媳妇儿人品不错，也就是了，便算她人品不好，到得咱们山上，难道不能潜移默化于她么？天鹰教又怎样了？翠山，为人第一不可胸襟太窄，千万别自居名门正派，把旁人都瞧得小了。这正邪两字，原本难分。正派弟子若是心术不正，便是邪徒，邪派中人只要一心向善，便是正人君子。”张翠山大喜，想不到自己担了十年的心事，师父只轻轻两句话便揭了过去，当下满脸笑容，站起身来。

张三丰又道：“你那岳父教主我跟他神交已久，很佩服他武功了得，是个慷慨磊落的奇男子，他虽性子偏激，行事乖僻些，可不是卑鄙小人，咱们很可交交这个朋友。”宋远桥等均想：“师父对五弟果然厚爱，爱屋及乌，连他岳父这等大魔头，居然也肯下交。”正说到此处，一名道童进来报道：“天鹰教殷教主派人送礼来给张五师叔！”

张三丰笑道：“岳父送礼来啦，翠山，你去迎接宾客罢！”张翠山应道：“是！”

殷梨亭道：“我跟五哥一起去。”张松溪笑道：“又不是金鞭纪老英雄送礼来，要你忙些甚么？”殷梨亭脸上一红，还是跟了张翠山出去。

只见大厅上站着两个老者，罗帽直身，穿的家人服色，见到张翠山出来，一齐走上几步，跪拜下去，说道：“姑爷安好，小人殷无福、殷无禄叩见。”张翠山还了一揖，说道：“管家请起。”心想：“这两个家人的名字好生奇怪，凡是仆役家人，取的名字总是‘平安、吉庆、福禄寿喜’之类，怎地他二人却叫作‘无福、无禄’？”但见那殷无福脸上有一条极长的刀疤，自右边额角一直斜下，掠过鼻尖，直至左边嘴角方止。那殷无禄却是满脸麻皮。两

人相貌都极丑陋，均已五十来岁年纪。

张翠山道：“岳父大人、岳母大人安好。我待得稍作屏挡，便要和你家小姐同来拜见尊亲，不料岳父母反先存问，却如何敢当？两位远来辛苦。请坐喝茶。”殷无福和殷无禄却不敢坐，恭恭敬敬的呈上礼单，说道：“我家老爷太太说些薄礼，请姑爷笑纳。”

张翠山道：“多谢！”打开礼单一看，不禁吓了一跳，只见十余张泥金笺上，一共写了二百款礼品，第一款是“碧玉狮子成双”，第二款是“翡翠凤凰成双”，无数珠宝之后，是“特品紫狼毫百枝”、“贡品唐墨二十锭”、“宣租桑纸百刀”、“极品端砚八方”。那天鹰教教主打听到这位娇客善于书法，竟送了大批极名贵的笔墨纸砚，其余衣履冠带、服饰器用，无不具备。殷无福转身出去，领了十名脚夫进来，每人都挑了一副担子，摆在厅侧。

张翠山心下踌躇：“我自幼清贫，山居简朴，这些珍物要来何用？可是岳父远道厚赐，若是不受，未免不恭。”只得称谢受下，说道：“你家小姐旅途劳顿，略染小恙。两位管家请在山上多住几日，再行相见。”殷无福道：“老爷太太甚是记挂小姐，叮嘱即日回报。若不过于劳累小姐，小人想叩见小姐一面，即行回去。”

张翠山道：“既是如此，且请稍待。”回房跟妻子说了。殷素素大喜，略加梳妆，来到偏厅和两名家人相见，问起父母兄长安康，留着两人用了酒饭。殷无福、殷无禄当即叩别姑爷小姐。

张翠山心想：“岳父母送来这等厚礼，该当重重赏赐这两人才是。可是就把山上所有的银子集在一起，也未必能赏得出手。”他生性豁达，也不以为意，笑道：“你家小姐嫁了个穷姑爷，给不起赏钱，两位管家请勿见笑。”殷无福道：“不敢，不敢。得见武当五侠一面，甚于千金之赐。”张翠山心道：“这位管家吐属风雅，似是个文墨之士。”当下送到中门。殷无福道：“姑爷请留步，但盼和小姐早日驾临，以免老爷太太思念。敝教上下，尽皆仰望姑爷风采。”张翠山一笑。

殷无禄道：“还有一件小事，须禀告姑爷知道。小人兄弟送礼上山之时，在襄阳客店中遇见三个镖客。他三人言谈之中，提到了姑爷。”张翠山道：“哦，他们说了些什么？”殷无禄道：“一人说道，‘武当七侠于我等虽有大恩，可是龙门镖局的七十余口人命，终不能便此罢手。’他三人说自己是决计不能再理会此事了，要去请开封府神枪震八方谭老英雄出来，跟姑爷理论此事。”张翠山点了点头，并不言语。

殷无禄探手怀中，取出三面小旗，双手呈给张翠山，道：“小人兄弟听那三个镖客胆敢想太岁头上动土，已将这事揽到了天鹰教身上。”

张翠山一见三面小旗，不禁一惊，只见第一面旗上绣着一头猛虎，仰天吼叫，作蹲踞之状，自是“虎踞镖局”的镖旗。第二面小旗上绣着一头白鹤在云中飞翔，当是“晋阳镖局”的镖旗，云中白鹤是总镖头云鹤。第三面小旗上用金线绣着九只燕子，包含了“燕云镖局”的“燕”字和总镖头宫九佳的“九”字。

张翠山奇道：“怎地将他们的镖旗取来了？”殷无福道：“姑爷是天鹰教的娇客，祁天彪、宫九佳他们是什么东西，明知武当七侠于他们有恩，居然还想去请什么开封府神枪震八方谭瑞来这老家伙来跟姑爷理论，那不是太岂有此理了？我们听到了这三个镖客的无礼之言……”张翠山道：“其实也不算得甚么无礼。”殷无福道：“是，那是姑爷的宽宏大量，人所不及。”

350 我们三人可按捺不住，料理了这三个镖客，取来了三家镖局的镖旗。”

张翠山吃了一惊，心想祁天彪等三人都是一方镖局中的豪杰，江湖上成名已久，虽然算不得是武林中顶儿尖儿的脚色，但各有各的绝艺。何以岳父手下三个家人，便如此轻描淡写的说将他们料理了？但若说殷无福瞎吹，他们明明取来了这三杆镖旗，别说明取，便是暗偷，可也不易啊。难道他们在客店中使甚么薰香迷药，做翻了那三个总镖头？问道：“这三杆镖旗是怎生取来的？”

殷无福道：“当时二弟无禄出面叫阵，约他们到襄阳南门较量，我们三人对他们三个。言明若是他们输了，便留下镖旗，自断一臂，终身不许踏入湖北省一步。”张翠山愈听愈奇，愈是不敢小觑了眼前这两个家人，问道：“后来怎样？”殷无福道：“后来也没甚么，他们便留下镖旗，自己砍断了左臂，说终身不踏进湖北省一步。”

张翠山暗暗心惊：“这些天鹰教的人物，行事竟如此狠辣。”不禁皱起了眉头。殷无禄道：“倘若姑爷嫌小人下手太轻，我们便追上去，将三人宰了。”张翠山忙道：“不轻！不轻！已重得很。”殷无禄道：“我们心想这次来给姑爷送礼，乃是天大的喜事，倘若伤了人命，似乎不吉。”张翠山道：“不错，你们想得很周到。你刚才说共有三人前来，还有一位呢？”殷无福道：“还有个兄弟殷无寿。我们赶走了三个镖客之后，怕那神枪谭老头终于得到了讯息，不知好歹，还要来罗唆姑爷，是以殷无寿便上开封府去。无寿叫小人代他向姑爷磕头请安。”说着便爬下来磕头。

张翠山还了一揖，道：“不敢当。”心想那神枪震八方谭瑞来威名赫赫，成名已垂四十年，殷无寿为自己而闹上开封府去，不论哪一方有了损伤，都是大大的不妥，说道：“那神枪震八方谭老英雄我久仰其名，是个正人君子，两位快些赶赴开封，叫无寿大哥不必再跟谭老英雄说话了。倘若双方说僵了动手，只怕不妙。”

殷无禄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姑爷不必担心，那姓谭的老家伙不敢跟三弟动手的。三弟叫他不许多管闲事，他会乖乖的听话。”张翠山道：“是么？”暗想神枪震八方谭瑞来岂是好惹的人物，他自己或许老了，可是开封府神枪谭家一家，武功高强的弟子少说也有一二十人，哪能怕了你殷无寿一人？殷无福瞧出张翠山有不信之意，说道：“那谭老头儿二十年前是无寿的手下败将，并有重大的把柄落在我们手中。姑爷望安。”说着二人行礼作别。

张翠山拿着那三面小旗，踌躇了半晌。他本想命二人打听无忌的下落，但想跟外人提起此事，自己也还罢了，却不免损及二哥的威名，于是慢慢踱回卧房。

殷素素斜倚在床，翻阅礼单，好生感激父母待己的亲情，想起无忌此时不知如何，又是忧心如焚，见丈夫走进房来，脸上神色不定，忙问：“怎么啦？”

张翠山道：“那无福、无禄、无寿三人，却是甚么来历？”

殷素素和丈夫成婚虽已十年，但知他对天鹰教心中不喜，因此于自己家事和教中诸般情由一直不跟他谈起，张翠山亦从来不问。这时她听丈夫问及，才道：“这三人在二十多年前本是横行西南一带的大盗，后来受许多高手的围攻，眼看无幸，适逢我爹爹路过，见他们死战不屈，很有骨气，便伸手救了他们。这三人的不同姓，自然也不是兄弟。他们感激我爹爹救命之恩，便

立下重誓，终身替他为奴，抛弃了从前的姓名，改名为殷无福、殷无禄、殷无寿。我从小对他们很是客气，也不敢真以奴仆相待。我爹爹说，讲到武功和从前的名望，武林中许多大名鼎鼎的人物也未必及得上他们三人。”

张翠山点头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于是将他三个断人左臂、夺人镖旗之事说了。殷素素皱眉道：“他三人原是一番好意，却没想到名门正派的弟子行事跟他们邪教大不相同。五哥，这件事又跟你添上了麻烦，我……我真不知如何是好？”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待寻到无忌，我们还是回冰火岛去罢。”忽听得殷梨亭在门外叫道：“五哥，快来大笔一挥，写几幅寿联儿。”又笑道：“五嫂，你别怪我拉了五哥去，谁教他叫作‘铁划银钩’呢？”

当日下午，六个师兄弟分别督率人工道人、众道童在紫霄宫四处打扫布置，厅堂上都贴了张翠山所书的寿联，前前后后，一片喜气。

次日清晨，宋远桥等换上了新缝的布袍，正要去携扶俞岱岩，七人同向师父拜寿，一名道童进来，呈上一张名帖。宋远桥接了过来。张松溪眼快，见帖上写道：“昆仑后学何太冲率门下弟子恭祝张真人寿比南山。”惊道：“昆仑掌门人亲自给师父拜寿来啦。他几时到中原来的？”莫声谷问道：“何夫人有没有来？”何太冲的夫人班淑娴是他师妹，听说武功不在昆仑掌门之下。张松溪道：“名帖上没写何夫人。”宋远桥道：“这位客人非同小可，该当请师父亲自迎接。”忙去禀明张三丰。

张三丰道：“听说铁琴先生罕来中土，亏他知道老道的生日。”当下率领六名弟子，迎了出去。只见铁琴先生何太冲年纪也不甚老，身穿黄衫，神情甚是飘逸，气象冲和，伊然是名门正派的一代宗主。他身后站着八名男女弟子，西华于和卫四娘也在其内。

何太冲向张三丰行礼致贺。张三丰连声道谢，拱手行礼。宋远桥等六人跪下磕头，何太冲也跪拜还礼，说道：“武当六侠名震寰宇，这般大礼如何克当？”

张三丰刚将何太冲师徒迎进大厅，宾主坐定献茶，一名小道童又持了一张名帖进来，交给了宋远桥，却是崆峒五老齐至。当世武林之中，少林、武当名头最响，昆仑、峨眉次之，崆峒派又次之。崆峒五老论到辈分地位，不过和宋远桥平起平坐。但张三丰甚是谦冲，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崆峒五老到来，何兄请稍坐，老道出去迎接宾客。”

何太冲心想：“崆峒五老这等人物，派个弟子出去迎接一下也就是了。”

少时崆峒五老带了弟子进来。接着神拳门、海沙派、巨鲸帮、巫山派，许多门派帮会的首脑人物陆续来到山上拜寿。宋远桥等事先只想本门师徒共尽一日之欢，没料到竟来了这许多宾客，六名弟子分别接待，却哪里忙得过来？张三丰一生最厌烦的便是这些繁文褥节，每逢七十岁、八十岁、九十岁的整寿，总是叮嘱弟子不可惊动外人，岂知在这百岁寿辰，竟然武林中贵宾云集。到得后来，紫霄宫中连给客人坐的椅子也不够了。宋远桥只得派人去捧些圆石，密密的放在厅上。各派掌门、各帮的帮主等尚有座位，门人徒众只好坐在石上。斟茶的茶碗分派完了，只得用饭碗、菜碗奉茶。

张松溪一拉张翠山，走到厢房。张松溪道：“五弟，你瞧出甚么来没有？”张翠山道：“他们相互约好了的，大家见面之时，显是成竹在胸。虽然有些人假作惊异，实则是欲盖弥彰。”张松溪道：“不错，他们并非诚心来给师父拜寿。”张翠山道：“拜寿为名，问罪是实。”张松溪道：“不是兴师问罪。龙门镖局的命案，决计请不动铁琴先生何太冲出马。”张翠山道：“嗯，

这些人全都是为了金毛狮王谢逊。”

张松溪冷笑道：“他们可把武当门人瞧得忒也小了。纵使他们倚多为胜，难道武当门下弟子竟会出卖朋友？五弟，那谢逊便算十恶不赦的好徒，既是你的义兄，决不能从你口中吐露他的行踪。”张翠山道：“四哥说的是。咱们怎么办？”张松溪微一沉吟，道：“大家小心些便是。兄弟同心，其利断金，武当七侠大风大浪见得惯了，岂能怕得了他们？”

俞岱岩虽然残废，但他们说起来还是“武当七侠”，而七兄弟之后，还有一位武学修为震烁古今、冠绝当时的师父张三丰在。只是两人都想师父已百岁高龄，虽然眼前遇到了重大难关，但众兄弟仍当自行料理，固然不能让师父出手，也不能让他老人家操心。张松溪口中这么安慰师弟，内心却知今日之事大是棘手，如何得保师门令誉，实非容易。

大厅之上，宋远桥、俞莲舟、殷梨亭三人陪着宾客说些客套闲话。他三人也早瞧出这些客人来势不对，心中各自嘀咕。

正说话间，小道童又进来报道：“峨眉门下弟子静玄师太，率同五位师弟妹，来向师祖拜寿。”宋远桥和俞莲舟一齐微笑，望着殷梨亭。这时莫声谷正从外边陪着八九位客人进厅，张松溪、张翠山刚从内堂转出，听到峨眉弟子到来，也都向着殷梨亭微笑。殷梨亭满脸通红，神态忸怩。张翠山拉着他手，笑道：“来来来，咱两个去迎接贵宾。”

两人迎出门去。只见那静玄师太已有四十来岁年纪，身材高大，神态威猛，虽是女子，却比寻常男子还高半个头。她身后五个师弟妹中一个是三十来岁的瘦男子，两个是尼姑，其中静虚师太张翠山已在海上舟中会过。另外两个都是二十来岁的姑娘，只见一个抿嘴微笑，另一个肤色雪白、长挑身材的美貌女郎低头弄着衣角，那自是殷梨亭的未过门妻子、金鞭纪家的纪晓芙姑娘了。

张翠山上前见礼道劳，陪着六人入内。殷梨亭极是腼腆，一眼也不敢向纪晓芙瞧去，行到廊下，见众人均在前面，忍不住向纪晓芙望去。这时纪晓芙低着头刚好也斜了他一眼，两人目光相触。纪晓芙的师妹贝锦仪大声咳嗽了一声。两人羞得满面通红，一齐转头。贝锦仪噗哧一声笑了出来，低声道：“师妹，这位殷师哥比你还会害臊。”突然之间，纪晓芙身子颤抖了几下，脸色惨白，眼眶中泪珠莹然。

张松溪一直在盘算敌我情势，见峨眉六弟子到来，稍稍宽心，暗想：“纪姑娘是六弟未过门的妻子，待会儿若是说僵了动手，峨眉派或会助我一臂之力。”

各路宾客络绎而至，转眼已是正午。紫霄宫中绝无预备，哪能开甚么筵席？火工道人只能每人送一大碗白米饭，饭上铺些青菜豆腐。武当七弟子连声道歉。但见众人一面扒饭，一面不停的向厅门外张望，似乎在等甚么人。

宋远桥等细看各人，见各派掌门、各帮帮主大都自重，身上未带兵刃，但门人部属有很多腰间胀鼓鼓地，显是暗藏兵器，只峨眉、昆仑、崆峒三派的弟子才全部空手。宋远桥等都心下不忿：“你们既说来跟师父祝寿，却又为何暗藏兵刃？”

又看各人所送的寿礼，大都是从山下镇上临时买的一些寿桃寿面之类，仓卒间随便置办，不但跟张三丰这位武学大宗师的身分不合，也不符各派宗主、各派首脑的气势。

只有峨眉派送的才是真正重礼，十六色珍贵玉器之外，另有一件大红锦

缎道袍，用金线绣着一百个各不相同的“寿”字，花的功夫甚是不小。静玄师太向张三丰言道：“这是峨嵋门下十个女弟子合力绣成的。”张三丰心下甚喜，笑道：“峨嵋女侠拳剑功夫天下知名，今日却来给老道绣了这件寿袍，那真是贵重之极了。”

张松溪眼瞧各人神气，寻思：“不知他们还在等甚么强援？偏生师父不喜热闹，武当派的至交好友事先一位也没邀请，否则也不致落得这般众寡悬殊、孤立无援。”他想，师父交游遍于天下，七兄弟又行侠仗义、广结善缘，若是事先有备，自可邀得数十位高手前来同庆寿诞。

俞莲舟在张松溪身边悄声道：“咱们本想过了师父寿诞之后，发出英雄帖，在武昌黄鹤楼头开英雄大宴，不料一着之失，全盘受制。”他心中早已盘算定当，在英雄大宴之中，由张翠山说明不能出卖朋友的苦衷。凡在江湖上行走之人，对这个“义”字都看得极重，张翠山只须坦诚相告，谁也不能硬逼他做不义之徒。便有人不肯罢休，英雄宴中自有不少和武当派交好的高手，当真须得以武相见，也决不致落了下风。哪料到对方已算到此着，竟以祝寿为名，先自约齐人手，涌上山来，攻了武当派措手不及。

张松溪低声道：“事已至此，只有拚力死战。”武当七侠中以张松溪最为足智多谋，遇上难题，他往往能忽出奇计，转危为安。俞莲舟心下黯然：“连四弟也束手无策，看来今日武当六弟子要血溅山头了。”若是以一敌一，来客之中只怕谁也不是武当六侠的对手，可是此刻山上之势，不但是二十对一，且是三四十对一的局面。

张松溪扯了扯俞莲舟衣角，两人走到厅后。张松溪道：“待会说僵之后，若能用言语挤住了他们，单打独斗，以六阵定输赢，咱们自是立于不败之地，可是他们有备而来，定然想到此节，决不会答允只斗六阵便算，势必是个群殴的局面。”俞莲舟点头道，“咱们第一是要救出三弟，决不能让他再落入人手，更受折辱，这件事归你办。五弟妹身子恐怕未曾大好，你叫五弟命力照顾她，应敌御侮之事，由我们四人多尽些力。”

张松溪点头道：“好，便是这样。”微一沉吟，道：“或有一策，可以行险侥幸。”俞莲舟喜道：“行险侥幸，那也说不得了。四弟有何妙计？”张松溪道：“咱们各人认定一个对手，对方一动手，咱们一个服侍一个，一招之内便擒在手中。教他们有所顾忌，不敢强来。”俞莲舟踌躇道：“若不能一招便即擒住，旁人必定上来相助。要一招得手，只怕……”张松溪道，“大难当头，出手狠些也说不得了。使‘虎爪绝户手’！”俞莲舟打了个突，说道：“‘虎爪绝户手’？今日是师父大喜的日子，使这门杀手，太狠毒了罢？”

原来武当派有一门极厉害的擒拿手法，叫作“虎爪手”。俞莲舟学会之后，总嫌其一拿之下，对方若是武功高强，仍能强运内劲挣脱，不免成为比拚内力的局面，于是自加变化，从“虎爪手”中脱胎，创了十二招新招出来。

张三丰收徒之先，对每人的品德行为、资质悟性，都曾详加查考，因此七弟子入门之后，无一不成大器，不但各传师门之学，并能分别依自己天性所近另创新招。俞莲舟变化“虎爪手”的招数，原本不是奇事。但张三丰见他试演之后，只点了点头，不加可否。

俞莲舟见师父不置一词，知道招数之中必定还存着极大毛病，潜心苦思，更求精进。数月之后，再演给师父看时，张三丰叹了口气，道：“莲舟，这一十二招虎爪手，比我教给你的是厉害多了。不过你招招拿人腰眼，不论是

谁受了一招，都有损阴绝嗣之虞。难道我教你的正大光明武功还不够，定要一出手便令人绝子绝孙？”

俞莲舟听了师父这番教训，虽在严冬，也不禁汗流浹背，心中凛然，当即认错谢罪。

过了几日，张三丰将七名弟子都叫到跟前，将此事说给各人听了，最后道：“莲舟创的这一十二下招数，苦心孤诣，算得上是一门绝学，若凭我一言就此废了，也是可惜，大家便跟莲舟学一学罢，只是若非遇上生死关头，决计不可轻用。我在‘虎爪’两字之下，再加上‘绝户’两字，要大家记得，这路武功是令人断子绝孙、毁灭门户的杀手。”

当下七弟子拜领教诲。俞莲舟便将这路武功传了六位同门。七人学会以来，果然格遵师训，一次也没用过。今日到了紧急关头，张松溪提了出来，俞莲舟仍是颇为踌躇。

张松溪道：“这‘虎爪绝户手’擒拿对方腰眼之后，或许会令他永远不能生育。小弟却有个计较，咱们只找和尚、道士作对手，要不然便是七八十岁的老头儿。”俞莲舟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四弟果然心思灵巧，和尚道士便不能生儿子，那也无妨。”

两人计议已定，分头去告知宋远桥和三个师弟，每人认定一个对手，只待张松溪大叫一声“啊哟”，六人各使“虎爪绝户手”扣住对手。俞莲舟选的是崆峒五老中年纪最高的一老关能，张翠山则选了昆仑派道人西华子。

大厅上众宾客用罢便饭，火工道人收拾了碗筷。张松溪朗声说道：“诸位前辈，各位朋友，今日家师百岁寿诞，承众位光降，敝派上下尽感荣宠，只是招待简慢之极，还请原谅。家师原要邀请各位同赴武昌黄鹤楼共谋一醉，今日不恭之处，那时再行补谢。敝师弟张翠山远离十载，今日方归，他这十年来的遭遇经历，还未及详行禀明师长。再说今日是家师大喜的日子，倘若谈论武林中的恩怨斗杀，未免不详，各位远道前来祝寿的一番好意，也变成存心来寻事生非了。各位难得前来武当，便由在下陪同，赴山前山后赏玩风景如何？”

他这番话先将众人的口堵住了，声明在先，今日乃寿诞吉朔，倘若有人提起谢逊和龙门镖局之事，便是存心和武当派为敌。

这些人连袂上山，除了峨眉派之外，原是不惜一战，以求逼问出金毛狮王谢逊的下落，但武当派威名赫赫，无人敢单独与其结下梁子。倘若数百人一涌而上，那自是无所顾忌，可是要谁挺身而出，先行发难，却是谁都不想作这冤大头。

众人面面相觑，僵持了片刻。昆仑派的西华子站起身来，大喊道：“张四侠，你不用把话说在头里。我们明人不作暗事，打开天窗说亮话，此番上山，一来是跟张真人祝寿，二来正是要打听一下谢逊那恶贼的下落。”

莫声谷憋了半天气，这时再也难忍，冷笑道：“好啊，原来如此，怪不得，怪不得！”西华子睁大双目，问道：“甚么怪不得？”莫声谷道：“在下先前听说各位来到武当，是来给家师拜寿，但见各位身上暗藏兵刃，心下好生奇怪，难道大家带了宝刀宝剑，来送给家师作寿礼么？这时候方才明白，送的竟是这样一份寿礼。”西华子一拍身子，跟着解开道袍，大喊道：“莫七侠瞧清楚些，小小年纪，莫要含血喷人。我们身上谁暗藏兵刃来着。”

莫声谷冷笑道：“很好，果然没有。”伸出两指，轻轻在身旁的两人腰带上一扯。他出手快极，这么一扯，已将两人的衣带拉断，但听得呛啷、呛

啷接连两声响过，两柄短刀掉在地下，青光闪闪，耀眼生花。

这一来，众人脸色均是大变。西华子大声道：“不错，张五侠若是不肯告知谢逊的下落，那么抡刀动剑，也说得不了。”

张松溪正要大呼“啊哟”为号，先发制人，忽然门外传来一声：“阿弥陀佛！”这声佛号清清楚楚的传进众人耳鼓，又清又亮，似是从远处传来，但听来又像发自身旁。

张三丰笑道：“原来是少林派空闻禅师到了，快快迎接。”门外那声音接口道：“少林寺住持空闻，率同师弟空智、空性，暨门下弟子，恭祝张真人千秋长乐。”

空闻、空智、空性三人，是少林四大神僧中的人物，除了空见大师已死，三位神僧竟尽数到来。张松溪一惊之下，那一声“啊哟”便叫不出声，知道少林高手既大举来到武当山，他六人便是以“虎爪绝户手”制住了昆仑、崆峒等派中的人物，还是无用。

昆仑派掌门何太冲说道：“久仰少林神僧清名，今日有幸得见，也算不虚此行了。”门外另一个较为低沉的声音说道：“这一位想是昆仑掌门何先生了。幸会，幸会！张真人，老衲等拜寿来迟，实是不恭。”张三丰道：“今日武当山上嘉宾云集，老道只不过虚活了一百岁，敢劳三位神僧玉趾？”

他四人隔着数道门户，各运内力互相对答，便如对面晤谈一般。峨嵋派静玄师太、静虚师太，崆峒派的关能、宗维侠、唐文亮、常敬之等功力不逮，便插不下口去。其余各帮各派的人物更是心下骇然，自愧不如。

张三丰率领弟子迎出，只见三位神僧率领着九名僧人，缓步走到紫霄宫前。

那空闻大师白眉下垂，直覆到眼上，便似长眉罗汉一般；空性大师身躯雄伟，貌相威武；空智大师却是一脸的苦相，嘴角下垂。宋远桥暗暗奇怪，他颇精于凤鉴相人之学，心道：“常人生了空智大师这副容貌，若非短命，便是早遭横祸，何以他非但得享高寿，还成为武林中人所共仰的宗师？看来我这相人之学，所知实在有限。”

张三丰和空闻等虽然均是武林中的大师，但从没见过面。论起年纪，张三丰比他们大上三四十岁。他出身少林，若从他师父觉远大师行辈叙班，那么他比空闻等也要高上两辈。但他既非在少林受戒为僧，又没正式跟少林僧人学过武艺，当下各以平辈之礼相见。宋远桥等反而矮了一辈。

张三丰迎着空闻等进入大殿。何太冲、静玄师太、关能等上前相见，互道仰慕，又是一番客套。偏生空闻大师极是谦抑，对每一派每一帮的后辈弟子都要合十为礼，招呼几句，乱了好一阵，数百人才一一引见完毕。

空闻、空智、空性三位高僧坐定，喝了一杯清茶。空闻说道：“张真人，贫僧依年纪班辈说，都是你的后辈。今日除了拜寿，原是不该另提别事。但贫僧忝为少林派掌门，有几句话要向前辈坦率相陈，还请张真人勿予见怪。”

张三丰向来豪爽，开门见山的便道：“三位高僧，可是为了我这第五弟子张翠山而来么？”张翠山听得师父提到自己名字，便站了起来。

空闻道：“正是，我们有两件事情，要请教张五侠。第一件，张五侠杀了我少林派的龙门镖局满局七十一口，又击毙了少林僧人六人，这七十六人的性命，该当如何了结？第二件事，敝师兄空见大师，一生慈悲有德，与人无争，却惨被金毛狮王谢逊害死，听说张五侠知晓那姓谢的下落，还请张五侠赐示。”

张翠山朗声道：“空闻大师，龙门镖局和少林僧人这七十六口人命，绝非晚辈所伤。张翠山一生受恩师训海，虽然愚庸，却不敢打诳。至于伤这七十六口性命之人是谁，晚辈倒也知晓，可是不愿明言。这是第一件。那第二件呢，空见大师圆寂西归，天下无不痛悼，只是那金毛狮王和晚辈有八拜之交，义结金兰。谢逊身在何处，实不相瞒，晚辈原也知悉。但我武林中人，最重一个‘义’字，张翠山头可断，血可溅，我义兄的下落，我决计不能吐露。此事跟我恩师无关，跟我众同门亦无干连，由张翠山一人担当。各位若欲以死相逼，要杀要剐，便请下手。姓张的生平没做过半件贻羞师门之事，没妄杀过一个好人，各位今日定要逼我不义，有死而已。”他这番话侃侃而言，满脸正气。

空闻念了声：“阿弥陀佛！”心想：“听他言来，倒似不假，这便如何处置？”

便在此时，大厅的落地长窗之外忽然有个孩子声音叫道：“爹爹！”

张翠山心头大震，这声音正是无忌，惊喜交加之下，大声叫道：“无忌，你回来了？”抢步出厅。巫山派和神拳门各有一人站在大厅门口，只道张翠山要逃走，齐声叫道：“往哪里逃？”伸手便抓。张翠山思子心切，双臂一振，将两人摔得分跌左右丈余，奔到长窗之外，只见空空荡荡，哪有半个人影？他大声叫道：“无忌，无忌！”并无回音。

厅中十余人追了出来，见他并未逃走，也就不上前捉拿，站在一旁监视。

张翠山又叫：“无忌，无忌！”仍是无人答应。殷素素这时身子已大为康复，在后堂忽听得丈夫大叫“无忌”，急忙奔出，颤声叫道：“无忌回来了？”张翠山道：“我刚才好像听见他的声音，追出来时却又不见。”殷素素好生失望，低声说道：“想是你念着孩子，听错了。”张翠山呆了片刻，摇头道：“我明明听到的。”他怕妻子出来，和众宾客会见后多生波折，忙道：“你进去罢！”

他回到大厅，向空闻行了一礼，道：“晚辈思念犬子，致有失礼，请大师见谅。”

空智说道：“善哉，善哉！张五侠思念爱子，如痴如狂，难道谢逊所害那许许多多的人，便无父母妻儿么？”他身子瘦瘦小小的，出言却声如洪钟，只震得满厅众人耳中嗡嗡作响。张翠山心乱如麻，无言可答。

空闻方丈向张三丰道：“张真人，今日之事如何了断，还请张真人示下。”

张三丰道：“我这小徒虽无他长，却还不敢欺师，谅他也不敢欺诳三位少林高僧。龙门镖局的人命和贵派弟子，不是他伤的。谢逊的下落，他是不肯说的。”

空智冷笑道：“但有人亲眼瞧见张五侠杀害我门下弟子，难道武当弟子不敢打诳，少林门人便会打诳么？”左手一挥，他身后走出三名中年僧人。

三名僧人各眇右目，正是在临安府西湖边被殷素素用银针打瞎的少林僧圆心、圆音、圆业。

这三僧随着空闻大师等上山，张翠山早已瞧见，心知定要对质西湖边上的斗杀之事，果然空智大师没说几句话，便将三僧叫了出来。张翠山心中为难之极，西湖之畔行凶杀人，确实不是他下的手，可是真正下手之人，这时已成了他的妻子。他夫妻情义深重，如何不加庇护？然而当此情势，却又如何庇护？

“圆”字辈三僧之中，圆业的脾气最是暴躁，依他的心性，一见张翠山

便要动手拚命，碍于师伯、师叔在前，这才强自压抑，这时师父将他叫了出来，当即大声说道：“张翠山，你在临安西湖之旁，用毒针自慧风口中射入，伤他性命，是我亲眼目睹，难道冤枉你了？我们三人的右眼被你毒针射瞎，难道你还想混赖么？”

张翠山这时只好辩一分便是一分，说道：“我武当门下，所学暗器虽也不少，但均是钢镖袖箭的大件暗器。我同门七人，在江湖上行走已久，可有人见到武当弟子使过金针、银针之类么？至于针上喂毒，更加不必提起。”

武当七侠出手向来光明正大，武林中众所周知，若说张翠山用毒针伤人，上山来的那些武林人物确是难以相信。

圆业怒道：“事到如今，你还在狡辩？那日针毙慧风，我和圆音师兄瞧得明明白白。倘若不是你，那么是谁？”张翠山道：“贵派有人受伤被害，便要着落武当派告知贵派伤人者是谁，天下可有这等规矩？”他口齿伶俐，能言善辩。圆业在狂怒之下，说话越来越是不成章法，将少林派一件本来大为有理之事，竟说成了强辞夺理一般。

张松溪接口道：“圆业师兄，到底那几位少林僧人伤在何人手下，一时也辩不明白。可是敝师兄俞岱岩，却明明是为少林派的金刚指力所伤。各位来得正好，我们正要请问，用金刚指力伤我三师哥的是谁？”

圆业张口结舌，说道：“不是我。”

张松溪冷笑道：“我也知道不是你，谅你也未必已练到这等功夫。”他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若是我三师哥身子健好，跟贵派高手动起手来，伤在金刚指力之下，那也只怨他学艺不精，既然动手过招，总有死伤，又有甚么话说？难道动手之前，还能立下保单，保证毛发不伤么？可是我三哥是在大病之中，身子动弹不得，那位少林弟子却用金刚指力，硬生生折断他四肢。

逼问他屠龙刀的下落。”说到这里，声音提高，道：“想少林派武功冠于天下，早已是武林至尊，又何必非得到这柄屠龙宝刀不可？何况那屠龙宝刀我三哥也只见一眼，贵派弟子如此下手逼问，手段也未免太毒辣了。俞岱岩在江湖上也算薄有微名，生平行侠仗义，替武林作过不少好事，如今被少林弟子害得终身残废，十年来卧床不起。我们正要请三位神僧作个交代。”为了俞岱岩受伤、龙门镖局满门被杀之事，少林武当两派十年来早已费过不少唇舌，只因张翠山失踪，始终难作了断。张松溪见空智、圆业等声势汹汹，便又提了这件公案出来。

空闻大师道：“此事老衲早已说过，老衲曾详查本派弟子，并无一人加害俞三侠。”

张松溪伸手怀中，摸出了一只金元宝，金锭上指痕明晰，大声道：“天下英雄共见，害我俞三哥之人，便是在这金元宝上捏出指痕的少林弟子。除了少林派的金刚指力，还有哪一家、哪一派的武功能捏金生印么？”

圆音、圆业指证张翠山，不过凭着口中言语，张松溪却取了证物出来，比之徒托空言，显是更加有力了。

空闻道：“善哉，善哉！本派练成金刚指力的，除了我师兄弟三人，另外只有三位前辈长老。可是这三位前辈长老不离少林寺门均已有三四十年之久，怎能伤得了俞三侠？”

莫声谷突然插口道：“大师不信我五师哥之言，说他是一面之辞，难道大师所说的，便不是一面之辞么？”

空闻大师甚有涵养，虽听他出言挺撞，也不生气，只道：“莫七侠若是

不信老衲之言，那也无法。”莫声谷道：“晚辈怎敢不信大师之言？只是世事变幻，是非真伪，往往出人意表。各位只道那几位少林高僧伤于我五师兄之手，我们又认定敝三师兄伤于少林高手的指下，说不定其间另有隐秘。以晚辈之见，此事应当从长计议，免伤少林、武当两派的和气。倘若鲁莽从事，将来真相大白，徒贻后悔。”空闻点头道：“莫七侠之言不错。”

空智厉声道：“难道我空见师兄的血海沉冤，就此不理么？张五侠，龙门镖局之事，我们暂且不问，但那恶贼谢逊的下落，你今日说固然要你说，不说也要你说。”

俞莲舟一直默不作声，此时眼见僵局已成，朗声道：“倘若那屠龙宝刀不在谢逊手中，大师还是这般急于寻访他的下落么？”他说话不多，但这两句话却极是厉害，竟是直斥空智觊觎宝物，心怀贪念。

空智大怒，拍的一掌，击在身前的木桌之上，喀喇一响，那桌子四腿齐断，桌面木片纷飞，登时粉碎，这一掌实是威力惊人。他大声喝道：“久闻张真人武功源出少林。武林中言道，张真人功夫青出于蓝，我们仰慕已久，却不知此说是否言过其实。今日我们便在天下英雄之前，斗胆请张真人不吝赐教，”

他此言一出，大厅中群相耸动。张三丰成名垂七十年，当年跟他动过手的人已死得干干净净，世上再无一人。他的武功到底如何了得，武林中只是流传各种各样神奇的传说而已，除了他嫡传的七名弟子之外，谁也没亲眼见过。但宋远桥等武当七侠威震天下，徒弟已是如此，师父本领不可言喻。少林、武当两派之外的众人听空智竟公然向张三丰挑战，无不大为振奋，心想今日可目睹当世第一高手显示武功，实是不虚此行。

众人的目光一齐集在张三丰脸上，瞧他是否允诺，只见他微微一笑，不置可否。

空智说道：“张真人武功盖世，天下无敌，我少林三僧自非张真人对手。但实逼处此，贵我两派的纠葛，若不各凭武功一判强弱，总是难解。我师兄弟三人不自量力，要联手请张真人赐教。张真人高着我们两辈，倘若以一对一，那是对张真人太过不敬了。”

众人心想：“你话倒说得好听，却原来是要以三敌一。张三丰武功虽高，但百龄老人，精力已衰，未必挡得住少林三大神僧的联手合力。”

俞莲舟说道：“今日是家师百岁寿诞，岂能和嘉宾动手过招……”众人听到这里，都想：“武当派果然不敢应战。”哪知俞莲舟接下去说道：“何况正如空智大师言道，家师和三位神僧班辈不合，若真动手，岂不落个以大欺小之名？但少林高手既然叫阵，武当七弟子，便讨教少林派十二位高僧的精妙武学。”

众人听了这话，又是轰的一声，纷纷议论起来。空闻、空智、空性各带三名弟子上山，共是十二名少林僧。众人均知俞岱岩全身残废，武当七侠只剩下六侠，以六人对十二人，那是以一敌二之局。俞莲舟如此叫阵，可说是自高武当派身分了。

俞莲舟这一下看似险着，实则也是逼不得已，他深知少林三大神僧功力甚高，年纪远比自己师兄弟为大，修为亦自较久，若是单打独斗，大师哥宋远桥当可和其中一人打成平手，自己伤后初愈，未必能挡得住一位神僧。至于余下的一位，不论张松溪、殷梨亭或莫声谷，都非输不可。他这般叫阵，明是师兄弟六人斗他十二名少林僧，其实那九名少林弟子料想并不足畏，说

起来武当派是以少敌多，其实却是武当六弟子合斗少林三神僧。

空智如何不明白这中间的关节，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既是张真人不肯赐教，那么我们师兄弟三人，逐一向武当六侠中的三人请教，三阵分胜败，三阵中胜得两阵者为赢。”

张松溪道：“空智大师定要单打独斗，那也无不可。只是我们兄弟七人，除了三哥俞岱岩因遭少林弟子毒手以致无法起床之外，余下六人却是谁也不敢退后。我们六阵分胜败，武当六弟子分别迎战少林六位高僧，六阵中胜得四阵者为赢。”莫声谷大声道：“便是这样，倘若武当派输了，张五师哥便将金毛狮王的下落告知少林寺方丈。若是少林派承让，便请三位高僧带同这许多拜寿为名、寻事为实的朋友，一齐下山去罢！”

张松溪提出这个六人对战之法，可说已立于不败之地，料知大师哥、二师哥的武功和三大神僧相若，至于其余的少林僧，却势必连输三阵。

空智摇头道：“不妥，不妥。”但何以不妥，却又难以明言。

张松溪道：“三位向家师叫阵，说是要以三对一。待得我们要以六人对少林派十二位高僧，空智大师却又要单打独斗。我们答允单打独斗，大师却又说不妥。这样罢，便由晚辈一人斗一斗少林三大神僧，这样总是妥当了罢？三位将晚辈一举击毙，便算是少林派胜了，这样岂不爽快？”

空智勃然变色。空闻口诵佛号：“阿弥陀佛！”空性自上武当山后未说过一句话，这时忽然说道：“两位师哥，这位张小侠要独力斗三僧，咱们便上啊。”他武功虽高，但自幼出家为僧，不通世务，听不懂张松溪的讥刺之言。

空闻道：“师弟不可多言。”转头向宋远桥道：“这样罢，我们少林六僧，领教武当六侠的高招，一阵定输赢。”宋远桥道：“不是武当六侠，是武当七侠。”

空智吃了一惊，问道：“尊师张真人也下场么？”

宋远桥道：“大师此言错矣。与家师动手过招之人，俱已仙逝。家师怎能再行出手？我俞三弟虽然重伤，难以动弹，他又未传下弟子，但想我师兄弟七人自来一体，今日是大家生死荣辱的关头，他又如何能袖手不顾？我叫他临时找个人来，点拨几下，算是他的替身。武当七弟子会斗少林众高僧，你们七位出手也好，十二位出手也好，均无不可。”

空闻微一沉吟，心想：“武当派除了张三丰和七弟子之外，并没听说有何高手，他临时找个人来，济得甚事？若说请了别派的好手助阵，那便不是武当派对少林派的会战了。谅他不过要保全‘武当七侠’的威名，致有此言。”于是点头道：“好！我少林派七名僧人，会斗武当七侠。”

俞莲舟、张松溪等却都立时明白宋远桥这番话的用意。

原来张三丰有一套极得意的武功，叫做“真武七截阵”。武当山供奉的是真武大帝。他一日见到真武神像座前的龟蛇二将，想起长江和汉水之会的蛇山、龟山，心想长蛇灵动，乌龟凝重，真武大帝左右一龟一蛇，正是兼收至灵至重的两件物性，当下连夜赶到汉阳，凝望蛇龟二山，从蛇山蜿蜒之势、龟山庄稳之形中间，创了一套精妙无方的武功出来。

只是那龟蛇二山大气磅礴，从山势演化出来的武功，森然万有，包罗极广，决非一人之力所能同时施为。张三丰悄立大江之滨，不饮不食凡三昼夜之久，潜心苦思，终是想不通这个难题。到了第四天早晨，旭日东升，照得江面上金蛇万道，闪烁不定。他猛地省悟，哈哈大笑，回到武当山上，将七

名弟子叫来，每人传了一套武功。

这七套武功分别行使，固是各有精妙之处，但若二人合力，则师兄弟相辅相成，攻守兼备，威力便即大增。若是三人同使，则比两人同使的威力又强一倍。四人相当于八位高手，五人相当于十六位高手，六人相当于三十二位，到得七人齐施，犹如六十四位当世一流高手同时出手。当世之间，算得上第一流高手的也不过寥寥二三十人，哪有这等机缘，将这许多高手聚合一起？便是集在一起，这些高手有正有邪，或善或恶，又怎能齐心合力？

张三丰这套武功由真武大帝座下龟蛇二将而触机创制，是以名之为“真武七截阵”。他当时苦思难解者，总觉顾得东边，西边便有漏洞，同时南边北边，均予敌人可乘之机，后来想到可命七弟子于齐施，才破解了这个难题。只是这“真武七截阵”不能由一人施展，总不免遗憾，但转念想道：“这路武功倘若一人能使，岂非单是一人，便足匹敌当世六十四位第一流高手，这念头也未免过于荒诞狂妄了。”不禁哑然失笑。

武当七侠成名以来，无往不利，不论多么厉害的劲敌，最多两三人联手，便足以克敌取胜，这“真武七截阵”从未用过一次。此时宋远桥眼见大敌当前，那少林三大神僧究竟功力如何，实是一无所知，自己虽想或能和其中一人打成平手，但这只是自忖之见，说不定一接上手便即一败涂地，因此才想到那套武当镇山之宝、从未一用的“真武七截阵”上去。

他听空闻大师答允以少林七僧会斗武当七侠，便道：“请各位稍待，在下须去请三师弟临时寻到传人，以补足武当七弟子之数。”向俞莲舟等使个眼色，六人向张三丰躬身告退，走进内堂。

莫声谷第一个开言：“大师哥，咱们今日使出‘真武七截阵’来，教少林僧见一见武当弟子的本事。只是谁来接替三哥啊？”宋远桥道：“此事由大伙儿公决。咱们且别说，各自在掌心中写个名字，且看众意如何。”莫声谷道：“好！”取过笔来，递给大师兄。

宋远桥在掌心中写了个名字，握住手掌，将笔递给俞莲舟。各人挨次写了，一齐摊开手来，见宋远桥、俞莲舟、张松溪三人掌中写的都是“五弟妹”三字，张翠山写的是“拙荆”两字。殷梨亭却紧紧握住了拳头，满脸通红，不肯伸掌。莫声谷道：“咦，奇了，有甚么古怪？”硬扳开他手掌，只见他掌心写着“纪姑娘”三字。

张翠山大是感激，握住他手，道：“六弟！”众人均知殷梨亭顾念殷素素病体初愈，不宜剧斗，想去邀请他未过门的妻子纪晓英出马。莫声谷想要取笑，张翠山忙向他使个眼色制止。宋远桥道：“五弟，你去请弟妹出来罢。”

张翠山回进卧室，邀了殷素素出来，将大厅上的情势简略跟她说了。殷素素道：“那龙门镖局满门性命，以及慧风等少林僧都是我杀的，其时我尚未和五哥相识，此事不该累了武当派众位哥哥兄弟。我叫他们去找天鹰教我爹爹算帐便是。”

张松溪道：“弟妹，事到临头，咱们还分甚么彼此？何况我瞧这批人上山之意，龙门镖局的事为宾，寻访谢逊为主，而寻访谢逊呢，又是报仇为宾，抢夺屠龙宝刀是主。”莫声谷道：“四哥之言一点不错，他们的主旨是觊觎那柄屠龙宝刀，不论怎么，他们定要逼迫你说出宝刀的下落。”张翠山道：“当年空见大师曾对我义兄谢逊说过，屠龙宝刀之中，藏着一套天下无敌、镇慑武林的武功。空见既知，空闻、空智、空性想来也必知晓。”

殷素素道：“既是如此，一切全凭大哥作主。只是小妹武艺低微，在这

片刻之间，如何能领悟这套‘真武七截阵’的精奥？”

宋远桥道：“其实我师兄弟六人联手，对付七个少林僧已操必胜之算。不过弟妹以三弟传人而上场，三弟必定心感安慰。”

武当六侠心意相同，所以要殷素素加入，并非为了制敌，而是为了俞岱岩。要知武当六侠联手合击，那“真武七截阵”的威力，已足足抵得三十二位一流高手。少林三大神僧纵强，其携同上山的弟子中纵有深藏不露的硬手，但七人合力，决无相当于三十二位一流高手的实力，乃可断言。只是这套“真武七截阵”自得师传以来，从未用过，今日一战而胜，挫败少林三大神僧，俞岱岩未得躬逢其盛，心中不免郁郁。宋远桥等要殷素素向俞岱岩学招，算是他的替身，那么江湖上传扬起来，俞岱岩不出手而出手，仍是“武当七侠”并称。

这番师兄弟相体贴的苦心，殷素素于三言两语之间便即领会，说道：“好，我便向三哥求教去。只是我功夫和各位相差太远，待会别碍手碍脚才好。”殷梨亭道：“不会的，你只须记住方位和脚步，那便成了。临时倘若忘了，大伙儿都会提醒你。”

当下七人一齐走到俞岱岩卧室之中。张翠山回山之后，曾和俞岱岩谈过几次。殷素素却因卧病，直到此刻，方和俞岱岩首次见面。

俞岱岩见她容颜秀丽，举止温雅，很为五弟喜欢，听宋远桥说她要作自己替身，摆下“真武七截阵”去会斗少林三大神僧，心下颇感凄凉。但他残废已达十年，一切也都惯了，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五弟妹，三哥没甚么好东西送你作见面礼，此刻匆匆，只能传授你这阵法的方位步法。待会退敌之后，我慢慢将这阵法的诸般变化和武功的练法说与你知道。”

殷素素喜道：“多谢三哥。”

俞岱岩第一次听到她开口说话，突然听到“多谢三哥”这四个字，脸上肌肉猛地抽动，双目直视，凝神思索。张翠山惊道：“三哥，你不舒服么？”俞岱岩不答，只是呆呆出神，眼色中透出异样光芒，又是痛苦，又是怨恨，显是记起了一件毕生的恨事。

张翠山回头瞥了妻子一眼，但见她也是神色大变，脸上尽是恐惧和忧虑之色。

宋远桥、俞莲舟等望望俞岱岩，又望望殷素素，都不明白两人的神气何以会忽然变得如此，各人心中均充塞了不祥之感。一时室中寂静无声，几乎连各人的心跳声也可听见。

只见俞岱岩喘气越来越急，苍白的双颊之上涌起了一阵红潮，低声道，“五弟妹，请你过来，让我瞧瞧你。”殷素素身子发颤，竟不敢过去，伸手握住了丈夫之手。

过了好一阵，俞岱岩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你不肯过来，那也无妨，反正那日我也没见到你面。五弟妹，请你说说这几句话：‘第一，要请你都总镖头亲自押送。第二，自临安府送到湖北襄阳府，必须日夜不停赶路，十天之内送到。若有半分差池，嘿嘿，别说你都总镖头性命不保，你龙门镖局满门，没一人能够活命。’”

各人听他缓缓说来，不自禁的都出了一身冷汗。

殷素素走下一步，说道：“三哥，你果然了不起，听出了我的口音，那日在临安府龙门镖局之中，委托都大锦将你送上武当山的，便是小妹。”俞岱岩道：“多谢弟妹好心。”殷素素道：“后来龙门镖局途中出了差池，累

得三哥如此，是以小妹将他镖局子中老老少少一起杀光了。”俞岱岩冷冷的道：“你如此待我，为了何故？”

殷素素脸色黯然，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三哥，事到如今，我也不能瞒你。不过我得说明在先，此事翠山一直瞒在鼓里，我是怕……怕他知晓之后，从此……从此不再理我。”

俞岱岩静静的道：“那你便不用说了。反正我已成废人，往事不可追，何必有碍你夫妇之情？你们都去罢！武当六侠会斗少林高僧，胜算在握，不必让我徒担虚名了。”

俞岱岩骨气极硬，自受伤以来，从不呻吟抱怨。他本来连话也不会说，但经张三丰悉心调治，以数十年修为的精湛内力度入他体内，终于渐渐能开口说话，但他对当日之事始终绝口不提，直至今日，才说出这几句悲愤的话来。众师兄弟听了，无不热血沸腾，殷梨亭更是哭出声来。

殷素素道：“三哥，其实你心中早已料到，只是顾念着和翠山的兄弟之义，是以隐忍不说。不错，那日在钱塘江中，躲在船舱中以蚊须针伤你的，便是小妹……”

张翠山大喝：“素素，当真是你？你……你……你怎不早说？”

殷素素道：“伤害你三师哥的罪魁祸首，便是你妻子，我怎敢跟你说？”转头又向俞岱岩道：“三哥，后来以掌心七星钉伤你的、骗了你手中屠龙宝刀的那人，便是我的亲哥哥殷野王。我们天鹰教跟武当派素无仇冤，屠龙宝刀既得，又敬重你是位好汉子，是以叫龙门镖局将你送回武当山。至于途中另起风波。却是我始料所不及了。”

张翠山全身发抖，目光中如要喷出火来，指着殷素素道：“你……你骗得我好苦！”

俞岱岩突然大叫一声，身子从床板上跃起，砰的一响，摔了下来，四块床板一齐压断，人却晕了过去。

殷素素拔出佩剑，倒转剑柄，递给张翠山，说道：“五哥，你我十年夫妻，蒙你怜爱，情义深重，我今日死而无怨，盼你一剑将我杀了，以全你武当七侠之义。”

张翠山接过剑来，一剑便要递出，刺向妻子的胸膛，但霎时之间，十年来妻子对自己温顺体贴、柔情蜜意，种种好处登时都涌上心来，这一剑如何刺得下手？

他呆了一呆，突然大叫一声，奔出房去。殷素素、宋远桥等六人不知他要如何，一齐跟出。只见他急奔至厅，向张三丰跪倒在地，说道：“恩师，弟子大错已经铸成，无可挽回，弟子只求你一件事。”

张三丰不明缘由，温颜道：“甚么事，你说罢，为师决无不允。”

张翠山磕了三个头，说道：“多谢恩师。弟子有一独生爱子，落入好人之手，盼恩师救他脱出魔掌，抚养他长大成人。”站起身来，走上几步，向着空闻大师、铁琴先生何太冲、崆峒派关能、峨嵋派静玄师太等一干人朗声说道：“所有罪孽，全是张翠山一人所为。大丈夫一人作事一人当，今日教各位心满意足。”说着横过长剑，在自己颈中一划，鲜血迸溅，登时毙命。

张翠山死志甚坚，知道横剑自刎之际，师父和众同门定要出手相阻，是以置身于众宾客之间，说完了那两句话，立即出手。

张三丰及俞莲舟、张松溪、殷梨亭四人齐声惊呼抢上。但听砰砰砰几声连响，六七八人飞身摔出，均是张翠山身周的宾客，被张三丰师徒掌力震开。

但终于迟了一步，张翠山剑刃断喉，已然无法挽救。宋远桥、莫声谷、殷素素三人出来较迟，相距更远。

便在此时，厅口长窗外一个孩童声音大叫：“爹爹，爹爹！”第二句声音发闷，显是被人按住了口。张三丰身形一晃，已到了长窗之外，只见一个穿着蒙古军装的汉子手中抱着一个八九岁的男孩。那男孩嘴巴被按，却兀自用力挣扎。

张三丰爱徒惨死，心如刀割，但他近百年的修为，心神不乱，低声喝道：“进去！”那人左足一点，抱了孩子便欲跃上屋顶，突觉肩头一沉，身子滞重异常，双足竟无法离地，原来张三丰悄没声的欺近身来，左手已经轻轻搭在他的肩头上。那人大吃一惊，心知张三丰只须内劲一吐，自己不死也得重伤，只得依言走进厅去。

那孩子正是张翠山的儿子无忌。他被那人按住了嘴巴，可是在长窗外见父亲横剑自刎，如何不急，拼命挣扎，终于大声叫了出来。

殷素素见丈夫为了自己而自杀身亡，突然间又见儿子无恙归来，大悲之后，继以大喜，问道：“孩儿，你没说你义父的下落么？”无忌昂然道：“他便打死我，我也不说。”殷素素道：“好孩子，让我抱抱你。”

张三丰道：“将孩子交给她。”那人全身被制，只得依言把无忌递给了殷素素。

无忌扑在母亲怀里，哭道：“妈，他们为甚么逼死爹爹？是谁逼死爹爹的？”殷素素道：“这里许许多多的人，一齐上山来逼死了你爹爹。”无忌一对小眼从左至右缓缓的横扫一遍，他年纪虽小，但每人眼光和他目光相触，心中都不由得一震。

殷素素道：“无忌，你答应妈一句话。”无忌道：“妈，你说。”殷素素道：“你别心急报仇，要慢慢的等着，只是一个也别放过。”众人听了她这冷冰冰的言语，背上都不自禁的感到一阵寒意，只听无忌叫道，“妈！我不要报仇，我要爹爹活转来。”

殷素素凄然道：“人死了，活不转来了。”她身子微微一颤，说道：“孩子，你爹爹既然死了，咱们只得把你义父的下落，说给人家听了。”无忌急道：“不，不能！”

殷素素道：“空闻大师，我只说给你一人听，请你俯耳过来。”这一着大出众人意料之外，尽感惊诧。空闻道：“善哉，善哉！女施主若能早说片刻，张五侠也不必丧生。”走到殷素素身旁，俯耳过去。

殷素素嘴巴动了一会，却没发出一点声音。空闻问道：“甚么？”殷素素道：“那金毛狮王谢逊，他是躲在……”“躲在”两字之下，声音又模糊之极，听不出半点。空闻又问：“甚么？”殷素素道：“便是在那儿，你们少林派自己去找罢。”

空闻大急，道：“我没听见啊。”说着站直了身子，伸手搔头，脸上尽是迷惘之色。

殷素素冷笑道：“我只能说得这般，你到了那边，自会见到金毛狮王谢逊。”

她抱着无忌，低声道：“孩儿，你长大了之后，要提防女人骗你，越是好看的女人越会骗人。”将嘴巴凑在无忌耳边，极轻极轻的道：“我没跟这和尚说，我是骗他的……你瞧你妈……多会骗人！”说着凄然一笑，突然间双手一松，身子斜斜跌倒，只见胸口插着一把匕首。原来她在抱住无忌之时，

已暗用匕首自刺，只是无忌挡在她身前，谁也没有瞧见。

无忌扑到母亲身上，大叫：“妈妈，妈妈！”但殷素素自刺已久，支持了好一会，这时已然气绝。无忌悲痛之下，竟不哭泣，瞪视着空闻大师，问道：“是你杀死我妈妈的，是不是？你为甚么杀死我妈妈？”

空闻陡然间见此人伦惨变，虽是当今第一武学宗派的掌门，也不禁大为震动，经无忌这么一问，不自禁的退了一步，忙道：“不，不是我。是她……是她自尽的。”

无忌眼中泪水滚来滚去，但拚命用力忍住，说道：“我不哭，我一定不哭，不哭给你们这些恶人看。”

空闻大师轻轻咳嗽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张真人，这等变故……嗯，嗯……实非始料所及，张五侠夫妇既已自尽，那么前事一概不究，我们就此告辞。”说罢合十行礼。张三丰还了一礼，淡淡的道：“恕不远送。”少林僧众一齐站起，便要走出。

殷梨亭怒喝：“你们……你们逼死了我五哥……”但转念一想：“五哥所以自杀，实是为了对不起三哥，却跟他们无干。”一句话说了一半，再也接不下口去，伏在张翠山的尸身之上，放声大哭。

众人心中都觉不是味儿，齐向张三丰告辞，均想：“这一个梁子当真结得不小，武当派决计不肯善罢甘休。从此后患无穷。”只有宋远桥红着眼睛，送宾客出了观门，转过头来时，眼泪已夺眶而出。大厅之上，武当派人人痛哭失声。

峨嵋派众人最后起身告辞。纪晓芙见殷梨亭哭得伤心，眼圈儿也自红了，走近身去，低声道：“六哥，我去啦，你……你自己多多保重。”殷梨亭泪眼模糊，抬起头来，硬咽道：“你们……你们峨嵋派……也是来跟我五哥为难么？”纪晓芙忙道：“不是的，家师只是想请张师兄示知谢逊的下落。”她顿了一顿，牙齿咬住了下唇，随即放开，唇上已出现了一排深深齿印，几乎血也咬出来了，颤声道：“六哥，我……我实在对你不住，一切你要看开些。我……我只有来生图报了。”殷梨亭觉得她说得未免过分，道：“这不干你的事，我们不会见怪的。”纪晓芙脸色惨白，道：“不……不是这个……”

她不敢和殷梨亭再说话，转头望向无忌，说道：“好孩子，我们……我们大家都会好好照顾你。”从头颈中除下一个黄金项圈，要套在无忌颈中，柔声道：“这个给了你……”无忌将头向后一仰，道：“我不要！”纪晓芙大是尴尬，手中拿着那个项圈，不知如何下台。她泪水本在眼眶中滚来滚去，这时终于流了下来。

静玄师太脸一沉，道：“纪师妹，跟小孩儿多说甚么？咱们走罢！”纪晓芙掩面奔出。

无忌憋了良久，待静玄、纪晓芙等出了厅门，正要大哭，岂知一口气转不过来，咕咯一声，摔倒在地。俞莲舟急忙抱起，知他在悲痛中忍住不哭，是以昏厥，说道：“孩子，你哭罢！”在他胸口推拿了几下，岂知无忌这口气竟转不过来，全身冰冷，鼻孔中气息极是微弱，俞莲舟运力推拿，他始终不醒。众人见他转眼也要死去，无不失色。

张三丰伸手按在他背心“灵台穴”上，一股浑厚的内力隔衣传送过去。以张三丰此时的内功修为，只要不是立时毙命气绝之人，不论受了多重损伤，他内力一到，定当好转，哪知他内力透进无忌体中，只见他脸色由白转青、由青转紫，身子更是颤抖不已。张三丰伸手在他额头一摸，触手冰冷，宛似

摸到一块寒冰一般，一惊之下，右手又摸到他背心衣服之内，但觉他背心上的一处宛似炭炙火烧，四周却是寒冷彻骨。若非张三丰武功已至化境，这一碰之下，只怕也要冷得发抖，便道：“远桥，抱孩子进来那个鞑子兵呢？找找去。”

宋远桥应声出外，俞莲舟曾跟那蒙古兵对掌受伤，知道大师兄也非他敌手，忙道：“我也去。”两人并肩出厅。张三丰押着那蒙古兵进厅之时，张翠山已自杀身亡，跟着殷素素又自尽殉夫，各人悲痛之际，谁也没留心那蒙古兵，一转眼间，此人便走得不知去向。

张三丰撕开无忌背上衣服，只见细皮白肉之上，清清楚楚的印着一个碧绿的五指掌印。张三丰再伸手抚摸，只觉掌印处炙热异常，周围却是冰冷，伸手摸上去时已然极不好受，无忌身受此伤，其难当可想而知。

过不多时，宋远桥与俞莲舟快步回厅，说道：“山上已无外人。”两人见到无忌背上奇怪的掌印，都吃了一惊。

张三丰皱眉道：“我只道三十年前百损道人一死，这阴毒无比的玄冥神掌已然失传，岂知世上居然还有人会这门功夫。”宋远桥惊道：“这娃娃受的竟是玄冥神掌么？”他年纪最长，曾听到过“玄冥神掌”的名称，至于俞莲舟等，连这路武功的名字也从未听说过。

张三丰叹了口气，并不回答，脸上老泪纵横，双手抱着无忌，望着张翠山的尸身，说道：“翠山，翠山，你拜我为师，临去时重托于我，可是我连你的独生爱子也保不住，我活到一百岁有甚么用？武当派名震天下又有甚么用？我还不如死了的好！”

众弟子尽皆大惊。各人从师以来，始终见他逍遥自在，从未听他说过如此消沉哀痛之言。

殷梨亭道：“师父，这孩子……这孩子当真无救了么？”张三丰双臂横抱无忌，在厅上东西踱步，说道：“除非……除非我师觉远大师复生，将全部九阳真经传授于我。”

众弟子的心都沉了下去，师父这句话，便是说无忌的伤势无法治愈了。

众人沉默半晌。俞莲舟道：“师父，那日弟子跟他对掌，此人掌力果然阴狠毒辣，世所罕见，弟子当场受伤。可是此刻弟子伤势已愈，运气用劲，尚无窒滞。”张三丰道：“那是托了你们‘武当六侠’大名的福。以这玄冥神掌和人对掌，若是对方内力胜过了他，掌力回激入体，施掌者不免受大祸。以后再遇上此人，可得千万小心。”

俞莲舟应道：“是。”心下凛然：“原来那人过于持重，怕我掌力胜他，是以一上来未曾施出玄冥神掌的全力，否则我此刻多半已然性命不保。下次若再相遇，他下手便不容情了。”又想：

“我身受此掌，已然如此，无忌小小年纪，只怕……只怕……”

宋远桥道：“适才我一瞥之间，见这人五十来岁年纪，高鼻深目，似是西域人。”莫声谷道：“这人掳了无忌去，又送他上山来干么？”张松溪道：“这人逼问无忌不得，便用玄冥神掌伤了他，要五弟夫妇亲眼见到无忌身受之苦，不得不吐露金毛狮王的下落。”莫声谷怒道：“这人好大的胆子，竟敢上武当山来撒野！”张松溪黯然道：“上武当山撒野的人，今日难道少了？何况这人挟制了无忌，料得咱们投鼠忌器，不敢伤他。”

六人在大厅上呆了良久。无忌忽然睁开眼来，叫道：“爹爹，爹爹。我痛，痛得很。”紧紧搂住张三丰，将头贴在他怀里。

俞莲舟凛然道：“无忌，你爹爹已经死了，你要好好活下去，日后练好了武功，为你爹爹报仇雪恨。”无忌叫道：“我不要报仇！我不要报仇！我要爹爹妈妈活转来。二伯，咱们饶了那许多坏人，大家想法子救活爹爹妈妈。”

张三丰等听了这几句话，忍不住又流下泪来。张三丰说道：“咱们尽力而为，他再能活得几时，瞧老天爷的慈悲罢。”对着张翠山的尸体挥泪叫道：“翠山，翠山！好苦命的孩子。”抱着无忌，走进自己的云房，手指连伸，点了他身上十八处大穴。

无忌穴道被点，登时不再颤抖，脸上绿气却愈来愈浓。张三丰知道绿色一转为黑，便此气绝无救，当下除去无忌身上衣服，自己也解开道袍，胸膛和他的背心相贴。

这时宋远桥和殷梨亭在外料理张翠山夫妇的丧事。俞莲舟、张松溪、莫声谷三人来到师父云房，知道师父正以“纯阳无极功”吸取无忌身上的阴寒毒气。张三丰并未婚娶，虽到百岁，仍是童男之体，八十余载的修为，那“纯阳无极功”自是练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。俞莲舟等一旁随侍，过了约莫半个时辰，只见张三丰脸上隐隐现出绿气，手指微微颤动。他睁开眼来，说道：“莲舟，你来接替，一到支持不住便交给松溪，千万不可勉强。”

俞莲舟应道：“是。”解开长袍，将无忌抱在怀里，肌肤相贴之际不禁打了个冷战，便似怀中抱了一块寒冰相似，说道：“七弟，你叫人去生几盆炭火，越旺越好。”不久炭火点起，俞莲舟却兀自冷得难以忍耐。

张三丰坐在一旁，慢慢以真气通走三关，鼓荡丹田中的“氤氲紫气”，将吸人体内的寒毒一丝一丝的化掉。待得他将寒气化尽，站起身来时，只见已是莫声谷将无忌抱在怀里，俞莲舟和张松溪坐在一旁，垂帘入定，化除体内寒毒。不久莫声谷便已支持不住。命道童去请宋远桥和殷梨亭来接替。

这种以内力疗伤，功力深浅，立时显示出来。丝毫假借不得。莫声谷只不过支持一盏热茶时分，宋远桥却可支持到两炷香。殷梨亭将无忌一抱入怀，立时大叫一声，全身打战。张三丰惊道：“把孩子给我。你坐一旁凝神调息，不可心有他念。”原来殷梨亭心伤五哥惨死，一直昏昏沉沉，神不守舍，直到神智宁定，才将无忌抱回。

如此六人轮流，三日三夜之内，劳瘁不堪，好在无忌体中寒毒渐解，每人支持的时候逐渐延长，到第四日上，六人才得偷出余暇，稍一合眼入睡。自第八日起，每人分别助他疗伤两个时辰，这才慢慢修补损耗的功力。

初时无忌大有进展，体寒日减，神智日复，渐可稍进饮食，众人只道他这条小命救回来了。岂知到得第三十六日上，俞莲舟陡然发觉，不论自己如何催动内力，无忌身上的寒毒已一丝也吸不出来。可是他明明身子冰凉，脸上绿气未褪。俞莲舟还道自己功力不济，当即跟师父说了。张三丰一试，竟也无法可施。接连五日五晚之中，六个人千方百计，用尽了所知的诸般运气之法，全没半点功效。

无忌道：“太师父，我手脚都暖了，但头顶、心口、小腹三处地方却越来越冷。”张三丰暗暗心惊，安慰他道：“你的伤已好了，我们不用整天抱着你啦。你在太师父的床上睡一会儿罢。”抱他到自己床上睡下。

张三丰和众徒走到厅上，叹道：“寒毒侵入他顶门、心口和丹田，非外力所能解，看来咱们这三十几天的辛苦全是白耗了。”沉吟良久，心想：“要解他体内寒毒，旁人已无可相助，只有他自己修习‘九阳真经’中所载至高无上的内功，方能以至阳化其至阴。但当时先师觉远大师传授经文，我所学

不全，至今虽闭关数次，苦苦钻研，仍只能想通得三四成。眼下也只好教他自练，能保得一日性命，便多活一日。”

当下将“九阳神功”的练法和口诀传了无忌，这一门功夫变化繁复，非一言可尽，简言之，初步功夫是练“大周天搬运”，使一股暖烘烘的真气，从丹田向镇锁任、督、冲三脉的“阴0库”流注，折而走向尾闾关，然后分两支上行，经腰脊第十四椎两旁的“辘轳关”，上行经背、肩、颈而至“玉枕关”，此即所谓“逆运真气通三关”。然后真气向上越过头顶的“百会穴”，分五路上行，与全身气脉大会于“膻中穴”，再分主从两支，还合于丹田，入窍归元。如此循环一周，身子便如灌甘露，丹田里的真气似香烟缭绕，悠游自在，那就是所谓“氤氲紫气”。这氤氲紫气练到火候相当，便能化除丹田中的寒毒。各派内功的道理无多分别，练法却截然不同。张三丰所授的心法，以威力而论，可算得上天下第一。

张无忌依法修练，练了两年有余，丹田中的氤氲紫气已有小成，可是体内寒毒胶固于经络百脉之中，非但无法化除，反而脸上的绿气日甚一日，每当寒毒发作，所受的煎熬也是一日比一日更是厉害。在这两年之中，张三丰全力照顾无忌内功进修，宋远桥等到处为他找寻灵丹妙药，甚么百年以上的野山人参、成形首乌、雪山茯苓等珍奇灵物，也不知给他服了多少，但始终有如石投大海。众人见他日渐憔悴瘦削，虽然见到他时均是强颜欢笑，心中却无不黯然神伤，心想张翠山留下的这唯一骨血，终于无法保住。

武当派诸人忙于救伤治病，也无余暇去追寻伤害俞岱岩和无忌的仇人，这两年中天鹰教教主殷天正数次遣人来探望外孙，赠送不少贵重礼物。武当诸侠心恨俞张二侠均是间接害在天鹰教手中，每次将天鹰教使者逐下山去，礼物退回，一件不收。有一次莫声谷还动手将使者狠狠打了一顿，从此殷天正也不再派人上山了。

这一日中秋佳节，武当诸侠和师父贺节，还未开席，无忌突然发病，脸上绿气大盛，寒战不止，他怕扫了众人的兴致，咬牙强忍，但这情形又有谁看得出来？殷梨亭将无忌拉入房中睡下，盖上棉被，又生了一炉旺旺的炭火。张三丰忽道：“明日我带同无忌，上嵩山少林寺走一遭。”众人明白师父的心意，那是他无可亲何之下，逼得向少林低头，亲自去向空闻大师求救，盼望少林高僧能补全“九阳神功”中的不足之处，挽救无忌的性命。

两年前武当山上一会，少林、武当双方嫌隙已深。张三丰一代宗师，以百余岁的高龄，竟降尊纡贵的去求教，自是大失身分。众人念着张翠山的情义，明知张三丰一上嵩山求教，自此武当派见到少林派时再也抬不起头来，但这些虚名也顾不得了。本来峨嵋派也传得一份“九阳真经”，但掌门人灭绝师太脾气十分孤僻古怪，张三丰曾数次致书通候，命殷梨亭送去，灭绝师太连封皮也不拆，便将信原封不动退回。眼下除了向少林派低头，再无别法了。

若由宋远桥率领众师弟上少林寺求教，虽于武当派颜面上较好，但空闻大师决不肯以“九阳真经”的真诀相授，势所必然。众人想起二三十年来威名赫赫的武当派从此要向少林派低头，均是郁郁不乐，庆贺团圆佳节的酒宴，也就在几杯闷酒之后草草散席。

次日一早，张三丰带同无忌启程。五弟子本想随行，但张三丰道：“咱们若是人多势众，不免引起少林派的疑心，还是由我们一老一小两人去的好。”

两人各骑一匹青驴，一路向北。少林、武当两大武学宗派其实相距甚近，自鄂北的武当山至豫西嵩山，数日即至。张三丰和无忌自老河口渡过汉水，到了南阳，北行汝州，再折而向西，便是嵩山。

两人上了少室山，将青驴系在树下，舍骑步行，张三丰旧地重游，忆起八十余年之前，师父觉远大师挑了一对铁水桶，带同郭襄和自己逃下少林，此时回首前尘，岂止隔世？他心下甚是感慨，携着无忌之手，缓缓上山，但见五峰如旧，碑林如昔，可是觉远、郭襄诸人却早已不在人间了。

两人到了一苇亭，少林寺已然在望，只见两名少年僧人谈笑着走来。张三丰打个问讯，说道：“相烦通报，便说武当山张三丰求见方丈大师。”

那两名僧人听到张三丰的名字，吃了一惊，凝目向他打量，但见他身形高大异常，须发如银，脸上红润光滑，笑咪咪的甚是可亲，一件青布道袍却是污秽不堪。要知张三丰任性自在，不修边幅，壮年之时，江湖上背地里称他为“邈邈道人”，也有人称之为“张邈邈”的，直到后来武功日高，威名日盛，才无人敢如此称呼。那两个僧人心想：“张三丰是武当派的大宗师，武当派跟我们少林派向来不和，难道是生事打架来了吗？”只见他携着一个面青肌瘦的十一二岁少年，两个都貌不惊人，不见有甚么威势。一名僧人问道：“你便真是武当山的张……张真人么？”张三丰笑道：“货真价实，不敢假冒。”另一名僧人听他说话全无一派宗师的庄严气概，更加不信，问道：“你真不是开玩笑么？”张三丰笑道：“张三丰有甚么了不起？冒他的牌子有甚么好处？”两名僧人将信将疑，飞步回寺通报。

过了良久，只见寺门开处，方丈空闻大师率同师弟空智、空性走了出来。三人身后跟着十几个身穿黄色僧袍的老和尚。张三丰知道这是达摩院的长老，辈分说不定比方丈还高，在寺中精研武学，不问外事，想是听到武当派掌门人到来，非同小可，这才随同方丈出迎。

张三丰抢出亭去，躬身行礼，说道：“有劳方丈和众位大师出迎，何以克当？”空闻等齐合十为礼。空闻道：“张真人远来，大出小僧意外，不知有何见谕？”张三丰道：“便有一事相求。”空闻道：“请坐，请坐。”

张三丰在亭中坐定，即有僧人送上茶来。张三丰不禁有气：“我好歹也是一派宗师，总也算是你们前辈，如何不请我进寺，却让我在半山坐地？别说是我，便对待寻常客人，也不该如此礼貌不周。”但他生性随便，一转念间，也就不放在心上了。

空闻说道：“张真人光降敝山，原该恭迎入寺。只是张真人少年之时不告而离少林寺，本派数百年的规矩，张真人想亦知道，凡是本派弃徒叛徒，终身不许再入寺门一步，否则当受削足之刑。”张三丰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原来如此。贫道幼年之时，虽曾在少林寺服侍觉远大师，但那是扫地烹茶的杂役，既没有剃度，亦不拜师，说不上是少林弟子。”

空智冷冷的道：“可是张真人却从少林寺中偷学了武功去。”

张三丰气往上冲，但转念想道：“我武当派的武功，虽是我后来潜心所创，但推本溯源，若非觉远大师传我‘九阳真经’，郭女侠又赠了我那一对少林铁罗汉，此后一切武功全是无所依凭。他说我的武功得自少林，也不为过。”于是心平气和的道：“贫道今日，正是为此而来。”

空闻和空智对望了一眼，心想：“不知他来干甚么？想来不见得有甚么好意，多半是为了张翠山的事而来找晦气了。”空闻便道：“请示其详。”

张三丰道：“适才空智大师言道，贫道的武功得自少林，此言本是不错。

贫道当年服侍觉远大师，得蒙授以‘九阳真经’。这部经书博大精深，只是其时贫道年幼，所学不全，至今深以为憾。其后觉远大师荒山诵经，有幸得闻者共是三人，一位是峨眉派创派祖师郭女侠，一位是贵派无色禅师，另一人便是贫道。贫道年纪最幼资质最鲁，又无武学根底，三派之中，所得算是最少的了。”

空智冷冷的道：“那也不然，张真人自幼服侍觉远，他岂有不暗中传你之理？今日武当派名扬天下，那便是觉远之功了。”觉远的辈分比空智长了三辈，算来该是“太师叔祖”，但觉远逃出了少林寺被目为弃徒，派中辈名已除，因之空智语气之中也就不存礼貌。

张三丰站起身来，恭恭敬敬的道：“先师恩德，贫道无时或忘。”

少林四大僧之中，空见慈悲为怀，可惜逝世最早；空闻城府极深，喜怒不形于色；空性浑浑噩噩，天真烂漫，不通世务；空智却气量褊隘，常觉张三丰在少林寺偷学了不少武功去，反而使武当派的名望轰轰烈烈有凌驾少林派之势，向来心中不忿。他认定张三丰这次来到少林，是为张翠山之死报仇泄愤。何况那日殷素素临死之时，假意将谢逊的下落告知空闻，这一着“移祸江东”之计使得极是毒辣。两年多来，三日两头便有武林人士来到少林寺滋扰，或明闯，或暗窥，或软求，或硬问，不断打听谢逊的所在。空闻发誓赌咒，说道实在不知，但当时武当山紫霄宫中，各门各派数百对眼睛见到殷素素在空闻耳边明言，如何是假？不论空闻如何解说，旁人总是不信，为此而动武的月有数起。外来的武林人物死伤固多，少林寺中的高手却也损折了不少。推究起来，岂非均是武当派种下的祸根？

寺中上下僧侣憋了两年多的气，难得今日张三丰自己送上门来，正好大大的折辱他一番。空智便道：“张真人自承是从少林寺中偷得武功，可惜此言并无旁人听见，否则传将出去，也好叫江湖上尽皆知闻。”

张三丰道：“红花白藕，天下武学原是一家，千百年来互相截长补短，真正本源早已不可分辨。但少林派领袖武林，数百年来众所公认，贫道今日上山，正是心慕贵派武学，自知不及，要向众位大师求教。”

空闻、空智等只道他“要向众位大师求教”这句话，乃是出言挑战，不由得均各变色，心想这老道百岁的修为，武功深不可测，举世有谁是他的敌手，他孤身前来，自是有恃无恐，想来在这两年之中又练成了甚么厉害无比的武功。

一时之间，三僧都不接口。最后空性却道：“好老道，你要考较我们来着，我空性可不惧你。少林中千百名和尚一拥而上，你也未必就能把少林寺给挑了。”他嘴里虽说“不惧”，心中其实大惧，先便打好了千百人一拥而上的主意。

张三丰忙道：“各位大师不可误会，贫道所说求教，乃是真的请求指点。只因贫道修习先师所传‘九阳真经’，其中有不少疑难莫解、缺漏不全之处。少林众高僧修为精湛，若能不吝赐教，使张三丰得闻大道，感激良深。”说着站了起来，深深行了一礼。

张三丰这番言语，大出少林诸僧意料之外，他神功盖代，开宗创派，修练已垂九十载，当代武林之中，声望之隆，身分之一高，无人能出其右，万想不到今日竟会来向少林派求教。

空闻急忙还礼，说道：“张真人取笑了。我等后辈浅学，连‘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’这八个字也说不上，如何能当得‘指点’二字？”

张三丰知道此事本来太奇，对方不易入信，于是源源本本的将无忌如何中了“玄冥神掌”、体内阴毒无法驱出的情由说了，又说他是张翠山身后所遗独子，无论如何要保其一命；目前除了学全“九阳神功”之外，再无他途可循，因此愿将本人所学到的“九阳真经”全部告知少林派，亦盼少林派能示知所学，双方参悟补足。

空闻听了，沉吟良久，说道：“我少林派七十二项绝技，千百年来从无一僧俗弟子能练到十二项以上。张真人所学自是冠绝古今，可是敝派只觉上代列位祖师传下来的武功大多，便是只学十分之一，也已极难。张真人再一门神功和本派交换，虽然盛情可感，然于本派而言，却为多余。”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武当派武功，源出少林，今日若是双方交换武学，日后江湖上不明真相之人，便会说武当派固然祖述少林，但少林派却也从张真人手上得到了好处。小僧忝为少林掌门，这般的流言却是担代不起。”

张三丰心下暗暗叹息，想道：“你身为武林第一大门派的掌门，号称四大神僧之一，却如此宥于门户之见，胸襟未免太狭。”但其时有求于人，不便直斥其非，只得说道：“三位乃当世神僧，慈悲为怀，这小孩儿命在旦夕之间，还望体念佛祖救世救人之心，俯允所请，贫道实感高义。”

但不论他说得如何唇焦舌敝，三名少林僧总是婉言推辞。最后空闻道：“有方尊命，还请莫怪。”转头向身旁一名僧人道：“叫香积厨送一席上等素席，到这里来款待张真人。”那僧人应命去了。

张三丰神色黯然，举手说道：“既是如此，老道这番可来得冒昧了。盛宴不敢叨领。”多有滋扰，还请恕罪，就此别过。”躬身行了一礼，牵了无忌之手，飘然而去。

